



## 天下一剑

作者： 熊沐

电子书制作： 知识混子 | [8x8.page](http://8x8.page)

##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 第一章 天下最快的剑

齐鲁大地，秋色肃杀，只有枯叶、光秃秃树枝的老树，隔时便有昏鸦在叫，呱呱地啼几声，示这秋色苍凉。

有庙，是小庙，且颓败倾圮，落满落叶，如沉溺中的腐物，不堪入目。

从远处走来一个人、他同这庙、这树、这落叶相同，都是这肃杀、颓败中的景物。

他只有一件薄薄的长衣，一头不曾梳洗的头发，一张久经风霜的脸，一双疲惫已极的双眼。只要看看他，便知道生也无趣，活也艰难。

他走路也很慢，象是步履沉滞，一步步向小庙走来。

在小庙前，他看着那落叶，竟从那落叶里翻拣出一片片来，看它。

他看得很细，像是那落叶中有万千景观，引他百看不厌。

他看着、竟是脸上有一种微微的笑意，那笑意，是一种过来人的欢欣，一种饱经风霜人的快乐。

这是千古战场，屈死的冤魂总是在地下陈诉悲哀，诉说着人的血肉不堪沉重的背负，诉说着鬼魂的冷凄。

有人来了，是一个走向他的人。

那人站在他的身后。

那人说：“你是柳双？”

他不语，他是不是柳双，与人何干？他是谁，与别人有什么干系？

那人说道：“我是钟离吾，我拿来了一柄剑，想请你看一看。”

他不回头。

钟离吾说：“这是一柄古剑，人传说是干将。古人说，干将莫邪同出，天下大治。干将出，干戈起；莫邪出，天下邪。”

他仍不语，甚至也不回头。

钟离吾说道：“我们有兄弟三人，为了这一柄剑，死了我的二弟，伤了我的三弟，他重伤不愈，生命只在旦夕。只为了这一柄剑……你难道连看也不愿意看一眼？”

他不回头。

钟离吾说道：“好，你不愿意看，我只好带它走了，我们兄弟三人的仇恨，也只好带走了。”

这人不抬头，只是翻看着一片片树叶。

落一叶而知秋，那么落一百片树叶呢，落一千片树叶呢？

落一地树叶呢？那又怎样？

风吹得更疾劲了，把落叶刮走，但风再吹，又把落叶刮回。

落叶在风中回旋。

钟离吾走了，他走得很忙，像是赶路回家。

他仍在看树叶。

再踢踢踏踏来了一个人。

那人是一个老人，他走得很慢，慢得不像是在走路，他来到了这人面前。

老人不说话，只是看着他。

老人说道：“我有一柄最短的剑，它叫吴夫人匕首。你知道不知道吴夫人匕首？”

他不语，只是看着树叶，

老人一叹，说道：“当年人都知道，专诸刺吴王僚，用的就是它，它也叫鱼肠剑。有人说，从前荆轲刺秦王，用的也是它。”

他看着树叶，竟不再抬头。

他不喜欢吴夫人匕首？

那老人说道：“有人找它，化了十年的功夫，让你看一眼，你也不愿意么？”

他不语，只是看着那一座小庙。

小庙在他的心里，似乎比吴夫人匕首更重要。

那老人沉声一叹，叹声直摧人心肺，他说道：“天哪，天哪，我想这人是铁石心肠，他竟是不动一心，我们的血岂不是白流了么？”

他捶胸大哭。

但这人仍不言语，看着那小庙，看着那树叶。

老人脚步踉跄，大声而笑，笑得凄伤、难过，他大声道：“人无心肠，果然不假。天啊，我们丐帮死伤三百人，竟换不来他一顾？”

老人踉跄而去。

风再起，刮一地旋风，竟把那落叶刮得飞旋起来，树叶象像对他有所依恋，在他的身前身后旋舞，仿佛一个艳丽仙子多情而舞。

他的脸上微微笑了，他喃喃说道：“是你，明儿，是你，慈儿，是不是你们俩人，又要捉弄我了？”

他的眼前出现了两个艳姝，明媚鲜丽，柔骨丰肌。

但落叶尽收，便再复是一眼肃杀。

哪里有那袅袅而来的丽人？

有人远远看着他，盯着他的人每天足有那么几十几百。

有人问：“他是谁？”

“他是江湖上有名的少侠柳双。”

“哪一个柳双？”

问这话的人几乎没有，因为你是江湖人，你就一定会知道有个柳双。

从前在唐门大肆荼毒天下武林的时候，柳双公子站出来了，他带四大门派攻唐门，下独山，竟使唐门屈服，答应从此不再在江湖中滥杀。

这是一大功绩。

还有谁不认得柳双？

“听说他后来带了两个美人去了海岛？”

“他回来了，便不知道为什么便没了那两个美人，只有他自己了。”

“他看那庙做什么？”

“你去问他，我也不知道。”

那只是一座小庙，一座无人知晓的小庙。

柳双带着他的两个美人去海岛，那只是三年前的事儿，那时的柳双是一个丰俊的少侠，他只有二十岁。

如今这人是柳双么，他怎么像是四五十岁的模样？

“他去海岛，见到了他父亲柳不恭了么？他的母亲是那个亦正亦邪的小双儿，他看到了他的母亲了么？”

“不知道，听说他只呆了两年便回来了。他去时，是带着两个美人走的，他回来时，只有他自己。”

“在海岛上发生什么事儿么？”

“谁知道，你去问他。”

一声长叹，有人说：“我在这里看着，每天都有几个人去看他，但没有一个人能听到他说话。”

“他.....不会说话么？”

一声苦笑：“他不愿意对世人说话，他愿意对他自己说话，或者是对着小庙说话，对着那树叶说话。”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去找他？”

“你也可以去找他，如果他对你说话了，你便是天下最幸运的人。”

“为什么？”

“传说中，他是天下第一人。”

“什么叫天下第一人？”

“你想要什么，他会给你什么。你想做什么，你就能做什么。”

那问话的人笑了：“你尽骗我。如果他那模样就是天下第一人，那做天下第一人，还有什么意思？”

人叹了口气：“也许别人做了天下第一人，就不会像他那样子了。”

“那做了天下第一人，你会干什么？”

人不语。

人都有许多的欲望，如果是你，你会忙着做许多有趣的事儿，你不会看落叶，也不会看小庙。

看的人不语了，因为他们看到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又是走向柳双去的。

他们慢慢走到了柳双眼前。

这三个人与其他的人不同，他们到了柳双面前，竟不顾秋凉的肃杀，在那柳双的眼前，忽地像是鬼幻一般，拿出了一张桌子，一张大大的八仙桌。

那一张八仙桌是特别做的，桌脚都是早安好的，一装便好。在桌上很快放上了一坛酒，几盘菜，再放好了一张椅子。三个人像是他的仆人，摆好一切，才站在他的身后。

远处看的人都看着那三个人，看他们都是穿着白白的麻衣，头上戴着那种只有恶鬼才愿意戴的孝帽子，腰里系着麻绦。

有人惊叫了一声：“鄂北三鬼！”

三人看着那柳双，等着他坐下来，享受那酒菜。

可是柳双看看那酒坛，竟是再也不看它一眼了。

他对于那张巧夺天工的桌子甚至看也不看，只慢慢站起来，一径要走回去。

那矮个子的大鬼钟亭说道：“柳大侠，这是北方的熊酒，整整一百年的熊酒。里面有一棵百年的老参，是天下只有一坛的好酒。柳大侠，你只喝一杯，好不好？”

老二钟秀笑笑——难得见到鬼笑，江湖中知道三鬼的人都说，他们绝不会对人笑——他说道：“柳大侠，如果你喝下一杯酒，我们就走，我们不会请柳大侠做任何事儿的。”

老三说道：“如果柳大侠不喝一杯，我们三个就白白地从鄂西北走到这里了。”

柳双看看他们三人，他的脚步不停，慢慢走了。

三个人不敢拦他，任何人也不敢拦他。

只见他慢慢走着，脚下小心翼翼，他尽量不要踏着那落叶，仿佛那落叶也有生命，他走得委实沉重，慢慢向回走。

远处的人看着他，看着他一步一步的老人步态，竟是无一个人能轻松地呼吸。

鄂北三鬼无奈地看着柳双远去，他们急匆匆收拾起那桌子，拿起那一坛酒，三个人飞步而去，转眼间无踪。

柳双走回了他的住处，每一个能住的地方，似乎都比他的住处好。房子是漏的，可以看得到天光，从窗子可以看得到远处的秃树，看得到那个小庙。

满目凄凉，再无一点儿生气。

屋子是小的，泥屋，有一根长长的木头，躺在地上，便是柳双的床了。再看锅灶，竟是只有一只小小的吊罐，支一个三角叉子。

除此外，屋子里竟是什么也没有。

这是人住的地方么？恐怕世上再也没有比他的屋子更简陋的地方了。

风呼呼吹着，一直吹到了屋内。



可在他的小屋外，站了至少有七八个人。

他们中有的脸上油光满面，有的雄悍健壮，人人都是毕恭毕敬地站着，在风里毫无怨尤地站着，喝风受冻。

看到他回来了，所有的人都是叫道：“柳大侠回来了，柳大侠回来了！”

像是欢迎一个国君般，看着他到了门前。

明明知道他不会对别人说话，但还是有人喋喋不休：“柳大侠，你能不能吃一点儿东西？柳大侠，你能不能看看我的剑？”

“柳大侠，你能不能说几句话？”

他径直走，一直走进了屋子里。

所有的人都是苦笑，今天又白等了。

他们明知道今天会这样，明天也会这样，说不定以后一生都是会这样。他们来做什么，来同他纠缠什么？不如就呆在暖暖和和的家里，喝着酒，同美丽的亡人好好嬉戏。他们呆在这里受冻做什么？

所有的人都去后坡，他们的下人早就在那里等得不耐烦了，他们上了车，上了马，疾驰而去，留下一路烟尘与一路奔卷飞扬的落叶。

终于少了人，终于走得差不多了。

似乎还有人，总是有人的耐性比别人更好，他们宁可在那冷冷的外面等着。

更有的人心性好，他们在远处结下了帐篷，住在那里，以便天天能看到这柳双。

天一亮，他们便起来了，看看柳双的屋子。

没动静，他们会再睡一会儿，或是再打一会盹。再一会儿，出太阳了，他们会再来看看柳双，看他出来没出来。

人都熟知了他每一天所做的事儿：一大早，出太阳时，他会起来，坐在那一块树上，想一会儿心事——如果他有心事的话，有的人说，他不是有心事，他只是坐在那里，什

么也没想----然后他便出来，看那小庙。

看过了小庙，他便回去了，做吃的，他一餐只吃一点儿东西，或许是很可怜的一点儿东西。有时他一连三五天不吃东西。

到了下午，他会站在那屋前，看着远方。据说那里是海，那方向的远处是奔腾咆哮的大海。

再到了晚上，他还到那小庙前，看看小庙，看看落叶。

这就是他的一天，是大侠柳双的一天。

## 第二章 夜半鬼哭

夜里，肃杀的秋并不歇息，风吼着，枯叶在卷，树枝在抖，一切皆在杀意里凋零。一段木头，一段风干的木头便是一个人的床，他躺在上面，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忽地有一种怪异的声音响起，渐渐逼近。

那是鬼哭，哭得哀哀切切，十分凄凉。

是一个女鬼，她哭泣着，诉说着，向尘寰人世诉说着鬼的不幸：“你好苦，好狠心啊，你怎么扔下了我，自己去了？你让我怎么活？你让我再怎么睡啊。我一睁眼闭眼都是看你.....”

凄凄哀哀的女鬼渐渐逼近了，一直到了屋前。

她想做什么？莫非她不知道这屋里住的只是一个对于人间幽冥都不感兴趣的人么？她到了屋前，说道：“怎么不关门啊，你睡着了么？你说话啊.....”

她忽地推开门，一阵幽幽鬼风便直扑他面额。

她一身素色，竟是长衣飘拂，一头长发，披散在她的眼前，人无法得窥她全貌。只

见她的脚像飘飘忽忽，一不沾地，直荡在他眼前。

鬼气阴森。

她幽幽怨怨地说：“你怎么掐死了我？你不能那么掐我，我的脖子总疼，一到了阴天下雨就疼。我的心很难受，一到了黑天暗夜就难受。你把我掐死了，我到了地狱，阎罗王不收我，你说我怎么办？”

她嘤嘤泣泣地哭。

她看着那躺在木头上的柳双，竟是哭出了泪水。

女鬼也有泪么？

看来更是奇怪，那个躺在木头上的男人不动，丝毫不为她的哀色所动。她不在意他的反应，只是哀哀凄凄地哭。

她坐下了，坐在他面前的地上。

灯光是亮着的，照见那女鬼的丑陋，她的牙向前突突着，她的脸高出一块颧骨，她的眼睛深深地窝了进去，窝得太深了，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她长得实在太丑了。

幽冥与人间相隔如此近便，竟是头一回看到。

她盯着那个男人，伸出她的鬼爪。

真的是鬼爪，竟是那么尖尖的指头，苍白而且没有一点儿血色。

她的尖尖鬼爪触到了柳双的脸面，他竟不躲不避。

鬼指冰凉。

她悄声鬼语：“你做没做过亏心事？”

看得出他的身子一抖。

她再悄声道：“人都做过亏心事。人都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知道有几个人不怕鬼敲门？”

他不语。

他是不是对人对鬼都一无话说？

女鬼阴气森森，她说道：“人做了亏心事，便怕鬼敲门。因为鬼一敲门，人便没命了。”

说话间，那个女鬼竟是伸出爪去，轻轻掐住了柳双的脖子。

她慢慢用力了——

柳双的脸红了，从来没有血色的脸红了。

柳双的眼睛黯淡了，他的眼里没有了亮光。

柳双的气喘得粗了。平时很少有人能听得出他在喘息。

柳双的身子不动了，他是不是情愿一死？

如果这女鬼再用一点儿气力，他就会死了。

就这种人，也能称作天下第一人？如果那些上了马、上了车的人看到了，他们会不会很失望？

那些守在帐篷里，天天看着他的人，会不会很难过？

他们忽地会有一种受到了欺骗的感觉，知道他们从前那么在意的柳双柳大侠，原来竟只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

就是一个再老实的人，他也决不会在鬼欺凌他的时候一动不动。

那女鬼眼看着便可以把他掐死了，但她忽地改了主意，她微微一叹，说道：“你不该死，或许你最愿意死，我怎么能成全你？让你在尘世间再受受苦。好，就是这个主意……”

她自言自语说罢，便再是泪水出来，哀哀泣泣地哭。

女鬼绕着屋子，像要把这间屋子都弄出鬼气来，她走遍了屋子，便出去了，一直哀声而哭，哭声远至再也听不到了。

一切再复归平静。

咣----，门再被推开，从门外走进来了一个汉子。

这是一个很魁梧的汉子，他跪在那柳双的眼前。

他流出了泪。

他说：“公子，我哥哥没了.....”

柳双不语，他不会对人说话。

那汉子说道：“我大哥死在了一个剑客的手里，他拿的是一柄软剑。”

柳双不出声，他的眼睛比刚才亮了许多。

一柄软剑与他有什么关系？

剑似乎只与他很久远的过去有关，与他此时无妨。

汉子说道：“他说，因为大哥是柳公子的人，他才要杀死大哥的。”

柳双不语。

他再也不能对尘间的人说话了。

那汉子看看四周，看着那屋子，比他的大哥死了更让他震惊的是这屋子与柳公子的神态。

他似乎只在等死，他只是在等待着有谁来结束他自己的性命。

但没有一个人，没有那样的一个人。

汉子再说道：“公子，我们原来是五鹰，人都称我们是五鹰。可是我们死了三个兄弟，只剩下了我与大哥。大哥也没了，我也只好等那人来杀我。”

柳双似乎没有听见他说话。

汉子说道：“我是你三哥，你听到了没有？”

柳双的眼睛很惊诧地看他，想起来了么？没有，他的眼里没有一丝惊喜，没有一丝快慰。

汉子哭了，他从来不掉泪水，但他看到了柳双的神色，知道他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他掉泪了。

他站起来，说道：“公子保重，我再也不会来找你了。”

屋外，远处的灯影幢幢，所有的人都不寐，他们静等着大汉出来。

如果是他一个人出来，他们便再没了希望。如果是大汉与柳双出来，他们会有希望了。

他们盼着两个人影。

他们这一次最有希望。因为大汉是柳双的亲人，他们从前是亲兄弟一般，他是五鹰的老三，是秃鹰熊牟。

但到了最后，他们失望了，他们看到了一个人影，一个孤独的人影从那间屋子里走出来，他慢慢消逝在夜色中。

夜色更沉，在沉沉的夜色里，再无一个人肯相信他是一个能再回人世的人了吧？

忽地听到了马蹄声响，忽紧忽松的马蹄声踏破了人的残梦，一眨眼便立在人前。

一个满身是血的人来到了那屋前，他看到了小屋，像是看到了佛寺，看到了救星，他爬爬跌跌到了小屋前，直滚入小屋。

看着那灯下的柳双，像是看到了亲人，他扑通一声跪倒，叫道：“柳公子，你救救我，你救救我！”

他身上尽是鲜血，他的脸也划破了，上面有无数道剑痕。

那个划他的人只是像灵猫戏鼠，根本不想杀他，只是玩弄他，耍戏他，追赶他，在他的身上划出、挖出、挑出、搨出无数道伤口。

有的伤口肉翻出来，肉忽颤颤直坠。有的伤口看来不重，却比那翻着的肉更可怕，汨汨流血。有的伤口不流血，但每一动，那些伤口便一紧，那是一些最要命的伤口。

这人再也没了气力，他低声近似呻吟，说道：“柳大侠，你是圣人，你是救星，你

救救我吧，我要被人杀死了！”

柳双仍是不语，似乎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对于世人发出一声话语。

屋前顿时热闹了，马蹄声碎，有十数人吼声震耳，叫嚷声顿时喧成一片。

“杀了他，进屋去了！”

“进去宰了他！”

“把他扯出来，让他挨天灯烧！”

“对，对，点着火，把他烧成黑炭！”

屋里的人低着头，像是在哀恳柳双。

人都围了屋子。

冲进去了，看到了那奇异的一幕；那个人干嘛跪在一个乞丐似的人眼前？

人冷笑道：“天杀星，你的命到头了，你得点天灯，给我们的兄弟偿命！”

那个满身是伤的人叫道：“你们小心点儿，别过来，小心大侠柳双杀了你们！”

人都冷静下来了，他就是大侠柳双？那个名震天下的大侠柳双，那个对于天下一毒的唐门也不畏惧的大侠柳双？

他们不敢再上前来。

一个老者上前来行礼，说道：“在下是泰山十八剑之首回风剑石孔。如公子是柳双大侠，但愿赐教。”

他说得很客气，江湖人走路遇上比自己更高明的人，不能不客气。

但柳双不语。

那石孔忽地回头，说道：“我看他不像是柳双，传说中的柳双少侠那么豪气，怎么会像他一身晦气？是不是他大言唬弄我们？”

十七个人都是怒目而视那天杀星。

十剑星操大声道：“天杀星，你以为骗我们一句，便会救了你的命么？”

那天杀星大叫：“他就是少侠柳双，你们敢动手么？你们敢当着少侠柳双说说你们自命侠义道的人做的好事么？”

君子剑苏平笑笑，对着躺在那里的柳双行礼，说道：“或。许这位真的是大侠柳双，在下君子剑苏平有礼了！”

他恭恭正正对着柳双行礼，然后再说：“这位是天杀星，江湖上的杀手，他杀死了我们的兄弟十六剑何必希，我们来与他算帐的，但愿少侠能容我们雪耻。”

柳双不语。

那三剑疯黎阳大叫道：“管他是什么少侠大侠，我们自做我们的事儿，干他鸟事儿？我们宰了这个龟儿子便是！”

他们刚要抢上去，忽地那君子剑叫道：“慢着！”

他说道：“君子不欺人无方，我要对这位少侠说几句话；当他的面儿，把这天杀星的罪过摆一摆也好。”

众剑心里嫌他罗嗦，但他们中间也顶数那君子剑最有心计，他平素也心思最毒，此时竟说出此话来，一定是有些道理，他们不能不听。

天杀星大声道：“说说就说说，你们十六剑害了我妹妹，那个狗东西十六剑奸淫了我妹妹不算，竟还把她送去妓院，让十几个无赖玩弄她，一直把她折磨至死。我不宰了他，怎么报仇？”

君子剑笑笑，说道：“你是什么人，能不能说出来？”

天杀星大声道：“有什么不能？我是天杀星。”

君子剑一叹道：“不错，你是天杀星，你是黑道人物，对不对？”

天杀星的伤口一挣一挣地疼，他喝道：“我是不是黑道人物，与此事有什么关系？”

君子剑大声道：“当然有关，你没听说过黑棋子不会变白么？你是黑道人物，怎么能做出一件好事？”



天杀星仰天大呼：“我没做一件好事？苍天啊，我做没做过好事？我真的没过一件好事么？”

那十七剑团团围住了天杀星。此时他们一齐出剑，天杀星必亡。

可是君子剑为什么不吐口，他怕什么，真的这个脏肮至极、面如骷髅的人会是名满天下的少侠柳双？

决不会。

但君子剑仍与那天杀星说项：“你说也白说，柳少侠是何等人，他决不会信你的，你何必说谎？”

天杀星哭了，他是一个硬心肠的杀手，他说道：“好，我是黑道人物，看来柳公子也不会管我，我听你们的便了。”

他“咣当”一声把他的兵器天魔手扔在地上，说道：“要杀要剐，听你们的便！”

### 第三章 拿住活人练绝剑

君子剑对柳双一揖道：“多谢柳少侠明理，我泰山十八剑永感恩德！”

他喝叫一声：“带走他！”

十七剑便上来几人，扯住了天杀星，把他扯出屋子。

天杀星大叫：“柳双，你不是人，你不是人，你叫什么大侠，你只是一个狗屁，人都告诉我你能明查秋毫，可你见了恶人也无动于衷，你不是东西！”

君子剑叫道：“杀了他，叫他再敢污辱柳公子！”

几个人扯他到了屋外，便叫道：“杀了他痛快！”

君子剑说道：“好好折磨他，叫他不敢小瞧我泰山十八剑！”

当下便把人捆在小屋百丈外的树上，周围点燃十几处篝火。十七剑围着篝火坐下。

君子剑说道：“十八剑杀人，向有公议，决不随意杀人。”

他看看老大回风剑石孔，说道：“大哥，我们开始吧？”

老大看来也很听这君子剑的，他点头道：“好，我们便议他天杀星的罪过。”

十七人便举手议罪。

老大回风剑石孔说道：“杀我兄弟，残我手足，杀！”

老二君子剑说道：“天杀星是黑道枭雄，该杀！”

老三疯剑黎阳也抬手说道：“杀人无算，令人发指，该杀！”

老四快剑吴香大声道：“恶魔授首，该杀！”

老五点苍剑许赦一大叫道：“坏人，杀！”

老六短剑毕凤低声道：“杀！”

她是女人，一向很少说话，只是吐出一字，或说“杀”，或说“不”，从无二言。

老七重剑何不说大声道：“杀！”

老八软剑许诗方说道：“该杀！”

老八锈剑冯吐大叫道：“杀！”

老九双剑明赫心说道：“杀了他！”

老十玉剑星操叫道：“宰他！”

十一剑风不笑说道：“杀！”

十二剑虎苏默默点头，他是哑子，故不出言。

十三剑是初晓，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他说道：“杀！”

十四剑祝福、十五剑祝祸是双生兄弟，他们齐声说杀。十七剑吴子生、十八剑赫都齐声说杀。

十七剑共议，方可杀人。

他们要杀天杀星，因为他是黑道的枭雄。他们愿杀天杀星，因为他杀了他们的兄弟十六剑魔剑何必希。

所有人愿意，他们便把那天杀星的命运决定了。

他们也知，在这屋子外，足足有二三十人在看着他们。

他们决不会出手，因为天杀星是奔着柳双来的，他是要柳双救他。他们插不上柳双的手。

谁想替柳双管事，岂不是找大不自在？

十七人团团围坐，他们把一个天杀星围在中间。

君子剑说道：“我们只杀了他，岂不是太过便宜了他？不如我们兄弟拿他练剑，每人削他一剑，到了最后，他死在谁手，便是那人本事不济。”

老六短剑毕凤叫道：“二哥，你看……”

君子剑抬手止住了她，说道：“这种恶人，不好好杀他，他怎么知道正义威严？”

天杀星仍是冷笑。

众人不语，看来都是默认君子剑的主张。

便开始了。

老大叫道：“你杀我兄弟，当我十八剑是好欺负的么？”

唰地一剑，正削在那天杀星的肩头，只见血流如注。更见天杀星大骂：“狗日的东西，叫个什么回风剑，不是回阴间的鬼么？”

君子剑说道：“君子欺人，不直言，无方！不瞒行，无方！”

他说罢，唰地一剑，直削那天杀星的右肩。

便见血仍是如注。

本来天杀星的身体便是伤痕累累，此时见了更是鲜血淋漓。

老三疯剑抖出十几个剑花，偏生在天杀星的肩头刺上一个洞，挑了一块肉，叭地丢

在地上，说道：“可怜了行尸走肉。”

老四在老三的剑归时便出，说道：“杀人岂能无报！？ ” 他一剑出去，便在那天杀星的胸前挑了一块肉，那肉竟是一小团。

老五点苍剑说道：“不该杀人，不该杀人！”

他的剑挑在天杀星小臂，挑去一团肉。

天杀星怒极，骂道：“天下有最不知耻的东西，就是那个狗屁泰山十八剑了！”

老六短剑毕凤说道：“何必再强嘴，徒增其苦？”

她的剑出去，有些犹豫，一挑在天杀星的胸前，只是轻轻划了他的肉一下，只见了血。

老二君子剑说道：“六妹，你这就不对了，只有妇人之仁，怎么仗义除害？”

老六低头，不再吐声。

老七重剑何不说竟是把一把重三十六斤的大剑来挑一小块肉，一挑便出，直如从一块骨中剔肉。

那天杀星再叫一声。

众人喝一声彩。

老八也是一剑， .....

依次下去，一直到了十七剑人人挑过一剑，天杀星已经是满身伤痕。

他大声骂道：“我本来想请柳双来替我报仇，不料得他也是一个人样子，我早晚到了阎罗殿，请阎王爷主持公道，杀了你们这些狗东西！”

老六短剑毕凤说道：“二哥，我看算了吧，赐他一死，也就是了，何苦拿他出气？”

老二君子剑气急了，脸色青青，说道：“你忘了十六弟是怎么死的了？”

他说时恨恨，说得六剑也是心里恍然。

他们都好像看到了那十六剑何必希的尸体。

一具尸体挂在树上，他的那阳具咬在自己的嘴里。他的身子残缺不全.....

他们追了一百多天，才找到了这个天杀星！

他们必欲杀死天杀星而后快！

因为泰山十八剑在武林中是很有名的，他们的人谁敢杀，那就是自寻死路！

树后远处，有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孩子，那孩子的眼里有泪，他说道：“爷爷，求你了，你去救一救他，快救一救他，好不好？”

老人叹气，说道：“他已经不行了，我也救不了他，如今要救，只有一个人能救他。”

那孩子说道：“谁？”

老人说道：“就是那屋子里的柳双。”

孩子听着，咬着嘴唇。

他与他的爷爷来了十几天了，他的父母也被人暗杀了，他来求柳双告诉他，他的父母死在谁手。

但柳双不说，也许柳双也不知道。

可眼前的人就要死了，他怎么能不管呢？

孩子冲进了屋。

他看到了柳双，他正在熟睡。

他在熟睡，躺在那一段树上，睡得正香。

孩子摇醒了他。

柳双看着孩子。

孩子扑通一声跪倒，说道：“人都求你，我也来求你了。”

孩子泪流满面。

他也知道，这十几天来，有多少人的冤仇比他更深，信心比他更大，但他们都不曾求动柳双，他求也无用。

他说道：“我不为我自己，我让你看看那个人，他要死了，他们拿剑玩弄他。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不是人，你是不是大侠？”

柳双看他，仍是呆呆不动。

孩子哭了，他说：“你不救人，你为什么叫做柳双？你叫柳狗多好？人家一听说柳双，谁不敬他？可你干什么，你只会睡觉！”

他想骂柳双，但他骂不出，他气得跳起来，要去推柳双。

可他怎么推，都像是推一块石头，他推不动柳双。

他想了一想、再上去用牙咬。

他的牙很锋利，他很快便把柳双的臂咬出血了。

可柳双仍是不动，仍是一眼不眨地看着他。

莫非这人只是一个疯子，他怎么不动心？他的心莫非是铁石心肠，他怎么一点儿也不心疼？

那孩子冲出去了，他一直冲到了那篝火前。

他大声带着哭腔叫道：“你们是不是人？你们怎么那么狠心？”

那十七剑看看来人，竟是一个孩子，大都不以为然。只有君子剑知道，在这小屋的周围，有二三十个江湖人物，不乏过人的高手，他声音和气，对孩子说道：“你是不是江湖人？”

孩子摇摇头，他叫道：“你们那么削他的肉、他会疼的！”

疯剑说道：“他也知道疼么？他杀了我的兄弟，他怎么不知道我的兄弟也疼？”

锈剑说道：“小兄弟，我告诉你，我们江湖人讲究的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他害了我们的兄弟，他只能这么死了。”

那孩子看着天杀星，忽地天杀星睁开了眼，对着他笑了。

这笑很吓人，吓得孩子哭了。起来，他说道：“不行，不行，你们不能杀他，你们

不能杀他啊！”

他忽地扑上去，抱住了天杀星。

那十七剑竟是呆了，他们没想到会有一个孩子来抱他。

老大回风剑说道：“孩子，你走开，不干你的事儿。”

老六短剑大声说道：“二哥，我们收手吧？”

老二君子剑说道：“胡说，是我们十八剑的话丢在地上不算了，还是我们不能杀死他？”

孩子大叫：“他丢了那么多的肉，他怎么会不疼，他怎么会记不住你们放了他，你们放了他吧，好不好，我求你们了。”

十七剑里有几人犹豫了。

忽听得有人说道：“老朽也来斗胆求一次情，看在我孙子的面上，放了他吧。”

十七剑看看，来人正是那个与孩子在一起的老人。

君子剑笑笑，说道：“放鹤老人也来替魔鬼求情了，这可是奇事。”

那个老人笑笑，说道：“我是看他必死，你十八剑在江湖上英名不坠，何必折磨他呢，让他速死就是了。”

那天杀星忽地睁开眼，大声说道：“老人家，我谢谢你了，只是对这些恶鬼，你何必同他们说项？”

那君子剑说道：“他不服我们十八剑，我们也不必替他留情，动手！”

十八剑在江湖上的名声很大，轻易无人敢惹，放鹤老人虽是江湖上知名，但他的功夫毕竟比起十八剑来差得太远。

君子剑看着那天杀星，笑道：“有人挡着，便会不死么？”

他一剑挑去，竟是挑在那孩子的肩窝。

众人看那一剑很险，但一剑挑去，竟是挑出一块肉来，却不伤那孩子。

众剑喝一声彩。

接着众剑再出剑。

天杀星的脸色苍白，那短剑毕凤忽地说道：“我不能再出剑了，你们愿意，你们杀了他好了。”

她慢慢走出篝火圈子，走到一旁去了。

君子剑大声笑道：“六妹是女人，像是君子。从前圣人云，君子远庖厨，六妹是女人，也算是君子了。”

他不阴不阳地说上几句，竟使几个不欲再动手的人也不能再走。

他们毕竟是十八剑，他们说过，他们愿意杀死天杀星，他们不出手，怎么能行？

老人说道：“孩子，我们走。”

那孩子哭了，他抱着天杀星，说道：“我不，我不，我一定要带走他。”

君子剑说道：“行啊，一会儿把他的骨头叫你带走。”

放鹤老人刚想去扯住他，忽地平地刮起了一阵风，众人眼目迷离，只好掩目低头。

好狂的风！

他们再抬头看时，眼前竟没了天杀星，没了那个孩子。

是老人弄的玄虚么？

不是，放鹤老人正在那里站着，他也看得目瞪口呆，他叫道：“信儿，信儿！”

天杀星没了，孩子也没了。

## 第四章 江湖七剑

当此时，正是大宋的神宗年间。天下方由治渐乱，慢慢地朝廷的窘迫上来了，渐地



见出捉襟见肘的艰难，且民间乱祸战事已是滋生。

武林有人言：“莫邪已出！”莫邪出，天下乱！

洛阳城里，有人呼喝：“莫邪剑，莫邪剑出！”

洛阳大豪金子丰的头被人一剑取走，待得两日后，再悬、于京都汴梁城的箭楼上。

泰山十八剑风行天下，但忽地一日被人拦住，有人说是一个年轻后生，但有人说是一个老者，或说是一个姑娘的，不一而足。

那人拦住了泰山十七剑，竟把他们全都带走。

从此泰山十七剑竟是月余不见江湖。

据人所说，天下共有七剑。

第一剑，说是东海逍遥子，他是何人，谁也不知。只知道他的剑叫快乐剑，是剑非兵器，是一种非玉非金的异物，一旦使出，便径取人头。

听说道逍遥子与江湖上的人无恩无怨，平素也少出山。

第二剑，是南阳郭氏，这郭氏原来本是武林世家，后来渐渐衰败，竟是只剩下一个独支。如今的郭氏人只有郭斩一人。

郭斩是一个四十余岁的人，他生得异相，浓眉大眼，说话时声若铜钟，看去虎虎生威，像是古时虬髯客。

但说他的嵩阳铁剑并不曾对人出鞘。依来找他的人说：“他认定天下无可让他出剑之人。”

第三柄剑是妖剑。

人并不知此剑的持有人是谁，只知道那剑来去无踪，是一个身带异香的人。

他是男人是女人，人也无知。只知道他到何处，便杀那些江湖志士，且杀后留下一柄小小剑儿，插在那死人身上。

如果是男人，便插在那阳根上。如果是女人，便插于生门。

这人杀人手段残忍，江湖中人都在寻他，若找得到，不惜性命，也要图他。

没人看得出他的剑法有什么厉害之处，只是江湖多识人放鹤老人说：“看他插那小剑的手法，他隐然已是当代第三剑客。”

第四人是断剑肖玉。

他是南方人，听说从前是离身剑离玉的表兄，但身世不详。好像他祖先亦是广西人。他在汴京，是一个天天在街头消闲的闲人。有人说他是隐士高人，但有人说他没什么能为。

一日在街头，有无赖当街拦他，叫他骂他，说他是胆小鬼，当街横衢，竟有围者如堵。有江湖人以为那无赖定会血溅街头，谁料得他转身就走。

无赖拦扯他，大骂：“你个狗屁人，竟敢说是一剑，你那断剑是什么破玩艺儿，拿来我看看！”

肖玉一听得他百般要剑，便真的拿与他看。

街头人以为那个无赖会一死，谁能拿出他自己的剑，给别人？

但肖玉把剑拿出来，竟是直直的一截断剑。

这剑也不能称其为剑，锈蚀斑斑，无一点儿好处。拿它与人斗，怎么能杀人？

那无赖大叫：“这是什么破玩艺儿？你拿它给我，我再给你买一把剑，你干不干？”

肖玉看看那人，忽地说道：“买一把什么样的剑给我？”

那无赖当时喝一个小子，叫道：“拿一两银子，去给肖大侠买一把剑！”

那小子真的拿了那一两银子，飞也似地去了，一会我儿果然拿来了一把剑，递与无赖。

无赖说道：“肖大侠，我拿你的剑去，做一回大侠，你看好不好？”

肖玉笑笑，说道：“好。”

那无赖把那一把用一两银子买来的剑递与肖玉，说道：“这剑可是比你那剑风光多

了，你佩带上它，也显得威风些。”

肖玉大声笑，笑得极狂，他说道：“好，好，我便佩带这剑。”

他带剑而去。

当街的人都看到了那无赖。

有人叹息道：“完了，这小子一命休矣！”

要知道肖玉是传说中的天下第四人，他的断剑岂能让人平白拿去？这个无赖当街要肖玉的剑，就是找死了。

但到了晚上，人看肖玉还是住在他的小店里躺着大睡。

无赖也是无恙。他拿着那剑到了，街上，忽地看到了一对很妙很俏的丫头对着他施礼。

那无赖道：“有什么事？”

那两个丫头说：“我家小姐听说少侠得了天下断剑，便请少侠去喝一杯酒。”

无赖大笑，说道：“这是一把破剑，你家小姐愿意，我送她也行啊。只是我得见见你家小姐，看看她长得美不美。”。

那两个小丫头也不推拒，她们躬请无赖去一家深深庭院。

进了院，在屋里挑帘一见，那无赖顿时魂飞，哪里见过这么美的美人？

那美人说道：“听说少侠得了肖玉的断剑，不知是真是假？”

无赖笑了，呈上断剑，说道：“这真是肖玉的剑，我当街向他讨，他一声不吭，便给了我。”

那小姐说道：“少侠果然好本事，只是你得了这柄剑，不知道拿它做什么？”

那无赖大笑：“如果小姐愿意要，我便送与你好了。”

小姐笑笑，说道：“你拿来一柄好剑，我平白的便要了你的，那可不好。不如我拿出钱来，买下你这柄剑。你愿不愿？”

无赖一拍胸脯，大声道：“小姐看这柄剑好，便拿去好了，反正我也不费什么气力，便拿了这剑。”

一柄断剑，便被那无赖送人了。

街头上的人都是议论，如果这肖玉真的是天下第四柄剑，他会杀了那无赖，拿回那一柄剑的。

但过了十几日二十几天，也没有见肖玉有什么动静。

他有时佩着那一把一两银子买的剑，去街上喝酒，后来竟是有一回，他把那一柄剑丢在了酒楼下。

第五剑传说是美女两人，这两人是姐妹俩，姐姐叫美剑，妹妹叫艳剑。

传说中两人亦正亦邪，有时杀的是正派人物，有时杀的是邪道恶魔。

只是江湖人不曾看过这两人。

第六剑是武当剑派的黄肆，他的剑法在武当派里当是第一。第七个人是一个街头疯子，他无名无姓，人皆不识，只知道他是疯子。

忽地有一日，有人看到了他拿一枝树棍在比划，说是放鹤老人说当时见到了他，顿时大惊，说他是当今剑道高手，中可以那些一流高手相媲美，便尊他为第七剑。

疯子无名无姓，有人问他是谁，他只是嘿嘿地傻笑。

流着涎水的疯子会是剑道高手？

剑，自是兵器中的君子，从前古人说，自古兵器，枪为王，剑为神，刀为主，棍是客。更有暗器是附庸，算不得数的。

可也是难说，如果你遇上了岳王枪、独孤剑、秀女刀、击天棍，你会怎样？

天下的暗器，没人尊重，但如果你遇上的是蜀中唐门人，你便会认真了。

天下七剑，只有七剑，舍此之外，余者皆不言剑，因为你看到了这七剑，你便看到了剑道里的最高高手。

当年诗圣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识得神器不凡，便得一首诗，赞她神韵。说道从前张旭因久看公孙大娘舞剑，写下《率意帖》，那文字竟是纵横捭阖，神思巧妙，令人赞叹不已，以为非人所能为，简直是神来之笔。

剑为神器，轻者不祥。

只是据放鹤老人观，那天下奇剑已是有七柄，如今那莫邪剑出，也是放鹤老人从那天像示警里看出时，看到天上武曲星宿下凡，竟是隐隐有些光亮。

这一日，正是春日祁祁，人心思春的时辰，从田野里驰来了一骑，那人飞骑到了村庄里，问道：“请问放鹤老人的家在哪里？”

那问话的人是一个年轻人，问这村里的孩子。

孩子指指村头，告诉那人。

那人便飞马而去。到了那房舍前，说道：“想不到老人竟是住这么一间房子。”

那人进去了，看到了桌前果然坐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

那年轻人一揖道：“是放鹤前辈？”

老人笑笑：“不敢，因鹤倦归，是故放鹤。”

年轻人说道：“有一事想求问先生。”

放鹤老人看他，见他放在桌上几件礼品：三串珠子，都是玉润珠圆的好货色。一块翠色玉，玲珑可爱。还有一些金银，堆满桌子。

放鹤老人说道：“你也明白我的规矩。”

年轻人说道：“在下知道前辈的规矩，便请前辈一问好了。”

不料得放鹤老人的规矩竟是直问来人，他问：“你是谁？”

那人说道：“用剑人。”

人家不愿意说姓名，自是只说他是用剑人。这于放鹤老人来说，也无不可。

再有一问：“要问我什么事？”

年轻人的眼睛忽地亮了，他说道：“莫邪剑。”

老人笑笑，说道：“武林星乱，看来将有大杀伐，不知你要问的是剑的来处，还是剑落谁手？”

那年轻人沉声道：“什么都想知道。”

放鹤老人笑了，他说道：“此剑一出，正道邪魔都是得找。如果得了这一柄剑，无异是大有好处。”

年轻人忽地说道：“不知道那剑有什么好处。”

老人笑笑，低下头说：“放鹤也非无所不知，只知道有好处就是了。”

那人说：“剑落谁手？”

老人说道：“据我所观，剑落谁手，谁便是一个天人。”

看放鹤老人正色而言，年轻人也不禁肃然，放鹤老人说道：“那剑在此时出来，便是主天下干戈，谁得了那剑，便是一个圣人，他便是。”

年轻人霍地站起，说道：“竟有那么灵？”

放鹤老人说道：“该是如此，只是得剑的人是谁，在下就不得而知了。”

那年轻人的眼睛发光，他在思忖。慢慢再问：“老人家，不知道那剑此时在哪里么？”

放鹤老人说道：“当然出来了，不然星曜不会如此。”

年轻人的眼光让放鹤老人害怕了，他大声道：“你想干什么？”

那年轻人说道：“我想问一问你，这些话你对没对别的人说过？”

放鹤老人说道：“自是说过。”

年轻人说道：“不知道你说得多不多呢？”

这一句话把放鹤老人问住了。

如果他说得多呢，那年轻人会不会因为他说得太多了，对他不利？如果他说得太少了，那年轻人会不会因想独占此秘事，便对他更不利，杀他灭口？

放鹤老人一犹豫，年轻人就笑了，他说道：“你不该犹豫，一犹豫，便说明你没对别的人说过此事。”

年轻人拔剑，那放鹤老人大声喝道：“你是泰山十八剑之人，你是老二君子剑！”

君子剑说道：“人都说放鹤老人过目不忘，果然果然！”

他的剑拔出来了。

放鹤老人叫道：“你把我的小孙子弄哪去了，说！”

君子剑对他道：“你对君子剑知道多少？”

放鹤老人道：“我知道你要杀我，但你杀不死我，因为在你身后，还有一个人。”

君子剑一回头，真的，在他身后还有一个人，他怎么没看到？

那人的手里也有一柄剑，他轻声说：“你滚！”

泰山十八剑里的君子剑，自是也非同小可，但他看看放鹤老人，忽听得他说：“你不是那人的对手，他是武当派的黄肆。”

君子剑笑笑，他对着黄肆一揖，说道：“泰山十八剑给黄先生行礼了。”

那黄肆居然不理他这一套，仍是吼他一个字：“滚！”

## 第五章 干将莫邪霸天下

仍是有人在柳双的小屋前徘徊。

他们在等着柳双出来。

如果柳双出来后，他们中会有人偷偷地去他的那小屋里，急急地翻上一回，

他们都是很失望。

说是“翻”，其实是有点言过其实了，他们只要在那一间小小的屋子里看一看，便

知道这里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段木头，是柳双用来做床的。还有一个三叉的杖架，下面吊一只锅，是他做饭用的。舍此再无他了，还有什么？

人都嘟哝着，走出来时还是不甘心，说不上他们是第几批去屋里翻的了，但他们都没得到什么。

干将莫邪是古物，他藏也藏不住。如果这一片土地有那一柄宝剑，那到了夜里，定会有祥光出现。

他就是藏也藏不住的。

可是他们找不到，到了夜里，他们也看不到有什么异象出现。

莫非人的传闻是假？那干将剑并不是在柳双的手里？

传说古时楚王造剑，有一个不平凡的故事。

楚王有一个爱姬，叫樊姬，她愿意坐在玉石床上看星星，她说她喜欢星星。

一日喝醉了，对着天上的星宿说道：“如果你下凡来，我便嫁与你。”

那星星看着她眨眼，竟是更亮了。

她笑，以为是她看错了，她说道：“你再亮，也是与我远在千里，你能来我怀里，与我亲热亲热，我便做你的妻子。”

那星星更眨得更厉害了。

这樊姬大笑，举杯道：

“君王不愿带醉看，

且喜星辰喜入怀。”

她说完大笑。

她本是楚王爱姬，但近日来楚王喜得了一个十五岁的艳妾，便把她忘了，一连几月不来理她。



她一时受冷落，怎么能受得了？便在这静夜看星，对星说情。

不料得她一说完，那星星便大抖，一直从那空中落下，轰轰有声，直入她的怀里去了。

渐渐樊姬的肚子大了。

楚王一听得樊姬有孕，不由得大怒。他一算，樊姬在这几月内，竟不曾得他一幸，怎么会生出孩子来？

他喝道：“把那贱人拿来，推出去斩了！”

樊姬不语，只是笑，怒骂道：“像你这种无道之君，怎么能称王称霸？！”

她一语道破楚王野心，使楚王对她恨之不已，他怒喝道：“推出去，斩了她！”

天昏地暗，樊姬被斩，一时风沙俱作。

看看人头斩下，竟是血不喷不溅，让那刽子手都是惊讶。

哪里有这种人？死了不喷不溅血的，是不是怪物？

看看尸体倒下了，竟有鲜血还是慢慢流回，一直流到了那尸体前，像是尸体里有什么东西渴血，那血会都回到她身体里去了。

行刑人报与楚王得知，楚王大惊来看，真的是一点儿鲜血也没有。

他喝道：“剖开她的腹看看，看她腹里是什么怪物？”

且叫人准备了驱邪魔的秽物，以备不测。

人都到了她身前，便喝令一声：“剖开腹！”

那得令之人却是一个好刀斧手，一刀将那女人的腹剖开。

众人当下看时，都是惊叫起来，但见她腹里怀的不是人，也不是妖，竟是黑黑的一块铁块。

楚王说道：“妖孽，妖孽！”

当下楚王便拔剑来砍。

不料得“当”一声，那把从来削铁如泥的宝剑却因用力过猛砍折了，一折两段。

楚王大惊，让人把那一块黑黑的血物拿出来。

那人战战兢兢去拿，本来以为在女人腹中，必会是沾得，满手都是血腥。去一拿，却只觉沉甸甸的坠手，手里一丁点儿血也没有。

楚王大惊，说道：“或许这是宝物。”

用任何铁器都不能伤得这物，他叫这东西为“女人血”。

到了两年后，那一块黑色的“女人血”竟是无故时常夜鸣。一夜鸣叫，时时凄凄，让看守它的人也不敢入睡。

有人报与楚王，楚王召来铸剑的干将，问他：“我有一物，不知能不能铸成一对剑，请你去看看。”

干将不敢不去，他看到了那一块“女人血”顿时大惊。他对楚王说道：“大王，你有宝物了，这足可以铸成一对剑，且可能铸成一对兴王称霸的雌雄双剑，飞起来可于百丈外取人首级。这两柄剑，得雄者王，得雌者霸。”

那楚王高兴极了，令下人改葬樊姬，再令那干将铸剑。

干将三十昼夜，不近女色，不沾血腥，在炉旁操劳。

到了第二十五日，就是连在鸡鸣山下静静等待的楚王也知道干将的剑快铸成了，因为他看到了山上有五色祥云在绕。

干将看剑将成，却怎么也合不成神器，他说道：“对了，无精血不成神器。”

他要跳炉去合，他妻子莫邪也是铸剑人，她泣泪道：“夫君，我去。只是我请你把两剑一叫干将，一叫莫邪。你得好好照看赤鼻。”

原来赤鼻却是她的儿子，也在一旁陪他们夫妻铸剑。

干将含泪道：“也好。”

其妻将身投入炉中，叫道：“我去了！”

只见炉火熊熊，烧得更烈。只是一会儿，便即合成了两剑。

忽地从山下飞骑来了五十骑，是楚王的人马。那人喝令道：“剑铸好了么？”

干将拿出了莫邪剑，那剑是青色的，只是一提，便见毫光万丈。

他说道：“请禀告大王，还有一点儿瑕疵。”

那人喝令道：“好，快铸！”

赤鼻看父亲在那里坐着沉思，便问道：“爹，你已经将剑铸好，怎么不献与楚王？”

干将叹气道：“孩子，你还小，自是不知，这两剑都是神器，如果楚王得了它，便会把我们父子都杀了。”

赤鼻大惊，他问道：“楚王得了宝剑，他不赏父亲，还杀我们么？”

干将说道：“他会赏我们一座很好的坟墓。只要我死了，他们才会甘心。不然怕我们再为其他君王铸剑。”

赤鼻明白了，他说道：“爹，我们带着那剑逃走。”

干将笑笑，说道：“不行，我们一齐逃，他必是会追。那时我们都会死在他手，莫不如你逃走，带着一把干将剑，如有异日，便可替我复仇。”

当下父子计议已定，便由赤鼻带着剑逃走。

干将把那两把剑放在地上，让它们对着星辰，然后他拿出铸剑的淬水，浇在剑身上。

只见山里渐渐雾浓。

干将大声道：“儿子，快背上那剑逃走！”

当赤鼻逃走一日后，干将把那雌剑莫邪献与楚王。

楚王拿剑来一看，说道：“你说过，双剑都成，怎么成了一把剑？”

干将说道：“禀大王，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一柄剑不见了。”

楚王喝道：“胡说，你妻子与你儿子都去了哪里，怎么不见了？”

干将说道：“他们都投炉里了。一看那剑不合，我妻子先跳了进去。后来我儿子也

跳入了炉中。”

楚王大喝道：“你说双剑能飞起来，百丈外取人首级，我试一试，如果此剑能取人首级，我便赏你。如果不能，我便杀了你！”

楚王扬手一丢，那剑飞起来，叭地一声，掉落地上。

楚王冷笑，说道：“你说剑飞头落，怎么不灵？带下去砍了！”

楚王便砍了干将的人头。但后来他听得下人说，夜观天象，果是仍有一把宝剑在人间，那剑有五色气，且是红光，是雄者旺相。

楚王才知道雄剑干将不在，他令人去寻，终是寻不到。

由是楚王只能称霸，不能称王。

这就是干将莫邪的故事。

人说，干将现，天下治；莫邪出，天下乱。但如果谁得了干将莫邪双剑，将成霸主。

武林中有人传言，干将剑在柳双的手上。那莫邪剑也出来了，只是在七剑谁的手里，不得而知。

谁不愿得这武林奇宝？

可是看柳双那半死不活的样儿，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手里有那一件奇宝？

干将雄剑，天下第一剑！

人奔柳双而来。可是所有的人都看不出他会有那一柄干将剑。他一天半死不活，对于生世，无情无恋，怎么会再有那一柄干将剑？

可没有人肯离开。因为放鹤老人说过，干将剑会在齐鲁地出现，如果得了那柄干将，就将是天下第一人。

手里有剑的人、用剑的人都会来看顾柳双，他们愿得那一柄干将剑。

得干将，可在武林称霸，得莫邪，可得天下。

谁不在意这大事？

这一日，正是日沉西山时，从道上来了一伙人，那一伙人到了小屋前，也不与人打招呼，都是下马下车，在小屋前扎下了营盘，结了十几顶帐篷。

看看都是结束停当，便有人叫道：“掌灯！”

灯便亮了，是烛油灯，点上了几十盏，照得小屋前途亮如白昼。

那人坐在小屋对面，坐在大敞四开的帐篷内，说道：“有请柳双柳公子！”

便有人去请柳双。

柳双便站在了那人面前，那人大笑道：“柳公子，我是姑苏徐赫，你要是愿意同我搭话，保你好处不尽。”

柳双看看他，起身便走。

徐赫看来功夫也不弱，他一展身，人便站在柳双眼前。

他说道：“我听说那一柄干将剑在公子手里，我愿意以倾家之财与公子交换。”

姑苏徐家，天下四大富家之一，他的财产不少。

柳双不语，他仍是想走。

但徐赫仍是拦着他，说道：“等一等，你看看是谁来了？”

柳双抬头，他看到了一个美女，一个美艳不可方物的女人。

她是谁，怎么这样熟悉？

从前的几年日子都是在眼前闪过，那美女的嘴一抿，笑道：“公子忘了，我是峨嵋派的伊文静。”

伊文静？从前峨嵋派的掌门是任慈，自从破了唐门，任慈与唐明儿都随他去了海岛。峨嵋派的掌门便是伊文静。

他的眼里有了一丝柔和。伊文静轻声说道：“公子，听说你经了巨变，师姐与唐姑娘都没了……”

柳双的泪水不禁涌出。

不知何时，伊文静竟是走近了他，像是对待一个孩子，拥他在怀，轻轻抚摸着他的头，说道：“你不能太难过，你不要太难过，人死不能复生，是不是？再说她们都是天人一般的美色，不是上天送来的，你怎么会占有那么好的两个美人？上天要她们回去，你有何法子可想？”

怪异的是，在众人围视下，一个美艳女人抱着柳双，慢慢坐在地上了，她说道：“你太累了，你睡一会儿，好不好？”

柳双不语，他的眼睛望着黑暗，他是不是看黑暗看得太久了，方才一言不发？

伊文静说道：“你经了大苦难，不必对人说，你只是躺在我的怀里，慢慢会好一些的。”

他与她有一些过去的日子，在他破唐门的那些时，不光是唐明儿想他，任慈喜欢他，就是这个去北方找他的伊文静也一样对他不能忘情。

只是他的心在任慈与唐明儿身上，当时不得注意伊文静。

如今他能再与伊文静重温旧梦么？

小屋是在昏暗中，帐篷也在昏暗中，人皆在昏暗中。

只有他们两个人，柳双像是一个孩子，他的眼睛闭上了，也许他再也不愿意看这个世界。

伊文静说道：“我在峨嵋，天天想着你与师姐，我一想到你们，便心里疼，我知道我不能丢下你了，我一到北方便看到了你，我是峨嵋派第一个看到你的人，你在我心里，让我再怎么守着青灯古佛？”

风轻轻吹，人浓浓细语，似有无尽的话要说。

但柳双一个字也不说，他吐不出一个字来。

## 第六章 十七剑染血

洛阳街头总有一个疯子，他天天仰天大叫，手里握一支棍儿，叫道：“看剑，看剑！”

他棍无招式，只有一劲儿胡刺。

人从来不在意他，只是放鹤老人一日见他刺人，方才一叹，说道：“他是天下第七剑，他的剑法，少有人敌。”

放鹤老人的话，自是有人相信，因为他是武林第一有见识的人。

从此江湖人皆对这疯子有所畏惧。

春天，正是牡丹含苞时季，洛阳城门哗地冲来了十七骑。

这十七人神态各异，有道有俗，都是骑一匹骏马，冲入城内。

看门的叫一声：“找死么，横冲直撞？”

便听得叭地一声鞭响，那守卒的脸上便挨了一鞭！

他不等顺过枪来，那十七骑都冲入城内去了。

洛阳当街有一座桥，叫做洛水桥。

桥是拱形，极像赵州古桥。这洛水桥很有名。

桥上，正坐着一个疯子。

十七骑到了桥前，忽地都下了马。

那十七个人，有的在前，有的在后，慢慢向疯子走来。

疯子正全神贯注，干着一件勾当，把一块块石块掷向那从桥下过的船内。如是掷中了，他便哈哈大笑。如是掷不中，他便愁眉苦脸。

此时，他把一块石块掷在一个船上少妇的头上，打得那少妇嗷嗷直叫，疯子大笑，笑得手舞足蹈。

君子剑来到了他眼前。

君子剑笑道：“老人家，你愿意不愿意去一个好地方？”

疯子瞪眼：“什么好地方？”

君子剑笑，说道：“那地方什么好玩的都有，你愿意玩什么，便玩什么。”

疯子笑笑，说道：“不去。”

十七剑看他像疯子，却又是口齿清楚，神态自若。看他不像疯子，人又泥垢不堪，十分肮脏。

疯剑黎阳大喝一声：“疯子，跟我走！”

他一步抢上，来拿疯子。

疯子一跌，竟是直跌出去，堪堪躲过了疯剑一拿。

十七剑不知他这一招是真躲，便看还是碰巧。若是真躲，便看出他绝是高人。若是恰巧，反是机会正好了。

重剑何不说道：“扯起他来，让他跟我们走！”

疯子大叫道：“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我不跟你们走！”

他一叫嚷，便惹得桥上桥下的人看。

软剑许诗方道：“疯子，你跟我们去，有好酒好菜，你去不去？”

疯子看看许诗方，指着他的鼻子道：“我看你们这些人不像好人样，只有你与那个姑娘像是好人。我就跟你走。”

疯子跟着许诗方，一直走下桥来，他说道：“你们都有马骑，我没有马，我不去了。”

许诗方笑道：“我那匹照夜玉狮子是好马，你骑它好了。”

疯子笨拙地爬上马背，许诗方扯着马缰，疯子大叫道：“走喽，去喝酒喽，去喝酒喽！”

一行人走出了洛阳，一直到了郊外，看看到了一片树林，那林中隐隐看得到有檐角露出，是一座庙。



许诗方说道：“到了，到了，你看，下马来吧。”

疯子滚下马来，差一点儿跌在地上，他看着许诗方说道：“你的酒在哪里？”

老大回风剑石孔冷冷道：“在这里。”

疯子也看出不对了，原来他一下马，便被人围在正中，十七个人把他围得团团如铁桶似的；哪里还走得了？

重剑何不说指他道：“疯子，你手里有一柄剑，是不是？”

疯子说道：“你说什么？”

那双剑明赫心大声道：“不给他一点儿苦头，他怎么会认？”

他拿出了两柄剑，原来他的剑有一大一小，右手的是大剑，一如常人，左手竟是一柄小剑，像短匕一般。

两手使同一种兵器，便如同两手画两种图画一般，实在难做。但他手里既是有两剑，想必他有使剑的绝招。

老六短剑毕凤叫道：“老人家，你拿出那一柄莫邪剑好了，你能保得住那柄宝剑么？”

疯子大声道：“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说什么磨爷，我不是磨爷，我只是疯子！”

他一直叫他自己是疯子，他到底疯是不疯？

那回风剑石孔慢慢说道：“疯是不疯，我们马上就会知道。”

他的剑拔出来了，十七剑的剑都在手，团团围住疯子。

君子剑喝道：“疯子，你拿出那一柄莫邪剑来，你便有活命，不然你只有一死！”

疯子大笑，说道：“不是说给我酒喝么？我怎么没酒喝了？”

那短酒毕凤拿出一只小小的坛子，递与他说道：“这是酒，你愿喝就喝吧。”

十七剑里顶数老六短剑毕凤有仁心，她拿酒给那疯子喝，让十五六人都是不满。

重剑何不说大声道：“别给他酒喝。”

一语未毕，疯子早就把那坛酒接过，一饮而毕，像是长鲸吸水，一吸进去。

毕凤说道：“我劝他一劝。”

她说道：“你有一柄剑，是不是？”

那疯子说道：“有啊。”

毕凤喜形于色，她说道：“你拿出来，我们放过你，还给你一点儿银子，好不好？”

疯子大喊道：“你说话不算。”

毕凤说道：“我说话算话，他们都会听我的，我让他们听，好不好？”

疯子大喊道：“好，你等着。”

他从那破衣褴衫里掏出一柄剑来。

原来却是一把小小的桃木剑，原来夹在腋下，因为小，人也不得见。

重剑便要怒而发作，君子剑轻轻一笑，他接过那一柄桃木剑，说道：“你也要得我们够了，你说，那一柄莫邪在哪里？”

疯子大喊道：“我只有这一柄剑，哪里有什么剑？！”

十七个人一听，顿时有四五个人直奔他出剑！

论出剑之快，十七剑里最快的是疯剑。论剑重势疾，自然是疯剑。他两人的剑直刺向疯子！

疯子不躲不闪。

看看剑要刺到了他身上，短剑毕凤叫道：“小心！”

忽地疯子动了，他的身子一闪到了重剑身旁，他的身子正在那疯剑的身侧。

他躲过两人的剑。

那君子剑一声道：“不好！”

他的剑一刺！

晚了，那疯子一拍，重剑斜了，再一出手，两指就来叼疯剑！

疯剑一让，后面的十七剑吴子生的咽喉正给那疯子叼到。

老大回风剑也看出不对了，他吼道：“住手！”

一剑刺出，急那疯子所救，一剑直刺他胸前斩命！

那疯子手一拧，便见十七剑吴子生的咽喉像是大管一般，哇地喷土！

后面的十八剑赫都也看得出疯子身手不凡了，他喝道：“看剑！”

他以为这一剑刺出，那疯子必不会对自己动手，因为他得躲闪，或是逃命。

不料得那疯子怒吼一声，眼睛一瞪，便扑向他来。一抓，叭地抓住了他的剑。一阵大力涌来，使他的手烧得如火灼，他险些丢了剑。

那旁边的几位看看不妙，都是急急出剑，向疯子痛下杀手。

但他们晚了一步。

疯子已经迈上了一步，他的脸面正与十八剑赫都相碰。

赫都心惊肉跳，他从来不曾看到过这样的眼神。

一种死神的眼神！

他颤栗了！

那疯子的手像是枯树，盘住了他。

那手很干涩，叼住了他。一咬一抓，他的臂叭地折了，他再看到了那疯子的左手扬直，叭地打在他的头盖骨上。

他听到了一声哑哑的响声，像什么什物裂了，感到一阵揪心彻骨的疼痛……

当十八剑赫都倒下时，十五剑围方才发动！

他们知道他们醒悟得太晚了，他们已经丢了两个人……

回风剑喝道：“杀了他！”

疯子就在他们的前面，决顾不了十五人的剑！

他眨眼间便可能被捅成一个一身窟窿的尸体！

但恰在此时，疯子张大了口：“哇——”

吐出一口酒来。

那酒向天喷出，尤如一阵箭雨，直射向十五人！

脸上、身上如被刀刮！

他们只能闭上眼睛，只能躲闪。

他们再睁眼睛，只见那疯子正笑吟吟地站在围外。

疯子笑道：“你们要什么剑，是不是酒剑？我给你们酒剑，你们可得便宜了，喝酒也不要银子。”

泰山十八剑在江湖上的名头不小，如果单讲本事，可能是七剑威名更著。但如是围起而攻，十八剑像是对谁也不怕。

可他们一出手，便败在了疯子的手，他们岂能不又惭又恨？

君子剑叫道：“杀了他！”

十五剑围起了剑阵。

疯子忽地叫道：“你们看，看来人了，来了人了！”

果然是来了人，看看远处来了一个人，那个人的身子很高大，他慢慢走到了十五剑的面前。

这人说道：“看来泰山十八棍成了十五棍了！”

君子剑叫道：“你不知道我们是泰山十八剑么？”

那人傲昂道：“你知道什么是剑？剑是人心血；剑是人精灵。你懂得什么是剑？”

他一语激得君子剑直翻白眼。

他问道：“你是谁？”

“郭斩。”

听说他就是郭斩，十五人一惊，他们今天看来得丢脸了。

郭斩说道：“你们十八个人都是废物，听说黄肆一声喝斥，你们十七个人便像狗一

般走了？”

君子剑知道今日决难讨到好处，但他也不甘心便走，他说道：“君子欺人以方，郭大侠，你是天下剑侠，你愿意不愿意与我们泰山十八剑一决？”

郭轩看看他，再看看疯子，突然对疯子笑笑，说道：“老哥，我请你喝酒，你喝不喝？”

那疯子不疯了，他看着郭轩，忽地说道：“我头一回看到你，但你豹眼虬须，说话如钟。像人说的郭轩。你就是郭轩么？”

郭轩笑笑，说道：“正是。”

疯子大乐，拍手道：“好，我与你喝，我与你喝。”

他们两个人不顾那泰山十八剑的十五个人站在那里，也不顾地上还有两个死人正在汨汨流血，两人坐下，喝起酒来。

十五个人看着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也太狂了，竟在十五人的围中坐在地上，大模大样，只是喝酒。

郭轩道：“老兄，你疯在洛阳，看没看过好人？”

疯子大笑：“世道不好，能有几个好人，个把好人总有，没了好人，这世道岂不更坏了么？”

郭轩大笑：“对，对，世道更坏。”

疯子忽地看着郭轩，问道：“要是你也问我什么莫邪剑，我不同你喝酒。”

郭轩笑笑，说道：“我只问一柄剑，就是嵩阳铁剑。”

他拿出那一把嵩阳铁剑来，大声弹剑而歌：

“人生多悲苦，

不再苦作乐，

我弹铁剑歌，

不说鱼与车。

只图洒血战，

一战方狂诺，

谁知我悲苦，

一生多蹉跎？！”

两人一递一杯喝酒，不顾众人，君子剑忽地说道：“带走赫都、吴子生兄弟的尸首，我们撤！”

## 第七章 破庙雄聚

泰山十七剑没寻到那莫邪剑，铙羽而归，甚至丢了两人性命。

他们丧气而去。

忽地有人狂歌道：

“昔有佳人公孙氏，

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

天地为之久低昂。

霍如羿射九日落，

矫如群帝骖龙翔。

.....”

两人仍是饮酒不辍。

看看歌声近了，有一个人站在庙前的石阶上，问道：“有酒就独饮么？”

郭斩道：“你是谁？”

疯子自语道：“你听他一唱歌，就像是没人知道他背一柄破剑似的，他不是那个招摇过市的黄肆，还会是谁？”

郭斩笑笑，说道：“你愿意来喝，便喝好了。”

黄肆也坐下，默默喝酒。

三人聚在破庙，竟不说聚意，也不说他事，只是一心饮酒，像他们聚于破庙，只为一醉。

黄肆抱剑，一饮一杯，再看他两人。两人一杯后，他再倒酒，仍是一干而尽。

疯子忽道：“你来破庙，也说那莫邪？”

黄肆道：“不是。我只问一件事。”

郭斩与疯子看他，他说：“金子丰是你杀的？”

疯子摇头。

他再问郭斩：“是你？”

郭斩也摇头。

黄肆便大笑，说道：“没了你两人的事儿，我再喝酒做什么？”

他便要起身。

忽听得有人窃窃而笑，那笑声分明是一个女人发出。

三个回头，看到在那一只大鼎里忽地钻出一个女人来。

大鼎与他们三个都是近在咫尺，他们居然没听得出那鼎里有人。

如是那鼎里的人一剑飞出，他们三人是不是会立时毙命？

女人身子一浮，说道：“忙走什么？人都说，一个饮酒，越饮越醉。两人喝酒，越喝越累。三人喝酒，喝了要睡。有一个女人喝酒，百杯不醉。你们知道那是为什么？”

郭斩不语，疯子不语，只有那个黄肆问道：“那是为什么？”

女人咯咯笑道：“那是因为春意，有春情，有春心，有春雨，有春风，有春色……还要问么？”

女人媚媚地一笑。？

女人一走，步态妖娆。

郭斩道：“迟美，迟艳？”

那美人乐一乐，颊现梨涡，道：“艳剑。”

她过来，坐在三人对面，坐得稍远些。

疯子忽道：“要是美剑，我便往你的头上掷大石块，要是艳剑，就坐下来喝酒。”

那艳剑笑笑，分明是心情沉重。她两姐妹是孪生，但姐姐艳剑耿直，心性正，虽是说话时口无遮拦，但她怎么做也是正派中人；妹妹美剑性妖冶，人心邪，她虽是冷冷冰冰，不苟言笑，但她行事恶僻，是邪道恶魔。

两人不同性体，却一胎孪生，极难分辨。

听说是艳剑，三个人便都客气待她，请她坐。

疯子大声道：“女人也来破庙，怕不是奔这酒来的吧？”

艳剑说道：“是，听说出了莫邪剑，便来看看。”

如果她不直说，人更疑她，她一直说，便更以为她是艳剑了。

四人正说话，忽听得咚咚脚步，那步声像是敲鼓。

一步步走来，都是用足了内力。

平素没人这么走的，这人是谁？

看看到了眼前，正是那个意兴萧索的肖玉，断剑肖玉。

郭斩问道：“肖玉？”

“肖玉。”

艳剑说：“没带你的剑。”



肖玉说道：“当街有一个无赖，夺去了我的剑，换了一柄。”

他示意腰里，果然插一柄剑。

郭斩忽地大声：“听说放鹤老人点名，我们五人都在七剑内，这一聚不知何意？”

疯子大笑，戟指着郭斩，说道：“何必细问？何必细问？”

郭斩看着四人，说道：“破庙也不是好地方，我们也都不是洛阳人，除了一个肖玉，我们都来去匆匆，不知这一聚什么意思？”

艳剑说道：“我想看一看，莫邪剑会落在谁手。”

肖玉忽说道：“听说疯子手里有那一柄莫邪剑。当着四人，不知你愿不愿意说出你有没有？”

疯子摇头，他摇头很慢。但他再点头，点头也很慢。

这一下子人可都不明白了。

疯子说道：“我得了那一柄剑，那是不假。上一次我在街头上，看到了一个怪人，他东找西找，找天下第一剑客。我看着他，说道：‘我就是天下第一剑客。’他看着我嘿嘿直乐，说道：‘好，好，你要是，那是最好。’他带我去看一样东西，说是他父亲留下的，要他交与天下第一剑客。我一看是那一柄莫邪剑。我起先也不知道是莫邪，莫邪我也没见过，只是听得人说。此时一见果然好剑。那人说道：‘我爹说，如果你能胜得了我，我便把莫邪剑给你，只是我得再告诉他人，莫邪在你手里，你要真是天下第一剑客，你定要保得住莫邪。你要不能，你可就只能一死了。你拿不拿这剑，先得取决于你胜不勝得了我。’我一听，便来了好胜心，我与他斗了三百多合，方才胜了他。”

众人都看他。知道那一斗必是惨烈，疯子的功夫神鬼莫测，能与他斗上三百合，那人的本事也不小。

疯子再说道：“我胜了他，他说道：‘我得告诉放鹤老人，莫邪剑出世了。你要是留不住剑，你便放手，我拿走，算你不曾胜我，好不好？’我笑笑，说道：‘我能胜得了

你，我也能保得住剑。’他便走了，我独自把玩那剑。”

黄肆看着疯子，一叹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有险了。”

疯子果然一脸沮丧神色：“那一天，我正在屋里看剑，忽地嗅到了一股香气，这香气像是女人用的花粉，更像是女人洗头用的香料。我正看剑，不待抬头，便听得一声：‘别动！’，一柄剑便刺着我的腰……”

四人都知道疯子神速，得知那人如此快疾，不由得又惊又惧，那人这么快？

疯子说道：“我装疯，大笑，想站起来，那人说道：‘递出剑来，不然一剑刺透你。我说：‘那剑是我的，怎么能给你？你要剑，给你一柄好的。’那人不理我，说道：“把剑递过来！”我一递剑，突地变剑为刺，直捅他的腰眼。这一剑刺他七道大穴，直指他命穴！他一跳，居然躲过去。他说道：‘你死期到了！’他用一柄剑来刺我，我看他出剑招数，很是平常，不像是什么绝技，心下也宽心。不料得一出手，他的剑便逼住我，我一剑再一剑，都不出他所料，一招未出，竟是他早在那里等我了。”

看来疯子对那人很是骇怕，此时再说，心里也是惊惧，不知那人是谁？

郭斩听得他说，忽地站起来，刷刷几剑直刺疯子。

疯子出剑，一招招出，过了几招，他大声叫道：“是了，是了，就是他，就是他！”

众人看着郭斩。

那个人是郭斩么？

郭斩摇摇头，说道：“不是我。”

黄肆说道：“莫邪所归，你得说出那人来。”

郭斩笑笑，说道：“我不会说。”

黄肆大声道：“你一被逼住，便会说的。”

郭斩斩钉截铁道：“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说。”

他低下头，说道：“人都说莫邪与干将剑都出现了，不知是真是假？”

疯子道：“前些时日我问过放鹤老人，他说是真。”

既是那莫邪剑也归了人，干将剑在谁手？

疯子还说：“齐鲁间有一个小村，那里有一个人，他是那个从前名气极大的少侠柳双……”

一提起柳双，人都知道。

他们看着疯子，听他说下去。疯子说道：“干将剑在他手。”

郭斩一跃而起，他说道：“告辞！”

众人问道：“郭兄去做什么？”

“齐鲁间一游！”

郭斩已然远去。

疯子说道：“我看来也得走了，我也得走了。”

他想走，被那黄肆叫住了，黄肆说道：“疯子，你要是再见到了那人，嗅到了那香气，你能不能认得出他？”

疯子大声道：“怎么会认不出？我一定认得出。”

黄肆笑笑，说道：“好，你要是愿意，我与你一起走。”

疯子大笑，说道：“好，好，如此我疯子便不寂寞了，走，走！”

两人也不打招呼，径直走了。

只剩下了肖玉与艳剑。

两人似乎从前就认识。

肖玉说道：“你何苦……？”

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那艳剑说道：“我听说你在街头遇上了无赖，他夺去了你的剑？”

肖玉一声长叹，说道：“无赖处处有，洛阳特别多。我有什么法儿？”

艳剑笑笑，说道：“我知道你是韩信，你不屑与他动手，你不愿意理会他。你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你怎么会与一个无赖动手？”

肖玉点头，他说道：“我知道，不知道美剑她.....可好？”

艳剑忽地笑了，她笑得流泪，笑得极苦，她轻声道：“你莫非只是惦念她，你只是喜欢她？”她说时泪水满腮，竟是要栽倒。

肖玉挺直身子，扶住了她。

月下，她唇红齿白，一脸肌肤嫩如羊脂，微微风拂的头发分外撩人。

她的嘴唇分明在渴望，渴望他去爱抚。

肖玉说道：“你.....”

忽地有人咯咯冷笑了，那人笑道：“原来阿郎真有情，怪不得人家都说是艳遇艳遇，原来是遇上了艳剑，便有了艳遇了。原来名堂在这里！”

一听得这人说话，两人互看一眼，都是有些愧疚。

看看从暗夜里走出一人。

这人与刚才的那艳剑一模一样，只是她两人的神情不同。

她那神色是冰冰冷，走到了两人身前，才方站定。

她笑笑说：“从前听得人说，有情人千里共婵娟，又岂在朝朝暮暮，以为是瞎说呢。如今真的看到了一对啊。”

肖玉大声道：“美妹，你胡说什么？”

那美剑冷冷道：“是我胡说么？你与她在那里做什么？是在说我么？你要是在告诉她，你与我是如何亲热的么？你告诉告诉她啊，说啊。”

奇的是，肖玉的胸在激动地起伏着，显是他气得要命，但他无法说话。在这美剑面前，他宁可一句话也不说，也不要那艳剑难受。

美剑看着艳剑，说道：“我们姐妹情深，你的东西从小也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

如今你拿去他好了，反正他是我的。你要了他，拿他去玩，好不好？”

艳剑大喝道：“你休胡说！”

她的泪水更多。

美剑展颜一笑，说道：“你别客气啊，他是一个男人，如果人家看不出，会以为你也是我呢。反正你也知道，你与我也是一样的，你们在一起，闭了灯都一样.....”

叭——艳剑打了美剑一掌，她呜呜哭着走了，跑得没影儿了。

美剑再来对付肖玉，她说道：“肖玉，你人模样长得不错，只是你投错了胎，你怎么不找一个好人投。让那一个人家有一对双生儿子，你只是一个，那时你和你的兄弟就可以共尝禁脔了，对不对啊？”

她撩起了肖玉的下巴。她的手很轻佻，只用一根尖尖手指去撩，她轻声说道：“肖玉，我要定你了，到了你死时，我把你的骨头挫骨扬灰，也不把你给她，你给我记着！”

她扬声大笑。

## 第八章 剑神

京洛一带，有无数小小村庄，有一个小庄子里，住满了外来客。

村口封得死死的，来去的人必经认真盘查。

十八剑如今只是剩下了十五人，他们垂头丧气，来到了庄外。人都下了马，回风剑说道：“请禀告剑神，就说十八剑回来复命。”

那人飞也似地跑去，再回来喝道：“放他们进来！”

十五人到了庄里，一径到那户最大的房前。

像是要出什么意外，那老大回风剑回头看一眼他的兄弟们，低声道：“忍些，忍些！”

进了屋，便见到左右都站满了人。正中交椅上，坐着那个剑神。

他的身旁立着两个妖艳少女。

他的眉毛长长的，人也冷面，肃然道：“十八剑，拿来了莫邪么？”

回风剑说道：“稟剑神，我们拿不到莫邪剑，那个疯子手里没剑。”

剑神对此居然像是意料中事，就不再问一句那莫邪宝剑的事儿。他说道：“你们都看到了什么？”

回风剑说道：“我们遇到了那个疯子……”

剑神说道：“玉放河？”

回风剑说道：“正是，他说他的莫邪剑被一个不知名的高手夺去了。”

剑神冷笑笑，说道：“你们动手了？”

君子剑一礼道：“稟剑神，我们死了两个兄弟，十八弟与十七弟都死在疯子手下。我们与他们交手时，一时混战，两兄弟失手，被他中死。此仇非报不可！”

剑神说道：“他用什么招数杀了你两个人？”

君子剑道：“他一招躲闪，再出招时，竟是直夺我兄弟的咽喉。一夺便中，一扯便扯断了他的咽喉，血喷溅而出。”

剑神说道：“燕子剑。燕子剑的第三式，燕子夺柳。”

君子剑说道：“他再喝一声，闪步上来，一掌拍在我十七八弟的头上……”

剑神冷冷道：“第九式，燕子归巢。”

疯剑忽地说道：“我们泰山十八剑不待出山，便败了几次，莫不如我们便从此退出江湖，再也不来与人争这短长。”

剑神忽地看着他，说道：“是么？”

他目光炯炯，夺目神光盯在那疯剑脸上，他说道：“本来疯剑也算是好剑，你怎么不能长进，长他人的志气，大自家的威风，给人家的威风吓坏了？”

疯剑大叫：“我的剑长进不长进，与你有什么干系？你凭什么管我？”

回风剑一听他叫，急得大叫：“三弟，三弟！”

疯剑黎阳大叫道：“他要杀便杀！我们泰山十八剑从前何等融洽，百事顺遂，哪里有这种鸟事儿？一遇上了他，我们便倒了霉了，先后死了两个兄弟……”

众剑都是看他，他们的心里是不是都像疯剑一样，想着他们遇上了剑神，就倒了大霉？

剑神半笑不笑，他说道：“是么？你遇上了我，便倒了大霉了么？”

回风剑急急说道：“剑神，我三弟他……”

忽地，那剑神拔地而起，一扑而至，叭叭叭叭一连十几击，竟把那疯剑连连击出。

疯剑不屈，一起再起，终是倒在地上。

他的嘴在流血。

剑神说道：“你们名是泰山十八剑，其实并不是什么剑道高手，只不过是一些平平常常的人罢了。一遇上了七剑，便会倒霉，岂是因我才如此？”

回风剑说道：“剑神息怒，你要我们去办的事儿，我们尽心去办了，不知剑神能不能让我等走开，回去做我们自己的事儿？”

剑神冷冷一笑，说道：“你们自己也有事儿要做么？我怎么不知道？”

他狂傲而笑，说道：“泰山十八剑也有事儿要做，说出去，不怕人家要笑么？”

疯剑黎阳大叫：“你杀了我好了，泰山十八剑怎么全没有事儿要做？你杀了我，我们也不会再是俯首听命于你。”

剑神冷冷道：“你手里的是剑么？你知道什么是剑？”

疯剑黎阳叫道：“你说我的剑不是剑，我刺死你！”

剑神傲立，宛如一尊恶神，凛然不可犯。

他肃然道：“我站在这里，你出剑三十招。如果有一剑让你刺到了我的衣服，我便

放你们十五个人走。”

疯剑大笑，笑出了泪水，他一把甩脱了扯他的君子剑，叫道：“别管我，我要杀了他！如果他动一动，我便刺他几个窟窿！”

所有剑神的手下都静立不动，看他去刺剑神。

剑神一站立那里，俨然一尊真神，飘飘然有出世之姿，他慢慢说道：“剑道，神道也，悟达者称剑神，精通者称剑仙，迷痴者为剑魔，入道者为剑客。除此四品，皆不入流。像你们这般的人，只是称是……剑徒。”

众皆哗然。

如果不是剑神说出此话，他们宁可一死，也要与那人拚争。他们是泰山十八剑，是名震天下的泰山十八剑，怎么能有人说他们只是剑徒？

如是平常人说他们，他们的剑一定要那人血涌，僵仆！

但说他们的是剑神，他们是不是得信他的话？

剑神站在那里，冷峻地瞧他，说道：“疯剑，来吧！”

疯剑心里恨道：你当众羞辱我们泰山十八剑，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这一柄剑今天要是连你的衣角也刺不到，岂不是会让你们大大耻笑？我们泰山十八剑再如何在江湖上立足？

当下疯剑决心拿定，就是拚上一死，他也得把那剑神的衣衫刺破。

他虎地一跳，吼道：“看剑！”

这一剑刺得又狠又疾！

剑神只是身子一引，竟是退出三步，也不见他如何动，人便复上。

他说道：“剑是神器，招是路数，不是你创下的它，而是它带动了 you。”

疯剑哪里能理会他的话？他只是一心一意要刺死那剑神，一招招都是疯辣招数。

一剑再递一剑，一剑更比一剑凶，一剑更比一剑快。



他吼叫道：“杀！”

一挽剑花，竟是挽出十几朵剑花。

众人喝一声彩。

剑神一让，竟是好整以暇，说道：“出剑挽花，女人所为。像江湖术士，当街卖艺，图换几声喝彩，赚几块碎银。全不想那有何用？岂不闻‘大巧不工，举重若轻’这一句？”

疯剑一挽剑花，此一挽本是他平生功力所聚，一听得人家喝彩，知道是好。

但一听得剑神再贬他，竟是脸羞得通红，恨道：“历代剑客、名剑世家，都不忌招数繁复，何苦到你手下，竟是一出语便贬低我招数？花招繁复，有什么不好？”

他一挽剑花，再递出剑，那剑神早就说道：“慢了，慢了，如是这一招不挽那几个花儿，说不定能好些。”

疯剑一剑再刺空，脸色便有些难看，心道：我不能连他的衣袖也刺不到，那样子岂不是徒增人笑？我得刺破他的衣袖，也叫他难堪难堪。

不知那剑神心思，一想他便知他心意，叹道：“可怜可怜，我如是让你刺中了我的衣袖，岂不是连我的身体也会让你刺中，你还是休生妄想了。”

一声轻轻叹息，更是再惹他心头火起，他恨道：我就不信，竟连你的一片衣襟也刺不到，我枉做人了！

谁知道他一连出了二三十招，真的就是连那剑神的衣袖也刺不到。

看看刺到了，偏偏差了那么一点儿。再看看明明会刺中，一去就差得多了。

疯剑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的剑招也越来越急。

剑神一叹道：“出招是急，便是要做，完成其势，只是到了位置。譬如你走路，有走得潇洒的，便是唱着到了尽头，浑不知累，脸上有笑，不见汗出。有人汗流满面，一路气喘，虽说也是到了尽头，但风采是丢得尽光，终不能说是会走。”

众人听他，都在品那滋味。

君子剑的脸色越来越是郑重，他知道剑神是在指点他们泰山十八剑，要他们成为一代剑客。

另外的人有的听着在笑，像心有灵犀。剑神说的虽只是剑道，但也是武术大理，习他种武功，焉能说不是殊途同归？

有的在皱眉，像是不甚懂得。

疯剑已经刺出了百余剑了，他心里如灰，刚才出手时那疯狂已是没了，他名为疯剑，只是那一顿快剑莫名其妙，如痴如狂，如疯似颠。如是对方被他吓倒，他便占了上风。如是对方能经得住他的一顿狂暴，他便是气馁势竭。

此时的剑势，像是被击打过七寸的响蛇，有气无力。

剑神忽地一出手，点指向疯剑，只听得叭叭叭三声脆响。

两人退开。

疯剑脸色苍白，他从未输得这么惨。

他看着他的剑。

那剑神说道：“你如今可是知道了，做一个剑徒你还行，要想说剑，只得等异日了。”

疯剑刚想回一句话，忽地看到了他的剑，他的剑中间出现了裂痕一道道，再看，叭叭落地了两截。

他面如死灰。

剑神说道：“人如井蛙，坐地观天。我看你们泰山十八剑从前未遇挫折，纯是侥幸。如果你们愿意成为剑客，成为剑魔，可以留下来。如果你们不愿意，你们自可以走，再来我这里。”

众人互相看看，如今他们可以说是得了自由身。他们愿意走么？

疯剑黎阳转身就走，那个短剑毕凤也跟着他。

他想：他的兄弟们一定会跟他走，他们会受不住那个恶魔的冷遇。

但他走到了门口，忽地停住了。

不对，他再猛回头，他看到了他的兄弟们，他们只是呆呆看着他。

他们要学剑，他们宁可留在这里受辱，也愿意学剑。

他能走么？

他一跺脚：走！

忽地，那剑神的话在他的耳旁响起：“其实，所有的人中，只有你是最有前途的，他人都可以学到一定境界，做到一个很不错的剑客。唯有你，疯剑根基不错，你能成为一代剑魔。”

他猛地止步了。

何等的诱惑？他能学成，能做一代剑魔！？

他能再走么？

他回头看着剑神，剑神仍是高高在上的，他的剑折了，他无脸回头，但他是折在那剑神手下，当代绝项高手，唯一无二的剑神，他输在了剑神手里，有什么羞处？

他看到了毕凤的眼睛，毕凤的眼睛告诉了他一句话：走！

他不走了，他慢慢回头来，对着那个高高在上的剑神，跪下，说道：“我愿意学剑！”

众人一声喝彩声，这一声喝彩是给剑神的。只有他，才是最能承受这喝彩声，他将在这喝彩声里成为天下至尊。

所有的泰山十五剑都回来了，剑神故意不看那最后慢慢走回的毕凤。他说道：“如果我告诉你们几句话，你们千万得记着，我说的就是至理，你会渐渐体味到剑的最高境界。”

人皆俯伏在剑神的面前。

他像是万乘之主，盯着众人，冷然道：“要想对这个世界说话，你就得有说话的权

利。像刚才的疯剑，他愿意说话，但他没有权利。人有其权，方能达其位。”

众人等他，他凛然道：“七剑算什么，他们至多算是剑仙，他们都会败在我的手下。”

众人此时皆是服他，一齐山呼万岁！

他喝道：“你们听着，去人，去看看那天下七剑都是什么货色，看看他们有什么本事。泰山十八剑也算是我们的兄弟，他们折了锐气，我们不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他们出气？”

众人皆是应命。

出来了几个人，请战去会那七剑。

剑神笑笑，他回头对那两个少女说道：“袖剑花剑，你们两个去看看，好不好？”

他说话时竟是笑吟吟的。

两个少女也笑吟吟应命：“奴婢去就是了。”

在众人眼下，两个少女袅袅出去了，她们去会那名震天下的七剑了。

## 第九章 袖剑

“天下剑客多，持剑多婀娜。玉容夜千里，一分巾帼歌。”

这歌唱的是从前的古人红线，说她千里奔夜，盗盒警敌，。救人于水火的故事。

齐鲁大地上热闹起来，在这一间小小的破草屋前后，竟聚有三四十江湖风云人物。

他们只为了一个人，就是这个沉默不语的柳双。

人竟是渐渐地增多。

柳双仍是早晚各一次去那一座小庙，去站在那里默默地祝祷什么。

江湖人知道了这个秘密。

这小庙看来不大，只有那么半间屋大小，看得出是人手所砌，但是不是柳双自己砌就的，可就难说了。

这一日，当柳双缓缓步至小庙处，便看到了几个人。

他们都是江湖客。

看得出这几人与前些时日总来扰他的人有所不同。

当先的一个是浓眉虎眼的大汉，他一身凛然正气，竟是直目柳双。

后面两人稍远，一个是神色忧伤的道人，他斜头远眺，凝睇而望。另一个是疯疯颠颠的疯子，他冲着柳双流涎水，还嘻嘻直乐。

这三人比起以前的人，大是不同。

当先的汉子说道：“柳双柳少侠？”

柳双不语。

那人说道：“我是郭斩，嵩阳铁剑的后代。”

柳双的眉头一展，他是郭家后代，是名传江湖的天下第二剑。

只是他的剑术如何？

看他背着那柄铁剑，只用层层锈布包着，脚下穿着一双千层布的衲鞋，嘴唇很厚，咧嘴笑着，像是一无心机的汉子。

柳双抬眼看他只是一眼，便知道他是一个直心之人。

嵩阳铁剑的后人，来找他干什么？

郭斩说道：“上月我请人望气，看得出干将莫邪将同时出，江湖大乱，江湖志士有千人应劫。”

那又如何？

他再说：“莫邪剑应在邪人身上，阴气极重，杀气也多是莫邪出。干将剑在齐鲁，应在一武曲星身上。”

柳双也不抬眼，他不看人，郭斩对他的淡然并不在意，他再说道：“齐鲁间的人物，谅来也没人能拿得到那柄剑。我看来去，只有你……”

他停了一下，他是不是比柳双的年纪更大，便对于柳双有一些怜悯？还是他一心要得那干将剑，方才对柳双说出这些话来？

柳双看着小庙。

他的眼睛凝视着小庙，只有小庙看在他的眼里，他眼里的小庙是两个活色生香的女人，他一心挚爱的女人。

郭斩说道：“剑在你身上，便拿出来！”

柳双抬眼看他，见他正伸出手来。

郭斩大声道：“你看那边沟下，有二三十人，他们放着好好的屋子不住，放着福不享，都在那里等你。他们想什么，他们要的不是你，他们只要那一柄干将剑！他们会撕碎你，把你劈成八片！”

柳双抬眼望着沟下，如今正早，但那里已经在埋锅造饭了。吵声叫嚷呼唤声此起彼伏，像是一个集市，像是吵闹着的春院。

郭斩说道：“天下大乱，众人丧生，都是因两柄破剑，你拿出干将来，我毁了它！”

他真的要毁了干将剑么？如果他真的一心要毁了干将，他还是一个剑客么？

良将喜马，剑客爱剑。一旦见了好剑，他喜欢还来不及，他会毁了那剑么？

柳双不语，他要回头了，到时候了，他要一步步走向他的屋子里去。

“站住！”

他一回头，看到了郭斩的铁青脸色。

郭斩说道：“我不会让你把干将送人，我要亲手杀了你。”

郭斩大声吼叫道：“天从人愿，有人说他就是那个从天而降的武曲星，若他是星宿，我杀他，必受天谴！我情愿一死，毁剑杀人！”

远处的人都看到了郭斩与柳双，他们竟看到了一幕他们从前只是想，却真的不敢干的事儿：郭斩动手杀人，想杀死柳双！

人都叫着，冲到了眼前，一瞬间，竟是围满了人。

人都知道，这些时日有人求过柳双，求他救命的是他的亲如兄弟的五鹰之一秃鹰熊牟，可他没救那人。

再来的是那个天杀星，人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动心，但他仍是不曾动手，虽说是那天杀星与一个叫做信儿的孩子没了，但柳双不曾出手，他第二天仍是静静地站在小庙那里。

那两个失踪的人看来不是他救的。

他对于这个世界都无动于衷，无爱无恨，无怨无嗔。

郭斩大声喝道：“你们都听着，如果这人手里有干将宝剑，我就把它夺过来，毁了它！你们准出头，我便杀谁！”

众人都知道，说这话的人有本事，也是天下第二剑郭斩。

听说天下只有一个神仙般的人物能胜得了他，那人叫道遥子。他曾胜过郭斩，从此后再也无人能在郭斩的铁剑下取胜。

郭斩说他要杀人毁剑，定是无人敢拦。

可是众人里竟有人吃吃地笑了。

那人一笑，顿叫郭斩大怒。

有人敢笑他，那人是不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郭斩大喝道：“是谁敢笑，站出来！”

真的有人敢站出来，众人眼前一亮。

这人竟是一个妙龄少女，一看她果然是天姿美色，扎一条小小的垂瀑，竟是披头发在身后，两只杏眼带笑，两片玉颊生春，一脸的春意，多几分妩媚，带几分娇憨。

她看去只有那么十几岁，却偏偏在手里握一柄玲珑小剑。她身上着一件碧衣，下身着一条纱裙，婀娜里透几分乖巧，让在场的人看了生怜。

郭斩冷冷道：“你是谁？”

女孩儿一笑，竟是轻轻抿嘴乐，她说道：“天下如有剑客，我便算是剑客了。”

从来人很少言说自己是剑客，更少有人能听得剑神那一番肺腑之言，便以为剑客有多了不得。一听她说自己是剑客，众人中不禁有人哑然失笑，再继而一叹，自说自家是剑客，难道剑客是那么易为的么？

郭斩笑笑，说道：“剑客有剑。”

少女笑笑，说道：“我这不是剑么？”

众人再细看，原来她那剑却是好：放在胸前，垂一条练子，那练子是玉珠子几百颗穿成，中间挂一剑鞘。剑鞘很好看，上面镶了十几粒大大的珠子，还有光闪闪的钻石，只是那剑鞘，便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因剑太小了，那剑鞘也像是女孩儿的胸饰，看去很好看，横在那里更给她添几分妖媚。

她这样子最多能算是一个玩家，怎么能称剑客？但她能向名闻天下的大剑客郭斩挑战，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但人们再不笑了，因为她说话了：“你是郭斩，你是天下第二剑，人称嵩阳铁剑的郭斩。”

原来她知道郭斩是天下第二剑？原来她也知道郭斩的身份。

既是知道了他的身份，还敢向他挑战，那她的本事就不可低估了。

小庙旁，小屋外，摆上了战场。

郭斩此生总也不会想到，他竟能与这一个小丫头对阵。这一阵真让他啼笑皆非。

他扬头大笑，说道：“姑娘，我从洛阳来，一心向柳双柳公子讨教，姑娘就别与我动手了。”



那姑娘笑笑；说道：“我告诉你我的名字，我叫袖剑。”

袖剑？天下有些少年，血气方刚，不知天高地厚，竟敢与名家动手。他们一心博得名声，不惜用性命一赌。

这个袖剑人们可是从未听说，她有什么本事斗郭斩？

郭斩不因她是小辈而轻视她，他轻轻地取下嵩阳铁剑，他说道：“我的剑不遇强敌，从不出鞘，姑娘执意要与我动手，我便与姑娘比试一下便了。”

袖剑笑了，她说道：“郭大侠，我知道在场的有二三十人，他们可都在江湖上算得上是一等一的高手，你还是小心些的好。”

郭斩听她一说，心道：我就是再眼拙，也不会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剑客出现，我一无所知啊。但听得她说，竟是不愠不火，没一丁点儿英雄侠少年的火气，这一点便深得剑术之道。我可是不能输在她的手下。

郭斩正色对袖剑说道：“多谢姑娘好意，我心领了。”

他深深吸一口气，持剑在手，大喝道：“好，来吧！”

众人目下，那姑娘轻轻拔剑，铮地一声，抽出那一柄剑来。

有人惊呼一声：“生剑！”

原来古时有古冶子，他造下两柄剑，为吴王夫差的两个爱姬玩物，这两柄剑都是小剑，一曰“生剑”，一曰“情剑”。

据说生剑一出，满目皆红，过上一会儿，方才看得出那剑是赤色青炎，一泓水似的。

众人皆是喝彩一声：“好剑！”

袖剑笑笑：“只是剑好么？”

她举剑一扬，说道：“人其成名，其实也哀，郭斩，你小心了！”

她飞身便扑，一刺而击！

郭斩一扬手，竟以手中那带布铁剑迎她。

听得叭叭叭一连三响，那袖剑再退。

她笑道：“好，果然有些道理！”

她再行步，起初看得她身影飞动，后来便是只见一团影子，不见她真切玉容。

只听得剑响，再听得人声，两人疾动。

郭斩想不动，只是举剑一迎，但他举剑一击，便知道他不能轻易对付了。袖剑的几势，不像是天下各派剑法，似有章却无法，随意漫漫而行。但每一剑都是恰到好处，毫无破绽。

郭斩举手应剑，忽听得当地一声大响，郭斩一退，袖剑也退，两人再无话说。

袖剑说道：“郭斩，你不愿再动手么？”

郭斩长吁一口气道：“我已是输了，还动手做什么？”

他一说输，袖剑竟是微微一愕，她不料得郭斩竟会不输认输。她轻声一叹，说道：“莫非你自傲身份，不愿意与我一决？”

郭斩大笑，说道：“姑娘教训了我，让我知道人上有人，我刚才已说，我决不出剑，如今我剑上的包布已破，不出剑也算是出剑了，不就是一输了么？”

众人啧啧，有的赞郭斩一输认得好。有的心里骂他呆瓜。

郭斩说道：“诸位，我来找柳双，是拿走那一柄干将，看来天不从人愿，告辞了！”

郭斩起身就走。

众人看着郭斩，他在肩头上扛着他的铁剑，渐渐远去。

他输与了袖剑，从此会不会气沮？

听说嵩阳铁剑很少败过，他曾败与东海逍遥子，但那一战没人见过。

袖剑笑笑，说道：“柳公子，小婢有礼了。”

柳双看着她。

她的剑法确是不凡。但她与柳双有什么亲近处，何必要对柳双行礼？

袖剑说道：“柳公子，我有事儿要同你相商，不知可不可以？”

看她玉唇微润，一脸笑容，竟是美色艳丽，不可方物，人都在心里一赞。

看来柳双是有福了。

他从前有两个妻子，一个是唐门的掌门，一个是峨嵋派的掌门，但她们两人都是物故，所以他才一个人独独凄凄到了这里。有人猜他那一座小庙也是为那两个美人盖的，他每日来这里超度亡妻，一心悼念她们。

但他们都是猜测，谁知道那话是真是假？

他能与这美人说话么？

柳双看看袖剑，他还是一语未发，只是摇摇头，转身再走。

## 第十章 英雄不过美人关

花剑是一个美女，她笑吟吟站在肖玉的对面，她说道：“肖大侠，你能不能对我说上几句话？”

肖玉看她，竟是像那艳剑美剑一般，也是一个美女，只是比她们更小，更秀气。他不得心里打怵，心道：我从前就是迷于美人，才弄得我如此狼狈。我再理你，还要命不要？

他笑笑道：“姑娘，我无话可说。”

两人是当街遇上的，肖玉与那美剑艳剑分手后，在这里遇上了一个姑娘，看她小小年纪，竟在脖子上挎一柄小剑，那剑镶金嵌玉，钻石光闪，分明是一个柄古剑。他心里暗暗称奇。

正在他凝目注视姑娘时，那姑娘说道：“肖大侠，你好。”

肖玉说道：“姑娘是谁，我可是从不认得你。”

姑娘咯咯笑了，笑声清脆，龙如清泉。她说道：“我叫花剑。”

一听得她的名字，肖玉心道：想必是她学了三招两式，便在江湖上走动，看样子也不是一个什么稳当人物。他笑道：“我叫肖玉。”

那姑娘说道：“天下七剑，是不是？你是断剑肖玉？”

肖玉看她，识得断剑肖玉算什么，世人都识得肖玉。

肖玉看看要走，她忽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人都说断剑肖玉这人最有趣，看来也不尽然。”

肖玉不理她，她忽地叫道：“我说你哪，你听见没有？”

肖玉回头，说道：“我不认得你。”

花剑大笑：“你不认得我，你真的不认得我？好，我叫你认得认得我！”

她一语笑罢，便拔剑出来，肖玉见她拔剑，分明是名家传人，一拔而出，-便向他刺来！

他疾忙躲避，一躲再躲。

他躲了几次方才让过。

此时他的神色已经不像刚才那般轻松，正色道：“姑娘，你要动手，我便出剑了。”

花剑像是孩子咯咯笑着，拍手叫道：“你出剑好了，莫非你不怕我的花剑么？”肖玉心忖：或许她是谁请来害自己的？但见她明艳的笑意，那顽皮的样子，又是不像。

他心道：惭愧，刚才她出剑那几式，真的是又狠又辣，那几招我也从未看到过。她的剑术也很不错。

花剑说道：“听说你在洛阳街头，逢一个无赖，他夺去了你的断剑？”

肖玉点头。

花剑笑了，说道：“你怎么不杀了他？”

肖玉笑笑，他不杀无赖，丢了断剑，江湖人怎么看他？

花剑说道：“你是古时的韩信，人不能做的事儿你也能做，非一般人能比。”

肖玉冷冷道：“姑娘过誉，我得走了。”

他起身要走，花剑忽地说道：“她长得并不比我好看……”

他一惊，回头看她，见她的两眼里有泪，正含泪看他。

他惊问道：“姑娘说的是谁？”

花剑大声哭道：“我说的是谁，我说的就是你的那个女人，她叫什么美剑艳剑，你以为她有什么好？她比我长得大是不是？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艳丽少女？都是半老徐娘了，你还自作多情！”

肖玉听得她吵架似的叫了一通，不由目瞪口呆。

她是肖玉什么人，她怎么竟敢对肖玉这般说话？

肖玉说道：“你何苦那么挖苦她们？”

花剑笑笑，搂住了他的肩，说道：“你心疼了，是不是？”

肖玉无话可说。

她吹气如兰，一身都是青春女孩儿的气息，直吹得他熏熏欲醉。她悄然说道：“你尝尝新鲜的东西。你知道不知道唐时的明皇为什么喜欢吃荔枝？”

肖玉一愣，他再聪明，也不知道明皇喜欢吃荔枝啊。

他说道：“明皇不喜欢吃荔枝，只是杨贵妃喜欢。”

花剑指着他的鼻子，大声笑道：“你错了，你错得厉害了，怪不得你不能得到好女人的喜欢，只是那个什么艳剑美剑喜欢你。”她悄声道：“杨贵妃并不喜欢吃荔枝，她喜欢的只是那一件事。唐明皇用口剥荔枝，然后他两人用唇去度，荔枝鲜鲜的，唇艳更鲜，你懂不懂？”

肖玉笑笑，他的心里苦有谁得知，如果他得罪了艳剑，他便失去了他喜欢的人；

如果他得罪了美剑，他便再也没了仇怨。

没有仇怨他的人，是不是也像没有他喜欢的人一样，让他每日都是怔忡不安？

花剑抿嘴直乐，说道：“肖大侠，从前有一个漂母，她救过韩信一命，是不是？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故事？”

肖玉说道：“知道。”

花剑喜出望外，她说道：“你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肖玉说道：“讲他做什么？”

花剑盯住了他，说道：“我看你做事，便知道你一定很喜欢韩信，你说说那个故事我听。”

她的手很软，扯住了肖玉，不肯放手。

肖玉也从未与她这样的女孩子在一起，他从前与美剑艳剑在一处时，她们都是美貌可人的女人。可这个女孩子只是一个孩子，秀乳也小，浅浅成了一窝。人也满身孩子气，看来清爽可爱，全然不像那两个人那样咄咄逼人。

肖玉说道：“好。”

便讲了那一个故事。

从前的韩信很穷，他饿得走路都走不动了，但他无路可投，到了淮河边，看到了一个美女。她叫漂母，她可怜韩信，拿自己的午饭给韩信吃。

韩信吃完了，谢她说：“我能得一餐饱饭，全亏了你，如果我异日得了高官厚禄，一定回来报答你。”

那漂母看他神采奕奕的样子，知道他是一个有识之士，她一计出胸，就讥讽他道：“你能得什么好？你这样一个堂堂汉子，连一顿饱饭也吃不上，让人怎么能指望你？我要是你的妻子，嫁与你，便更倒霉了，我得天天受苦，能指望男人有什么出息？我恨你，恨你这种没出息的男人！”

漂母一顿骂，把韩信骂醒了，他心道：看来我真的是无用的人，我再不立志，连女人都看不起我。他便去投军了。

后来，他做了齐王，成了天下第一大将。

韩信一天忽地想起了漂母，他心道：要不是遇上了漂母，我怎么会有今日？我得去谢谢她。

到了淮河岸边，看到了一群漂母，但没有那一个对他有一饭之恩的人。

他便问：“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她在哪里？”

那些女人七嘴八舌地说，终是弄明白了，原来那个漂母死了，她把她的饭食给了韩信，回去挨了她的丈夫一顿辱骂，她一气愤，便投河自尽了。

韩信站在淮河旁，他的心很难受，漂母是他的恩人，竟为了给他一饭之赠，死于丈夫的猜忌。

难道人心善良，就只有被害于猜忌么？

他叫着，要军士把他带来的银两都投到河里去。

那些漂母都叫他是疯了，她们挽袖下河，去捞那些银子。漂洗的衣服都漂走了，她们也不管不顾。

韩信一声长叹，他低声对军士说：“走吧，这淮河岸边再也没有漂母了。”

肖玉对花剑说此事，他的眼里不觉有泪了，他很敬佩韩信，他喜欢韩信。

花剑说道：“你喜欢韩信？”

肖玉点头。

花剑低声说道：“我有一件东西，你来不来看一下？”

他不知道花剑会有什么东西，但看她神神秘秘的样儿，知道是些玄虚，便说道：“有什么好东西，去看看也无妨。”

两人走了，到了一家大户，肖玉抬头一看，这不是大户金子丰的家么？

花剑说道：“金子丰有一间‘闺阁楼’，很好玩的，你去看看好了。”

她领着肖玉，七弯八绕，一直到了后花园，再进到了那一间阁楼内。

一入了那楼，花剑便嘻嘻地悄声而笑。

肖玉说道：“你笑什么？”

花剑说道：“你是一个男人，是不是？”

肖玉心道：这不是废话么？

花剑说道：“闺阁楼里有一种机关，如果进去的是一个女人，它便不动。如果你是一个男人，它非把你的衣服扯光不可。你得很有本事，才能过去，不然你……”

她拿一双眼睛来瞅肖玉，像是要扒下他的衣服来。

肖玉大惊，心道：是不是这个小丫头做鬼？

但一想也就心下坦然，她再弄什么鬼玄虚，难道还难得倒肖玉么？只是这小小丫头一见了肖玉，便弄出了这许多的鬼事，看来她真个是人小鬼大。

看到了楼内，小丫头像是早有所备，她拿出一块火折，点起来，说道：“你看，那就是她们！”

肖玉乍一看，竟是有许多的美艳女人站在那里。

世上的美女，像是尽在此地。

她们有的在搔首弄姿，有的在浅颦低笑，有的在顾盼生情，有的在哦吟斟唱，有的在拿五捏六，有的在望蜀守陇，有的在作情骂俏，有的在依依诉衷……莫衷一是，皆成佳人。两排站弩，竟有二三十人。

肖玉冷丁一瞅，全是活鲜的人，但再一看，便知道都是雕的人像了。

他大惊道：“人都说从前有巧手人慕容氏，能雕得人像如鬼，毕肖如真，今天看这里的人，真个是了。”

花剑笑笑，说道：“你看看她们，便知道‘闺阁楼’里一定好玩极了。你愿意不愿



意进去？”

肖玉大声道：“怎么不愿意？”

花剑说道：“你愿意，但她们不愿意。要是你想进去，便得被她们扯住。来人要是女人，她们便不动。如果是男人，她们便扯住了你，一扯扯脱你的衣服，只有你的衣服全都脱光了，她们才会放过你。”

肖玉心里暗暗称奇，他似信非信，心道：我不信，竟有此等怪事。

花剑看他不信，便说道：“我走给你看。”

她笑咪咪地指着那些木雕说道：“我可是男人啊，你们愿意，便来扯我好了。”

奇事一桩，她一说话，那些木雕似有知觉，竟是有些反应。有的低头笑了，有的有些羞涩，有的捂住了嘴，有的摇头不信。

花剑说完，身子一动，人便到了那木雕阵中。

过去了一人，她刚要抓花剑，忽地摸着她的头，笑笑住手了。

再过去一个，再过去几个，都不对她出手。

她跳跳蹦蹦进去了，再复出来，对肖玉说道：“肖大侠，你愿意不愿意试一试？”

肖玉心奇，心道：我从来不曾听说过这种事，听说从前的慕容俊便巧手如仙，能制出诸多人所不能的玩艺儿，说不定这就是他做的。

他说道：“我试一试！”

他向里一冲。

肖玉的身形不能说不快。

但他快，那木雕更快，他一过去。哗----，第一个木人反应竟是比他更快，一出手便扯脱了他的上衣，一扯扯坏，哗地一声响，扯得他愣了一愣。

这一愣便坏了，第二个女人双手如环，来抱他的腰。

肖玉虽不是女人，但也晓得，腰不能给人抱住，如是抱住了他的腰，他再怎么向里

冲？

他的手一击，拍在那木雕的手上，那手一扭，反是来拿他手。

肖玉大惊，反腕一拿，~身子一进，便来到了第三个女人身前。

要知道这女人是排列左右两厢的，左边的女人没扯到他的衣服，右手的女人反是得手了，她一扯，哗。——地一声，扯了他衣服的后背。

肖玉心里一惊。看来他要进到那里面去，还得费许多的功夫.....

他一想时，竟是风驰电掣般快，不待得停住，他再扑向里面。

那两个女人如约好一般，一个扑来抓他足踝，一个去摸他头顶。

他大喝一声：“休得无礼！”

左手一击那女人，忽地那女人一转，他左手便击空了。右手再去拍那女人的臂。

他是男人，虽是情知对手是木雕，也不能不尊重，拍击人胸前。

他一出手，那右手的女人双手一拢，就来抓他两臂。

肖玉看清了，这些女人虽是木雕，但人人都有绝招，那些招式，非是人轻易使得出的。

看来他要过关，殊非易事。

## 第十一章 闺阁楼上

肖玉不得不正视这些木雕，要是他败在这些木雕手下，岂不是奇耻大辱？

他大喝一声：“别拉拉扯扯！”

叭地一击，把一个女人打过去了。

忽地听到了嚤嚤哭泣声。

大雕竟能哭泣，说来不是亲眼所见，肖玉怎肯相信？

他再冲上去，一拳打在那第四个女人的面门上，打得那女人一歪。

花剑笑道：“真个是好，男人能对女人下这般狠心，只有断剑。”

也真个是怪事，她只是跟在肖玉的身后，那些木雕竟如熟悉她一般，不肯对她出手一下。她反是落得个轻轻松松，只是跟在肖玉的身后看。

肖玉忙忙碌碌，使出他的拳脚，又踢又打，打翻了第五个女人。

那女人反身再扑，肖玉已经过去了。

第六对女人竟是两人携起手来，手扯得紧紧的，肖玉看分不开她的手，竟是一跳纵上，要从她两人的臂上跳过去。

身后的花剑笑道：‘笨蛋，笨蛋，一个大男人，只知道怜香惜玉，早早晚晚得死在女人手里!’

他一跳时，忽地看到了那两个木雕的后手上来了。原来她两个手里都提着短剑，一剑平刺，另一剑也是平刺！

这一刺封得严严实实，无一点儿纰漏！

花剑叫道：‘要坏，要坏！一个断剑，只有这一点儿本事，岂不是遗笑于人么？’

肖玉也看得出这两具木雕的剑术非凡，他的脚再一提，竟是平平的一踏，踏在那两女人的剑上，一跃再起。

他两手拍击在第七对女人的头上，按着她们的头，不让她们一动，竟飞过了两对女人。

花剑笑笑，拍手道：“好，好果然是断剑，好本事，我有一点儿喜欢你了。”

肖玉一气呵成，他再迎头一击，打在那第八个女人的额头上。

那女人是一个大额头的妙人儿，打得她头上一抖，人居然一叹，说道：‘薄情，薄情!’

肖玉忍不住大笑，说道：“木人也知道薄情？”

第九对女人竟是迎面而来，袅袅面对肖玉。

他看那两个女人，却是番女了，身上绝少穿着，袒胸露乳，一派丰腴，他说道：“异域之人，也来凑趣？”

他一拍，那两个美女竟是嫣然一笑。

肖玉对花剑说道：“你看你看，毕竟是无血无肉的人，挨了人打，反是笑。这算什么道理？”

花剑笑道：“你知道什么？她们是喜欢男人，有男人打，也是快乐，只怕你没男人，没人打你。自是也没人理你，你有什么乐趣？”

肖玉心内大惊，看来这小小丫头竟是深知情字机窍。她是什么人，她怎么能知得这许多？

他再也无暇细想，原来那第九对人来了。

这第九对人对着他，一劲地施礼。

肖玉愣了，花剑大笑，说道：“宫也不打行礼人，看你怎么出手？”

肖玉想绕过去，但一看那两个美女一揖一礼，总是把他的去路全部挡住，接得严严实实，没一丝露处。

花剑大笑，拍手道：“断剑怎么出手，情断人断剑不断，就是藕断也丝连！”

肖玉对着那两个木雕道：“难得美人恩，我怎么能打你？”

那两个美女似能觉出他心意，直是点头。

肖玉忽地一窜，身子挺直，竟是拍着那两个美女的肩头，直跃过去了。那两个美女一出手，抬手击打他的腿。

他再一抬，腿竟堪堪过去。

一落在地，回头看到那两个美女都是气极，直冲他出袖，叭叭甩打。

第十对就是最后一对美人了。

这一对美人看着肖玉，竟是凝立不动。

看不出她们想做什么。

但肖玉一动，她们也动了。

玉体横陈，竟是两人如飞天姿势，妙极艳极，横亘在他眼前，他飞也飞不过去，闯也闯不动。

花剑笑笑：‘这两个美女见你闯过了九关，对你情有独钟，你可是得好好享受啊。’

肖玉看她两人一动，便是飞天一行。

他心道：看来要硬出手，也过不得此关。如是不出手，又不能闯出去，怎么能过得关去，那是最好。

他看了两次，便看得出来，原来那两美女做飞天姿势，恰她两人一交会处，一上向下，一下朝上，便堪堪有一空门。那是两女人的生门交会。

肖玉心道：不管她了，哪里能管得那么多？我一出手，便得过去，我不过去，岂能进得那个‘闺阁楼’？

他一声喝道：“对不住了！”

他一冲而出。

说也奇怪，他从那两女的生门交处而过，那两女像是也识羞涩，竟是迟迟滞滞，慢慢飞行，像是意会了他的羞心，不再难为他。

花剑恨恨道：‘果然聪明，也算是你心好。你只能说出对不住她们的话语，哀求她，她们才会飞得慢些，不然你对她们有所亵渎，必是过不去此关。’

肖玉心里一惊，想她说的，果然有理。

他过了十关，便到了那楼前。

看看楼门，上面有一块大大牌匾，书写着龙飞凤舞的三个大字‘闺阁楼’。

他昂然便上，那花剑说道：‘慢点儿，慢点儿!’”

他驻足下来，细听她说。

花剑说道：‘这楼有许多的蹊跷，只是不知道你这人诗文怎么样?’”

肖玉一愣，既是到了楼下，怎么又问他诗文怎么样，是何道理?

花剑说道：“从前女人对于男人总有许多奢望，想他能文能武，又能生育子嗣，又是身体强健，便弄些罗嗦来，你要不识诗文，这一回便也是白来了。”

肖玉笑笑，说道：“识诗文能怎样?”

花剑笑说：“一共有五首诗，也不算多。只要你说得出那诗的名字，也说得出那诗的作人，你便过得关了。”

肖玉心道：原来这里偏有许多罗嗦。但既是到了此地，只好一试了。

两人迈上了第一层。

看看楼阁也小，四面却是通风，能看得见周遭的树林，都是郁郁绿荫。

阁楼上只有一首诗，写道：

“团扇，

团扇，

美人病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

谁复商量管弦?

弦管，

弦管，

春草昭阳路断。”

这是一首小令，花剑看着肖玉，说道：“这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肖玉笑笑，说道：“这是一曲《调笑令》，是王建所作，是一首有名的后宫怨诗。当年汉武帝的李夫人说道：‘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花剑眨着眼听他，眼里竟是惊奇、钦敬，不料他竟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

听得他说完，那第二层的楼门忽地吱吱响着，慢慢打开。

花剑大笑，说道：“原来断剑能开门！”

他两人拾级而上，再上第二层，便见那阁楼的周遭墙上更是有一首诗。

这首诗写得肥腴丰满，文丰字润，写道：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天添，一段新愁。”

花剑看肖玉，说道：“这么多的文字，是什么诗？”

肖玉道：“这不是诗，是一阕词，是李清照写的。是一首闺怨词。叫做《凤凰台上忆吹箫》。”

他这话一说，那楼旁的角门吱吱而响；便再打开。

花剑笑道：“原来你有这等本事，好，门又开了！”

两人再上重楼，到了上面，看下面更是轩敞。

这一层写的一首诗，肖玉看看，便是沉吟起来。

花剑说道：“你要是不知道，我便与你一起撬开这道门，上去看看另一首诗，好不好？”

肖玉说道：“不是不识，只是不知道它会在这里出来，心里有些疑惑。”

看那诗却是写道

“良时不再至，

离别在须臾。

屏营衢路侧，

执手野踟蹰。  
仰视浮云弛，  
奄忽互相逾。  
风波一失所；  
各在天一隅。  
长当从此别，  
且复立斯须。  
欲因里风发，  
送子以贱躯。”

肖玉说道：“这是一首古诗，有说是李少卿与苏武的诗。但此诗不是李陵所作，文人早有定论，我看它只是东汉后期所作。这是古诗，作人已无可考。”

花剑说道：“我看你这回可能是错了，哪里有无人作的……”

她一语未完，那门吱吱响了，她大叫道：“哎呀，怎么这么难的诗，他也知道？”  
门再打开，他两人拾级而上。

花剑说道：“这楼可是自从封楼，再无人上得来，你有本事上来，可就了不得了。”

又见一首诗，这一首是一首短句：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股滋味在心头！”

肖玉看着此诗，说道：“这又是南唐后主李煜的了，它叫做《相见欢》，是写人的离别愁的。”

他一说完，那门再嘎嘎而响，大大敞开！

两人再上了楼，这是最后的一重了。

诗写道；



“西京乱无象，  
豺虎方构患。  
复弃中国去，  
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  
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  
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  
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  
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  
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  
不然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  
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  
喟然伤心肝。”

肖玉看此诗，竟是有些感伤，沧然涕下。

他一句一句地念，说道：“我最喜欢王粲此诗，这是他的《七哀诗》，时常一念便是流涕。从前王粲时天下大乱，得此好诗。如今我大宋与那时一样，看看也叫人伤心。”

花剑看着他，再也不嬉笑了，她看肖玉的眼神渐渐少了嬉笑，更多了几分敬重。

只听得那门吱吱一响，便看到了门响过后，那楼上有人惊讶地咦了一声，说道：“是谁？怎么竟有人能上得此门，来。到了这楼上？我已经足足有七八年不见世人了……”

花剑看看肖玉，她说道：“你知道不知道这叫什么楼？”

肖玉笑笑，说道：“是闺阁楼。”

花剑的话里竟出一种在她的年纪不该有的醋意，她说道：“既是在闺阁上，就一定有很美很美的女孩儿，一定是闲得很难受，一看到了你就乐得不得了的女孩儿，她会抱住了你，再也不让你下去，你一生一世都得陪着她……”

最让她生气的是，肖玉对于她这很明显的气话竟是装作不知不懂，他笑，说道：“楼上真的是一个闺阁中人么？”

那人笑笑，声音真很清脆，说道：“是不是，你上来便知道了。”

那声音清脆、悦耳，像是一个极是秀美的女人说的，肖玉一听，心里便是浮上了一个美人的形貌来。声音如此清丽，人更会俊美，她是什么人，怎么会说她七八年不见世人了？

肖玉有些急着，要看看那人。

## 第十二章 偷梁换柱的故事

肖玉急急一步，踏入那楼门内。

他看到了一个人，那真的是一个女人。

只是这女人并非他心里想得到的模样：她一头白发似雪，满面颜如鹤皮，身子枯干瘦小，坐在一张云床上，像是一个灯枯油尽的老人。只有她的眼睛像是年轻人的眼睛，

炯炯盯着他。

那花剑到了此地，像是换了一个人，她悄悄站立在一旁，看着肖玉，看着那老人。

老人盯着肖玉，说道：“你文才心思都是好的，难得，难得。有许多人要过我这几关，上得楼来，也不能够。”

肖玉看她那神态，知道是一个年老之人，但一听得她说话，仍是清丽美质，十分动听。

他心道：不知老人是什么来路，她怎么说她住在这里七八年了、从未见到过生人？

他不知道，从前也曾由人领过许多的人来这里，但他们不是败在那木雕手下，便是到了那几层楼阁里，不谙那诗文，便不得开启那几扇门，虽是心里也万分好奇，但只能快快而归。

老人请肖玉坐下，说道：“肖公子有一把断剑，不知能不能请老身一观？”

肖玉一揖道：“不曾带得前来，但愿老人家恕罪。”

老人意外地哦了一声，习武之人不带随身兵器，这是为何？

花剑在一旁，说出肖玉街头受无赖之辱的事儿。

老人笑笑，说道：“好。”

她一声赞，顿时肖玉身前身后的那四个婢女都是喜笑颜开。

看样子她们的武功也是不错，是老人的随身仆人。

老人说道：“我请你来，是想讲一个故事你听。”

肖玉听她，便听到了一个凄伤悱恻的故事。

三十年前，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在一个海岛上习剑，她的师父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

她学成了剑，要到中原来。师父临死时，告诉她三句话：一是不能相信男人，男人大都不可靠。二是在中原不能成亲，看到了有好的男人，把他带到海岛去，那样便可以

让他死心塌死地跟她了。三是她学的武功，不能教与一个男人。

她含泪听了师父的话，把师父埋在海岛上，她便乘船到了中原。

在中原，她让人知道了她是一个剑仙，一个美貌如仙的女人。

她一柄剑走四方，专杀恶人，创下了的名头。

但就在这时，她遇到了一个男人。

那男人是一个好男人。

她那时不知道好男人是什么样子的，只知道一见了他，心就跳，话就少，身子总是发软，他说的话，说一句，她信一句。迷迷糊糊，他说什么，她便信什么。

要知道她那时才二十多岁，头一回能与男人如此亲热。

在一个月亮很圆的夜里，她躺在他的怀里了。

他的脸很圆，人也长得极好看。他是江湖上人评亦正亦邪的人物。

他说：“月亮圆了，像是你，到了女人成熟的年纪，不与男人结合，岂不是白白渡过那好时光了？”

她不语，只是摸着他的胸。？

他的胸很宽，像是海。

他再说：“我跟你在一起，什么也不要，以后只是行侠仗义，行走江湖，你看好不好？”

她心里很热，点头。

他说：“你要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

她想起了师父的话，便说：“我要你跟我回海岛去，我与你一辈子都活在那一个海岛上。”

他听了，点头，大笑道：“一生能与一个美人在一起，岂不是人生大乐？我去，我去！”

她心里甜甜的，忘了师父的另外嘱咐。

他们在一起，在江湖上行走，有一次，他们遇上了强敌，他受了伤。

从那一次受伤，他便沉默不语了。问他，他也不说。后来问得他实在忍不住，才说出来，原来他看他自己的功夫不如她，心里自卑，有些不高兴。

他的剑术在她的眼里，决不是第一流的。

老人叹一口气，她的眼里流出了泪水，就是此时肖玉看起来，也不知道她的泪水是快乐多些，还是失意多些，或是痛苦多些？

她想起过去的往事，总是心里悲伤吧？

后来我看他实在对于此事有些耿耿，便心里想：我一身剑术，能教与他，便教他好了。他的聪慧是天下无敌的，能举一反三，是我所见的极佳人才。

我便教与他，白天教他剑，晚上教他习剑之道，一直教了他一年。

要说他的聪慧，确是无人能比，他学一年，便抵得上我在海岛上学十年的功夫。也是他原来的剑术就不错，方能有此进境。

再后来，他便出去了，不像一年前那样与我形影不离，如胶似漆，一问他，他说是出去试剑，我也不拦他，只盼着他能早日与我一齐去海岛。

有一天夜里，他一身是血回到了家里，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他与武当派的人冲突，杀了武当三剑。

我当时大惊，要知道武当三剑是正直之人，我与他们也是朋友。他怎么会杀死武当三剑？

再一问他，他就是冷笑，不再出声。我心有大疑，便一夜也没睡好。偏偏他经了血，更是多欲，折腾了我一夜，不让我睡，全不顾我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

第二天我问了下人，让人去打听，才知道他是在一家酒店里，调戏人家一个女孩子，被武当三剑看到，他们当场出手，他的剑很快，杀了人，一直追到一百里外，才把那三

剑都杀死了。

我当时怎么想，我欲哭无泪，我知道从此我便无法再管他了。我便走开，但走了半路上，他追上来了，把我带回去。

我那时便知道他心思坏了，但我再对他也无奈了，等到我孩子生下来，我再与他动手。

我很吃惊地发现，他的剑术已经很高了，我绝不是他的对手.....

老人说到此时，已是老泪纵横，那一旁的四个婢女也都泪流满面，她们知道老人的心思，她们也知道老人的往事，此时再听得她说，仍止不住满面是泪。

老人再说。

他越来越不做好事了，时常出去，一柄剑竟是纵横天下，无人能敌。我心里知道，我造下了罪孽，但我再怎么管他？我的功夫已不如往昔了，我不是他的对手。他的剑当今天下已经没有对手了。

我找人，我找一个聪慧的人，剑术是人学的，我的功夫能比他更高，他是我教出来的，我怎么不能再教出一个更高的高手？

我找了好久，如今我找到了你.....

肖玉听得惊心动魄，他心道：原来她便是从前的天下第一剑？

只是听得天下第一剑是东海逍遥子。

她是谁？

肖玉同道：“不知老前辈是谁？”

老人笑笑，说道：“我叫做逍遥女，也有人因知我是总身着男婆，便叫我东海逍遥子。”

原来她便是那个东海逍遥子！

肖玉再问：“老前辈，不知那人是谁？”

老人说道：“他也叫做东海逍遥子了。”

肖玉是聪人，他不复再问。

武林中的旧事，总有人替代了别的人，替代了他的财产，替代了他的地位，替代了他的名头，甚至把他这一个人全都替代得无影无踪。

她名存实亡。

肖玉知道，这事儿很可怕。

他问道：“他的剑有多厉害？”

老人笑了，她说道：“你试一试你的剑。”

她让一个婢女拿来一柄剑。那是一柄旧剑，黑黑的旧剑，递与肖玉，说道：“你试一试。”

这一柄剑在手，让肖玉心头一震。

剑是好剑，他一试便知。

人用剑，总是有不如意处，或是因它轻，或是因它重，或是样式不可心，或是出剑不如意。总之，一剑难求。

可肖玉拿了这一柄剑，竟像是老友重逢，一试便极可心。

他问道：“这剑叫什么名字？”

老人说道：“可心。”

肖玉大笑道：“好，好，真是可心！”

他随手试招，发出十几招来，剑影随人，嘎然而收。

老人低头，似是睡着了。

她再抬起头来，对肖玉说道：“肖公子，我看你还是得三思。”

肖玉说道：“不知道老人家说此话，是什么意思？”

老人一叹，说道：“我看你能上得重楼，知道你极是聪慧，但我看你动剑，便知道你剑术差得多了。你的悟性不如那人，你是不是要再三思？如果你愿意走，我不拦你。”

肖玉低头，他看着那老人。

老人的话使他震惊，他从来对他自己很有信心。可是如今老人对他没有信心，是不是老人夸大了那人的本事，或许是老人对他不甚熟悉？

老人说道：“肖公子，那人的悟性，怕是天下第一了，如果肖公子不能胜过他，也不必勉强。”

肖玉冷冷道：“老人家，你怎么知道我的悟性不如他。”

老人笑笑，她不愿说。

肖玉心头一震，或许老人说得对。

他问道：“他如今都做些什么？”

老人一叹：“他杀人，训些剑客，想一举夺得天下。”

肖玉心头一沉，他说道：“他要什么？江山，美女，财物？”

老人一叹，说道：“他什么都要，对于天下所有的好东西，他都不吝归为己有。”

肖玉说道：“愿前辈指点剑术。”

老人说道：“我怕你不是他的对手，你不是他的对手，你会死在他的剑下。”

肖玉大笑，他仰天而笑，说道：“方今天下乱，武林乱，如果有人得了那干将莫邪，他势必会霸天下。他是一个正人君子还罢了，如他不是，我辈的剑只能溅血了。”

一旁的花剑忽地跪下，说道：“愿主人成全！”

老人看着花剑，说道：“丫头，我看你是看好了肖公子了，是不是？”

花剑的脸一红，竟是低下头去，好久方道：“主人，如果肖公子能胜得了他，我们便可无愧于天下了。”

老人笑笑，说道：“好，好。”

她拿过剑来，随手一划，划出一个式子来，问肖玉说道：“你看这一剑，有什么好处么？”



肖玉一看，看不出那一剑有什么好处。它不像一式，不像是一击，也不是一划，甚至不是一出。无势无力，无招无劲，怎么能看得出它是一式？

肖玉一揖道：“晚辈实在看不出这一剑的妙处。”

老人点点头，她再一横剑，右手持剑，左手如佛指，拈花式抵在剑口，说道：“你看这一式如何？”

肖玉还是不懂，他不明白。这一持只是拿剑罢了，怎么会也算是一式？

老人一叹，说道：“也许我对你期求过高，我当初与那人在一起时，我一比式，他便面含喜色，看来他是真知剑。肖公子，你的悟性比起他来，差得太多了。何况如今他已成功，是天下难敌的剑神，你想胜他，已是妄想了。”

肖玉看着她，忽地说道：“我只想胜他，如果他不为害武林的话，我便放过他。如是他要为害武林，就是没有你的剑术，我也要杀了他。”

老人的脸上有忧色，她是为肖玉而忧，还是为她自己？如果她教了肖玉，肖三不能成功，对她的生命是不是会更有威胁？

肖玉看出来了，他说道：“如果老夫人怕的话，晚辈告辞了。”

他刚要转身一走，忽听得老人说道：“回来，我答应你。”

## 第十三章 疯子

疯子与黄肆看着柳双，疯子说道：“你有干将宝剑？”

柳双看他，亦不语，亦不摇头。”他是认可，还是不认？

疯子不管他，说道：“从前听得人说，干将莫邪两剑如是聚会一处，便可飞起，夺斩人头。”

柳双听他，亦可亦无不可。

疯子说道：“如今有一个人头，我非要拿来不可，他是东海逍遥子。没有干将莫邪，我杀不死他。”

柳双注视着他，面上有一丝惊讶神色。

疯子心里一乐：你终是有一些动心神色，我能说动你，让你交出干将来，那有多好？

他说道：“东海逍遥子的剑术，天下无敌。”

真的有天下无敌的剑术么？

疯子对他说出此话来，又是何意？

疯子说道：“他要杀死江湖上的所有人物，连那泰山十八剑也成了他的鹰犬。”

那又怎样？

黄肆说道：“我看过他出剑，他一出剑，鬼泣神惊。”

东海逍遥子既是有那等的剑术，他们岂不是都没什么希望么？那他们还来找他柳双做什么？

黄肆说道：“他会出山，如果得了那干将莫邪，他会一霸天下。”

柳双看看他，谁独霸天下与他有什么关系？

疯子叫道：“柳双，你拿出那一剑来，我们便毁了它，我们没有人能胜了他，没有一个人会是东海逍遥子的对手，没人行，就是你也不行！”

黄肆说道：“他曾杀过武当三剑，那时他的声名还不响，只是那个逍遥女的手下，我们想杀了他，但他一年不见了，无影无踪。后来他再出山时，我与师兄两人去杀他。师兄死在他剑下，我受了伤。”

黄肆一掀衣襟，看到了他胸上的伤痕。

那是剑划破的伤，伤痕是一个猪形，一只很胖很胖的小猪，尾巴还卷着。

黄肆看到了柳双的神色，他说道：“他愿意把他的手败将划出一个兽形，或是猪，

或是马，或是鹿，随他自己乐意。有时他划那人的兽形在脸上，从此那人只好蒙面而行，再也不能让世人看到自己的脸。有时他把那形划在人的胸前背后，从此那人再也无颜与他相对。”

柳双看着那一只猪，他的眼里有了愠怒。

疯子说道：“你得拿出那柄剑，如果你拿出来了，我们便放过你。如果你不拿出来，为了武林天下计，我们也得杀死你。”

黄肆拿出剑来，疯子也拔剑，他们在柳双的小屋内，一心要杀死他。

柳双不动，黄肆大喝一声：“说，剑在哪里？”

柳双不语，他从来不愿对人语。

疯子叫道：“你不说，总是一死！”

他疯狂出剑，一剑剑狂刺，剑剑刺向柳双！

奇的是，他以为柳双会躲会闪，但柳双不动，他只是待在那里，看着那剑。

剑刺得他鲜血直流。。

疯子急急停手，他问道，“他不动手，怎么办？”

黄肆说道：‘为了武林苍生，他不动手，也得杀他。”疯子大叫：“杀，杀，杀！”

他一连刺了三剑，三剑都刺出了血，但柳双仍是不动。

黄肆说道：“你不愿杀他？”

疯子大叫道：“你能杀一个不动手的人么？”

黄肆冷笑，说道：“怎么不能？”

黄肆对着柳双，行了一礼，他说道：“三年前，柳公子对于武当派有大恩，我记得清楚，如今为了武林苍生，我只好杀死公子了，公子莫不如交出剑来，那样我便不会出手，我等待公子一刻钟。”

黄肆说完，便从背上抽出剑来，握剑在手，坐在柳双对面。

他静待了一刻钟。

再问疯子：“有一刻钟了么？”

疯子大声道：“有了！”

黄肆大声喝道：“柳双，拿不拿出来那一柄干将剑？”

柳双不语。。

黄肆大怒，叫道：“看剑！”

他身子纵飞，人直射出去，尤如一支怒箭，一发而不可收！

叭叭叭，一连三响，再看人立剑收。

柳双不动，但他睁开了眼。

眼前的人是伊文静，她的剑刚刚收起，她说道：“武当派的人怎么这等健忘？刚刚对柳双说过，多谢他救了一派门人之恩，怎么就要杀人了？”

看伊文静的神色，便知道她早已经不做那峨嵋派的掌门了。她如今已是一个风韵极美的美女，一身素白长衣，站在那里，静静凝立，手里持剑。

“为什么要杀人？”

“因为干将剑。”

“他手里没有剑，如果有，也是他自己愿意有，你们谁能拿他怎么样？”

疯子喝道：“伊文静，苍生之福，武林安危，都比他一己之私重要，你知道不知道？如果他拿不出干将来，我们便杀了他。”

伊文静看看柳双，她心里悲苦，可想而知。

想当年柳双得到唐明儿与任慈，带她两人去了海岛，给他父母看儿媳，那是何等快乐的事儿？

一夫两妻，和和美美，便去了海岛。

但后来不到两年，竟是再回来了一个柳双，形单影只，茕茕独立。

他到了中原，竟是别处不去，只在这齐鲁大地间建一小小庙来，是为了念他的妻子任慈与唐明儿。

伊文静知道了，从峨嵋匆匆赶来看他。

谁知道柳双只是对他的小庙喃喃自语，对于世人皆不愿一诉衷情？

看到了伊文静还好，他慢慢吐出了心里的话。

时间久了，她相信她自己，她会治愈柳双的病。

但她得天天看顾柳双。

还有人要杀了他，她怎么能让疯子与黄肆杀他？

伊文静是一个烈性女子，当初她看到了柳双，一眼便看好了他，心里暗暗恋着他。

但那时她知道，就是喜欢上了柳双，她也不能说，她得让柳双喜欢任慈，因为任慈是峨嵋派的掌门，在她心里，任慈的才貌都比她更好。柳双也真的喜欢了任慈。

但她与唐明儿两人都死了，让他如失群孤雁，一时痴痴。

伊文静对柳双说道：“公子，你想念着唐明儿与任慈，是不是？”

柳双痴痴一笑，笑得令人心碎：“思儿，慈儿……”

他一声唤，就是黄肆与疯子也是心动。

这是从心底里发出的一声呼唤。

伊文静笑笑，说道：“我替思儿与慈儿来，与你在一起，好不好？”

她的眼里流出了泪，她喜欢柳双，她情愿一生侍候柳双。

柳双看看她，忽地点头。

伊文静大声道：“我告诉你们，如果公子有那一柄剑，我会劝公子把剑给你们，如果他没有，你逼他也没用！”

伊文静扶着他，说道：“公子，我们该回家了。”

疯子胡须飘飘，那黄肆也眼看着两人，看着伊文静扶着柳双，一直把他扶回小屋去

了。

春寒料峭，夜仍是冷的。

看月亮是圆的，当在十六、十七间。

伊文静扶着柳双进了屋，她的眼泪忽地流出来，她知道，从今天起，她便是这小屋里的主人了，她一生一世都得服侍柳双，就是他再糊涂，他再把她当成一个别人，她也得忍受。

她不是喜欢他么？那他把她当成任慈，当成唐明儿，又有什么关系？

可她如今只是一个姑娘，要她一时糊涂便做了柳双的女人，她心里百感交集。

她轻轻唱着：

“心里的歌儿唱起来，  
心里话儿说起来，  
心里的情儿拿出来，  
心里的心儿跳出来。”

柳双一激灵，他想起了往事，从前唐明儿总是给他唱那一支曲儿，那是川妹子的歌，可是伊文静不唱那一支，她不是川妹子。

伊文静把被子放在地上，这是她从峨嵋派带来的她的行李，她把行李放在哪里？

要有一张床。

可是没有。

忽地门开了，从门外走进了两个大汉，他们对着伊文静行礼，一句话也不说，便放下了手里的东西。

看似一些铁器支条，他们七拼八凑，便弄成了一张床。

再放下了几件东西，原来是烧水的壶，放茶的杯子，几坛美酒。

两个大汉也不出声，放下所有的东西，再对着伊文静行了一礼，出去了。

伊文静脸色通红，她低声道：“双哥，你看，有那么多的人看着你，他们想着你，可能是他们想着你救了武林各大门派，他们一心照顾你吧？”

她急急地铺床，把被子铺好，再扯着柳双，脱下了他的衣服。

一脱衣服，他哎呀地叫了几声。原来他的身上有伤，伊文静把他放倒在床上，轻轻给他裹伤。

都弄完了，她也累得浑身是汗。

伊文静说道：“双哥，我们睡吧。”

柳双看着她，摇摇头。

他知道伊文静不是他的妻子，不是唐明儿与任慈，他不能与伊文静睡。

伊文静吹熄了灯，说道：“我是师姐，我是任慈。”

柳双叹了一口气，他似乎忘了，他过来，扑在伊文静的怀里，看着她的头，明明的月辉下，伊文静的头很美。披散着头发，竟是如一个月下静静的美人。

柳双哭了，他说道：“海浪那么大，你能走出来么？”

伊文静心里一沉，她知道任慈与唐明儿一定是丧生在海里了，她说道：“我就是从海浪里走出来的。”

柳双抱住了她的头，她说道：“我是你的慈儿，你知道不知道？我就是慈儿。”

柳双一声呜咽，他哭了，抱住了伊文静的头在痛哭。

过了许久，他直与伊文静说：“那是海风，海风很大，吹得我们都不能站稳在船上，我抱着你与明儿。”

她慢慢抚摸着他的胸，他的胸伤痕累累。

他再说：“一个大浪打来，再一个大浪打来，我们无法了，后来、后来……”

他哭了，他说：“后来是明儿没了，她被浪打走了。”

伊文静轻轻说道：“明姐姐！”

柳双瞪圆了眼睛，看着夜，像是暗夜里那浪。

他再说：“我抱着你，我们没有气力了，我如果有力气，我会抱住你的。后来再一个浪打来，你也落入水里。你喊了我一声，你叫我：‘活着，双儿！’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才没死！”

伊文静说道：“我告诉你了，要你活着，是不是？”

柳双不语，他凝视着伊文静，她像是任慈，她是不是任慈？

她说道：“自从在峨嵋上，我便与你一心了，你记得不记得？”

他笑笑，那是苦笑，他说：“我记得的。”

她说：“我宁可不做掌门，也一心要跟着你。你记好了。”

他搂住了她，叫道：“慈儿，慈儿。”

她轻轻拍着他的肩头，他哆嗦了一下，说道：“慈儿是不拍我的肩的，她只是握着我那儿。”

伊文静有些羞涩，但她心道：我从今日起，便是他的人，就是死，也是他的鬼，我有什么羞的。

她果然握住了柳双的命根，只觉得手也有些湿，有些凉。

柳双睡熟了，他在伊文静的安慰下睡了，睡得很熟。

## 第十四章 美艳不群

河间府是一处大地方，这里时常是商家群聚之地，是漕运河运的大埠。

有许多的商家在这里聚散。这一日，河上有一只大船停靠，船家把船停在那儿，看到了夜里，风灯飘摇，传来弦歌阵阵。



那是一只大大的画舫，看去很是豪奢，像是京都大员乘坐的，又像是大商富贾所用。只听得有人低语而唱，唱的偏偏是吴侬软语，余音袅袅，一时停歇，那江中也漂歌韵。

岸上有两伙人，正坐在酒楼上喝酒。

一伙人是江湖人，他们是三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打扮，身穿麻衣，腰系麻绦，坐在那里，只是喝酒。

老二钟秀说道：“大哥，我看别等了，我们先喝了这一坛。酒，然后再拚一死战，就是死了，又能怎样？”

老三钟灵大笑：“我们便喝掉它，终不能拿它给鬼喝了，”

两人看着老大钟亭的手里，那就是一坛熊酒，北方的熊酒。

老大倒下了一杯，那酒竟是扑鼻芳香。再倒下了两杯，三个人看着那酒，心里有十二分的感慨。

他们想把这酒请柳双喝下，但柳双不喝。

他们再也不能请谁喝酒了。

正要一举杯饮下那酒，忽地楼板响了，一个很娇美的声音说道：“小二，楼上有没有好地方啊？”

小二笑笑，说道：“不知道什么是好地方，临江的桌子，干净一点儿的有，有。”

上来了一个美人，她手里提着剑，慢慢走到临江的一张桌前。

三鬼不喝了，看着她。

这人生得太好了，她的样儿很美，但脸上有一种很肃穆的表情，像一个未出闺门的丫头，十分郑重，十分稳凝。

小二再三擦了桌子，请她坐下，她笑笑坐下，说道：“有好酒么？”

小二说道：“什么好酒都有，姑娘要什么酒尽管说好了。”

那女人笑笑，说道：“拿一坛熊酒，里面泡一支百年的老参。”

店小二惊呆了，他看看女人，以为他是听错了，但看着女人笑盈盈地瞅他，知道她说过此话。

他说道：“小店里没有什么熊酒，不知道那熊酒是什么样子的？”

他看到了三鬼，闻到了那酒香。忽地指着那酒给女人看，问道：“姑娘是要那种酒么？”

那女人说道：“不错。”

店小二说道：“那是人家客官自己带的酒，姑娘要，小店可是没有。”

那女人瞟了一眼，说道：“你不会去对他们说，让他们把那酒让与我喝，我赏你十两银子。”

十两雪花银，可是一笔大财，这让小二当场笑咪咪，他去对三鬼说道：“三位客官，有礼了。”

他轻轻说道：“三位客官，那位美女秀色可餐啊，她喜欢你们的酒，能不能出让？她可是出手大方啊。”

钟亭狠狠道：“滚！”

小二碰了钉子，回去对那美女快快说道：“姑娘，人家那酒不愿出让，姑娘只好喝店里的酒了，”

那女人笑笑，说道：“是么？”

她起身来到了三鬼桌前，看三鬼端起了杯子，她忽地说道：“你们要是喝下了这杯酒，便得死了。”

钟亭冷冷道：“不喝这杯酒，我也是一样得死。”

他一饮而尽。

那女人笑笑，说道：“你也想喝么？”

老二钟秀也冷冷一笑，也一饮而尽。女人看他，也是嘿嘿冷笑。”

再看老三钟灵，他说道：“三鬼同行，想必也不会忘了我。”

三个人喝下了酒，忽地听到了那大船上的弦乐再奏，有如鬼哭。

从那船上便走出了三个人。

那是三个老者，看看三人走到了酒楼旁，慢慢上了楼，一直走到了三鬼的面前。

一个老者说道：“剑神有旨！”

三鬼冷笑，一个老者喝道：“剑神的旨意，你敢不听？”

那女人早就坐在一旁，看着他三人。

这时，那钟灵忽地起身，来到了那女人身旁，说道：“我看你是一个美艳女人，喝酒之心，与男人也相同，我便送你一杯酒好了。”

他一掀坛子，倒下了一杯酒。

钟灵再回去，坐在他的桌旁，与那两位兄长一起，似是没看到那三个老者，只是一杯一杯喝酒。只是须臾，便把那一坛酒喝得精光。

老大钟亭说道：“一饮千杯醉。”说完，叭地一声，坛子打碎。

那老二钟秀也说道：“不落刘伶家。”他一句说完，叭地捏碎了那一只酒杯。

老三豪气道：“难得吹日暮。”他拿起了那一只酒杯，把它放在桌上，叭地一击，把它击入桌内，让杯口与桌子平齐。

那三个老者像是没看到，他们三个说道：“剑神手下三剑奴，剑风、剑雨、剑云，愿与鄂北三鬼一较！”

老大钟亭大笑，说道：“好，好，我们能与剑神的手下一试功夫，真是不错。”

钟秀也笑，说道：“能与剑神手下动手，也是快畅。”

当下便欲出楼。

忽地那女人笑了，她说道：“喝了人家的一杯熊酒，就得为人分忧。”

她忽地拦在那三个老者面前。

剑风说道：“你是谁？”

女人咯咯艳笑，说道：“不认得我？那好，看你认得不认得？”

女人忽地三进三退，她的手指如舞如织，在三老面前动了三动。

三人大惊。

那风剑施礼道：“不知道姑娘是美剑还是艳剑？”

女人笑笑：“美艳不群。”

她不认她是美剑，也不认她是艳剑，只是承认她是美艳之一。

三鬼忽地知道他们似可得救了。江湖人都知，美艳两剑都是江湖七剑之一，她敢来架梁，三老也不敢轻视。

果然那风剑说道：“如是美艳剑，但愿能放手，让我三人与鄂北三鬼动手。”

女人嘻嘻笑道：“我刚才喝了人家的一杯熊酒，那酒端的是珍贵无比，我不能喝了人家的酒，不帮他们，你说对不对？”

风剑一愣，他不知怎么说才好。

雨剑忽地厉声道：“美艳两剑，也不能不顾剑神的面子，你说，你硬要管此事么？”

美女人一笑，说道：“不错。”

风剑沉声道：“也好，我们三个不便多说，出去一较便了。”

当下人都到了那大船边，因那画舫是三位老者出来处，便知道那船上一定还有更硬的好手。

鄂北三鬼一心赴死，便也不在乎他们人多人少，只是站在岸边，静待一搏。

那美女说道：“我只能替你们挡一阵，望能好自为之。”

三鬼中的钟灵对她施礼，说道：“不知是美艳剑，刚才有得罪之处，还望恕罪。”

美女笑笑，瞟他一眼，望得他眼热心跳。

三老看看大船，忽地那大船上响起了号角声，似在？动手。

风剑再也无话，只是喝一声：“得罪！”

他一柄松丝毫古剑一挺便刺。

平平一剑，便如暴起一声春雷，直向大鬼钟亭！

钟亭手里的聚魂幡一挺，也向那老者打去！

两人缠斗在一起。

那美女一笑，咯咯笑声便奔着那雨剑而去，她说道：“我说几句，连这一点儿面子也没有么？”

她一挺剑，那把从腰里抽出来的剑唰唰直响，抖出无数剑花，直劈那雨剑！

看来雨剑对她也甚是畏惧，竟是挺剑防地，不敢再攻一招。

两人动手打了十几合，那雨剑的臂上唰地挨了一剑，血涌而出。

“女人笑笑，退去道：“告诉他们都是住手，不然我会杀了你。”

雨剑扬声道：“你就是杀了我，也难逃剑神取命，我与你拚了吧！”

他正欲拼命，忽听得有人轻声咳了一声。

这一声咳得轻轻，人都知道，这不是人有痰要咳，而那种要人家注意他，要人家看他。出场的那种极是气派的一咳。

船上的人都是摆开了，站在船边，看着船头上走出来一个人。

这人的长眉太长了，稀稀落落的几根胡须。看去神情竟有些委琐。

他就是剑神么？

船上的人都是一声长喝；“剑神风光，日久天长！”

岸上的人早就知道剑神，但他们也是头一回见到他如此风光。

鄂北三鬼正在惊惧，那美女反是咯咯笑了，她笑道：“原来这就是剑神，蛮像是戏文里的事儿啊？”

她一声笑，把那些人笑得局促起来。

剑神说道：“艳剑、美剑？”

女人反问他。说道：“你知道我是艳剑，还是美剑？”

江湖七剑之一，叫做美剑艳剑。两人是双生女，谁知道她们哪一个是美剑，哪一个是艳剑？

剑神大笑，说道：“我要不知道你是美剑，还是艳剑，我就白在江湖上混了。”

大船离岸足有七八丈规定，他轻轻一纵，身子便飞起来了，看看人要落在水里了，但又一挺，反是折起来，再扑岸上。

人惊叫一声时，他已经到了岸上。

他身佬不高，人也长得委琐，站在美艳女人面前；也不显得如何高大。

美女人忽大笑，一直笑得弯起腰来。

他问：“你笑什么？”

“就你这模样，也敢称剑神？”

他笑笑：“剑神就是剑神，有什么模样？”

美艳女人笑笑，说道：“凭你本事，也算是威风不小，只是你怎么能称剑神，我来试一试，”

剑神大笑，说道：“如果你与我动手十个回合，我说不出你是美剑艳剑，我绝不再称剑神。”

两人一飞而至，在空中交手三合，那老人竟是不使兵器，只是以他掌剑与美艳女人动手。

他一退落地，说道：“美剑姑娘，你的剑法确实不错。但你与艳剑一样，怕再也难有进境了。”

女人心头一震，她的脸一犹豫，人都看出老人说得对了，她一定是美剑。

老人说道：“你愿不愿意来我船上，我有上好的酒，就是你要喝遍天下的好酒，我

也有。”

美剑回头，看着三鬼，说道：“有人请我喝酒，你们三位说我去是不去。”

鄂北三鬼钟灵大叫道：“他一向为人诡异，你莫要上了他的当！”

老人沉声道：“你们三个本来是我的剑下游魂，看在美剑的面上，我放了你们，再休来惹我。”

他一声喝，那三鬼钟灵还要再说，被大鬼钟亭扯住，他对着老人一施礼道：“多谢剑神施恩，我们走！”

三鬼走了，船边只剩下了美剑与那老人。

老人说道：“你遇上了剑神，你的剑术便会高上许多，你愿意不愿？”

美剑心里想道：我与艳剑都是一般剑术，我总是胜不了她，她也胜不了我，两大到了一起，便是争争吵吵，如是我胜了她，我要她怎么样，她岂不是得听我的？

她笑笑，说道：“只是饮酒么？”

老人看她一笑，确是千娇百媚，心里一叹：好个美人，我今天不把她弄到船上，丢了这机会，岂不是大大可惜？

他大笑道：“老夫指点你三招两式，不敢说天下无敌，但也够你受用一生了、不知道姑娘意下如何？”

美剑笑笑，说道：“如此则劳动剑神了。”

她任那老人扯着她的手，两人并肩上了大船。

## 第十五章 淫恶

剑神带着美剑上了大船。

他微微笑道：“上了船，你可就再也不能走开了。”

美剑冷冷道：“我就不走开，你又能把我怎样？”

老人一愕，大笑道：“不会怎样。”

他两人坐在舱内，有冰镇的波斯葡萄酒，两人一递一杯，喝了起来。

酒至半酣，美剑问：“不知道剑神姓什名谁？”

剑神一笑：“东海逍遥子。”

美剑一愣，她听说天下七剑中，只有东海逍遥子的剑术已臻化境，人莫能敌，难道他便是那个东海逍遥子么？

东海逍遥子的剑，天下无二，美剑心惊，难道剑神便就是他？

逍遥子说道：“美剑姑娘，不知道你能不能与老夫共事，如能，请满饮此杯。”

美剑笑笑，放下杯子，只看着他。

剑神一叹，说道：“方今天下，正在乱时，我欲把天下整治，使乱纷纷天下归一。这事说来容易，但做起来就不那么轻松了，须得有许多有志之士，方才能成霸业。我看美剑姑娘是一个人才，能不能随我做事，也效红拂夜奔，做一次巾帼英雄，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美剑心内踌躇，心道：我知道他有一统天下的野心，但不知他有什么本事，他能一统得天下么？再说他如是一勇匹夫，我与他在一起，岂不是没了前程，空惹人耻笑？

她这里正在犹豫，忽听得那老人叫道：“酒来！”

再斟上酒，逍遥子道：“人有大志，必有远谋，我意先图江湖，再图江山，有水再有土，方成大业。”

美剑笑了，她乐在脸上，喜在心中，她心道：如果我随他打下江山，岂不是有得好日子过？

她笑媚媚地望着老人，说道：“只怕到时你人已寿尽，天也不假人手，你还有什么



希图？”

老人大笑，说道：“我有养生之术，能活百年，姑娘岂不是得有福享么？”

美剑看他，说道：“好，如你能教我几招剑术，我便能有许多的好处，你肯教我么？”

老人哈哈大笑，跳下来，说道：“好，好，我便教你几手如何？”

美剑心里也乐，但她表面仍是不动声色，她说道：“看你本事好了。”

剑神一说到剑，顿时再也没了那委琐神态，俨然一个君王。

他让美剑拿出剑来，说道：“先说拔剑。”

美剑一拔剑，他摇头，说道：“错了，错了。”

他说：“人拔剑，剑客出剑，拔剑有声。剑魔拔剑，有势。剑仙拔剑，有色。只有剑神拔剑，无声，是轻。无势，是从容。无色，是自如。无一切，乃是正理。”

美剑看他，心内不解，如是他来拔剑，怎么才是无声无势无色？

就见逍遥子从桌上拿起一剑，轻轻一拔。

看他拔剑，竟是手从剑中出，人从剑中出，竟不像是拔剑，就像是剑本来就长他手中，自家褪去剑鞘一般。

美剑大声一喝：“好一招拔剑式！”

美剑此时看他，不像刚才那神态了，原来剑神真个有本事，他的本事让美剑倾慕不已。

她心道：就是我只学会他这君王拔剑的气势，艳剑便不如我了。我一拔剑，她便得惭愧认输。

就是天下剑客，能有几人习得剑神的拔剑式？

她如果学成了剑神的剑招，是不是可以天下无敌？

剑神像是看出了她的心思，他说道：“你要天下无敌，那也容易，只要你做了我的人，你便可以去征服天下。”

美剑的酒喝得本来就不少了，她此时看着那老人，竟是在灯下看他，也颇有威风。

她心道：自古人不以貌相，他是一个帝王般的人物，怎么能以常理来量他？

逍遥子说道：“我虽是老了一点儿，但人还壮，姑娘要不要试一试老夫的本事？”

美剑看他，心里有一些犹豫，但再看他，那神态甚是威猛，知道他一定是老当益壮，不然不能如此咄咄逼人，跃跃欲试。

她微有些羞涩，说道：“只是你不要忘了对我所说的许诺。”

老人大喜，不料得竟能如此快捷，便说服了美剑做他的妻妾，他大笑道：“美剑做我的妻子，我要是得了江山，你便是皇后了，怎么会有他心？”

他再大喝一声：“来人！”

从后舱出来了三个女孩儿，美剑一看，便知道这三个女孩子都是侍候他起居的女人，看她一个个妖媚模样，美剑便心内一乐。如是让他得了美剑，从此再视这种女孩子如粪土矣。

逍遥子对她三人威声说道：“我今夜与美剑姑娘成亲，你们好好准备洞房花烛。”

那三个女孩子都是心里不愿，但她们哪里能管得了这老人的事儿？只能看着他，慢慢说一声：“是！”

便去准备了。

到了三更，便见到那三个女孩子都来跪倒，说道：“新房已备好，请新人登室！”

那老人大笑，说道：“你我江湖女儿，不必再拘泥旧礼，能一入洞房，效长命鸳鸯就是。”

美剑说道：“还是得有那礼仪，我才放心。”

老人大笑，他大声笑道：“好，好，既是你愿意，我便与你一效旧事。”

他携着美剑，觉得她的手仍是微微有些潮湿，心里好笑：原来女儿家，再是江湖人，也是知羞。看她说是大胆，但一到了此时，竟是不知所措了。

他带她到前舱，看看明月仍在，洒一江碎银在江心。

他扯着美剑跪倒，盟誓说：“我逍遥子愿与美剑迟美结为夫妻，一生一世，永不离弃，如有违此誓，人神共弃！”

那美剑也莺声燕语，依依软语：“我美剑迟美也愿与逍遥子结为夫妻，一生一世，不离不弃，如有违此誓，天地共殒！”

两人对着相跪，一起身来，对面一笑，倒像是从前久已在一起，此时只是一时说出心头话语了。

喜烛高烧，那老人白须白发，共一个年轻少女，她一头青丝，青油乌亮，与他恰成反映。

他说道：“我老了……”

她轻轻掩住他的嘴，说道：“我也会老。”

两人躺在一处。看船外明月，那美剑心内忽生酸楚，她从前心里想着的决不是这个老人，她的心头里是一个年轻貌美的侠士、那人像是从前不疯不狂的柳双，像是那手持嵩阳铁剑的郭斩，决不会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

他轻声说：“不哭，不哭，哭了对喜期不利。”

她止住了泪，说道：“你轻轻地，好好地待我……”

洛阳城内，有一家客店，这店里住了一个美貌女人，她在夜里，刚刚睡着，忽地她惊醒了她觉得她的身体内有一股灼热在烧，是一种她从未体味过的灼热。

她吓坏了，她在床上盘着腿，说道：“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她再拿过来那一面铜菱花镜，她在镜里看到了一张烧得红红的俏脸。

她对着那面镜子说道：“我怎么了？我是不是疯了？我夜里没有喝酒啊，我怎么了，是不是有谁吹了迷香给我？”

她再试一试，浑身的气力仍在，但她无法专心，无法把她的一身功力都凝聚起来。

她再坐在床上，细细地想，忽地一个念头闪在她心头，是不是美剑又出了什么事儿？很是可能。

她坐卧不安。

忽地，她发现了她的下身有些湿，她大是吃惊，再就着月光一看，竟是流丹满席。

她惊呆了，她大声哭泣，叫道：“我怎么了，我怎么了，美剑，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正在这时，她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那是少女结束了她自己的梦幻的一声叫喊。

她被自己吓坏了，她怎么能发出那一声叫喊？她什么事儿也没有，怎么就叫了一声？

再复平静了，艳剑不知道她自己怎么了，她只是跪在那床上，默默地对着她的师父的在天之灵祈祷着。

美剑躺在船上，她听着那江水的呜咽声，问：“你征服多少武林人物？”

老人说道：“江湖七剑，如果他们不肯做我的人，我便把他们全都杀了。”

美剑轻声说道：“我的妹妹会归顺你么？你拿她怎么办？”

老人大笑：“我拿她做我的皇后，你做正宫，她做西宫，有什么不好？”

美剑一听，顿时大怒，她想也不想，叭地一掌，正打在那老人的脸上。

老人不料得挨打，他大笑，狞笑道：“你以为你是谁？就是你是我的正宫娘娘，你也不能不许我娶六宫皇后！我让你打，你打好了。”

他叭叭一连打了美剑几掌。

美剑心里委屈，顺手再打，一心打得他难受，但她再出手，怎么也打不到那老人，反是一出手，便得他一制。

老人把她扯过来，竟是兴起，恨声道：“我还是没制服你，像你这种女人，不制服你，你怎么会老实？”

他像是一个野兽，一扑把美剑扑倒在床上。

月沉入水，搅成一江碎片儿。

阁楼上，那个满头尽是白发的老妇人忽地醒了，她看着阁楼前。那儿一地月光。

她想起了什么？想过去，想着那个人对她的百般恩爱，他会温情，他能哄得她不知天地，不知日月，昏昏沉沉的，对于世事什么也看不明白了。但后来，他再不来哄她了，她就这么看日月，看日蚀月缺，一直看到须发皆白。

这一会儿，他一定又在大逞淫欲了，他是一个不闲着的人。

她早就发觉他在她不在时与那些婢女调戏，时常拿那些女孩子取乐了，但她不动声色，她把那些女孩子嫁走，最后她再嫁那一个她的贴身丫头明珠时，他火了，他吼叫道：“你总不能让我拿几个男人来服侍我吧？你怎么连一个女人也不留？”

她当时笑笑，说道：“留下，只怕生出祸根来。”

他大是生声，恨声连连地走了。

男人难道都是那样子么？

那个肖玉也懂得，竟能说出李夫人的话“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看来他也算是懂得情的人了。

是肖玉的懂情，是那花剑的喜爱让她下了决心。

只是她能不能用肖玉胜了那个恶魔？她心里无数。

她把肖玉关在那阁楼上，她想肖玉得用两年，才会是那个恶魔的对手。

但那个恶魔会不会让她有两年的时间？

她说不准。

这一会儿，他一定在大逞淫欲，他一定在咬牙切齿，恨她的存在，他一定抓住时机，如果她告诉了他的儿子是谁，他。

一定会马上杀死她。

她不能说，不能对那个恶魔说出他的儿子是谁，让他无法杀她。

## 第十六章 夺情

疯子与黄肆不得不分手，他知道得去看看京洛，人传说那一柄莫邪剑在剑神手上，他想去探一探。

如果那一柄剑真的在剑神手上，他们就一定得杀了柳双夺取那一柄干将，毁了它，决不能使干将莫邪落于一个入手上。

疯子到了洛阳，他到那画舫前一探，听说近来那老家伙得了个美女，正在享乐，乐不思蜀，一心在那女人身上，并不曾专注别事。

疯子听说，他心里暗暗在乐，他得去探一探那剑神的老巢，看他是不是有那一柄莫邪剑。

走在街上，听得人说，昨天在街、上看到个卖卦的先生，他的卦很灵，能算人生死，能卜得人财运生相。

有许多的人在等着那先生。

疯子也在看热闹，正在喧闹吵嚷间，忽听得有人叫道：“来了，来了！”

看看来了一个人，鸭步鹤摇，慢慢到了眼前。

看这位先生，竟是身子细瘦，没有几斤肉，脸也尖尖的，是鼠相猫足。再看他的那两络胡须，更是可笑，淡淡的只有那么几根，偏偏生得又瘦又长，先出出来时还是黑的，到了一半便是灰的，及至到了最后，竟是白白的了。

他先放下了一张小小桌子。

在桌上摆好一幅卦布，不外画着河书洛图，八卦易爻。

他又在桌上摆好一副周文王的先天易数封筒，再在桌面上布下诸葛武侯的金钱课。便张起一面小小封幡，上书三个大字：黑灰白。

原来此人叫黑灰白。

他弄好了一切，便闭上了眼睛。一句话也不再说了。

疯子也不在意，心道：从来江湖术士，都是妄言生死，说好说歹，不外是赚人家几两银子，他这样子看去吓人也不外是一个妄言说卦的，说人好坏，一口两说，看来也是骗人的。

就听得那黑灰白说道：“有昨日欠我银两的，快来交清。”

真就来了两个人，都是毕恭毕敬。

一个说道：“先生的封真是准得不得了，我昨天去了，真的拿到了那失去的银两了，多谢先生。”

他放下三两纹银，人千揖万谢走了。

第二个人是一个老人，他对先生再三作揖，说道：“先生说得正对，我们去挖了那坟，真个如先生说的，那土里真有一对芋，有一面盾，只是年久了，都锈得坏了，我们依先生的吩咐，把那骨殖改一个地点好好安葬了。想来今后我家主人不至子头疼了吧？”

那老人也放下了五两银子，起身走了。

再看来了一个富家公子，他对着先生大大咧咧说道：“先生的卦说是很准，如果你算准了，我给你十两银子，你算不准，我可是得骂你了。”

先生笑笑，说道：“准与不准，都是一说。你先说说看，要卜什么？”

那富家公子道：“我卜我今天的财运。”

先生说道：“说什么财运，你一早就失了百两银子，还再说财运么？”

那富家公子大惊，对先生再行礼道：“先生果然妙算，先生指点小人，多多指点则个。”

先生笑，说道：“法不传六耳，你递过耳朵来，我告诉你。”

那富家子听着他说，频频点头，得意而去。

疯子远远看着，心里也是惊奇，心道：我来洛阳，只是为那一柄莫邪剑来的，我试试看，看他能不能说出我的来意。

疯子想罢，便来到了那先生面前。

那先生一看到了他，竟身子一哆嗦，

疯子问道：“先生有礼。”

那先生看看他，斜眼一瞟，便点头道：“不知道你要算什么？”

疯子笑笑，说道：“在下从齐鲁来，来洛阳有一件大事，但请先生说这件大事，如说得中，便奉送卦金十两。”

那先生说道：“好。”

他拿起一支筒子，摇上几摇，再扔在桌上，从筒里滚出两支卦签。他拿起签来看了，再看疯子。

疯子此时看他，心里也有些紧张，只听得他说道：“非土非木，当数金。你是来找一件东西的。你身上有煞气，我一见你便知。”

疯子说道：“不知是找人还是找物。”

那先生看看，说道：“是找人。”

疯子冷笑，原来是一个假算家。

那先生再说：“那人是一个叫莫邪的女子。”

疯子大惊，看着那先生，心下不由得忐忑。他若是知晓了我的心事，会不会坏我的事？

他这里正在犹豫，忽听得那个先生大惊，说道：“你要找那人，却是坏事了，坏事了！”



疯子一惊，忙问：“不知是怎么坏事了，还望先生能说个仔细。”

那先生看那钱课，却是越看越惊，说道：“看卦相上，你不但找不到那一个姓莫的女子，且你有生命之忧。”

疯子听罢大笑，他扔与那先生一块银子，说道：“多谢先生了，费心费心！”

他转身便走，心道：不管他如何说，我要找那一柄莫邪剑，岂能因他说上几句疯话，我便知难而退？但一想到那个卦先生的七言八语，竟是有时准得吓人，不由得心下也是翻腾，不知如何是好了。

到了夜里，他结束停当，便奔那洛阳水苑而去。

到了水苑外面，看看里面有许多人在巡行，知道戒备森严，心道：“就是你再如何戒备，我也得进去一瞧。”

他纵身一跃，便跳入了院内。

看看院内，只水榭那里有灯，别处都是熄灯了。

他慢慢摸向水榭。

只见水榭里有几个人在饮酒，看看却是几个江湖中人。

他们在说着江湖中事，一个说：“听说剑神他老人家要拿下那两柄剑，用它来治天下，依我看，不必拿那两柄剑，只凭剑神的本事，便可以使天下武林中的人都是臣服。”

另一个人道：“你知道什么，从前听得人说，那两柄剑在一起，便能飞剑夺人首级，剑神得他，也是依古人意，说是得两柄剑者，能霸天下。”

一个人大叫道：“但愿他老人家得了天下，那样我们岂不都是开国功臣了么？”

人都笑，一个年轻人说道：“是，听说江湖七剑中有人不服他老人家，依我看，不如我们齐去斩了他们，让他们敢再不服剑神！”

一个老者说道：“剑神的用心，也算是良苦，如他是剑神，他也该得有天下，也算有天意护佑。如果他得了两柄剑，便算是得了天意。那样剑神得天下，岂不是轻而易举

么？”

人都称是。

疯子听罢，心道：原来这些狗东西都是在算计那两柄剑，只是不知道他们得没得到那一柄莫邪剑？看来就是问他们，他们也不会知道的。不如我去找找看。

他再摸向别的屋子，黑漆漆的，竟是看不大清楚。

他摸到了一间屋子，看到这间屋子与别的屋子有些不一样。疯子是学过一些周易八卦的，他知道这屋子是用易经的三十六爻组成一个阵图，他正站在那阵图中间。

忽地亮了一下火折，他看到了有人！

他低声喝道：“谁？”

那人也喝一声：“谁？”

他直夺过去，叭地一声响，他的剑格在那人的剑上。

一格之下，让他顿时生出戒心，原来那人的剑术也与他一般，极为高明，一剑刺出，竟是与他的剑格在一起。

他再叫一声：“是谁？”

那人也叫一声：“你是谁？”

两人都不高声。

忽地，两人都是省悟：他们都不是这院子里的人。

他也是要夺莫邪的人？

他是谁？

那人的火折再点起来了，他在火折中也看到了对方。

——她是一个女人，一个秀美艳丽的女人，她是美剑，还是艳剑？

疯子低喝道：“你是谁，美剑，艳剑？”

那女人一楞，笑笑，说道：“我是迟艳。”

两人忽地觉出，他两人来意大是相同，竟不约而同到这一间屋子里来，也是巧了。

艳剑说道：“我看这屋子有些奇怪，便进来了，只是看不清。”

有人应声了，却不是这疯子，他说道：“这是剑神的练剑室，这室内有许多的机关，你看不清，有什么奇怪？”

便看到室内灯光大亮，原来从壁间能伸出无数火把，那点着火把而立的，都是院里的人。

屋内四角方位，站着三个人，他们是三个老者。

一个说道：“艳剑，老朽有礼了。依剑神意，我们三人必是得把你们两个拿住，交与剑神发落。”

疯子此时反是不惊了，他哈哈大笑，说道：“我来这里，是想偷一点儿东西，东西还没偷着，再让你抓住？不行，不行！”

老者说道：“艳剑，你的姐姐已是与剑神成为一家，她做了剑神的妻子，你要是不信，可随老朽去看。”

艳剑忽地醒悟了，她才知道她那一夜怎么有那么怪的感觉，她高声骂道：“胡说，我姐妹再坏，也不至于嫁与一个老朽，你作梦吧！”

老者一叹，说道：“天下神人，莫过于剑神，你的姐姐嫁与了剑神，那是她的造化。你如能嫁与剑神，岂不是姐妹同归？我劝你还是识一点相，我也可以不对剑神说知此事，只说你是来寻剑神，来寻你姐姐的，那时你做了剑神的妻妾，岂不是大大富贵？”

艳剑不比美剑，她虽是表面豪爽，内心却是冰清玉洁的女孩子，一点儿也不想与那剑神合流，她恨恨道：“你还我姐姐来，我姐姐一生最得意的是少年侠士，就是嫁人，也不会嫁与你们一个老朽，你污我姐妹，我宰了你！”

她一剑刺出，夺目一剑，飞快无比，直扑向那风剑！

风剑说她，是因为他真的知道美剑已是做了剑神的妻子，此时苦心婆心劝她，不外

是想要她也顺了剑神，一心帮剑神。此时一见她气急败坏，他也心内生气：你以为你是天下七剑之一，便想来欺我？我不理你，是看你姐姐面子，我要拿下你，看你脸面往哪里搁？

他沉下脸来，叫一声：“别走了闯庄子的贼！”

他一剑格住，与艳剑杀在一起。

疯子叫道：“别撂下我！”

他一柄剑直扑那两个老者。

那两个老者也知道他是七剑之一，不敢怠慢，对他出手，也是极有分寸。两柄剑并不图杀败他，只是先求自守。

两对人厮杀，直到了二十几合，也不见高下。

疯子心道：奇怪，我枉称江湖七剑，与他们两个家奴动手，也不能胜得了他，岂不是个废物了么？

但他再一看那两个老者，行剑真是大家风范，一招一式，都是沉凝稳重，一剑一招，全无漏处。

他心道：是了，看来这剑神的本事，确是非凡。

他喝一声：“走！”

他起身便走，回头喊了那艳剑一声：“走吧！”

艳剑一听得他叫，心里猛地醒悟：我在这里，也不是办法，若是那个剑神真的来了，我岂不是得受他羞辱？不如我与疯子一起走，再图来日。

她也猛喝一声：“看剑！”

趁那人一回手的当口，也起身便走。

疯子急急出来，看看到了回廊上，他心里一阵轻松，看来他们是没追上来，他此回是逃得了性命了。

回廊上的灯火一闪一闪，看回廊暗暗明明，没有人。

他喘了一口气，忽听得有人说道：“不好，不好，你不但找不到那个女子，你还有性命之忧，我告诉你，你怎么不听？”

疯子一怔，他再抬起头来，他看到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他认得的人，那个在街上看相的黑灰白，他左手搂着一个女孩子，右手抱着一个女孩子，正坐在回廊上。

他的手边有一柄剑。在那柄剑的旁边，竟还有一个大大的钢盾，那钢盾上面画着黑黑白白的阴阳八卦。

疯子大惊，他忽地想到了一个人：妖剑，他是妖剑，那个来去无踪，阴森无比的妖剑！

## 第十七章 人妖之间

传说中，妖剑最邪，他最乐淫，时常左拥郑姬，右抱楚女。

他如今竟做了剑神的手下，令人心惊。

疯子一看，便知道他是妖剑。

这黑灰白竟是那个妖剑，叫他心里惊骇。

妖剑指着他道：“你听着，疯子，如果你降了剑神便罢，不然你今日便是一死！”

疯子回头，他想那艳剑会跟着他跑出来，但看看无人，只有他一人，在那鬼火闪闪的长廊里与那妖剑相对。

他持剑喝道：“妖剑，你过来，我与你拚上三百合！”

妖剑笑笑，说道：“我善演先天易数，你死定了。如果你能降了剑神，还有命在，

不然你定是一死!”

疯子大笑，一跃出剑，吼道：“看剑!”

当-----、一声响，原来那搂着女人的妖剑不想他真的说出剑便出剑，一时无措，竟只好拿出那盾来一挡。

一剑刺来，不及防他，使那妖剑大现狼狈。

妖剑有些恼怒，他喝道：“给你面皮，也不要么？”

他怒而持剑，一剑刺向疯子！

那两个女子看来也不是善类，她们看两人动手，竟是站在那里，笑笑地看着，还时时指指点点，尤如街头看闲一般。

疯子大怒，怒剑所指，都是拚命招数。

妖剑叫道：“疯子，疯子，一勇之夫，看来你要死在我手里，也不算冤!”

他大剑一挥，竟再用那盾来挡，一刺一收，招数奇辣，三招五式，竟很快将疯子逼至角落！

疯子的剑法很高，但与他比剑，竟不知他剑法忽焉于东，忽焉于西，竟是不知他所指，一时不适，总是只能招架。

一会儿，见那妖剑再口中喃喃有辞，像是作法念咒，忽地在长廊下卷起一阵狂风，狂风漫卷，一直吹向疯子。

疯子眼也迷了，一时失措，竟被那妖剑一剑刺中，左胸涌血。

妖剑大声道：“你降是不降？你要不降，只有一死!”

疯子心内一叹，说道：“不料得我竟死在这里，原来我一心要探一探那一柄莫邪剑的下落，也无法探得了，天不假人愿，我怎么这样倒霉？”

那艳剑从那练剑室内出来，她一心要走，便跟着疯子飞步去扑长廊。

看看疯子的影子一闪即逝，她再急步追去，忽地看到了一个人。

那人是一个女人。

她的心里一怔，不相信她自己的眼睛。

她竟是美剑，那个她的亲姐妹美剑。

她大声叫道：“美剑，你怎么会在这里？”

美剑摇摇头，她说道：“我听得他说，你一定会来，我不相信，原来你真的来了？”

艳剑没看出她的眼神，以为她心内高兴，一看到了她，必是心里高兴、她才如此神态。

艳剑大声道：“美剑，我们走！”

谁知美剑看看她，忽地一叹，说道：“你要走，怎么走？”

她再回头，忽地看到了身后的那三个老者，他们都在远远的地方站着，看她与美剑。

她的心忽地凉了。

原来美剑真的是.....

原来她真心与那个剑神.....

艳剑一时心冷如冰。

她慢慢说道：“原来是你^原来那一夜是你.....”

她想说起那一夜，但一见到美剑也是黯然神伤，她不忍再玩了，她不能再说了。

美剑。着艳剑，看她仍是神采飞扬的样子，忽地心里一陞子嫉恨：她仍是一个美女，仍是一个美貌可人的女孩儿，还是能与一个她中意的男人在一起，她还能做她的郎才女貌的美梦。但自己可是不行了，跟了一个一心图霸的老人，是不是有些失算？她心里恨恨，但说不出来，她只是看着艳剑，说道：“你可以一个人去找肖玉了，从此肖玉是你的了。”

艳剑看着她，此时心里如刀般绞痛，她心里恨美剑，恨她与那个老人在一起，但她也不知美剑陷入多深，她轻声说道：“我可以让你与肖玉在一起，我早早就跟你说过的。”

美剑忽地大叫：“胡说，胡说，你早就说过么？我怎么不记得？我知道你喜欢他，你也跟我一样喜欢他，你愿意跟他，你总是对他那么好.....”

她说着说着竟是流泪了。

谁能说得清她们姐妹间的那奇妙情愫？

艳剑说道：“我与你是同胞姐妹，再怎么，也比别的人近.....”

美剑说道：“错了，错了，我如今才知道，你只有与一个男人在一起时，你才与那个人最近。我如今有了我自己的男人了，他是天下武林的霸主，我就是霸主的夫人，你知道不知道？”

她的面容冷峻起来了，她唰地一声拔出剑来。

她这一拔剑，顿时让艳剑心里一冷。

她从前知道美剑，如果不是她有时让着美剑一点儿的话，美剑根本不能与她平起平坐。

可刚才这一拔剑，让她顿时大惊。

美剑不复再是美剑，她那一拔剑，如君王履土，神仙临凡，有君临一切的风范，让她再也望尘莫及。

她悲声一叫：“美美！”

美剑一顿、她慢慢说道：“我要杀了你。我告诉你，那个人也喜欢你，也像是喜欢我一样喜欢你，我不能让你落在他的手上，我要杀了你！”

她说完，便像是鹰一般扑向艳剑！

唰唰唰一连三剑，她的剑变了，她的剑像是一座山，直压向艳剑！

她一心要结束艳剑的性命！

她心里着急，她得早些杀了艳剑，她一定要杀死她，如果让那个一心夺取天下美色的老人看到了她，会不顾一切地喜欢上她的，那时不光是她一心做皇后的美梦会破灭，



说不定她与艳剑都是得死在那个老人手下。

她知道，那个老人更喜欢的不是她的美色，他更喜欢的是他自己，喜欢他自己的征服了美剑那天下无敌的功夫！

剑剑逼人，艳剑头一回知道，骨肉亲情逼得她再也无法支撑下去。她恨不能杀她自己，她恨不能给她自己一剑！

美剑能不能知道她的心意？

看来她也不好受，她的脸色青白，一剑一剑，直逼艳剑！

她说道：“你要死了，我给你修墓！”

艳剑说什么？她什么也说不出。

疯子的剑递不出去了，他看到了妖剑的手，那一只手像是枯干的风竹，一直刺入到他的胸前！

叭，他看到了剑尖！

那剑尖是不是刺入了他的胸前去，一直刺到了他的心窝里？

他忽地觉出没一丝气力了，他像风中的瘦竹，要倒下去，倒下去！

那妖剑大笑，他笑的时候，那两个女孩子像是依偎在他身上的虫一样，再依上来。

他撂下了剑，对着疯子说道：“你完了，你被我点中了穴道，你全身的力道尽丧，你要再动一下，也不可能了。”

妖剑回头，问那个女孩子：“你说，怎么办他？”

那个女孩子上来，竟是很轻佻地挑起了疯子的下巴，她说道：“不知道他喜欢不喜欢女人？”

妖剑大声道：“喜欢不喜欢，也不能让他喜欢我的女人！”

那女孩子的眼睛很大，她说道：“你吃什么醋？他要是喜欢，我请剑神再给他两个女人，好不好？”

妖剑一叹，说道：“有我一个人便够了，不知道剑神为什么要找那么多的人，像他这种废人有什么用？”

女孩子一笑，抿嘴乐，说道：“我要是你，我就不那么说。”

妖剑瞪大了眼睛：“为什么不那么说？”

女孩子媚媚地笑，说道：“我要是你，我就愿意剑神他老人家有许多有用的人，到那时，让他们去打天下，我便抱着美人享乐，要知道天不永昼，你能享得一时乐子便是一时，你怎么能吃厌了美色呢？”

那妖剑大笑，说道：“好，好，这个人便交与你们了，我在这里等着你们，等你们回来。”

女孩子笑了，她拾起疯子的剑，说道：“不能胜的剑，留它无用，也不祥。”

她叭地一声，震折了他的剑，与那个女孩子带着疯子，向深处走去。

回廊曲深。

艳剑暗暗吃惊，她看得出，美剑今天一定要她死了，她的头发披散了，她的身上中了三剑，其中有一剑的伤处很深，她痛得哎哟叫了一声，叫得美剑的身子也抖了一抖。

她大叫道：“你要杀死我，何不叫我自杀？”

那美剑不动声色，仍是一剑更狠似一剑，一直把她逼到了长廊深处。

三个老者看她逼着艳剑，不知道她何以如此狠逼，都是意外。

但他们只是看着，因为她现在是他们的主人，他们无法管她。

终于一剑击掉了艳剑手里的剑。

艳剑的心里凄苦，她心道：罢了，罢了，我就是死在她手，也强似别的人杀死我.....

她闭上了眼睛。

美剑说道：“你别恨我，你.....”

她的剑一刺，刺在艳剑的身上，连她自己也疼得叫了一声。

她两人的痛楚相连，自小便是。。

美剑流泪说道：“我与你从小都是好人，可你从来不让我，你总是比我更强，你凭什么比我更强？我也是一个美人，你也是一个美人，我只能比你更强，你不能比我强的，你知道不知道！？我如今比你更强了，你不是剑术比我更好么？你从前假做让我，我不需要你让我，你再拿起剑来，我再与你比一回！你还是不如我，你总得不如你，你知道不知道？！”

艳剑心里一叹，她心道：原来她如此恨我，我想不到她会如此恨我，既是她恨我，我就死在她的剑下；也不算什么了。

她再抬头，看着美剑，说道：“我宁可死，只要对你说一句。”

美剑脸色冰凉，她说道：“说！”

艳剑心头一阵子凄楚，她说道：“肖玉是一个好男儿.....”

美剑恨声道：“他好他的，我要宰了他！”

艳剑说道：“他会喜欢你的，只是你别跟着那个剑神。自古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跟着他，有什么好？”

说罢，艳剑便是一声长叹，她闭目等死。

美剑的剑刺不出去了，她对她说自己说：自古英雄不私情，决不能因自己的私情而手软，如果不杀了艳剑，对自己不利。就是与那个剑神在一起，也怕他会喜欢艳剑，再不喜欢自己。他不是说过么，他要拿艳剑做他的西宫娘娘，与自己只差一步了。不行，不行，一定得杀死她！决不能与她分享富贵.....

但一睁眼，看到了艳剑的模样，活脱脱就是自己的形像，她怎能出得剑去？

她凄楚道：“你走吧，莫让我再见到你，你走，你快走！”

艳剑看到了她眼里的泪花，她知道美剑回心转意了，她再也不想杀死自己。

她心里一阵子欣慰，她心道：她还是美剑，她还是我的妹妹，我得走了，我得走了，

早晚她会后悔的，我要找到肖玉，我要与肖玉一齐救她出去。

她大声叫道：“美剑，我得救你出去，我一定来找你，我要救你！”

美剑已是泪如雨下，她大声喝道：“快走，快走！我不要你救，你滚好了！”

美剑哇哇地哭起来。

那三个老者看着艳剑，上来一个，对她一礼，说道：“请姑娘随我来，出这院去。”

艳剑心乱如麻，根本不知道如何再说，她只是凄楚地看了那美剑一眼，知道她陷入那个剑神的情误已深，她心里道：‘保重，保重，我要走了，我早晚会来救你，但愿你保重你自己才好。

她随着那三个老者走了，慢慢走出院子，心内一片冰凉。

## 第十八章 杀人不眨眼

当疯子再醒来时，他已经在一条大船上。

那是一条很豪华的画舫，船像是大大的屋子，行得稳稳的，像是在岸上，一点儿也不觉得颠簸。

有雕梁画栋，有考究的桌椅，有根古老的字画。

先看得到的，就是一幅唐代吴道子的画龙图。

再有的便是一张唐人张旭的《率意帖》。

龙飞凤舞，像是剑意。

那一幅率意帖，更是一幅活活的剑图。

坐在桌子旁上的是一个老头。他的身子斜斜歪着，很是惬意的样儿。

他的身后有一个女人，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疯子认得出来，她就是那个美剑迟美。

老人就是那个逍遥子么？

那老人看着他，说道：“从来用剑的人，都是比用别的兵器的人正气，他无邪思，无杂念，是正义之人。”

疯子看他，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逍遥子说道：“我最敬重的便是用剑的人。在武林中，有七个人我最敬重。他们是天下第二剑嵩阳铁剑郭斩，天下第三剑妖剑黑灰白，天下第四剑断剑肖玉，天下第五剑，她是我的妻子迟美，与她的姐妹迟艳，还有天下第六剑武当黄肆，最后一个便是你，天下第七剑疯子。”

疯子看他，不知道他想说些什么，为什么要一步步开宗明义地说。

逍遥子说道：“能把剑器练到了人神共泣的地步，是剑神。但能把剑练到人见皆惊的地步，也算是剑客了，我看你也算是剑客中的佼佼者。”

疯子盯着他，看着他，这个貌不惊人的小老头，他就是天下第一剑逍遥子么？

逍遥子观看他的神色，知道他看不起自己，不由一笑，说道：“你是天下七剑之一，我要网罗天下七剑，要他们尽为我用，然后我便伐武当，诛少林，让天下尽归我彀中。你愿意不愿意做我的人？”

疯子不待他再说，忙说了一句：“不愿意！”

逍遥子大声一叹，说道：“你愿意不愿意，不能说得太快，说快了，就像出剑，欲速则迟。这是剑理，也是人生之理。”

疯子不语，看他还有何话说。

逍遥子说道：“你也知道，天下七剑，如今我已得三，妖剑是我属下，美剑是我妻子，就是艳剑，也是我亲族。再有那郭斩，我已派人跟他，他早晚是我的人。还有那个黄肆，我也要他归顺。你看还有几人在外游荡？你不如顺了我，便成了我的人。”

疯子大声狂笑。

逍遥子不愠不火，只是待得他笑过了，才问：“你笑什么？”

疯子大笑，说道：“你个疯子，人都说我是疯子，不知你比我还疯，就凭你那一手剑术，便想得天下，岂不是白日说梦？你知道不知道，人要得天下，先得有德政，再有仁举，方才能有一世基业，你一个剑客，平白便欲得天下，岂不是让人好笑？别说是你，就是当年虬髯客，他也自知不是李世民的对手，自去海外谋生，得一小国，演一国家故事，只是过一个野心之瘾罢了。”

疯子说罢，更是大笑。

逍遥子待得他笑完了，说道：“你笑够了么？”

疯子说道：“笑够了。”

逍遥子大声道：“你怎么知我志向？小人无识，何必对你多说？你只是说出，你愿降我不愿？你要是愿意，我便要你做我手下之人，你要是不愿，我也不会勉强你，只能赐你一死了。”

疯子瞪圆了眼睛看他，大骂道：“你能聚来什么好人，除了那个淫妇，再就是那个妖剑，除他们以外，你还能聚得何人？你以为天下剑客都能像他们两个那般无耻，做你帐下走狗？真是痴心作梦了！”

疯子一顿大骂，那逍遥子只是笑看着他，并不出声。

忽地那美剑大怒，她挺剑而出，刷刷在疯子胸前划了一个圆儿，把他的胸前衣服尽是划掉。

她振剑大喝道：“你再说一句，我便剜出你的心来，拿它喂狗！”

疯子心道：原来我的命却是休在这里，也罢，我总不能让她一个淫妇便灭了我的威风，我只能骂她一顿，死了也行！

他大声骂道：“美剑，你也算是江湖一号人物，有才有貌的，放着天下的好人不找，

偏找了这么一个狗人，他人也不算是人，狗也不算是狗，只是一个老天巴地的狗东西就是。你找他，不嫌羞么？”

美剑怒极，她忽地再挺剑来，直刺那疯子！

这一剑下去，竟是要直挖他的心脏！

疯子闭眼待死。

忽地，逍遥子架住了美剑的剑。

她怒问道：“你留他做什么？”

逍遥子笑道：“他可以做我的鸢，放出去，让武林中人看一看。”

他忽一夺，连那美剑也不知他是如何出手的，竟是她手里的剑夺了过来。

他一劈再一劈，只是三剑，但见疯子的脸划得血淋淋的。

逍遥子大声恨道：“能随我的，便得荣华富贵，不随我的，便是万世遗臭！”

他划完了疯子的脸，大声问道：“你悔是不悔？”

疯子的脸血淋淋的，他挥着手，叫道：“逍遥子，你一世留恶名，作恶多端，你能得天下，天理不容！你看看吧，早早晚晚你尸骨无存！”

逍遥子恶狠狠道：“你能骂我，叫你到武林中去骂，你再骂我几遍，我叫你成名！”

他刷刷几剑，划了疯子的脉腕，只见血如箭喷，直射如泉！

他喝道：“来人！”

便从船舱外走来那两个女孩子，她两人见惯不怪，只是把疯子的手腕抓紧，再束上一条带子，敷上药。

疯子再大声骂逍遥子，此时已是死的心思都有了，他不顾一切骂他。

那逍遥子大声说道：“好了，敷好了药，把他放到船上去，放他走好了。”

那两个婢女听命，便把他的伤都敷好，放下了一条小船，在船上放了药。

对他说道：“你得自己换药，如是过了两天，不换药，你便是一死。”

小船在水里漂荡，慢慢漂了一日，疯子自知，他的腕脉都是断了，他如今别说再是拿剑，就是拿一根筷子，也是不能了。他只能拖着他的残手，在江湖上混，生不如死。

他心里悲伤已极，只是躺在船上，等死，宁可死了，也不换那药。

他知道他的脸上也有伤，那是逍遥子划下的，那一定又是他的恶作剧，一定在他的脸上划下了猪啊狗啊什么的，让江湖人一看便知道又是他逍遥子的杰作。

小船在漂，听得有人说话了：“你看，那里有一条船。看去是一条空船。”

更有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去扯它过来，说不定哪一天会有人来找的。”

便有桨声慢慢过来，一直到了他的眼前。

疯子闭上了眼。

那两人看到了他，一个姑娘的声音说道：“看啊，还是一个人，看来他受了伤。”

另一个说道：“带他上岸去，看他伤得好像很重呢。”

疯子不语，他宁可死，也不愿让人救他。

但那人的手很软，轻轻扶起了他，那人看着他说：“他伤得很重。”

另一个女孩子说道：“带他回去，让老夫人瞧瞧。”

两人扶着他，慢慢上了另一条船，再到了岸上，打一乘轿子，慢慢走，一直走到了街上，再到了一座院子里。

那姑娘说道：“到了，到了，让他们带他去楼上，走后楼好了。”

疯子不知道她们会带他到哪里去，只知道他是到了一个大户人家。

到了楼上，放在一张云床上，疯子知道这床上一张很是奢华的床，他躺在那床上。

人都乱了一阵儿，便听得那女孩子说道：请老夫人来，请老夫人看看，怕老夫人愿意看看他呢。”

一会儿，才听得有人轻声咳了一声，说道：“老夫人来了。”

便听得有人轻轻地走来，那是一个老人，脚步声沉重，只是她的喘息声倒是不像老



人，只是微微轻轻，几乎听也听不见，看来这老夫人的身子倒是很康健。

她轻声问道：“是从哪里找来的？”

一个女孩子的清脆声音说道：“在江上。”

老夫人低声说道：“造孽，造孽，怎么尽是这种事儿？”

那婢女轻声说道：“我们找到他时，他已经不愿意再活了，他的身旁有药，但他不用。看样子已是漂了两三天了。”

老夫人止住了她的话，她慢慢说道：“你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不然你不会被人害成这样子，”

疯子不睁眼，他不愿意睁眼。

老夫人说道：“我也知道你是谁，你的手告诉了我。”

疯子一惊，但旋即想到：她就是知道了我是谁，又能怎么样，我再也不是我了，我已经是一个废人了，我再能怎么样？我如今已经不是疯子了，我只是一个傻子，一个痴子，一个呆子……

一阵心酸涌来，他几乎要落泪了。但他仍是不睁眼。

那老夫人说道：“我知道江湖上有一个恶人，他做下的恶事罄竹难书，他害人时，先在人的脸上划下一只小猪，或是一只小狗，再不就是一条猫。他把他最恨的人划断腕脉，让他再也不能拿兵器。他这人的心肠很黑……”

疯子忽地睁开了眼，他看到了一个一头白发的老夫人，一个满面慈和的老夫人。

他说道：“我已经是一个没有一点儿用处的人了，我活着，只是一个废物。”

老夫人看着他，眼光很是慈和，她说道：“谁活着没有用，你看我活着有没有用？”

那婢女看他，尽给他使眼色，但他看不懂，她们对他使什么眼色？

她们要他再不说话么？

他说道：“你还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已经是一个废人了。我一定要死，你别劝我。”

老夫人笑笑，说道：“你愿意不愿意看看我？”

疯子看她，心道：我看她什么？

那些婢女都是转过身去了。

老夫人当着他的面，解开了她的衣服，疯子想大声叫：“不要，不要！”

他不知道老夫人为什么要解开她的衣服，但她解开自己的衣服，必是有她自己的道理。

他看到了她的身上，她的后背上，有三只小猪，那小猪个个栩栩如生。

他再看到了她的前胸，她的前胸没了乳，她的胸被人用剑刺去了乳。

她的脸上虽是没有划下小猪，但她的身上却留下了耻辱。

她说道：“你看我是不是该再活着？你看我是不是该自尽而死？”

疯子呆了，他看着那老夫人，他忽地想到了，她应该是与那个逍遥子有很密切关系的人。

她是谁？

疯子知道，他不能问，他与那个老夫人是同病人，他怎么能问她？

那些婢女显是早就知道老夫人的不幸，她们背过身子去，悄声地抽泣。

老夫人笑一笑，说道：“你是七剑之一，是不是？”

疯子点头，对于这老人，他有一种天生的信任。

老夫人说道：“我也是一个受他戕害的人，你想想，受他害的人那么多，如果人人只想着自己死，那他该多乐啊。”

老夫人说道：“你该吃药，吃下药去，再敷上这药，这药生肌，是天下最好的良药。”

她看着疯子吃下了药，给他贴好了药，再说道：“哪一天有空闲，我会好好同你聊聊。”

老夫人走了，只剩下了疯子一个人，他躺在那床上，心道：？我一定好好活着，我

要问一问这一位老夫人，我活着能做什么，我会做什么。

他看着那云床，看着那阁楼，忽地心里在想：如果她是一个与那逍遥子关系很密切的人，她不会对疯子那么好的，但她看样子也恨死了逍遥子，他害了许多的人，他罪该万死！

但谁能杀得了他？

嵩阳铁剑？

不行，郭斩决不会是他的对手。

天下谁也不是他的对手么？

疯子一阵子悲哀，他忽地想起了那干将莫邪，如果谁得了那两柄剑，他一定会宰了逍遥子的，那时，两剑飞腾，像龙像雾，一宰了他逍遥子，天下复再太平。

疯子大声叫道：“杀了他，杀了他！”

他的吼声在夜里响着，在整个楼里响着。

这楼里有一个很深的院落，在那院里住着一个满眼都是血丝的人，他的眼睛盯着墙上的图，他的眼睛像是凝住了，只是盯着墙上的图。

他忽地听到了那叫声，他说道：“是谁在叫？”

花剑像是永远在他的身后，她轻声说道：“一个人，他被逍遥子把脸划了，划上了一头猪。他的腕脉也被挑断了，他已经是一个废人了。”

那人的头发披散在他的脸上，看不出他的脸是怒是哀，他说道：“他是什么人？他叫什么名字？”

花剑慢慢说道：“他有名，在江湖上很有名，他叫做疯子。”

那人轻声说道：“疯子，疯子……我知道疯子，他是天下七剑中人。”

花剑低声说道：“是的，他不敌那逍遥子。”

这人低下了头，当他再抬起头来的时候，他只是看着墙上的那图了，看着那剑招，

看着那剑图，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 第十九章 逍遥客

小屋里生春，因为有了一个女人，便显得更是生气勃勃。

伊文静变了，她再也不像是一个峨嵋派的掌门，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对男人体贴入微的女人。

她看护着柳双，像一只母兽，不让任何人欺凌他。

当夜里时，她就依偎在他的怀里，依依地对他说那唐明儿与任慈的故事。

他想着唐明儿，想着任慈，独不想着她伊文静。

世上很少能有像她一样的女人，她情愿让他占有自己，在占有自己的时候，想着另外的两个女人，一心想着另外的两个女人。

即使她们是死去的两个女人，也很容易让人嫉心大发。

夜来了，她与他躺在那张床上——她很感谢那两个送她们床的大汉，不然她真的不知道怎么让柳双与她睡在一起——一起想着唐明儿。

在柳双断断续续的讲述里，那个海岛，那个岛上的人，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都在她的眼前闪过。

海岛是明亮的，沙滩也很明媚，他与两个女人在那里，他们笑着，玩着，那里面没有她。

只是他从来不说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不是也在那岛上么？

星星很亮，透过那闪闪的星，她能看到她与柳双的未来么？

只要她能与柳双生生世世在一起，不管他认不认出来她，不管他拿他当谁，她都情

愿。

忽地吹来了一阵风，再就是吹来了一阵阵很动听的乐声。

他与她都未听到过这样美的乐声。

美月皎洁，再加上动听的乐声，使他与她都是坐起来。

乐声不是从天上来的，在小路上，慢慢地袅袅地飞入他们的耳中，渐渐正走近了他们的小屋。

到了屋外，听得有人声，也听得门响。

门是随时都能打开的，尽管伊文静动了许多的脑筋，但那一扇门仍不能完全称其为门。

进来了人，足足有十几个人。

她们都是身披薄纱的少女，隐隐胴体可见，人人手捧一件乐器，或是笙，或是埙，或是萧，或是笛，或是琵琶，或是琴，都在用心吹奏着。

更有两人抬着一架子，上面晃晃的竟是满列一排十六只编钟。

编钟放下，叮咚敲响。乐器仍是拿在手里，仍在呜呜咽咽地演奏。

在那一排女孩儿的后面再有两人，两个都是艳极美极的少女，都是手里捧着剑，分列左右。

看来小屋里要放不下了，不知道是什么人要来，竟有这等大的排场？

再后面便是一个女人，她冲着相拥相抱的柳双与伊文静一笑。那笑极是神秘，像是告知他两人，她于那男女情事甚是熟稔。她更熟知柳双与伊文静两人间的情秘。

再后来便来了，一个其貌不扬的老人，他的眉毛很难看，稀稀疏疏的，像是贴在眉上。

他的身材也不高，身子甚至有一点儿伛偻。

他瞅着柳双，那神态像是自嘲，自嘲他的样子比起柳双来，差得太多。柳双是一个

英俊公子，他只是个老朽而已。

他身后的一个童子拿来了一只坐凳，放在他的身后。

他慢慢坐下了。

他盯着柳双看，那眼光如鹰似隼，极是犀利。

他说：“我专门来看你。”

像他是大人物，他专门来看谁，那人一定得感到很荣幸似的。

他再说：“你是值得我来专门看看的。”

柳双看他，不语。

他说道：“当今天下，看来看去，只有两人，是真英雄。

一个是你，一个是我。”

看来他是自诩英雄，像当年的曹操对刘备所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但柳双像是不悟他这推崇，看看他，兀自不语。

柳双是听明白了他的话，还是不明白？他此时对于英雄，是不是不再有任何热衷？

老人尖声而笑，说道：“只不过有一点不同，你是昨日的英雄，我是今日的英雄。

时差一日，世上已是千年了。”

他说话时，很是自得。

柳双看着他。

狂妄，不可一世，便是他的致命伤。

老人哈哈大笑：“我不说我自己的名字，你一定也知道了，我叫做逍遥子。”

他长声吟哦：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

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老人朗声而诵，他自得已极，像他是真正学者，能习得庄子《逍遥游》。

他忽地停住，问道：“你知道我是谁了么？”

柳双慢慢说道：“我不知道。”

他忽地大笑：“开什么玩笑？你不知道我是谁，你怎么那么看着我？我告诉你，我就是天下第一剑逍遥子！”

他等着柳双说久仰，等着柳双大吃一惊。

忽地柳双回头，说道：“他是不是喜欢吵别人？”

伊文静暗暗发笑，柳双总是那样，就是他沉默不语，似呆似痴的时候，他也不畏权贵，不怕狂人。

老人说道：“看来你对武林掌故已经不很熟悉了，你如果熟悉，就该知道我是谁了。”

他坐在柳双的对面说：“我敬佩你从前是一个英雄，我便来与你相会，我与你相会时是很认真的，我先沐浴了，更了衣，才来看你。”

柳双看他，不知道他说这些话是何意？

忽地那美人笑了，她对着柳双说道：“你有一柄宝剑？叫做干将，是不是？”

柳双不承认，可也不否认。

美人笑了，她说道：“宝剑名马，都只配赠与英雄。如今的英雄已不是你柳双了，是逍遥子。他是天下第一剑，你是什么？你什么都不是。”

她嘻嘻笑起来。

伊文静心里有些骇怕，她怕得来的幸福再失去，她盯着柳双，像一个看顾着呵护着孩子的母系，她生怕柳双受他们的羞辱。

她说道：“你们找错了人，他从海岛来，怎么会有那一柄干将剑？”

逍遥子摇头，他看着他自己的手指，手指尖尖，很稳定，很干燥，如果他要杀人，

手指也不会有一丁点儿变化。

他说道：“我手下有一个人，他叫做妖剑，叫做妖剑黑灰白，他的想学本事是天下第一流的。他看了，说据有那一柄剑的武曲星正在齐鲁间。我想齐鲁间也不会有别的人，只是看这里，总是聚着二三十人，天天盯着一个傻兮兮的柳大侠，便知道他的手里有东西了。”

伊文静大声叫道：“他手里什么也没有，你何苦逼他？他手里没有剑，没有！”

逍遥子大笑，说道：“宝剑名马，只配赠与英雄，你柳双是什么英雄？我要杀你，只须一指，你信不信？”

他忽地皱起了眉。他的眼光犀利，突地看着柳双，似要怒极杀人。

柳双似不懂得他要杀人，只是怔怔看他。

那伊文静瞅着逍遥子，心道：你只要一动，我便与你拚命。

逍遥子的眼珠几转，再复大笑，说道：“你只要交出那柄剑来，便轻松无事了。”

柳双不语。

逍遥子忽地再说道：“好，我饶你一些时日，如是有人拿了那柄干将，我便杀了你！”

他戟指着柳双，大喊道：“我会在你的脸上划下几只小小的猪，你会发觉，世上的猪再也没有一只像你脸上的那一只那么生动。”

他再笑笑，说道：“奏乐，给昔日的英雄柳双大侠来一首《凤还巢》！”

他轻松极了，对柳双说道：“如果我看到了那柄干将剑，那一柄剑如是从你的手里拿出来的，我便杀了你！”

他看着伊文静，说道：“你是柳双的女人么？”

伊文静--见他那阴阴森森的笑，竟是不寒而栗，她轻声说道：“我是。”

逍遥子大笑，说道：“他有过的两个女人，如今他看你，其实只是他的那两个女人的影子罢了。你愿意做她们的影子么？”



他回头指着那几个正在奏乐的女孩儿，说道：“你莫不如像她们，做我的人，我要她们快乐，她们便可得到快乐，我要她们死，她们便得一死。你知道她们想不死的方法有多少？只有一种，那就是拚命讨好我。”

他狂傲大笑，笑得小屋也震颤不已。

他大声道：“我知道那莫邪剑在谁手里，就是你手里有干将，你也无奈我何？我要何时杀了你，我便来，那时你就是一具尸首了！哈哈！”

乐声嘎然而止，人也散尽了，只剩下了柳双；他的眼里像有回忆，他在回顾那海涛里的人，还是想着逍遥子那狂妄？

他轻声说道：“北冥有鱼……”，他落泪了，哭得像一个孩子。

逍遥子看着黑灰白，他问道：“你敢肯定那一个武曲星正是柳双么？”

黑灰白摇头。

逍遥子说道：“他有用，如果我在能胜得天下五大门派的时候，当众在他的脸上划一只猪，你想那会怎么样？”

他哈哈大笑、笑得十分狂，他指着黑灰白，说道：“就算他是武曲星，那又会怎么样？你夜观天象，不是说能看得出帝星不明么？你看紫微垣中，有没有新的帝星？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黑灰白看着他，不再吱声。

他恶狠狠地问：“你没看到新的帝星么？”

黑灰白说道：“没有。”

他笑笑，轻轻指着黑灰白，说道：“我要是你，我就对所有的人说，逍遥子是帝王，而且说时颇有些神秘，让人似信非信，那样最好。”

他突地喝令：“过来！”

那身后的女孩儿都是奉令，来围住了他，给他脱鞋，服侍他躺下，他说道：“你应

该知道，我就是真正的帝王。”

黑灰白笑笑。

他下令道：“我等不及了，你派人去，把那个肖玉，还有那个郭斩都给我弄来，我要七剑归一！”

黑灰白一声答应，他慢慢走出去了。

他在长廊里看到了那个美剑。

她说：“你觉得他是不是在作白日梦？”

黑灰白看着她，她的眼睛很清亮，她的脸有些削瘦，他心里忽地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他说道：“有时人们跟着一个人，跟着他走，也不知道他是聪明，还是狂妄。最后走到了死胡同，人便齐死。如果不是死胡同呢，也许他真的就是那一颗紫微星！”

她笑了，说道：“如果他就是那一颗紫微星，我是不是一个皇后？”

他看着她，一叹：说道：“谁做了皇后，那命运都会很惨，失宠是最后的结局。”

他也吟了一句：“色衰则爱弛，爱弛则恩绝。”

他重复的是那肖玉的话，只不过他不知道有那一个老夫人，也不知道此时的肖玉在哪里。

## 第二十章 斩杀

一条羊肠小道，风吹劲草，呼呼风生，在劲草中，有一个人在疾快赶路。

他的样子很疲惫，他的身子在打晃，他的身材很高，但因为他已经几天几夜没有休息好了，便有些累。

他慢慢走，草擦着他的靴子，‘唰唰地响。

他的背上扛着一柄剑，那是一柄很宽很宽的铁剑，江湖人对于这柄剑有很神奇的传说，传说的力量甚至使这柄剑涂上一层层神秘的光环。

风吹草动，人影忽闪忽现。

他要去看洛阳，去看洛阳的一个朋友。

如果他能走到洛阳的话，他一定会看一个好朋友，他有许多的话要对那朋友说。

风再吹时，他的眼睛眯起来了，因为他看到了远处的草倒下了一片。

草倒了，并不稀奇。但在这路边的草倒了一片，就很奇怪了。

他没有一丝犹豫，仍是直直地向前走。

忽地草丛里爬出了两条蛇——剑蛇！

唰——直刺向他的脚踩！

这迹近子无赖。但他看得出，那无赖的剑一刺中，便会伤到他，他冲天而起，再落下来，就看到了那十柄剑！

一柄正刺他的腰，那一柄剑是一个很毒辣的人刺的，他的神色像他的剑，正对着他的腰！

再有一柄剑正对着他的头！

那人的神色有些不在意，笑咪咪的，他的剑正刺向头！

再有一个人的剑对着他的眼睛。

这一柄剑颤抖着，像是出洞的蛇，忽颤闪动，直刺向他的双眼，想一挑便把他的眼睛挑瞎！

更有两柄剑直对着他的双股！

剑还扛在他的肩上，看来他根本没有空闲对付那几柄剑。

有人说：嵩阳铁剑很神奇，有其独特之处。但那个品评天下兵器利刃的放鹤老人说过，他看过嵩阳铁剑，如果把它放在兵器铺子里，它只是一把平平常常的剑，值不几两

银子。但它如在郭家子弟的手中，就是一柄无坚不摧的利剑！

几人中有一个叫道：“别叫他出剑！”

郭斩的身子一纵，便再跌下来，像是失线了的风筝，慢慢落地。

一个人飞得再高，他也终须落地。

他一落地，等着他的便是十柄剑。

十柄剑会把他刺出一串透明窟窿！

他的铁剑在空中便出手了，那一片布缕像是飞云，在空中飘飘绕绕，一片片落地。

他再出剑，别----，一剑便出血！

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哭丧着脸的人，他叫做风不笑，他一剑正刺向郭斩，忽地一剑刺来，他看到了那平平的扁扁的大铁剑，叫一声道：“嵩阳铁剑！”

未等这一句叫声落地，他的胸便是一阵刺疼。

一剑毙命，正刺当胸！

他倒下了，再无一点儿声息。

十五剑来偷袭他，心里本就忐忑，怕偷鸡不成蚀把米，一见他一出手，真的便即有一人毙命，便叫道：“缠住他！”

唰一，一声剑响，有人划破了郭斩的腿。血从大腿边流出。

郭斩立定，说道：“只剩下了十四人！”

他连远处不曾出剑的短剑毕凤也看在眼里。

嵩阳铁剑一向以冷峻著称，如果让他得手，怕天下很少有人能在他的剑下无恙。

郭斩说道：“泰山十八剑只剩下十四人，难道还想称雄么？”

他巍巍雄立，手里持着那一柄铁剑，竟是端凝如山。

十四人连那毕凤也心里赞一声：好个大汉！

对他腰间出剑的是十一剑虎苏，他自小失聪，成为哑子，出手便比常人更狠。

那郭斩看着他，说道：“你不出声不吐气，便夺人腰间，你死定了！”

他再指着那个对他头出手的祝福、祝祸两兄弟说：“人其用剑，先必警敌，以为先兆。你们出手便欲杀人，其心坏极了。你两人也是必死！”

他再回头看着那些十八剑的余人，说道：“我不想杀死你们其他的人，我不滥杀人。”

老大回风剑石孔叫道：“护着十四、十五弟！”

众人都是护着那祝福、祝祸两兄弟，护着那哑子虎苏。

十一个人护三人，把他们围在中心。

此时反是局势大变，不像是那十五剑来刺杀郭斩，反是他要杀人，十五剑只好守护。

铁剑在手，他慢慢说道：“你们泰山十八剑助纣为虐，我看早早晚晚都得一死！”

他再扬头，看着远处的毕凤，说道：“我看你眉清目秀，像是正派中人，怎么也与他们在一起滥杀无辜？不如你走开，我不来与你动手。”

短剑毕凤心里一叹，她心道：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每一回都是无奈，都是与他们一起去做恶事，如今连嵩阳铁剑也说我是正派中人，我怎么能再与他们在一起？

她心里一叹，说道：“我与他们共生死，这一次只好一拚了。”

回风剑石孔叫道：“郭斩，你有本事便与我们动手，何必挖我兄弟情义，你算什么江湖正派？”

郭斩大笑，说道：“在小路上埋伏，偷偷袭人，也能说什么正派不正派么？”

回风剑大叫：“快围住他！”

那君子剑笑笑，对郭斩说道：“你是江湖上一个正派人物，岂能说了不算？你说你只是与我十二弟动手，与我十四弟、十五弟动手，便不能与我们几人大动杀心，不然你算什么江湖好汉？”

郭斩挥剑指着他们，大笑道：“我知道泰山十八剑都会毁在你的手里，你一味装正人君子，岂不知你做事太恶，人人皆愿得而诛之？我告诉你，下一次我再遇上你，我就要

你的命！今天我说了便算，你们三个都是死人了！”

他慢慢向十四人走去。

草仍在吹着，草低风劲，郭斩扛着铁剑，人尤如天神一般。

十四人心里忐忑，不知他会向谁出手。

但好在他说过，他只是要杀十四剑、十五剑，要杀十二剑，他不会再杀别人的。

郭斩说道：“人其将死，其鸣也哀。我看你们都是好好想想，何必做那逍遥子的走狗？”

君子剑大声骂道：“你说剑神的坏话，罪该万死！”

郭斩大笑，说道：“逍遥子算什么，他也不过是一个江湖中人，可怜你们一个个像是摇尾乞怜的可怜虫，跟在他身后仰人鼻息，真是好笑！”

他挥剑一劈！

那君子剑叫道：“挡他！”

他一剑出手，竟是格不住那铁剑，只觉那是一股大力，尤如山压，尤如海啸，他再叫一声，哇地一吐，血便喷出！

郭斩大声叫道：“看剑！”

嵩阳铁剑！

一剑正击在那十二剑虎苏的头上，叭地把他的头拍碎！那虎苏哇哇叫了两声，郭斩才知道他是哑子。

郭斩忽地说道：“我不该杀了你……”

因他是哑子，必是有与常人不同的愤懑处，他才那么用狠，如果郭斩知道他是哑子，他不会先杀了虎苏。

那君子剑大叫道：“他又杀死了十二弟！”

郭斩大声道：“我不愿意再杀人了，你们滚！”

回风剑看看君子剑，不知道他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

君子剑说道：“郭斩，你成了泰山十八剑的仇敌，你早晚得死在我们手里。”

郭斩冷笑，他不屑一顾。

十八剑如今只剩下了一十三人，君子剑说道：“好，我们走！”

但忽地郭斩叫了一声：“站住！”

他们站住了，不知道嵩阳铁剑还有何话要说。

郭斩说道：“我看你们的这位姑娘也不必跟着你们了，我带着她走！”

短剑毕凤大叫道：“我不会跟你走，我不愿跟你走？”

郭斩大怒，叫道：“你再叫，我便杀了你们中的一人！”

他指着那两兄弟祝福、祝祸，说道：“如果她不愿跟我，我便杀了他两人之一！”

短剑毕凤看着郭斩，她再看看君子剑，她不知道如何是好。一时心内犹豫，她怕郭斩强暴她，但又怕他再杀人，她幽幽说道：“大哥，既是他愿意带我，我就跟他走好了，左不过是一死，”

君子剑冷冷一笑，说道：“好啊，果然是君子高义，竟要拔我六妹于水火之中，只不过不知你郭斩的命几时休，你还顾得上别人么？”

郭斩看他，笑笑，说道：“我顾上顾不上，我只要杀了你，泰山十八剑再也不会江湖作恶了。”

他喝问道：“毕姑娘，你愿意不愿意跟我走？”

毕凤心道：江湖人传言，嵩阳铁剑郭斩是一个大丈夫，看来他不会对我动坏心，如是他动了坏心，我也只好认命了。

她慢慢说道：“大哥，我就跟他去，有什么了不得？”

两下都是沉默不语。

十八剑才知道，他们奉命来刺杀郭斩，只是开玩笑罢了，他们决不是郭斩的对手。

可逍遥子该是知道，他们不是郭斩的对手，他派他们十八剑来，岂不是送死么？

十三个人都是难过，他们低下了头。

毕凤对着众兄弟行了一礼，说道：“保重！”

泰山十八剑从前也闯下了不小的名头，如今在郭斩手下，竟是不堪一击，让他们都是羞愧。

郭斩仍是在他的厚厚的肩上扛着铁剑，他说道：“毕姑娘，你跟我走吧。”

两人在众人的注视下，竟是慢慢走了。

草仍在风的劲吹下匍伏，人仍是默默地站在那里。

泰山十八剑的十二人眼睁睁看着郭斩带走了毕凤。

回风剑大声喝道：“二弟，你怎么弄的，竟让他带走了六妹，如是六妹有一个三长两短，我们再怎么有颜面立足世上？”

君子剑见郭斩走远了，他再有了精神，他冷冷道：“江湖的那些所谓志士，一个个都是呆鸟，让他们作恶，他们也不会。你以为他能对六妹有什么坏心？说不定他会放走了六妹，再让她重新做人。”

回风剑的脸色更冷：“也好，也好，有人竟要重新做人，我们泰山十八剑也不用在世上混了。”

老八软剑许诗方大声道：“我们再跟着他，找机会杀了他！”

君子剑笑笑，说道：“我知道，剑神不会放过他的，我们只是拿来试一试他，后来还有人会去杀他。”

回风剑一向对于他的二弟是言听计从，他信服君子剑，说道：“既是还有人来杀他，我们何必出手？”

君子剑说道：“他们想累死他，一直到把他杀死。”

郭斩带着毕凤，他们一直走到了一个小小的集镇，郭斩要了酒菜，请毕凤吃，毕凤



心道：他要我跟着他，大约没什么好心，我跟他走到哪里，也是一死。不如该吃便吃，该喝便喝就是。

她吃饱了，便跟着郭斩走，一直走到了一个无人的荒原岗上，她越走越心慌，便闭上了眼睛，说道：“郭斩，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愿意怎么做便怎么做好了，我反正是落在你的手里了。”

她闭眼等着，等着郭斩来强暴她。

她等了一会儿，不见郭斩动她，再睁开眼，看到郭斩躺在那树上，吹着口哨，说道：“你愿意不愿意爬树，我是从小就乐意爬树的，我自小便喜欢在树上睡。”

她看着郭斩，忽地脸红了，说道：“你在树上睡，会不会掉下来？”

郭斩大笑，说道：“我怎么会掉下来？我从来不曾掉下来。”两人对视，不由得都是哈哈大笑。

毕凤看他腿伤，忽地说道：“你要是愿意，我便给你敷伤，好不好？”

郭斩忽地低下了头，他说道：“好。”

两人坐定，毕凤给他敷伤，两人无声，只觉得对方的气喘很粗，久久未毕。

## 第二十一章 毛阁无行

那闺阁楼上，肖玉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已经悟通了那十六式剑法。

但他不能得到那剑法的精髓，他不能将那十六式剑融会。

老夫人看他练剑，叹道：“你不能胜得他，也许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一个人会胜过他。”

逍遥子的剑法，难道真个是天下无敌么？

老夫人说道：“如果我不被他废了一身武功，我会胜他，他只能败在我的手上。”

肖玉沉凝不动，他要胜得逍遥子，在剑术上胜他，才能打消他的气焰。

他一定得胜了那个逍遥子。

他问：“我的剑学没学成？”

“没有。”

他已经能将十六式融会时，老夫人仍是这样说。

肖玉不解，他看着老夫人。

老夫人道：“剑是神道，人不能驭，如要驭剑，其实只是势走人走，紧跟着剑罢了。哪里能剑出人走，剑顺人意？”

肖玉想想，说道：“剑神自称为神，他的剑再也无人能敌了么？”

老夫人说道：“除非有一个人也像他一样聪明，或是比他更聪明。那样就会胜他。”

肖玉看着老夫人，说道：“请夫人明说，我是不是不够聪明？”

老夫人笑笑，说道：“是。”

肖玉心里一阵子失望，他已尽了最大努力，如果他还胜不了那个逍遥子，岂不是江湖恶行遥遥无期？

老夫人说道：“我让你看看一个人。”

门哗哗响处，从门外推进一辆车。

车上坐着疯子。

肖玉看着他，他的脸上有一只猪，一只活灵活现的小猪。那是划痕，是用剑轻轻划下的。

肖玉看他，说道：“你是疯子？”

疯子点点头，他再伸出腕子，叫肖玉看他的手。

他的两只手都断了筋脉，再也抬不起来了。

疯子看着肖玉，说道：“我那一天只求一死，没有手的人，再也不是剑客了。”

肖玉看着他。

疯子再说：“我顺水漂船，天幸那船漂到了老夫人的婢女眼里，她们把我带到了这里。”

肖玉不响。

疯子说道：“我去找那一柄剑，我去找那莫邪宝剑，我知道那柄剑或是会落在那个逍遥子的手里，我被他抓住了。”

肖玉看他。

疯子说道：“他的剑术非凡，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好的剑……”

他的眼里有迷茫，有畏惧。

一旦人不知那种神奇是从哪里来的，对那神奇束手无措时，才有这种神态。

肖玉冷冷问道：“他出剑时怎么样？”

疯子一叹：“我从来不曾看过那样出剑的，剑就是他的手，就是他的心，他可以随心所欲。剑在他手，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如果问话的不是肖玉，便会心烦，因为他问的是那逍遥子的剑，可疯子说的都是他的感受。但肖玉知道，疯子是天下奇剑，他的感受便是真的。

肖玉说道：“我要杀了他。”

疯子忽地说道：“你要能杀死他，天下七剑方才会有命，如果你杀不死他，天下七剑会尽都落入他手中。”

那是不是最大的不幸？

老夫人说道：“肖公子正在练剑，我们不要打扰他了。”

他们走了，只剩下了肖玉。

天下七剑，已是败北。他们输与了逍遥子，已成定局。

第二剑郭斩正在受人追杀；第三剑妖剑已是做了那逍遥子的帮凶；第四剑肖玉如今

正在练剑，如是他出山，能胜得了气势汹汹的逍遥子么？依老夫人的心意，他是不行，他根本就不是逍遥子的对手。

逍遥子已经拿里持剑，根本无意于剑，他不能，他做不到。

逍遥子拿剑在手里尤如使一支画笔，随意在人脸上画写，已是出神入化，他不能。

天下第五剑是迟美迟艳两姐妹，她们如今怎么样？听说迟美已与那个逍遥子在一起了。

真不可思议，她是一个自傲的女人，怎么会跟那个逍遥子

迟艳呢，他心里想着迟艳。他心头蓦地升起了迟艳那美艳的玉容。

他看到了迟艳，会怎么说？

他如今是披头如疯，人痴如魔，她再看到肖玉，会吃惊吧？

天下第六剑是黄肆，听说他不曾落入那逍遥子的手中，他仍在江湖上行走，但愿他还好好活着。

天下第七剑就是疯子了，他如今已是成为一个废人了.....

忽地，肖玉能不停止了胡思乱想，他听得楼梯噤噤响，跑上来了那个花剑，她急急地对肖玉说道：“肖公子，我告诉你，那个逍遥子来了。”

肖玉心一震，他来做什么？

花剑说道：“他与老夫人还是夫妻，他还总是来，只要他有了时间，便会来这里向老夫人炫耀他的武功。”

肖玉说道：“他来，会不会来这里？”

花剑说道：“不知道老夫人这里有没有他的奸细，如果有，他一定会来的。”

肖玉沉声道：“不知道老夫人要你来说什么？”

花剑说道：“肖公子，老夫人说，要你能忍一时不能忍，然后才会有来日，切记，切记！”

肖玉点头。

花剑走上来，她的身上有处女的幽香，她悄声道：“肖玉，我喜欢你。”

她在肖玉的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便匆匆跑出去了。

肖玉把他的剑放在膝上，以便随时能拿到，他再闭目养神。

逍遥子与老夫人相对。

他哈哈大笑，说道：“人都说老人最不抗老。不料你总是那一个模样，怪不得人到了最后，还是得喜欢自己的妻子，不再喜欢年轻的女人了。你说，我玩够了，会不会再来喜欢你？”

老夫人冷冷道：“不会，我不会让你再在我的身上画猪。”

逍遥子大笑，说道：“凡是我能在她的身上、脸上画猪的人，都是一个奇才，你看我怎么不把街头上的哪一个走商贩卒画上一只小猪？”

老夫人冷笑：“莫非我还得谢你在我的背上画下了那些猪？”

逍遥子说道：“人各有爱，所示不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的爱意，你切勿再对我生恨。”

老夫人笑笑，说道：“我已无爱，也再无恨，对于这个世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说罢，她再是一声长叹。

逍遥子大笑，拍拍她的肩头，说道：“自古人说，夫妻无反正，你要是背弃我，便是你的不对了。听说你养了一个剑客，他叫肖玉，是个什么天下第四剑？他那个天下第四剑会不会比我的天下第一更强？”

老夫人暗暗心惊，她知道瞒不过这个枭雄，但不料得他会知道得这般快。

她毫不在意地说：“我要再训一个剑客，让他的剑法比你更强。”

逍遥子斜眼看她，忽地放声狂笑，他大笑过后，忽地揪着她的衣服，说道：“你知道不知道，天下再也没有人能像我一样，对于剑器有那么深的情感？你知道不知道，只

有我一个人，才是天下的剑神，你以为他是什么？他能胜得了我么？作梦，作梦！”

他悄声对老夫人说道：“逍遥女，你是我的妻子，你总不能再找一个白脸书生，做你的入幕之宾吧？”

老夫人狠狠道：“我只要找一个人，让他的剑术胜过了你，我再叫他在你的脸上划三只猪，让你在世上走动时，再也不会趾高气扬，我的心就满足了。”

说罢，她就是一声长长的哀叹。

逍遥子说道：“要不是老夫还要在江湖上走动，就让你满足，在我的脸上划上一道，又能怎么样？我看你从前花容月貌，就在脸上划一道，实在可惜，我才在你的背上划了三道，让你知道，你一生都是我的奴才，都是我的人，你别再生出痴心梦想！”

老夫人流泪，说道：“我恨你，我恨死了你，要不是你，我怎么会在这仇恨里度日？”

逍遥子大笑，说道：“仇恨有什么不好？你是不是天天在睡觉前总得想着我？你是不是一到了晚上，一摸后背便得想我？你想着我时，心里是不是又是焦躁又是不安，像是要杀我，但又想着如何杀，杀又杀不死，恨又恨不成，你说那滋味一定很好受吧？”

老夫人看着他，忽地说道：“你个狂徒！”

逍遥子说道：“世人从来都知，男人是天，女人是地，你做了我的十几年的天，也算是够了，总差没有把你的男人弄成了女人，你还不满足？带我去看看你那个肖玉，如果他不能胜过我，我就杀了他！”

老夫人笑笑，说道：“你只能杀了他，因为你怕，你怕哪一天我教会了他剑，他会替代你，成为一代剑神。”

逍遥子淡淡说道：“那也无奈，他做他的剑神好了，我只能屈居第二，我做过十几年的天下第二剑，我也活过来了。”

他回头喝斥那些婢女：“带路！”

人看着老夫人，老夫人说道：“我带你去！”

肖玉知道，他等得太久了，他正在再做他、自己的事儿，忽地听到了一阵阵的脚步声。

那脚步声里，有一个人很是自傲，走得太狠了，他的脚步在众人的脚步声里显得太响。

一群人到了他的屋外。

一个老人的声音说道：“这是一间好屋子。”

门哗地一推而开。

一个老人站在他的对面，

他看到了那个老人，他的脸相有些像那个老夫人。

人都说，夫妻相濡以沫，便会越长越像。但他们已是夫妻反目，他怎么会长得像那老夫人？

肖玉不语，只是握住了他的剑。

他看清了，那个逍遥子没有带剑。

他来做什么？

逍遥子说道：“我听说老妻不耐寂寞，再找了一个幼子来教习，想挣一点儿束修，你就是她找来的那个孩子么？”

肖玉冷冷，他知道那个逍遥子一定会对他百般凌辱，激他出手，那样他便会杀了肖玉。

肖玉忽地答道：“我就是。”

说是孩子，就算是孩子，他二十岁多些，算来也算得上是老夫人的孩子。

逍遥子看他，眼光一厉，说道：“好！”

这一声好是什么意思？

老人看着肖玉，说道：“你把那天一剑法学了几成？”

肖玉笑笑，说道：“十六式都是学会了。”

逍遥子说道：“人都说你是天下第四剑，但依我看，那些天下第几第几，有时只是人的误会，本来就名不符实的，你说是不是？”

肖玉大声说道：“是，就像是你，你是天下第一剑，你也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你便很难自说是天下第一。”

逍遥子拍手一笑，说道：“是啊，但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是天下第一好了，那道理很简单，只要出来了一个很有名的剑客，我便杀了他，那样，我就一定是天下第一了。”

这很简单，但这简单里包含着许多血腥。

逍遥子看着肖玉，说道：“我想，我得杀了你，为了让你不至于成为天下第一剑，我现在就杀了你！”

他慢慢向肖玉走去。

他手很轻松，他手里没剑，肖玉的手里有剑。

但肖玉知道，他一逼来顿时那剑气便压得他喘不上气来。

他突地知道了，他真的不是这个人的对手。

老夫人怎么了，她怎么不吐声？她是不是知道这逍遥子嗜杀成性，如果她插嘴了，更对肖玉不利，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肖玉被杀？

肖玉的手握紧了剑，他的手里忽地握出了汗水……

## 第二十二章 千钧一发生死间

逍遥子冷冷说道：“如果你出剑，还来得及，你为什么不先出剑？你应该知道，世上再也没有一个人会像我一样，对你有这么大的威胁，你应该全力一拚，应该拚力一



击!”

肖玉不动，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失去了最好的机会。

逍遥子道：“你看着我，便知道在大战前，你的眼睛先应聚集全力，只视一点，只是看着对手的手，你不该看别的。”

肖玉看着逍遥子的脸，他不知为什么不愿意看逍遥子的手，他如今更不能看着逍遥子的手了。

如果他看逍遥子的手，他也看不出什么来，那是一只很稳定很干燥的手。欲做雷霆一击，那一只手会不动声色。

逍遥子再笑笑，说道：“我离你只有五步之遥，在最好的剑神面前，这五步之遥，简直不算是距离。”

肖玉不看老夫人，老夫人此时也不看他，因为她不忍看。

肖玉此时的情境糟透了，他无备无心，只是提着剑，他似要一跃。

但老夫人知道，他会永远也跃不起来。

肖玉也知，他要一击，方能从那困境自拔，但他提不起胆气来，他站不直，他跃不起，他像是一只折了翅的鹰，再也不会飞。

逍遥子说道：“人其无识，方才无心，人其无心，最后方才无恨。你懂不懂？”

肖玉不说他懂，他也不说他不懂，只是呆呆看着逍遥子。

逍遥子回头，对着老夫人说道：“你千辛万苦找来了一个人，难道就是他么？”

老夫人一叹，说道：“就是他。”

那逍遥子忽地大笑，他笑得极狂，竟是仰头夸大笑，叫那肖玉看到了他颌下的那一块来去突暴着的喉核。

只须往他那咽喉上刺上一剑，轻轻一点，便可溅出漫天血花！

肖玉的心突地一下子止住了跳，他的身子失去了所有的气力。

他不该刺逍遥子一剑么？

逍遥子大声道：“像你这种狗人，我怎么看也看得明白，你什么出息也不会有，你岂不是白白让我夫人受罪了么？”老夫人突地满面是泪，她很伤心。

逍遥子说道：“夫人，你造就了天下第一剑，你再也造就不出一个新的天下第一剑了，你是不是对我仍不很满意？”老夫人只是瞪眼看他。

肖玉忽地说道：“我能杀了你。”

逍遥子大笑，说道：“你何不试上一试？”

肖玉站起来了，他咬牙站起来。

剑在他的手上，他想着那天一剑法的十六式。

他慢慢举起了剑。

逍遥子的身材在剑下，变得矮小了，变得不那么强大了。

肖玉大声喝道：“你是一个小人，你害了武林那么多人！”

逍遥子笑了：“我是小人，哪一个帝王，那一个开国的皇帝不是小人，人们还天天说他的文治武功，又是刻碑，又是行文，天天歌功颂德。他杀人无算，害了天下苍生，人怎么都不说？”

肖玉大叫道：“看剑！”

他冲过去，人如疾箭，如风如电！

他恍惚看到了老夫人的眼神，那是吃惊、伤心的眼神。

老夫人是不是仍看他的剑术不够通神，对他想战胜逍遥子的这一击认定会输？

他全力一击！

天一剑法！

逍遥子看他出剑，忽地脸色有些郑重了，他的手微微抬起，他的右手到了眼前，像是一个怕光的孩子，想用那一只

: ?

右手挡住猝然而至的强光！

忽地肖玉的那一剑在他的眼前无功了，肖玉也看到了这一点，无论他怎么出剑，都被逍遥子这一只右手封住了。

逍遥子眼神变得疾厉，他的右手一挡，便听得一声响，波地暴出一声微响，那一剑便无功，肖玉的身子像是纸鸢一般，飘飘而落。

这就是天一剑法的第一剑。

逍遥子说道：“像是像了，但根本就不得天一剑法的精髓，像你这种人，怎么会明白天一剑法的好处？你得知道，天一剑法是海风，是海岛，是礁石，是海里的巨龟，是海里的风暴，你明白不明白？”

他像是肖玉的老师，对他循循善诱。

肖玉低下了头。

他根本不是逍遥子的对手。

那原因很简单，那人比他更熟悉他的剑法，那人比他更熟悉他手里的剑。

逍遥子大声道：“我对于败在我手下的人，从来都不会客气。”

他走上来，说道：“我要在你的脸上画一只猪。”

他笑着，笑得很冷，他笑道：“我画猪的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我一生的最好时光，都是在征服别人的日子里度过的。”

他过来了，一夺，竟不知他的身子怎么一斜一顺，肖玉手里的剑已经到了他的手里。

剑一在手，顿时让他身上添了逼人的剑气。

他说道：“我一定要在你的脸上画一只猪，我画的猪，每一只都有他自己的性格。你这一只猪不算怎么愚蠢，因为你还懂得天一剑法。但你是一只笨猪，一只学什么也学不会的笨猪！”

他慢慢走上来。

忽地老夫人挡住了他。

“让开！”

老夫人说道：“不，你可以在我的脸上画。”

逍遥子忽地大笑：“你也愿意？不行，不行，我不能在我的结发妻子脸上乱画，我画在你的身上，已有三只猪了。三头猪，就是世上最蠢的猪，我怎么再叫你蠢？”

老夫人说道：“我找他来，是教与他剑法，就是我与你斗，我斗不过你，我就再在身上画一只猪，你随便好了。”

逍遥子看她，那神情分外怜悯，像是对着一个深深恩爱的老妻，他说道：“你真的愿意？”

老夫人的脸上有泪，她说道：“我愿意。”

那逍遥子忽地大声，像是爆发了火山，他叫道：“你愿意，可我不愿意！我不愿意让我的老婆的身上都是猪，你那么笨，我娶你做什么？我娶了一个笨猪，就是一个笨蛋了。我为什么要娶三头笨猪？我再娶四头笨猪，我就是世上最笨最笨的笨蛋！我说，你给我留一点儿面子，让我再不做天下最笨的笨蛋，好不好？”

肖玉忽地说道：“好，我愿意让你在我的身上，或是脸上画猪。”

那逍遥子笑得很邪：“你真的愿意了？”

他拍手大笑，说道：“我以为我妻子找了一个娃子，谁料得到真个是性情中人。好，好，说不定他会真的爱上了你，你老年得情，也算不错。”

他放声大笑，羞辱过了老夫人肖玉，他心满意足。

他轻声对肖玉说道：“我已经决定不杀死你了，我的妻子这些年对我有些怨恨，她没有了希望。你知道，一个人要是希望，她活得便会快乐一些。我就有些希望，有许多的希望，我便活得很快乐。她没了希望，有什么好日子过？我莫不如留下你，给她一

点儿希望，你说好不好？”

逍遥子再奸笑，笑得很开心。

他唰地出剑了，肖玉根本不知道他那一柄剑是怎么出手的，他只知道漫天都是剑影，他根本躲不过那一柄剑去！

唰唰唰，他猛地觉出，他的背后有一些疼痛，他的后背一定是受伤了……”

当他再醒来时，他听到了嚤嚤泣泣的哭泣声。

那是花剑，是那个对他很是钟情的花剑。

花剑说道：“肖公子，你的伤很重。他说是放过你，但他的剑刺得比往常更深……”

她再呜呜哭起来。

他慢慢说道：“我会不会死？”

她睁大了眼睛，说道：“不会，你只是会比别的人更多一些时日养伤。”

他说道：“那好。”

他再也不出声了。

花剑忽地再哭，她说道：“是……是我，我告诉了他，是我，是我出卖了你与老夫人……”

肖玉身子一惊。

他知道必是有人出卖他们，但不料是花剑。

花剑说道：“我从前很小的时候，便被老夫人带来了，后来我与袖剑两个，都是受了他的污辱，我们很小，便成了他的玩物，他把我们放在他的床上，当一只小小的玩具玩耍……”

她呜呜哭着。

她从小便没了希望。

她说：“我怕，我怕他，我一见了，他，浑身都是颤抖，我一见了，他，像是鼠见了

猫.....”

她说道：“我怕他知道了，我怕他会知道.....”

她再说什么？

为什么肖玉不再吐声，他是恨她吧？恨她没有骨头，竟是给那一个剑神通风报信。

她慢慢跪下了。

她知道肖玉受了屈辱，他的屈辱得用血来偿还。

花剑拿着剑，她对着她自己，她说：“肖公子，你保重！”她猛地一剑，刺向她自己的心胸！

她没死成，她的手被肖玉抓住了。

他抓着花剑的手抓得很牢。

他说：“你让我再难受？”

花剑呜呜地哭，她躲着肖玉，再也不敢看肖玉，她低声说道：“我是人人不要的废物，我不是一个好人，我不是，我不敢对你说，我不敢对你说，我只有九岁，那一年我只有九岁啊。”

肖玉的眼里有泪，他轻轻地一挣，他说：“你能不能过来，让我搂着你？”

花剑的脸上是不信，她嗫嚅道：“你.....还愿意搂我？”

肖玉点点头，他不能怨花剑，他真的不能怨花剑，别说是花剑，就是他，在刚才的那一场赌中，也输得很惨。

他搂着浑身哆嗦的花剑，说道：“花剑，你如今几岁了？”

“十六。”

十六岁的年纪，正是像花一般的好年华，只是她的心里有一片阴影，她再也没了欢快的笑声，没了心里的那憧憬，她只是一个阴沉沉地度日的小孩儿。

肖玉说道：“花剑，你来，我抱着你，算我是你的好哥哥，好不好？”

花剑哭了，她呜咽道：“我不配有你这样的哥哥，我不配！”

肖玉笑了，他说道：“我得你照料，我如果能走出这闺阁楼，我会带走你，我会告诉你艳姐姐，要与她一起带你走，你愿意不愿意？”

花剑跪下，跪在他的脚前，她轻声说道：“我会给你们铺床，我会一切都听你们的，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两人相拥相抱着，花剑感到了肖玉的泪水。

男儿有泪不轻弹。

逍遥子看着老夫人，说道：“你再找一找，何必只找那么一个玩物？他根本不会是我的对手。”

他乐了，说道：“你以为你找到了一个我，能容你做十年的天，我做你的地，再有人肯做你的地么？他肯做你的人么？我看你找错了，这一个是一个废物，如果你找对了，我便再来看一看。但愿你能找出一个人来，让他能在我的身上画出一只猪来，那样.....我便做你的猪好了。”

他笑一笑，那笑十分狂傲，又十分淫邪。

他对老夫人说道：“我要做皇上了，我请那个迟美做皇后，她比起你来，怎么看也好看些，你说是不是？如果你做了我的皇后，我一上殿来，人家或许会以为我是找了一个娘，而不是一个娘娘，那多不好，是不是？”

老夫人咬着牙，她的唇咬出了血。

他轻声问：“你是不是很恨我？”

他大声道：“恨也只是白恨，你终是杀不了我，你一辈子也杀不了我。如果哪一天我不愿意在你的身上画猪，我就杀了你，只要这样，嗯.....”

他轻轻一拧，那一只瓷杯子便被他拧得粉碎。

## 第二十三章 艳不俏

迟艳不知她会怎么办，她看着那身上的伤渐渐愈合，但她心头的伤难以平复。

她被她的亲姐妹给出卖了，她被那美剑一剑刺在心上，她至今心仍在滴血。

艳剑看着她的琴，她不知道她能不能再见到肖玉，肖玉在哪里，如果他知道了美剑的事儿，他会不会很难过？

他会不会让艳剑伏在他的身上，轻轻地哭一回？

迟艳哭了，她为她的亲姐妹而哭。

美剑嫁与了一个老人，一个日暮的老人。

那也叫人心酸。

忽地她不哭了，她的床前有一个人。

这是那个妖剑。他左手执盾，右手握剑。

他是天下最难对付的人。

有人说，天下七剑里，顶数他最坏。但有人说他不坏。他能跟了逍遥子，他就是天下最坏的人。

他笑眯眯，说道：“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你进了剑神的院子，还能活着出来？”

她不知道为什么。

妖剑大笑，他的腿在空中丢荡着，坐在她的桌上，说道：“他看上了你，就像是他养了两只猫。如果那两只猫是一模一样的，他会觉得很好玩。”

艳剑的眼里有了怒火：“我不是猫。”

妖剑笑笑：“你妹妹是只猫。”

艳剑不知道她是姐姐，还是妹妹。她母亲出生时便没弄清此事，她与美剑也辩不清这事儿。



只是知道她们是亲姐妹，这就够了。

想到了美剑，想到了那一天夜里，夜梦醒来，她无缘无故疼痛，床上无缘无故流丹浹席，她便不寒而栗。

美剑成了那老人的玩物。

她也会落在那老人的魔爪下么？

妖剑说道：“天下再也没有一个人能治得住他。”

艳剑冷冷道：“天不假人，只要有天，人能胜得了它么？”

妖剑说道：“只有一计，能胜得了他，那就是得了那莫邪剑与干将宝剑，传说当年干将铸剑时，那雌雄两剑一合，便会飞剑夺取人头。你要是得了莫邪与干将，你便会如愿了。”

艳剑看着他，说道：“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个？”

妖剑笑笑，说道：“我喜欢你。”

喜欢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看妖剑那模样，也算是一个男人，四十岁上下年纪，也看得过去，比那剑神还强些。

只是艳剑有心上人了，她的心上人是那个断剑肖玉。

她说道：“我不喜欢你。”

妖剑大笑，说道：“你知道，到了你这个年纪，最好不要随便对人家说你喜欢不喜欢，你得好好想一想。我知道你喜欢肖玉，你知道不知道他最后会怎么样？”

艳剑虽说是心里不信他，但总是咯噔一下，心里不稳，她问道：“他会怎样？”

妖剑不便对她说，断剑肖玉已是剑神的手下败将，他只是说道：“我测得他的命运，他有剑光血灾。”

艳剑忽地大声道：“你胡说，你胡说！”

妖剑说道：“你知道，我一向说得很准。”

艳剑大声叫道：“你胡说，你只是胡说，你骗我，你以为我会喜欢你，你便骗我？我告诉你，要是肖玉没了，我会再也不嫁人，我不会喜欢你的。”

妖剑说道：“那事儿谁说得清楚？你知道不知道一句古话，叫做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我要你嫁与我，你愿意不愿意？”艳剑说得很快，他说道：“我劝你愿意，因为如果你不愿意，你会与那个美剑一齐做了剑神的禁裔。”

艳剑哭了，她知道她的命会很惨。

她哭了很久，再看妖剑，仍是那么静静地看她。

她问：“他要你来找我？”

“没有。”

“你怎么知道他一心要……我……”

“我知道他，我深知他。”

他没说，那剑神贪得无厌，他会满足一己私欲，把艳剑劫去，让她做自己的妻妾。

他一叹，说道：“你没有余地，你只有一处可去。”

“什么地方？”。

妖剑长吁，说道：“齐鲁间，如果柳双出手，或许他会是剑神的对手，但也未必。”

他不能猜测出的，就是柳双肯不肯出手，他也不知道柳双会不会是剑神的对手。

他再说：“剑神没有杀死柳双，他看到了柳双。”

她不明白他的话意。

妖剑叹气，说道：“他已经得了莫邪，他不怕柳双有那一柄干将。”

原来莫邪剑在剑神手上，怪不得他不怕柳双。

如果没有人得了两柄剑，便没有人驭剑去夺他项上人头。

妖剑说道：“你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去柳双那里，依在他的身旁，或许他会出手救你。但他有几次并没有救人，这也是剑神至今没有杀死他的原因。他一次放过了救他的

结义三哥秃鹰熊牟的机会。再一次他没有出手救那个天杀星。还有一次他没有救那鄂北三鬼。最后一次是他没有出手救他自己。剑神对他出手时，他不愿意再活了，没有还招，他是情愿死在剑神的手下。”

艳剑看着他，不明白，既是柳双不出手，她去那里有什么用？

妖剑说道：“你去他那里，如果他真出手，他会是剑神的一大强敌。”

如果柳双不出手呢？

妖剑看出了她的心意，他说道：“如果他不出手，你只能一死，就死在那里，或者是回来，做了剑神的妻妾，他会有许多的妻妾，你只是其中的一个。”

艳剑大声叫道：“不，不，我决不做他的妻妾！”

妖剑看着她，他的眼里忽地闪出了柔和的光，他说道：“你还有一法儿，你知道不知道我在剑神那里是什么人？我是他眼里的一個半神半人的人物，他知道他得听天命，他便要我测天象，他需要我。如果你做了我的妻子，我便可以救你了！”

艳剑大怒，她戟指着妖剑，大声道：“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以为你像是一个人，我看你连狗都不如，你要做狗，还只是一条癞皮狗！”

妖剑把手里的剑挂在盾上；他微笑着看艳剑。

她气极了，恨道：“我骂你，你怎么不说话？”

妖剑大笑，说道：“你骂得对，我说什么？”

什么？他也说她骂得对？

他说道：“有的时候，你做人做不得，只好做狗，做了一个有势力的人的走狗，你也汪汪跟着主人叫，以为你自己很威风，你以为自己就是人了。你知道那情形么？”

她不知道。

妖剑说道：“我对你说，如果你愿意，总有一天，你会嫁与一只狗的，那时你就知道，有时你嫁不到人，只好嫁与一个你并不十分讨厌他的狗。”

妖剑走了，他是默默走的，他知道艳剑不喜欢他，他便一声不响地走了。

迟艳怎么办？

她想她得去齐鲁间，他去那里，看看柳双的手里有没有那一柄干将，如果她得了那一柄干将剑，她会去刺那个逍遥子。

从来邪不胜正，她会拚死一刺。

她走了，她流着泪走了。

妖剑站在逍遥子的面前。

逍遥子看着他，问道：“她愿意不愿意？”

妖剑一叹。

逍遥子怒声道：“她不愿意？”

妖剑点头。

逍遥子曾经想，如果他拥抱着两个美女，一左一右，左右都是一模一样的美女，岂不是天下最快乐的男人？

她做什么，另一个心里也知。另一个做什么，这一个心里也明白，那是多好？！

他一下决心，便要妖剑去找那个美女。

他盯住了妖剑，他忽地大声道：“你没尽心。”

妖剑笑笑，说道：“我不会尽心的。”

剑神忽地脸沉了下来，他说道：“你想背叛我？”

妖剑笑笑，说道：“不是，只是我告诉你，我看中了她。”

逍遥子忽地像被雷殛了一般，他坐下了。

他说道：“不行，不行，你可以看中我的所有的妻妾，你可以看中除了美剑以外所有的女人。你愿意要，你可以去拿走袖剑花剑，但你不能要她，你明白不明白我的心意？”

妖剑笑笑，说道：“我不需要你别的女人。”

逍遥子说道：“好，我要用一段时间，如果我不能把她纳成我的妻妾，我便答应你。”

妖剑笑了，他说：“好！”

他走出去了。

逍遥子看他走出去，忽地大怒，他拔剑一击一刺：“我要她，我要她，我要的人，谁敢再出声，你敢么？！”

眼前的小厮哪里想到，他会一剑剑刺自己？，

他躲也躲不及，只是惨叫声声。

他把眼前的刺击成一个血人。

那小厮大声叫喊，终至于无声了，倒在地上，成一个死人。

他再恢复了平静，他喊来了一个人，说道：“把他收拾出去。”

那人既惊又怕，只能低声说是。

一个婢女在擦着地上的血，她轻轻地擦，不敢抬头，她知道此时的逍遥子正抱雷霆之怒，她不敢吱一声。

忽地有女人的媚笑声传来了，让她心里一松，是美剑来了。

她笑着说：“你一心想霸占我的妹妹，是不是？可惜，没有人愿意跟你，就是你把她们弄了来，你也只是眼看着，熬你的心火。你熬得病了，馋了，也是白看。你何苦呢？”

他冷冷道：“我没有做不到的事儿。”

美剑说道：“这件事你就做不到。”

他冷哼一声，说道：“我做给你看。”

美剑冷淡淡说：“你以为你能把一母所生的两个女人做你自己的玩物？你想得太美了，如果她来了，我便刺死她。”

逍遥子大笑，说道：“我看那时莫不如你刺死你自己，不管怎么说……”

他低声在美剑的耳旁说：“不管怎么说，她还是一个女孩儿，你已经是一个女人了，你说对不对？”

美剑笑笑，说道：“我让你鸡飞蛋打，如果我死在你的面前，她也不会独活的，你会什么也得不到。”

逍遥子看着她，忽地笑了，他说道：“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威风？如是有一天，她也像你一样，只要我对她笑上一笑，我对她说上几句话，她便会跟我了，那时你怎么办？”

美剑叹气，说道：“你别作美梦了，她决不是我，世上欲望，没有一样能让她中意。”

逍遥子大笑，他对美剑说道：“臭女人，我告诉你，世事如梦，只是任谁怎么玩罢了。我可以告诉你我玩弄人世的秘密，我就是先诱之利，像对你。再不行，我就对她行之以威，对她，这一条很有效，你知道不知道我要怎么办？我告诉你好了，我知道了那个肖玉在哪里，他在我从前的妻子逍遥女那里，她正在教那个肖玉如何学会天一剑法呢。你说，我要是把那个肖玉弄来，把他弄得不死不活；艳剑会不会乖乖听我？”

美剑忽地失声：“不行，你不能害肖玉！”

逍遥子说道：“你以为老年人不会吃醋，那你就错了，我特别会吃醋，而且我一吃起醋来，还很厉害呢。你有一天应该去闺阁楼看看肖玉。再晚一天，有哪一日你去晚了，便看不到他了。看不到你心上的人了，那你岂不是很遗憾？”

他狂笑，笑得弯下了腰，他再也不用理睬美剑。

美剑也在他的手心中。

他要玩弄美剑，他要弄到艳剑，他是剑神，他要得到谁，怎么会得不到，妖剑，你白费心思了。你敢与主人抢吃一块骨头。主人没吃腻的东西，你也敢抢，早早晚晚，我让你同那一个小厮一样，成一个死人！

老夫人说道：“你可以试一试，也许你会成为第二个剑神的.....”

## 第二十四章 勇不断

迟美的心下不安，她一定去看肖玉，她必须去看肖玉。

肖玉知道不知道她做了逍遥子的妻子？

如果他知道了，他会怎么对她？

他是恨她，还是怨她，还是又恨又怨？

她去了闺阁楼。

她先看到了那个老夫人。

老夫人看着她，说道：“你做了那个色鬼的女人？”

她笑了，她不愿意失意在老夫人眼里。

她冷冷道：“是你先做了这个色鬼的女人。”

老夫人笑笑，说道：“是啊，不过，我嫁给那色鬼的时候，虽是其貌不扬，但他毕竟是一个男人，如今他只是一个老鬼了，你还跟他做什么？”

她吃吃笑着，说道：“听说他在你的身上画了三只猪，你能不能让我看看？”

老夫人的眼光犀利，她淡淡道：“他恶性大发时，小心你的脸！”

尽管美剑知道，逍遥子不会在她的脸上画猪，但她仍是打了一个冷颤。

她恨声道：“我杀了你，我杀死你！”

她纵身上去，扑在老夫人的身上，扼住了她的咽喉！

她要掐死老夫人！

老夫人的面色很平静。

她终于渐渐松开了手。

她说道：“我有一个新主意，我得让你活着，让他知道，他再也不能刺一个女人的脸了，一看到了你，他便不打算再害别人了，这可是一个好主意。你说是不是？”

她走到了那楼上，迈步进了肖玉的静室。

肖玉不回头，他头发披散如狮，人稳凝坐。

她说：“我来看你来了。”

肖玉不回头，难道他没听出是美剑来了么？

他没一丝惊喜。

他终于说话了：“你做了一个垂死的人的妻子，做了他的玩物，有什么好么？”

她一时愣了，原来他知道一切。

肯定是老夫人告诉他的。

她突地恨透了那个老夫人。

肖玉说道：“你做了一个老人的玩物，就该好好做去，从此再不管从前，你也再没有从前的朋友，我与你断交！”

美剑怨尤地看他，他是那个肖玉么？他是那个对她与艳剑都恋情不断的肖玉么？

肖玉为什么不回头，只要他回头，看到了丰肌玉容的她，会不会回心转意？

她幽幽道：“只要你回头，我便可以走了。”

肖玉说道：“你不会看到我的。”

她说：“你不愿意看我？”

肖玉忽地回头，他恨声道：“你看，你看吧！”

美剑看到了肖玉，她看到了肖玉的脸！

肖玉的脸上竟有猪，一只划下的小猪！

她忽地想到了，一定是那个逍遥子刻下的。

但逍遥子怎么不对她说？他怎么说要她来看肖玉，一定是他愿意肖玉的狼狈让她



看到，他想让美剑出丑！

她头一次心头冰冷！

她心头一时百感交集，再说什么才好？

她轻轻去抚摸肖玉的脸，她不由自主去摸肖玉的脸。

肖玉会让她摸么？他让与不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想摸。

肖玉没制止她。

她想问：“你疼么？”

但她问不出。

她问一句，有什么用？

她头一次发觉，她的心里很疼，因为肖玉的脸，她恨死了那个老人，那个自以为是的老家伙！

肖玉的眼里有泪了，他忍不住美剑的爱抚，他或许最喜欢的不是艳剑，而是美剑吧？

他说：“我不要你看。”

肖玉是男人，男人的眼泪不轻易流出。

她心里既是有些酸，又有些难受。

肖玉擦去了眼泪。他说道：“对不住，剑神夫人。”

一句话冷冰冰，又把他两个的距离拉得远远。

她忽地叫道：“不行，不行，我要去找他，混蛋，他怎么敢在你的脸上刻下那猪？”

肖玉一句话说得她愣了：“你说错了，他没在我的脸上刻下猪，那只猪是我自己刻的。”

她呆了，肖玉疯了么？

他竟在自己的脸上刻下了一只猪？

她忽地叫道：“你疯了么？”

肖玉冷冷道：“他在我的身上刻下了一只猪，我自己把他画在我的脸上，我不愿意让我自己忘了它。”

他说得冰凉。

他让美剑的心一阵阵揪紧。

一个人肯把自己身上伤刻在脸上，他想什么？

他一心毁了他自己，也一心要毁了那个毁他的人！

他一生都会把自己的生命赌注下在毁了那个人身上！

她说：“我要走了……”

他说道：“我知道你有野心，但你得想一想，想一想你的另一半！”

他说得让她伤感。因为她时常称那个艳剑是她的“另一半”。

她说道：“我能不能依在你的身上，歇一会儿？”

他说：“你愿意，便依吧。”

美剑依在他怀里。

没法儿说清他两人此时的心情。

美剑心道：他从来对我没这么好，从来没有让我歇在他的怀里，如果他早就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跟那个老朽成亲？

她突地跳起来，大叫道：“我恨你，我恨你！”

肖玉不懂她为什么要恨他。

她说道：“我恨你，我恨死了你，你在自己的脸上画猪，你就是一只猪，你就是一只人人厌恶的猪！”

肖玉看着她走了，她再也不回头。

她有她自己的恨，她会从此再恨肖玉，把他在自己的心底里抹去！一定把他从自己的心头抹去！

肖玉看到了老夫人，他知道他不该在这时看到老夫人。老夫人也知道他与美剑的事儿了吧？

她说：“你会记着她么？”

肖玉说道：“不会。从今后，我只能记着我自己。”

老夫人笑了，她说道：“你不是那个恶魔的对头，你可以让所有的人都恨他。你说，你能不能让这个女人也恨他？如果人人都恨他，他会发疯的。”

肖玉说道：“我不能让她恨那个人。”

他不能，他也不愿。

老夫人笑笑，说道：“你能，你一定能，你要做，你就会做到！”

她也走了，像美剑一样不作声地走了。

美剑的身子是白净的，她坐在浴桶里，轻松地唱着歌：

“人生别得意，

风云无静时。

他说你是猪，

你是猪尾巴！”

老人悄悄地站在她的身后，他像看一件很喜欢的玩具一般看她。

丰满的臀，圆滚的肩，黑黑的头发……她正在用一种奇异的方式挑逗他。

他看着她，说道：“对老人，你不用这种方法的好。”

她说道：“莫非你老得只能看女人？”

他笑了，说道：“你去了闺阁楼，你去了那里，一定看到了他的不同。”

她挑战似地看着他，说道：“我看到了，你在他的脸上刻下了一只猪，是不是？”

他忽地愣了，他说道：“我没健忘到那个地步，我没在他的脸上画猪。我只是在他的身上画下一只猪。”

她忽地从那浴桶里跳出来，叭地打了他一个耳光！

她恶狠狠地说道：“你得记着，我喜欢的人，要我自己去杀！”

他的眼睛也眯起来了，他说道：“你知道打一个皇帝的耳光，意味着什么？”

她不语，只是冲他嫣然一笑。

他突地打了她一个耳光。

她笑笑，说道：“美人打一个耳光，有什么打紧？”

她叭地再打了他一个耳光。

他冷笑了，说道：“你知道我是剑神，你敢打我？”

他叭地再打了美剑一个耳光，喝道：“你再打我，我便杀了你！”

她媚眼如丝，悄声说道：“杀了我，你舍得？”

剑神忽地大笑，他说道：“我杀了你，少了一个天下七剑的人，我有什么舍不得？”

美剑笑笑，说道：“你怕孤独，你怕人家不理睬你，就是你是天下第一，你也得有几个人陪着你，是不是？”

他看着美剑。

迟美笑说：“如果我离开了你，如果那个妖剑离开了你，你还有什么可炫耀的？你成了孤家寡人，你还有什么可吹嘘的？有我，有妖剑，你还像是一个人，你懂不懂？”

老人笑了，他再伸出手去，抚摸着美剑的身子。

她还以为他要打她，便身子一抖，他喃喃道：“对了，对了，你再见到了我，只是身子如此发抖，就对了。我是你的君王，我是你的君王，你知道么？”

他抚摸着美剑的身子，光滑如玉，她是一个美人，一个心如毒蛇的美人。

美剑的眼睛盯着妖剑，她说道：“其实你的心我也知道。”

妖剑笑笑，他不说话，任美剑去说。

她说道：“你并不忠心于剑神，你也不一定那么看得起他。”

妖剑大声笑，说道：“你看我看得起谁？我看得起你么？可你不是剑神。你只是一个用美色去取悦于他的女人，你只是一个女人。”

美剑乐了，她说道：“如果我说你来污辱我了，他会不会杀你？”

妖剑悠悠说道：“你为什么不试一试？你要一试的话，必是会知道那结果。”

她长吁了一口气，说道：“我喜欢冒险，你别激我。”

妖剑笑了，他洞烛其奸，知道她心里想什么。

他说道：：我有一件事没有告诉过你。但你得答应我，不与剑神说。”

她说道：“我不会对他说的。”

他说：“我去找过你的姐姐。”

美剑轻轻哦了一声。这并不意外。

他说：“剑神要我去的，他要娶艳剑。”

美剑不动声色，她的心扑扑乱跳，她不会让剑神得逞，她不会让他得逞。

如果他娶了艳剑，她还有什么意思？她与艳剑的那一点儿争强好胜的心，都化为鸟有了。

她说道：“你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他们两人的婚期么？”

妖剑笑笑，说道：“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喜欢她，我喜欢你的姐姐。”

美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她看出了机会，她不动声色，仍是笑眯眯地说道：“剑神喜欢的人，你也敢喜欢？”

妖剑笑笑，说道：“我对他说了。”

美剑看他的身子，看他的后背，者他是不是有些不适感，他是不是已经在背上背上了一只小猪？

妖剑忽地很奇怪，他轻声说：“你看他答应过别的人么？他答应过我，如果过一段时间，他娶不成艳剑，便任由我自己去找她。你说，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美剑冷冷狞笑，她知道是女人的美色迷住了他的心窍，不然机灵如妖剑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剑神的心意？

他不愿意开罪妖剑，但他也不会放弃艳剑，他一定会在这一些时日抓紧，去把艳剑弄到手。

她心思百转，忽地看到了妖剑呆呆的神态，她心中豁然，大笑。

她悄声说道：“你不用对我玩心眼儿，你只要告诉我你的心思，我便会帮你。”

妖剑大喜，他说道：“我已经四十岁了，你说，四十岁的年纪是不是干柴一般的年纪？是不是看到了最美貌的女人不肯放手？”

他放声狂笑。

## 第二十五章 艳情不遂

剑神有令，生擒艳剑者，赏万两银子。

如果是江湖人，他还得封地，做一派掌门。

他知道，要捉住一个女人，这些好处足够了。

剑神是看着那流血的小厮的尸体，便下了令的。

艳剑在走，她一心走到齐鲁间。

如果她找到了柳双，她会夺来那一柄剑，让柳双拿出那一柄剑来，她要去刺杀剑神，让他死在艳女人手下！

她骑一匹快马，飞奔齐鲁大地。

马蹄踢踏，飞一溜火星！

前面到了一片树林。

树林里飞出了一群人，他们一字排开，站在她对面。

她急急勒马，喝道：“拦路贼么？”

那人群里有一个大汉，大声嗥吼道：“她还说我们是拦路贼，叫她好看！”

众贼人大笑，一个指着她道：“好教你知道，剑神要你做老婆，我们都来帮他忙。我们得帮帮剑神，帮他摠住你那娇嫩的身子，让他好好玩你！”

这几个人哈哈大笑。

那壮汉说道：“上，不能伤人，别弄破了她那光溜溜的小脸儿！”

三个大汉冲来，一挥刀便来砍她。

她急急用剑去格。唰地一剑便刺得那人肩头流血。

一个大汉叫道：“厉害，厉害，难怪剑神出那么多的好处，原来点子扎手！”

大汉挥刀砍她，吼道：“有什么了不得，只不过是一个婆娘！”

那大汉与他的几个手下都是功夫不弱，他们的刀密如织网，一直泼见般砍她！

一个个吼叫道：“把她拿下，先摸她的奶！”

艳剑知道是一伙狂徒，手下顿用狠招！

她剑一扫，竟是把一个壮汉的头挑断，直跌在地。

几个叫道：“剑法不错，厉害！”

他几个更是小心翼翼，一个叫道：“挑死她的马！”

去了一个壮汉，砍死了艳剑的桃花马。

她心如刀绞，这匹马是她的爱物，竟被一刀砍死，哀哀鸣叫，直望其主。

艳剑大吼一声：“找死！”

她身子一跃，直飞扑去。

那大汉刚砍死了她的马，心里得意，一回头，便见她如飞而降，不由慌乱，忙用刀来劈她。

不料得她剑一挑，那把刀嗡地一声飞上天去，那汉子见不是头，忙回头便走。

她喝一声：“你去给我的桃花马做伴去好了！”

扑———一剑砍出，竟是溅一天碧血！

只剩下了四个大汉，他们看艳剑本事，大大胜过他们，一个个魂飞魄散，那壮汉叫道：“走！”

艳剑岂能让他们走开，她一跃而起，喝道：“留命！”

唰地一剑，正刺当胸，那个在后面的汉子应声而仆。

前面的三个人走得远了，她追上去一剑，便即毙命一人。再补一剑，另一个也了帐。

只剩下了一个壮汉，他虎目瞪看，看着艳剑，说道：“你一会儿功夫，便割草一般，杀了我七个兄弟，你还不算完么？”

艳剑大声道：“我要落在你手里，你岂不是得把我弄得生也不成，死也不能？”

那大汉叹道：“我们本来是齐鲁七兄弟，听说剑神要你做他的妻妾，便想讨一个赏，谁知道你有这样好本事，我们就是死，也不冤了。”

大汉看着她，喝道：“别动，我自，己杀我自己！”

一刀勿颈，颈血喷溅，一直喷到了她身上！

艳剑拣了一匹好一些的马，再向齐鲁进发。

一路上，也不知受了多少惊吓，方才到了那一片荒原。

看得到那柳双的小草屋了。

疾风劲吹，她的心里一阵子起伏不平。

如果柳双只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可怜虫，如果他仍是懵懵懂懂，不知道与人动手的话，她怎么办？

她心情沉重。

忽地响起了一阵子狞笑。



有人说道：“你看，她不是来了么？我说她会来此地，你只要呆在这里，守株待兔就得了。”

另有一个哈哈大笑，他笑道：“好一只雪白的玉兔，要不是剑神看好了她，我与你兄弟可是有艳福可享了。”

两人哈哈狞笑，都站在艳剑眼前。

这两个人可是怪了，一个的左眼无眉，一个的右眼无珠。

艳剑忽地想起采了，有传闻说，天下淫贼，叫做有珠有眉，便是这两个家伙吧？

那无眉的叫道：“有眉在此，你是不是乖乖跟我们走？我们一路上好好侍候你。到时说不定你会做一个皇妃，我们也借借你的光。”

那个有珠嘻嘻笑道：“说不定你会做西宫娘娘，不然你做正宫娘娘也好啊。到那时，我们兄弟可不是有了许多的女人？”

江湖多恶贼，艳剑拿起了剑。

但她一阵子头眩，她的体力已是不行了，她一路行来，好不容易到了此处，真个是心力交瘁，她喝道：“你们两个找死么？”

那有眉笑笑，说道：“死在美人手下，也是不错。只是我总交桃花运，一直不死，你能奈我何？”

那有珠叫道：“闲话休讲，不叫她进那小屋！”

看来他们心里也知，要是真的那个柳双乐于管她的闲事，他们两人恐怕不是柳双的对手。

柳双虽是年余不曾出手，但他的威风在，他的旧日威名令人丧胆！

艳剑出剑一刺，那有眉当地一声用一条戒尺挡住，他叫道：“就这么点儿劲儿，怎么当得住剑神一阵子狂痴？”

有珠道：“你知道什么，人家有诗说道是‘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雨露时’，人

家男人喜欢的就是娇滴滴的娘儿，小心些弄，别弄坏了！”

两人淫笑，一边嘴里说着，一边对艳剑出剑。

她一路上与许多恶人周旋，此时已是筋疲力尽，便不能抵得他两人出招。

有眉与有珠都不是怜香惜玉之人，一路轻薄，说道：“看来真是国色天香，我见怜。难怪剑神看中，百般要她！”

另一个叫道：“你我只配看她，真个可惜！”

一个再笑，说道：“看也看得饱了，你没听说过‘秀色可餐’，看多了秀色，便看得饱了。”

两人说着，手下却不放松，一尺一刀逼得她渐渐后退。

她一直退到了土崖下，她看到了那小屋，但两人不让她过去，她无法走近那小屋。

有眉大叫道：“你千里迢迢来这里，想做什么？让那个柳双救你么？可惜他不出来，这时辰他怕是抱着他的那个女人，正在欢乐呢。”

艳剑再也抵敌不住，她的剑当地一声，脱手而飞。

两个人大喜，直扑过来，齐来抓她！

忽地，一柄剑横在他们两个的眼前。

那是一个女人，一个浑身素衣的女人。

她冷笑道：“听说过峨嵋派的伊文静么？”

伊文静的功夫也是过人，她逼住了那两个人，喝道：“滚！”

两人低下了头，唯唯称是。一抬头，两人便飞也似地扑向伊文静！

一尺一刀，直扑向她！

伊文静不防，刚刚收剑，便得了那有眉的一尺，一尺砍在她肩上，顿时出血。

伊文静大叫：“狗贼敢骗我？”

她拔剑再击，可她剑未拔出，那刀便砍来，直砍向她的脖颈！

忽地，那刀停在空中了，不能而动。就是那有珠再挣，刀也纹丝不动。

两人抬头，看到了土崖上，有一个沉思稳静的男人，他的衣服仍是那么旧，但不那么破了，他的脸色仍是那么苍白，但不那么瘦了。

他望着两人，说道：“你们两个是恶人，走吧，别叫我动手。”

这两人欲迷心窍，两人心思：看他就是那个人人吹嘘的柳双了，不知他有什么本事，能让人那么怕他？我两人本领不弱，为什么不试一试他？如是我们胜了他，再杀死他，把他的尸体送与剑神，岂不是得了大功一件？

两人平时狼狈为奸，彼此心思，一眼便知。此时两人互看一眼，彼此心照。

他们两人低下头来，抽身后退。

有眉说道：“公子教诲的是。”

那有珠笑笑，说道：“公子说得好，我们走就是了。”

两人抽身到了柳双身旁，看那柳双仍是施施然站立，竟是一丝也不防备，他们两人心头一阵狂喜：原来运气却在这里？

他两人在左一个，在右一个，忽地齐声大吼，一左一右，拼命出招！

左手的是有眉，他手里尺用了一招“量日比天”，左手打出一拳，击那柳双的腰眼，右手的尺逼向他的心窝，想一击夺命！

那有珠更狠毒，一刀夺他眼珠，手也逼上来，狠叫道：

“没了你命，还教训大爷么？”

两人一左一右，本来就近，只有丈余，一逼便至！

尺捅在了人的腰上，那有眉大喜，叫道：“叫你栽在我的身上！”

那有珠也看着刀要夺目，喝道：“死吧！”

忽地，那尺刺在腰上，滑滑地一走，竟失了分寸，再也刺不到人了。那刀砍在眼睛前，竟像是会自家绕弯，在他的眉前一绕，便走了空！

两人像看到了鬼，身子一闪，便欲闪出！

他们怕柳双出手。

柳双在他们闪身后，仍是站在他们眼前。

两人再一跃，身子又跃出几丈。他们想转身逃走。

但柳双仍站在他眼前。

此时伊文静叫道：“他们就是那海浪，就是逼死明儿姐与慈师姐的海浪，你呆看他们做什么？”

那柳双大声喝道：“你们就是那海浪么？那好！”

他一出手，便揪扯住了那个有眉。

有眉尤是不知死，大骂道：“我本来要杀了你的那个狗女人，我夺了她，拿去献与人。让人好好享用她的！”

柳双大怒，他一出手，啪地拍击在那有眉的头上。

忽地，有眉像是开了血花，先是眼睛流血了，流两道血流，再就是他的鼻子扑扑喷血，后来嘴里出血，七窍流血，死了。

柳双看着那有珠，有珠喝道：“你小心些，你要杀了我，剑神不会饶过你！”

他情急，叫出了剑神的名号。

柳双愕然，他忘了剑神是谁，他问道：“谁是剑神，他是浪里的人么？”

他只是知道海，只知道那海浪，就是与伊文静在这小屋里住上那许多时日，他也忘不了那海浪。

有珠大叫道：“他当然是海里的人！”

他心中以为柳双怕海里的人，谁知道柳双心里念念不忘的，就是杀死那海浪，杀死夺去唐明儿与任慈性命的人，他大叫道：“那好，我宰了你！”

他只一捏，便把那个有珠的手捏成了一块儿，叭地掉地下了刀。

他大叫道：“我的手，我的手！”

他的手甩着，竟是再也伸不直了，指骨都是捏到了一起，分也分不开，像是自小便生成在一起。

他呻吟着，哭着，说道：“我的手……”

伊文静大声喝道：“像你这种无耻小人，活着只能害人！”

她一剑挥去，把那有珠也劈死。

两人看着艳剑。

伊文静扶起了艳剑，她说道：“姑娘，你是谁？”

忽地，那柳双冲来，抱住了艳剑，他急急说道：“明儿，明儿，你怎么活了？你真的又活了么？你真的没死，我就猜那海淹不死你，你会用毒，你能毒遍那海，它怕你！”

他紧紧搂着艳剑，搂得她喘不上气来。

## 第二十六章 移情

伊文静带着艳剑回到了小屋。

她的眼神里有忧伤。

柳双时聪明时糊涂，她不知怎么才好。

但他一直盯着艳剑，竟把一个艳剑看成了他的唐明儿，他絮絮说道：“明儿，自你与慈儿去后，我便心里难受，不知道我空有一身本事，有什么用？我不能保住你们，连两个妻子都保不住，我还算什么大侠？人都称我是大侠，我只是苦笑。我在那儿给你与慈儿修了一座小庙，是纪念你们两人的。”

艳剑刚才被他一搂，忽地红脸了，她刚想挣开，见那伊文静一直对着她摇手，知道

是不让她说破，她心里一热，心道：我倾心的男人只是肖玉，并不是你，就是你是名震天下的大侠柳双，我也不会在意你。但伊姑娘刚刚救了我一命，我不报答她，就没良心了。就让你搂一下我，我也不会在乎。

她低下了头，任由着那柳双一抱。

可她一低头，那含羞样儿，更让柳双认定了她就是唐明儿。

他心头欣喜，大声叫着明儿，明儿，叫个不够。

他搂着艳剑，慢慢向回走，直把一个伊文静冷落了。

伊文静跟在他两人的身后，百感交集，但表面须得不动声色，一直走进了小屋。

柳双抱着艳剑，把她放在那一张大床上，说道：“明儿，我们从前弄的那把戏，你不会忘了吧？”

他说着便去搔艳剑的痒。

艳剑虽美，却是最不耐痒，他一搔，便又惊又叫，几近昏死过去。

柳双大惊，叫道：“明儿，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伊文静对他说：“明姐姐的身子不爽，你也该知道的。”

柳双忽地捶头，说道：“对了，对了，你从海里来，一定是身子不大好，我不该弄你的。”说罢又是后悔，又是生气。

艳剑对着柳双说道：“你能不能出去，我与伊姑娘说几句话？”

柳双此时的脑筋反是明白起来，他大笑道：“对了，你从来刁钻古怪，在海岛上也是，总是与慈儿捉弄我，你再与伊姑娘捉弄我，我可是不饶你！”

他笑着走出去了。

只剩下了两个人。

只有她们两人，艳剑反是不知说什么才好。

她系好了衣服，说道：“我是有男人的.....”

伊文静看着她，目光如炬。

她说此话，是什么意思？

艳剑说道：“我来这里，是来拿那一柄干将剑的，我要用它杀了那个逍遥子，他占了我的妹妹美剑，还想污辱我。”

伊文静说道：“我看过他出剑，你不是他的对手。”

艳剑默然，她也情知不是逍遥子的对手，但她不能不拚。

如不与逍遥子拚命，她还有什么出路？

伊文静道：“我看他把你当成明儿姐姐了。”

艳剑默然，她说道：“你与他住在一处，你一定知道他的那一柄干将剑在哪里。”

伊文静说道：“我会令你失望了。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不曾看到过他有一柄剑。”

艳剑心头的沮丧，可想而知。

她心道：我不远几百里路，扑来找他，原就是为的那一柄剑，如今没了剑，我怎么办？

一时心头郁闷，竟是呆呆不语。

那伊文静看她呆呆地想心事，忽地向着她，慢慢跪了下来。

艳剑大惊，她问道：“伊姐姐，你向我跪下，有什么事儿要说？”

伊文静未语先流泪，她说道：“从前柳双是江湖中第一人，他向来待人大方，爱解人急难，救人于水火之中。可他与唐明儿姐姐、任慈师姐成了一家，带她们两个去海岛认亲，竟是出了大难，待得他回来，只是茕茕一人。我想她们两个是落入海中，被风暴卷走了。柳公子便是天天失智，只是念叨她们两人，不能自拔。”

艳剑心里一动，就是她所喜欢的肖玉，能如柳双这般痴情么？

她正在沉思，看到了伊文静那神态，便再听下去。

伊文静说道：“此病听来是怪，但也极易治好，听说只要有了一个他喜欢的人，便

会不治而愈。他刚才看到了你，竟把你当成了唐明儿，他一心以为你是唐明儿，他的病忽地好多了，你也看到了……”

艳剑忽地惊觉，她看着伊文静，大声道：“你要做什么，我不会听你的。”

伊文静看她，说道：“你或许是有男人，但你得听我一句话，你听完我说的话，有什么不好？”

艳剑心乱如麻，她不知道伊文静要说什么。

伊文静说道：“他喜欢你，你就做一回唐明儿，如何？”

她这一句话也说得极难。

艳剑是女人，女人最明白女人的心思。

莫非她要的是艳剑效娥皇女英的故事，与她一起嫁与柳双？

她大声道：“不，不，我不会嫁与他。”

伊文静说道：“你有男人了，是不是？”

艳剑心里很乱，她想到了那肖玉，肖玉活着，还是死了，他算不算是她的男人？

她摇摇头，再点头。

伊文静说道：“我知道你有仇恨，但你的仇人只是那个逍遥子，我看过他出手，他的剑已是出神入化，你根本就没有希望。只有一个人能胜了他……”

艳剑心跳，她说道：“只有柳公子么？”

伊文静说道：“是，他一心求死，上一次逍遥子刺他，他根本不动。如果他动手的话，他才会是那个逍遥子的对手。其实你说的那法儿，都是羊投虎口，就是你拿到了那干将剑，也只是送了与人，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艳剑心乱了。

伊文静说道：“天下男人，只有一个人最有情，他就是柳双。他痛失任慈与唐明儿，悲不欲生，一心只是挂牵他的妻子。能痴情如此的人，嫁与他是福份啊。”



艳剑竟看到了伊文静的眼泪。

她的泪水哗哗滴落，她说道：“我嫁与他，他只当我是唐明儿，有时叫我唐明儿，有时叫我慈儿，他叫我什么我都答应。因为我喜欢他，因为我爱他。”

艳剑心里有几分叹息，女人痴情，竟能如斯？

她喜欢柳双，一心做柳双的人，就是柳双认不出她是谁，她也情愿。

伊文静说道：“他的胸前很暖，一个女人，能趴在他的胸前，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是她的福份。他人很好，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让人难过的事儿。他是一个好人，只是他想着我是唐明儿，他叫我的名字时少，只是想着另外的两个人，你说，我幸福不幸福？”

艳剑难说，她不懂得这情感，他未有过这情感。

伊文静说道：“他看中了你，他看的你是唐明儿，如果你不愿意，我便会杀了你，把你埋起来，不让他再想你。”

艳剑知道，她的身体很弱，如果伊文静出手，她就会一死。

她大声道：“我有一个男人，他叫肖玉。”

伊文静说道：“他已经完了，他在那闺阁楼里，逍遥子在他的脸上画了一只猪，他性情大变，如今美剑又在与他亲近了。”

艳剑心如刀绞，她怒叫道：“你胡说！”

可她明知这不是胡说。

如果她有一件很好的东西，自小美剑便必得夺到手中。

如今她一定会绝了她的路，会把肖玉夺到她的手里。

肖玉，肖玉……

她失去了肖玉么？

伊文静说道：“你不愿意我在这里，我可以走，我把柳双交与你。你对他好些，如

果你辜负了他，我会一生追杀你，我会让五大门派杀了你。他是五大门派的恩人，他们不会忘记他的。”

伊文静泪流满面，她低下了头。

为了柳双，她情愿走开，她情愿让艳剑陪他，情愿一生再也不见柳双。

艳剑心里震惊，她问道：“你要去哪里？”

伊文静说道：“唯有一处可去，青灯古佛终此生。”

艳剑心里凄凉。

她能有伊文静这一副心肠么？

她能对柳双生情么？

她不能，她此时不能。

伊文静说道：“再有一法，如果你能扔下他，你可以自己走，我知道你一走，他会病得更重，他会天天念叨你，念叨你就是那个唐明儿，他会忧郁而死。因为……他看到了你，以为你是唐明儿，以为你来了又走了，背叛了他。”

艳剑好生为难。

要她做一个男人的假妻子，她能做么？

如果她不做，岂不是更无出路？

而且那柳双会帮她么？他会去杀了那个逍遥子么？

如果他能，她便做一回，能怎么样？

她看着伊文静，低声说道：“你……别走。”

伊文静听得她一句话，便知道她心里已允那件事，她忽地泪再流出，说道：“谢谢你，艳剑姑娘，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好人。”

这世上有许多的好人么？也许像任慈说的，好人不多，但像从前的唐门的唐日，还有那个宁可炸死自己，也不想让“生死恋虫”为害江湖的唐九爷爷，他们都是好人。

任慈活着时。带领峨嵋派，几经生死，很不容易，但她终是看到了许多的好人。艳剑姑娘也是一个好人。

她红着脸说道：“要是……他拿我当……那个唐……姑娘，我怎么办？”

伊文静说道：“我与你一起，应付他，如果他的神态好些了，那时姑娘再定夺去留，好不好？”

艳剑心里有些感慨，想不到千里迢迢来奔柳双，竟是来做他的媳妇儿来了。

她看着伊文静，静静说道：“我不会做他的妻子的，只要他的病好了，我便走。”

伊文静看她，不置可否。

柳双站在那里，想着从前唐明儿的那一首歌，那是川妹子的歌，他问刚刚出来的伊文静，说道：“你也是峨嵋派的人，你知道不知道那一首歌是怎么唱的？”

伊文静当然不知道，那是他与唐明儿的闺趣，她怎么会知道？

柳双大笑，拍手道：“不是糊涂了么？现放着明儿在此，就叫她唱，她一唱，我便知道了。一想起来那一首歌，我便心扑扑跳。”

他大踏步走进屋去。

他看到的唐明儿竟是斜在床上。

他唤了一声：“明儿，明儿！”

艳剑背对着他，此时心里滋味儿，真个是难说。

不是唤她，却是唤她。

柳双笑笑，说道：“我与你再见，真个是劫后重逢，你说，你见到了慈儿了么？”

艳剑知道，不能再不说话了，她轻声说道：“她死了，她淹死在海里了。”

柳双流泪了，他叹道：“我以为你们都死了。从你们死后，我在这里，你们竟是从不入我的梦，好生寂寞。我以为人还活着，不料得慈儿真是死了，慈儿，慈儿！”

他哭声呜咽，让艳剑心里也是悲凄，心想：这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是一个情痴，如

是能得这样一个男人，死亦何憾？

柳双哭过了许久，方才住声，说道：“伊姑娘，找到了明儿，我觉得我的心里也明白了好多。”

他再对艳剑说道：“明儿，你不在时，多亏了伊姑娘照应我，我糊涂了，她天天护我，我让她做你的姐妹，好不好？”

艳剑巴不得他说出这话来，说道：“好，我让她做你的妻子，你也省得再总想慈儿。”

柳双大声说道：“我想慈儿，我一定会想慈儿，就是你们两个在，我也会想她的，慈儿，慈儿！”

说着说着，他再流下泪来。

伊文静不愿意让他再是伤心，她说道：“你看你看，明儿姐姐回来了，你反是总流泪，你再流泪，她不是更难受么？”

柳双忍泪，说道：“对不住，明儿，我再不哭了。”

## 第二十七章 酒楼秘谈

郭轩不知道如何对毕凤说，他只是笑着，说道：“我要去会一个人。”

毕凤说道：“我跟你去。”

她已经有些离不开郭轩了，人的情感有时便是如此奇怪，原来她还与郭轩是死敌，可现在她一心跟着郭轩，宁可去死，她也不会放弃郭轩。

郭轩知她心情，他说道：“我这一次去，很危险。”

她气道：“有危险，我才要去，我要……跟你在一起。”

一个女人，只有在知道了什么是恋情的时候，才会有那种既娇且嗔的心境。

毕凤本来不是那种女人，但一遇到了郭斩，她变成了一个柔弱女子。

什么时候她变的，是不是在她给郭斩包扎伤口的时候？

郭斩说道：“你在这里等我，如果我不死，就一定会回来。”

她幽幽说道：“你要去会……一个女人？”

郭斩大笑，指点着她的鼻子，笑道：“你真是一个嫉人，你知道，他是一个男人，一个很有本事的男人。”郭斩看天，忽地说道：“他没有朋友，只有我一个朋友。我一定去看他，我一定要去看他。”

郭斩去了，他慢慢走进了一家酒楼。

他对店小二道：“给我准备两份筷子，我请一个人，待他到了，好菜尽管上好了。”

店小二应诺。

过了一会儿，便见酒楼下走进来了一个人，那人摇摇晃晃，到了楼上，坐在郭斩的桌旁，说道：“别来无恙？”

郭斩一见了那人，顿时要流热泪。

他抑住自己，说道：“你活得很安逸？”

那人笑笑，说道：“很好。”

他把一只大大的盾牌放在桌上。再放上一柄剑。

他是妖剑。

谁能料得郭斩要见的朋友就是妖剑？

两人对面而坐。

郭斩说道：“请喝酒。”

妖剑豪饮一杯，叫道：“好酒，还是花雕。”

妖剑最喜欢的酒就是花雕。

他喝了两杯；问道：“你没有什么话要问我？”

郭斩笑笑：“没有。”

妖剑恶狠狠瞅他，说道：“别人没有，因为别人不是我的朋友，我以为你能问我，因为你是我的朋友。

郭斩笑笑：“别人不问你，因为他们不关心你。我不问你，是因为我知道你。”

妖剑冷冷道：“你怎么会知道我？我一生在世，就是亲爹亲娘在，他们也不会知道我。”

郭斩说道：“你绝不是那种人。”

妖剑笑笑，两人复再举杯。

人生多寂寥，把酒问苍天，不知生几许，今夕是华年。

郭斩说道：“我救了泰山十八剑的六剑毕凤，她是一个姑娘，愿意跟着我。你说，她会不会有什么别的心思？”

妖剑说道：“不会。”

郭斩放松了一口气，说道：“我喜欢她。”

一个铁汉如郭斯的人，他也能喜欢一个人？

妖剑说道：“如果我是你，我就不说这一句话。”

郭斩的眼睛看着妖剑。

妖剑说道：“你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

郭斩摇头，他只知知道妖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叫做黑灰白，但这一定不是他的真名。

妖剑说道：“我也喜欢一个女孩子，但我知道我不能喜欢谁，我只能生于剑，死于剑。”

郭斩说道：“她愿意与我同甘共苦。”

妖剑冷笑，说道：“她是愿意与你同死，但你要是死了，她岂不是受了苦辛？你是

剑客，你会死在剑下。”

郭斩黯然。

他会死在逍遥子的剑下么？那样他必是会让毕凤受苦，她会一生一世都不得安宁。他何苦要一个女孩子受苦？

他说道：“我明白了。”

妖剑看着他，说道：“你是不是在长白山有一个亲戚？”

郭斩笑笑，说道：“是，从前郭家有一个姑娘嫁与了长白派的浑谷，后来她死了，被唐门害了，可她的孩子还活着，如今是长白派的掌门人了。”

妖剑突然说道：“你应该去长白派看一看，去两年。”

郭斩气粗起来，他瞪眼看着妖剑。

郭斩很生气，但妖剑无奈，他只是低头，他慢慢说道：“你去了，两年不回来，你不会死。”

为了不死，他就去长白派躲风么？

那样活着，他岂不是做了一回鬼？

他恶声道：“好主意，好主意，只是你怎么不去躲起来？”

妖剑苦笑：“我躲在他的身后。做他的仆人，比你更甚。”

郭斩长吁了一口气，说道：“我与你比剑三日，你人才能？为让我钦佩，只是我不明白，你怎么要跟他？我与你联手，我们能对付得了他。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有多好？”

妖剑看看郭斩，他肃然道：“你错了，凭你的嵩阳铁剑与我的这一剑一盾，我们与他动手，最后的结果只会是……”

郭斩气极，说道：“要他死，让他这个罪大恶极的家伙一死！”

妖剑看他，淡淡道：“我与你合手，只能与他斗过一千招，一千招外，我与你必死！”

郭斩震惊。

他知道妖剑的本事，绝不会比他更差，但他两人合力，也战不下剑神？

这怎么可能？

郭斩失色，他盯住了妖剑，知道妖剑的心机极深。

如果妖剑说他两人也对付不了逍遥子，岂不是天下再也无人能胜得了他么？

那他们怎么办？

郭斩看着妖剑，说道：“莫非你就是觉得无望，方才投奔他么？”

妖剑说道：“是。”

剑神坐在桌旁，他一坐在桌旁，就是一个鹰扬四顾的君王。

站在他身后的一个人说道：“他去了樊家酒楼。那里面有一个人等他，他们是旧相识，那人是郭斩。”

逍遥子的眼睛亮了，妖剑与郭斩是旧相识？

那个人再说道：“两人说，他们在一起，也不会是你的对手。”

逍遥子哈哈大笑。

他的眼里有雾，一种恶狠狠的雾。如果他的眼里出现了这种雾、他就会杀人，或是在哪一个人的脸上、背上画一只猪。

他恶声道：“你看我下一个要在郭斩的脸上画猪，还是在那个妖剑的脸上画？”

那人不应声。

逍遥子的下人都知道，他不喜欢有人应他的问话。

所有的下人，只有一个人敢应声回他的问话，那人便是妖剑。

站身后的人如同梦呓，他说道：“郭斩在说，难道妖剑就是要讨好你，才来我们这里的么？”

逍遥子笑了，原来他与郭斩并非同谋。

妖剑看着郭斩，他笑笑，说道：“如果你能与他作对，你便可以杀了他，可你杀不



了他，你还不认可输了，又能怎样？”

郭斩说道：“我会与你动手，就是败与他，我也得与他动手。”

妖剑笑笑，说道：“你能在他的剑下走二十个回合，不会再多了。”

郭斩的脸色冰冷。

就凭他名震天下的嵩阳铁剑，竟然只能在逍遥子手下只走二十个回合？

他不相信。

那个站在逍遥子身后的人听了来人再说几句，说道：“他说，郭斩在你的手下只能走二十个回合。”

传话的人有多少，才能把那远处的每一句话都及时无误地传到他的耳中？

逍遥子冷冷道：“他说错了，不要十二剑，郭斩必死在我的手下！”

剑神的脸狂傲，只有在谈到剑时，他的脸才像是君王一般，既傲且狂。

郭斩看着妖剑，说道：“人各有志，不必勉强，我只是忠告你，人的羽毛不易洁净，好自为之。”

妖剑大笑，他扬颈一喝，饮下了一杯酒，说道：“我的。羽毛本来就是脏的，我是黑老鸹，你说那羽毛怎么会洁净？”

郭斩大声道：“好，我走了。”

他放下一块银子，说道：“小二，这银子是酒钱！”

起身下楼去了。

妖剑低下了头，，他忽地抬头，大叫道：“来人，来人！”

店小二听他叫声没了好气，忙来侍候，问道：“客官要点什么？”

妖剑说道：“你知道我要喝醉，得几坛花雕？”

那店小二一愣，他要喝醉？那怎么好？

店小二说道：“客官，你不要喝醉，酒大伤身啊。”

妖剑大吼道：“狗屁！我要喝酒，我有的是银子，你知道不知道？”

店小二心道：你有银子你就有，还怕你给我银子多么，只是老子劝你，是为你好。你不愿意，喝死算了。

小二笑笑，说道：“不知道客官好酒量，本店有的是花雕，不知你要几坛？”

妖剑大笑，拍着桌子叫道：“先来两坛，你给我先来两坛。”？

店小二拿来了两坛酒，放在桌上。

妖剑大声道：“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来日是与非。”

他一杯杯饮，后来嫌那杯子太慢，竟仰颈喝起一坛酒来。

酒水洒地，他笑道：“宝剑挑灯看，美人醉意闻。我真个是看了宝剑，还是看了美人？”

这时，从楼下上来了两个人，一个对妖剑行礼，说道：“剑神派我两人来给你送宝物来了。”

妖剑大笑道：“什么宝物？”

那人恭敬地说道：“剑神说先生此时被友相弃，心情不好，一定会借酒浇愁，先生醉了，会伤身子的。剑神拿来了一块星宿海的醒酒石，请先生纳于口中，便再怎么喝也不会醉了。”

妖剑拿起那一块小小的石头，说道：“什么破玩艺儿，能醒得了我的酒么？”

那人道：“剑神告诉先生，这一块石头，是星宿海的人进奉与剑神的，他从来没有用过，才能拿与先生用。”

妖剑很满意，他摇摇头，把那一块石头放入口中。

剑神看着下人，他问：“他说什么？”

那人说道：“他说那石头会不会有用？他再要了两坛花雕，正在那里牛饮。”

剑神笑了，他说道：“从今起，可以不再监视他了，你们的所有人都撤，回来做别

的事儿。”

是啊，他的人手不够，他有许多的事儿在做。

剑神看着那剑，他的墙上挂着许多宝剑，那些宝剑有的血锈斑斑，有的早就烂了。

他能把这些剑的主人名字倒背如流。

他使那些人流血，他才搏得了天下第一的名头。

他有自信，如果他与郭斩动手，嵩阳铁剑也会摆在他的墙上。成为他的第二十九柄剑。

天下名剑，尽皆归一。

他拿出了莫邪剑，他得到了莫邪，是连杀十五人后方才得手的。

他一抖莫邪，剑竟不动。

重剑不工，这是一柄看去很古拙的剑，逍遥子大声道：“得了莫邪，可与天下人争，我再得了干将，岂不就可做天下霸主了，我能做帝王。那时我便叫剑帝，开元叫剑始元年。”

他轻轻舞起剑来，只看得见一片剑光，不见人影。

他舞得兴起，竟是长声吟啸起来。

这一声傲啸发出，连院子里的树木也瑟瑟发抖。

刚刚走进院子的妖剑酒也似乎醒了，他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没有树叶的光秃秃的树木，愣愣地发呆。

## 第二十八章 武当长剑

黄肆要去看看那一柄剑，如果他能得到莫邪，他会再去声讨逍遥子。得到那一柄干

将，他将无敌于天下。

他找的是鄂北三鬼。

听说他们有那一柄莫邪剑。

他到了鄂北，但没找到鄂北三鬼。

有人告诉他，鄂北三鬼到了齐鲁，他们是去找那个柳双，要那一柄干将宝剑去了。

如果他得了那柄莫邪，他也会去找干将，他何不去一齐找？找到了鄂北三鬼，他也找到了那干将，也夺来了那一柄莫邪？

他追踪而下。

看看到了黄镇。

这是一个小镇，在镇里镇外都是那种用石板砌成的墙，房子也是石板砌的，连那围墙都是一层层的石板。

他走在板石当街上。

怪了，此处是一个集镇，竟是没有一点儿声音，没有鸡鸭牲畜的吵声，没有孩子在街上当耍，没有一家开着门。

莫非这只是一个死镇？

一阵惊耸突地传遍他的全身。

黄肆站在当街，看着那房墙，心道：这里没有一个人，怎么回事？是不是镇子里的人都搬走了？

他回头来，敲敲一家门，嘭嘭声敲了许久，也不见有人应声。

他叫道：“有人么？”

竟是无人再应。

他吱呀一声推开门。

黄肆一推开门，便是大吃一惊。原来这家人都是死在院子里，一个个口中流涎，倒

在地上。

看样子都是服毒而死。

黄肆大叫道：“有活人么？有人么？”倒地上的死人当然不会应他，再哪里有一个活人在？

黄肆提剑走出，刚走到门口，唰地两柄剑直刺来！

那两人喝道：“杀人偿命，还哪里走？”

黄肆大叫：“是谁杀人？”

他一纵跳出，以为是贼人，一见是三个老者，那三人看着黄肆，说道：‘原来是武当长剑，就是武当客，杀人也须偿命！’

黄肆笑笑，说道：“我一进镇子里来，便见得人都成鬼，我怎么知道是谁杀了他们？”

三个老者中一人说道：“我等是剑神的手下，叫做剑风、剑雨、剑云，人也叫我们三人是风剑、雨剑、云剑。你是武当派的黄道长？”

黄肆一听得他们就是剑神的人，心里一咯噔，心道：原来是他们作下的孽，只是不知他们杀了这镇子里的人，是为什么？

他气道：“你三人杀了镇子里的人，还要诬我么？”

那风剑哈哈大笑，说道：“你是武当派的黄肆，你当死在这里，如果有人得知你已死，必是知道你是害死了镇子里人的凶手，你死定了！”

三个慢慢围住了黄肆。

黄肆盯着他们手里的剑。

风剑喝一声：“看剑！”

他唰地一声，便奔黄肆出剑！

天一剑法！他用的也是天一剑法。

原来那个剑神在用人时，却也不吝，竟是把他的天一剑法也教与下人，要他们学会

三招五式，以备应敌。

此时三老的剑一施，竟是绵密有致，一齐奔他而来！

黄肆大叫：“看我武当剑法！”

他格飞那云剑的手中剑，直扑向那雨剑！

风剑一见他出招也狠辣，叫道：‘缠住他！’

三个狠狠出剑，一时竟也不相上下。

黄肆心道：这三个是剑神的手下，剑法也是如此狠辣，我与他们三人对敌，多半只能是棋逢对手，讨不得什么好处。

那风剑大喝一声：‘天一十剑！’

他们三人都是从那剑神得了十招剑法，此时施展出来，竟是有偌大威力，剑招一出，击得黄肆直退。只听得唰唰几剑，又是呼呼风生，一直把那黄肆围在正中。

吱一声，那风剑竟是一剑得手，在黄肆的后背扯破一道大口，鲜血便流。

那雨剑喝道：‘听得主人说，这武当长剑也是天下有名的剑客之一，怎么这等不济事？’

黄肆心头恨恨，他再端凝握剑，喝一声：‘看剑！’

武当剑术，本来也不弱，只是刚才一时失查，不很小心，就被他三人一剑刺伤。此时他得了手，竟是嚓嚓几剑，就把风剑刺退。

他再上前，忽听得那门轰一声响；原来那云剑心里有鬼，竟是看个机会，把那门弄破，门板直砸向黄肆！

黄肆早就知机，身子一跳，人便跳向远处！

三柄剑跟着，一直刺向他！

黄肆空中回头，一声断喝：‘休要张狂！’

一剑挑向那雨剑的肩头！

那雨剑也是张惶，一失手，剑便走空。黄肆的剑哧一声挑破他的衣服，在他胸前划了一条长长口子。

风剑叫道：“不要狂！”

手中剑破空而出，直刺黄肆！再看那个云剑，也是剑出有声，竟直奔黄肆而去！

黄肆躲也不及，身一斜，那剑从他胸前直划过去，他剑一挑，竟把那个云剑的肋挑破。

云剑受伤不轻，倒地不起。

黄肆心里一振，他能胜得了他们二人，想必还是有望。

他大声喝道：‘死在剑下的，也算是冤鬼！你们去地狱好了！’

唰唰几剑，逼得那风剑与雨剑手忙脚乱。

三人打在一处，剑飞旋舞，看不出那两人能抵得他的剑。

黄肆心道：‘要是我能胜得了他们两人，也总得五百招以上，到了那时，我的内力便不够了。不如我走开，异日再图报好了。’

一念至此，便一声喝吼，炸雷也似：‘看剑，不死不休的武当剑！’

忽地听到了一声极是柔媚的喝彩声，有人俏俏生生叫道：‘好，谁说武当剑法不好，看来能胜得了天一剑法的，还是武当剑呢。’

正拍手的，是那个柔媚入骨的美剑。

她手里拿着那一柄剑，看看黄肆，说道：“人说黄道长是天下七剑之一，正想领教！”

黄肆此时浑身浴血，正是气头，吼道：‘贱人，你放着好好的人不做，偏去为虎作伥，不识羞么？’

美剑乐了，说道：“你要是剑神，我便嫁与你，好不好？只要你是天下第一，我便服你，可惜你什么都不是，连人家的三个剑奴的本事也没有，岂不是让人好笑？”

美剑说道：“我最恨的人，就是口中满是玉义，德行的人，跟这种人在一处，我怎

么能好受？”

她一拔剑，立时让黄肆气沮。

他心道：她姐妹的剑法，我从前看过，也不见得比我高明。此时见她一拔剑，不由得我心内犹豫、气沮，她的本事，确是非比寻常。

黄肆此时知道，他要一走，怕不能够。他只是提剑，一心与那女人动手。

美剑说道：“好，我便与你动手，出一比剑好了。”

美剑一出，满天都是剑光！

黄肆顿时气沮，他提剑去挡美剑，但当当当三剑，他是退了几步。

美剑笑，她说：“一剑出手，便夺三军。你那一手剑法，在我眼里算不得什么。”

要说那黄肆的剑法，也是早年张三丰道长创下的武当剑法，长剑如指柔，劲猛如钢刺，出则虎，退则弓，一直是天下的名家剑法，此时见了美剑的天一剑法，竟是再也比试不过了。

美剑一刺，唰唰唰，竟是逼得那黄肆退去几步，他趑趄而立，持剑当胸。

美剑说道：“本来我念在天下七剑的份儿上，会放你一回，但你出语便辱及我，我不杀你，难饶你！”

美剑再出剑时，便多了几分凶气，一剑逼过一剑，直夺那黄肆。

不待得十几招，黄肆便败北。

他一直退下去，心道：看来那剑神真个厉害，只是这个女人，我便不能胜她，何况那个剑神？

他一直撤身，想抽身急退。

但那美剑早就看出他心意，一剑更紧似一剑，直逼着他，他哪里有退出的机会？

再说那雨剑、风剑刚刚替那云剑敷好了伤口，三人握剑，在一旁虎视眈眈，一直想拿下他，哪能容得他走开？



黄肆这里正在叫苦，忽地听到了一阵阵鬼啸。

那鬼啸声像是真的，叫人不寒而栗。

眼前多了三个人。

那不是人，只是鬼。

一身白衣飘飘，浑身都是蓑麻，连身上的系带都是麻带，头戴孝帽子。

三个都是呆呆而立，默默无语。

三人中，那个矮胖的是鄂北三鬼的老大钟亭，那个细瘦的是老二钟秀，那个年青的是老三钟灵。

老大说道：“这就是情愿跟着那个老淫鬼的姑娘？”

老二抚胸大笑，说道：“老大差矣，老大差矣，她早就不是什么姑娘，她只是那个老淫鬼的玩具，被那个老鬼百般玩弄，哪里还是个姑娘了？可惜，可惜她看中了那个淫鬼，还莫不如看中我们三个真鬼！”

钟灵冷冷道：“我喜欢的女人也不是她，就是她变成了鬼，我也不会娶她。”

那钟秀叫道：“她做了鬼，只是一个恶鬼，只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哪里能得你这个好老公？”

三个你一句我一句，竟是直说得那美剑直吐白沫，她恨道：“鄂北三鬼算什么，上一次我与剑神有事，不能杀了你们，这一回你们看好了！”

她再抽剑，向那大鬼钟亭刺去！

大鬼钟亭叫道：“我杀了你！”

大鬼的灵幡打向美剑，那灵幡飘飘摇摇，竟是直打向美剑！

老二钟秀大叫：“留下一个鬼给我！”

他的打钱桩直打向那美剑！

老三也慢慢说道：“终不能你两个把她分了去，要分，也得三马分尸！”

他一只碗、两条箸，直打向那美剑。

三剑中的老二雨剑一见美剑被围，便来帮他，他持剑一挥，叫道：“鄂北三鬼，算什么东西！？”

老大风剑也叫：“让他三鬼成真！”

当下两边恶战！

这边，七个人在一起恶战，那边，只躺着一个云剑。

鄂北三鬼的功夫奇诡，他们三人抵住了那雨剑、风剑，还能助那黄肆与美剑放对，一时间，双方竟是不相上下。

再战了一会儿，那美剑大声叫道：“罢了罢了，我看我们也战不出个头绪来，莫不如我们便散开，自走自的好了。”

黄肆看看三鬼，三鬼中的老大钟亭冷冷笑道：“好，你要罢手便罢手。”

美剑要那风剑杖着云剑，她与雨剑再人押后，慢慢走了。

黄肆说道：“不知道三雄要到哪里去？”

老大钟亭说道：“说来也是不幸，我们兄弟三人要去齐鲁间，找那柳双公子，请他助我们一阵，不料得柳公子人也因情而痴，竟是不再与我们搭言，我们无奈，只好走了。”

黄肆说道：“柳双是指望不上了，只能我们自己去。”

那鄂北三鬼看着他，老大钟亭说道：“我知道那剑神的剑法，天下无二，黄道长想胜他，殊非易事。”

黄肆叹一口气，说道：“我从前看过美艳姑娘的剑法，也不是高不可攀，如今再看，竟是不能与她匹敌了，若是再假以时日，我必丧在她的剑下。”

一时侠客，竟是心如死灰。

三鬼呆呆看他，他们也不知如何是好。

黄肆道：“听说莫邪剑在你们手里，要真的是在你们三雄手里，能不能借我一用？”

三鬼互相看看，老大看着老二，老二道：“就对他实说了，看他能怎么办？”

老大一叹，便说出一番话来。

## 第二十九章 情系莫邪

黄肆问起那莫邪剑，三鬼都是神色黯然。

老大钟亭说道：“我们哥三个都去柳双那里，我想请他喝一坛熊酒，请他帮我去找那一柄莫邪剑。原来那一柄剑是我们拿到的，想送与天下最好的剑客，听得人说，能救助天下人苦难的，就顶数柳双柳公子了。我们便去找他，不料得在途中，竟被人把那一柄莫邪夺了去。”

黄肆说道：“不知道那个夺剑的人是谁？”

鄂北三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是无言，他们三个至今不知是哪一个盗去了他们的剑，一直到了齐鲁间，方才想起来看一看他们的剑，一看方才知道，那剑被人换了，那柄莫邪不见了，换上的是一柄平平常常的剑。

黄肆心道：他们哥三个也不用剑，自是不知剑的好处。他们或许会不在意，拿一柄宝剑当成平常，就如此丢了，也未可知。

但如果此剑落在了那个剑神手上，岂不是会造成大患？

钟秀看出了黄肆的犹豫，他说道：“还不至于落到了那个老鬼的手里，如是他手里有那一柄莫邪，他岂不是会去逼那柳双，要他拿出干将来？”

黄肆说道：“听说那一柄干将就在柳双的手里，他怎么不拿出来？”

钟秀说道：“不知道，我们兄弟三个虽是丢了宝剑，但还是去了齐鲁间，看到了那

个柳公子，我们兄弟三人请他饮酒，他也不饮，听说他已经足足有一年不与世人共语了。因为他的两个妻子落入海里淹死了，他便再也不与世人说话，他痴呆得很，有时聪明，有时糊涂。人都拿他没法儿。”

黄肆说道：“他是不是学的那个范睢，一心装疯？”

老二钟秀读书也多，知道黄肆说的是古时人物，他说道：“我看未必，他也不必学那人，他是真有些疯颠颠。”

四个当下议定，去齐鲁间找那柳双，看他此时的情形如何，再作商议。

逍遥子与美剑在床上嬉戏，他此时已是忘了他只是一个老人了，他在看着美剑的身体时，就忘了他是一个老人。只有事后，他方才知他他很累，累得没有一丝气力了。

那时，他对他自己说，如果美剑这个贱人再来惹他，他决不再那么贪欢。

但到了下次，他又忘了，他又忘了他是一个老人。

此时，只有他的头发在美剑面前能提醒她，他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

他问：“你与鄂北三鬼一会，伤了云剑？”

差剑一笑，说是。

逍遥子大笑，说道：“要是只有那个黄肆，凭你的功夫，足以与他对敌。”

美剑说道：“我的剑法也不胜他许多。”

逍遥子正色道：“剑法之道，在于自心，如果你能一心胜敌，你的剑招胜他，内力亦够，你便是他的克星。”

美剑笑笑，她得益逍遥子的剑术甚多，她得认真听他的每一句话。

如果你是聪明人，面对着比你更聪明的人，你只有一个法儿，那就是一句话也不说。

一直到你真的胜过了他时，你再说话。

逍遥一说道：“天下七剑，如今只剩下了那两人，可说是我的心腹之患，一个是那个郭斩，一个便是他黄肆。为什么不杀了他？杀死他！”

美剑大声道：“你为什么不让妖剑去？如果他去，他一定会元死那个黄肆，他也会拿回来那柄干将剑，他不是善卜望气么？如果你能卜得出那干将在哪里，岂不是立了大功一件？”

逍遥子大笑，他觉得这是好计。

妖剑便站在了逍遥子面前。

他说道：“从前我不相信你……”

妖剑只是一笑。

他再说：“我如今再也不派人监视你了。”

妖剑忽地说道：“谢谢。”

逍遥子说道：“天下若得，当与诸君共之。这是高祖的话，也是我的话。如果你与我办好一件事，便是立了大功一件。”

妖剑看他，从未看到过逍遥子与他说话如此客气，他要妖剑做什么？

逍遥子审视着妖剑，他忽地说道：“你能杀得了他，你去杀了那个黄肆，再把那一柄干将剑夺来！”

妖剑刚要说话，逍遥子忽地狞笑，说道：“我已经让你对我说一回不了，你再休对我说不，如果你再说，我便对你不那么客气！”

逍遥子忽地大笑，说道：“你上一次放走了那个艳剑，我对你还有记恨呢。如果不是你真心喜欢她，我一定不会饶过你！”

风息了，妖剑走出了院子。

他看到了那美剑，美剑盯着他的眼睛，她说道：“我知道你对逍遥子不是真个忠心。”

妖剑只是一笑，笑得冷冷：“你怎么知道？”

美剑轻声说道：“你别忘了，我是一个女人。女人知道一些事儿，只是凭直觉。”

妖剑要走，她挡住了他，她说：“我告诉你一件事，迟艳如今正在柳双的床上。”

妖剑的身子一抖，他怒道：“胡说！”

美剑笑嘻嘻：“我说的都是真话，柳双拿她当了那个唐明儿，你见过唐明儿么？她真个像我与艳剑那样美么？”

妖剑什么都听不到了，他喜欢艳剑，他心里真的盼着艳剑能与他有缘，但想不到柳双竟拿艳剑做一个唐明儿，稀里糊涂便把她抱在自己的床上。

他算什么大侠？他算是什么江湖英雄？

妖剑恨不能立时宰了他

美剑说道：“我要让你去齐鲁间，是因为黄肆也去了，那鄂北三鬼也去了。而且在柳双那里有艳剑，你可以杀了那个柳双，把艳剑带回来。”

她看着妖剑，轻轻吹气，吹得他的三千烦恼丝在头前头后飘。

她说道：“你一看见了我，更想她，是不是？”

妖剑看她，不出声。

美剑看他慢慢走出院子，忽地说道：“我要是你，我就找到她，把她带走，再不回来。”

美剑笑吟吟回到了床前。

逍遥子仍在闭着眼，他是不是太累了？一个君王天天沉迷酒色，他也不会料理明白他的国家的。

逍遥子是不是太老了，他是不是会被美剑这一把斧头砍得无血无肉，~无心无肝？

忽地，他出声了：“你的诡计并不好。”

美剑心一跳，她媚笑道：“哪儿不好了？我都是为你做事呢。”

逍遥子说道：“我告诉你，我要娶你们两姐妹，便一定要娶，你想拦我，也是梦想！你再对妖剑说什么，他也不会听你的。因为.....”

她笑笑，不吐声。

逍遥子的眼睛如鹰如隼。

他再一字一句地说：“因为你给他的是色，而我给他的是性命。如果他有了命，他会再去寻色，如果命也要没了，他会为色伤身么？”

他傲啸一声，大笑起来。

美剑看着他笑，她的心里扑扑跳，如果这个老人不像她想的那么贪色，做了他的禁裔又有什么用处？她只是老人的点缀，她决不会在老人的眼里比江山、权势重要。

夜很深了，美剑看着逍遥子，他的睡相很难看。

如果她是一个很挑剔的女人，一看到了他的睡相，她决不会嫁与他。

他睡时，眼睛是斜的，他的眼皮有些肿，他的嘴斜着，鼻子很大，鼻尖有些红。他的鼻旁有些肉疣，嘴一吹一吹地扑扑吹气儿。

他的眼皮下有一块大大的肉囊，那肉囊使他的神色更苍老，更难看。

她为什么要嫁与他？

她惦念着两柄剑。

她已经知道，逍遥子有一柄莫邪剑，只是他把那一柄剑藏在哪儿了？

她悄声下地，再看那客厅，客厅里有一幅画，画后是一个机关，她早就探得了的，但他不曾远出，她便无法去看。

今夜里她把那一个老人累得大汗淋漓，他睡熟了，她得了一个好机会。

她慢慢走出去。

风仍在吹，夜的风吹得静静，没有一丝响声。

整个院子都在熟睡。

她轻轻到了客厅里，看到了那一幅画，那是唐代吴道子的一幅画，是雪山踏归图，看林寒涧肃，层林尽染，端的是一派肃杀秋景。

这画幅很大，从一旁揭下，便见到了后面的一个小门。

她慢慢跳上去，从那小门进去。

她看到了一间静室。

这一间足足有三间房屋大小的静室。

静室里，有一面东墙，挂满了剑。

那上面的剑都是有剑袋，有剑鞘的，还有的下面挂了一些其他什物。

那是些什么，莫非真的就是他当年夺取人头时留下的念物么？

有一支箫。

她愣了，那箫是不是大侠萧啸的后人萧不衣的箫？传说他去了海外，难道他没走，只是死在了逍遥子的剑下？

再有一柄剑，那剑是剑不像剑，像是吴钩，她明白那是？吴钩剑吴平的剑，当年逍遥子杀了吴平，天下人皆知。

再看下面还有一柄剑，那剑是一柄黑黑的铁剑。

她知道，这是与嵩阳铁剑齐名的大昭剑，是一个倭国浪人的剑，当年逍遥子一战杀了他，那是天下有名的一战。

再看那最下面，有一个破旧鱼皮剑鞘，里面有一柄剑，那是什么剑？

她唰地抽出剑来，看那剑出剑无声，竟是如水般只有一道青青柔光。

莫邪，真的是那一柄莫邪！

她从前就听得说，莫邪是女人剑。

天下两剑，得莫邪霸，得干将王！

莫邪干将，得两者，便可飞剑去夺取人的首级。

她如果得了这一柄莫邪，岂不是就做得成天下霸主了么？

她抽出宝剑，再把那一柄宝剑归鞘，转身就走。

她忽地站住了。



眼前是一个矮小的老人，他的眼睛眯着。

他不是睡熟了么，怎么又走出来了？

他只是站在美剑的眼前，说道：“老人贪睡，但老人也觉少，你忘了这一点。”

他的眼光很犀利，他厉锐的目光直视着美剑。

忽地，她对自己不那么把握了。

她是美人，但那两个女孩儿袖剑与花剑也都是美人，她的姐妹迟艳也是美人。

谁能保得住这个老人不会杀了她？

她的手在抖。

她手里拿的是莫邪剑，但她拿了莫邪又会怎样，她依然不是老人的对手。

老人笑笑，说道：“从来女人都是头发长，见识短的，你说是不是？”

她笑笑，忽地勇气都从她的脚下流走了，再也不剩分毫。

她笑一笑，说道：“我是剑客，你知道不知道？我愿意得一把好剑。你有这么一把古剑，我看它也是属镂之类，你能不能把它给我？”

老人愣了，他只是知道她不该来这里，但没想到她会直接问他要这剑，他慢声说道：“你知道它是什么剑？”

美剑笑了，她说：“是属镂，或是青虹？还是残阳，或是柳叶？”

她笑眯眯的样子很可爱，他从前说过，她噘起小嘴来，那神态迷人。

她尽量让他感到她的迷人处。

他松了一口气，淡淡说道：“为什么不说是莫邪？”

她大大吃惊，说道：“你说什么，你有莫邪？”

她再看剑，一再看剑，她说道：“你有莫邪，为什么不再去逼那个柳双，得那一柄干将？如果得了干将，你会成为天下第一人！”

老人皱眉，他傲然道：“就是没有莫邪干将，我也一样是天下第一人！”

## 第三十章 杀弃

黄肆到了柳双眼前。

他看着柳双，柳双的一双眼睛仍是痴迷迷地看着艳剑。

不知道她是如何混过这些时日的。

伊文静也看着他，她的眼里仍有重重忧虑。

柳双与艳剑间有情么？他只是把她当成了那个唐明儿，还是在他的心里更滋生出一种深深的情愫？

黄肆不知他的心意，他说道：“我来找你，是问你一件事。”

柳双看着他。

黄肆问道：“你究竟有没有一柄干将剑？”

柳双不答。

伊文静说道：“公子他溺于情，不能自拔，哪里看得见世上有什么剑？只有一柄剑在他心上。”

黄肆揖道：“不知道是什么剑？”

伊文静说道：“情剑！”

只有情剑，方在柳双心中。不是斩情丝的情剑，而是一心挂牵的情心。

黄肆见说，心道：原来他还是那样，只是一心想着他的两个女人，如今他也有了两个女人，怎么不能移情？

鄂北三鬼也进来了，他们三个看着柳双，说道：“柳公子，鄂北三鬼有礼了！”

柳双此时竟不像从前，还能对着他们兄弟三人行礼，一揖道：“有礼！”

老大钟亭问道：“柳公子，不知公子对那一柄莫邪剑是不是有意？”

柳双摇摇头。

老二钟秀叹气道：“柳公子，如说人中龙凤，有德有义，怕只有你了。你如是拿到了那一柄莫邪剑，你至少会霸天下。”

老三钟灵说道：“得雌者霸，得雄者王。”

柳双一笑，忽地像是头脑也清醒了，他说道：“我不信。从前说是秦王得了那两柄剑，一日过洛水，剑失水中，化成两龙而去，如是真事，连秦王都保不住他的剑，我怎么能得那一柄剑？”

黄肆奇怪柳双的神志忽是很清楚，他问道：“依公子意，那柄剑应是归谁？”

柳双仰头看天，他半晌才说：“有德者居之，”

人都无言。

三鬼与黄肆出来，站在柳双的小房子外，那黄肆说道：

“伊姑娘，不知柳公子手里有没有那一柄干将？”

伊文静冷冷道：“他手里没有剑，他也无须剑，你大概也知道，柳双用的兵器是‘定海音’。”

四人见话不投机，便起身告辞。

到了山坡后，他们看到了那几顶帐篷。

从前这里曾是像市集一般热闹。那些江湖英雄聚看柳双，以为他手里有剑，人人企图觊觎。但后来见到剑神也出马了，许多人来找柳双，都是不曾得剑，难道他真的没有那干将？

没有干将，他们还在这里等什么？

人都走了，只有十几个人不死心，他们一时也无处可去，但记在这里看着。

偌大的荒原上，只有三个帐篷。

黄肆到了那里，看到了一个熟人，他们便到那人的帐篷里睡。

待得深夜，忽地听到了一声叫喊，那叫声甚是吓人。

黄肆滚身而起，叫起钟氏三杰，出帐来看。

迎面帐外，竖着两根杆子，钟氏三杰都手握兵器，四外巡视，看看无人。再回头来，来到那杆前。

忽地，那杆往下淋血，血腥气扑鼻而来。

钟亭叫道：“血！”

几人打亮了火折来看，在那杆前，竟是滴下血来，杆上竟是三颗人头。

钟秀叫道：“那是谁？！”

黄肆看着，说道：“像是前面帐内的那两人。”

那两人是芜湖两怪，刚才还追问黄肆是不是柳双手里有干将。

此时再看，两人的头呲牙裂嘴，形像狰狞，煞是吓人，双目圆睁，怒目视人，眼不曾闭，便被人一下砍下头来，吊在这里。

黄肆说道：“他两人在这里，数十日不曾被杀，这一回怎么被人杀了？”

钟秀说道：“被何人杀死，也说不定，在这里的人都是想着那一柄干将剑！”

钟灵说道：“人心叵测，谁知道哪一个人杀人？”

钟亭道：“在这里还有十数人，都是江湖上的高手，知道哪一个杀人？”

黄肆说道：“小心些，防他夜里再来！”

四人与那留他们宿的人都是惊悚，几个人夜不能寐，都枕戈待旦。

忽地又有一阵子惨叫声传来，惨叫声在静夜里显得十分阴森。

几个人冲出帐外。

只见那帐外又立了三根杆子，那杆子再悬了三颗人头。

这一回，又是血淋淋的人头，刚刚宰下的人头。

鄂北三鬼道：“快去看看那两顶帐篷内，说不定人都已死！”

四人飞身去看。到了第一顶帐篷内，看到那外面无异，里面定是有人在睡。

那钟秀叫道：“有人么？鄂北三鬼来见！”

没人应声，只是看着那帐外的篝火未熄，帐内定是有人。

四人一齐冲进帐内。

一看便惊，原来这帐里只有两具尸体。

是他们的头被人砍下，挂在那木杆上了么？

四人相对无语。

看看那尸体，看得出是用剑砍出来的，竟是一剑削头。

是谁干的？

阴风森森，夜里的阴风吹着，莫名奇妙的暗杀，竟使一向鬼行鬼素的鄂北三鬼也有些害怕。

钟灵说道：“总得找到那个人，不然岂不是被他全把人杀光了么？”

钟秀说道：“我看难，如是他一心暗地杀人，你怎么找得到？”

那黄肆冷冷道：“是谁杀人，我们都找不到他，岂不是白白呆在江湖了？”

四人无言，再回帐内。

他们再也无心睡，只是冷帐枯坐，相对而坐。

黄肆说道：“于瞬间杀人无形，不见影踪，在这里的高手也不多，一定是……”

他心里想说的人是柳双。但柳双侠名甚著，他自是不便说出来。

钟秀性暴，自是不管柳双的事儿，他叫道：“去他那里看看，看他在不在，岂不是就明白了么？”

四人如飞，一直走到了那小屋前。

钟秀大叫道：“屋内的人听着，鄂北三鬼与武当剑黄肆前来一拜！”

说毕，他也不待屋内人回声，叭地一声便推开了那一扇小门。

屋内有三人。

那一张床上便躺着三个人。

想得出他们三人是怎么躺着的，中间是那柳双，左边是那个伊文静，右边便是那个艳剑。

艳剑的衣服未脱。

钟秀说道：“三人在一处，还有什么好事么？”

柳双冷冷看他一眼，说道：“出去！”

伊文静大声道：“你们有什么事，深夜来闯人家的屋子？”

钟亭说道：“有人被杀，杆子上吊了五颗人头了。”

柳双惊咦了一声，问道：“是什么人干的？”

钟灵说道：“会不会是你？这里的人都是高手，绝不会被人杀了，连叫一声也来不及。要不是你，那会是谁？”

钟秀突地叫道：“你看！”

柳双的靴子在地上，四个人都是看到了，那靴子上满是湿泥。

伊文静也看到了那一双靴子。

她大大吃惊，柳双白天走的那一条路，早被他踩出来了，那上面并没有那么多的污泥，他的靴子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泥土？

黄肆大声道：“柳双，你看看你的靴子。”

柳双仍是闭着眼，他说道：“夜里我从不看靴子。”

伊文静说道：“公子，你的靴子……”

柳双看着他的靴子，冷冷一声道：“我的靴子怎么了？”

“夜里你出去做什么？”

“我没出去。”

那艳剑也知道此事关系重大，她说道：“他没出去。”

钟亭恶声一笑，说道：“你们两人便能说得出去是没去么，谁信你们？”艳剑与伊文静默然，她们是柳双的人，她们说出的话，四人哪里肯信？

黄肆说道：“柳公子，世人皆知你从前做过一些好事，但如今你要杀人，也得冤冤相报，要知道这些人都是有门派的脸面人物，你杀了他们，岂不是与江湖人结仇？我看你死定了！”

柳双忽地坐起来，他吊然道：“你们走！”

柳双毕竟有威慑，他们四人想想，竟是走出了屋。

黄肆说道：“会是他么？他为什么要杀那些人？”

钟秀说道：“如果他手里真的有那一柄干将剑，他会杀人的。”

钟灵说道：“要是他没有那一柄剑，他会不会杀人？”

黄肆说道：“他不会，如果他手里没有那一柄剑，他绝不会杀人。他为什么要杀人？”

钟亭忽地说道：“不管是不是他杀人，那杀人的，一心想要这里成为荒凉，不管是不是柳双，他也会来杀我们。”

四人都是一凛。

他们看那剑法，竟是一出剑便削下人头。

这剑法就是黄肆也自忖不如。

会是谁？

只有柳双。

人传说他的功夫深不可测。

他们怎么办？

暗夜仍深，只能听得时时的狼叫声。

钟灵说道：“我们还得睡。”

是得睡，如果他们不睡，明天他们会一点儿精神也没有，那样来了强敌，他们怎么对付？

黄肆说道：“我们五个人，一个个看更，只要来了人，便叫出声来，那样我们便知道来者是谁了。一定要小心在意！”

那个留他们住的人心里暗暗庆幸，如是不留下他们四个，说不定今夜死的便不是那挂在杆上的五颗人头了，连他自己的人头也挂在那上面了呢。

他说道：“我先看着，我手里提着刀，如有强敌来了，我一定先出声示警。”

钟亭说道：“那好，你只是看守三个时辰，便叫我好了。”

四个人倒头再睡。

先是睡不着，但终是折腾得太累，过了一会儿，他们四个都是睡着了。

到了天蒙蒙亮时，钟秀忽地醒了，他看看天，也猜是天亮了，心道：该是大哥去当值了，我叫他一声，让他再睡睡。

他一摸过去，忽地摸到了钟亭。

怎么，大哥没去当值？

他轻轻推一推钟亭，叫道：“大哥，大哥！”

钟亭醒了，一觉，大声说道：“这怎么是好，你怎么不叫我？”

他去摸那门边的人。

那个人不吱声。

他怎么不吱声，莫不是他也睡着了？

忽地，他尖叫了一声，他摸到了血，一手的鲜血。

钟亭叫道：“他死了！”

那个当值的人死了，他的头也没了。



四人都是醒了，他们面面相觑。

他们真的不知道那凶手是谁，他悄声来去，竟是让他们一无知觉，便杀了那个人。

他是谁？

他们不用再问，那个人的手里提着刀，他的手动也不曾动上一动。如果他看到了来人，他一定会抬手一刀，至少他的身子会动，会有一个弯刀劈过的姿势。

但那人没动。

他是没看到来人，还是那人来得太快了，快得迅疾，让他连动也来不及？

他们走出了帐篷，看到了风中，果然再添了一根杆子，杀手严格地按他自己的方式，在那里再埋下了一根杆子，在那根杆子上，吊着一颗新首级。

黄肆说道：“不知他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要杀了我们？”

钟秀说道：“看样子不是，我看他是想吓退我们。”

来去无踪，随时都可能取走他们的首级，他们确是心情沉重。

黄肆说道：“我们也可以走。”

钟秀看看他，冷冷道：“就是明天我的首级挂在了那杆上，我还是不走。”

黄肆说道：“如果你三兄弟不走，我黄肆何惧？”

他们四人再看一眼，心里忽地想到，莫非他是怕我们四人出手，不然他怎么只是砍了别人的头，对我们四人不管不顾？

黄肆说道：“今天再看一看，有什么线索没有，总不能人来人去，总是无踪。”

四个人都是站在那里，帐篷门口便是吊着的六颗人头，血淋淋，阴森森。

偌大的荒原上，竟是有了两座空空的帐篷。

钟秀说道：“我们把那两座帐篷拆了，也显得心里有底此。”

三人赞同，他们只留下这一座帐篷，孤零零与那一间小小草屋相守。

钟秀说道：“这一回，我们两人两人分班，只要来了人，我们一定会看到。”

三人赞他的话，便白日有的睡，晚上另有人睡。

他们看得清了，如今的柳双的神态比过去好上许多了，他带着两个女人去看那小庙，他在那里喃喃地祝祷时，不让那两个女人插嘴，但一回头，他与那两个女人走时，就说着话，慢慢走回他的小屋。

## 第三十一章 情蚀

柳双与伊文静、艳剑三人在荒原上走。

荒原只有微风，只有劲草，只有荒凉。

柳双选了这么一个人也不见的地方，是不是因他心里荒凉，方才这么寻个凄凉的境地？

他们三人走，一直不说话，风微微吹着，吹着一地的落叶。

他们的眼前站了一个人。。

那是手持盾牌、另一手执剑的妖剑。

妖剑看着柳双，并无一句话。

他的眼睛盯着的是艳剑的手，她的手正在柳双的臂里挽着。

他很不舒服。

他冷冷道：“我来找你。”

柳双哦了一声，说道：“你是来找我的？”

妖剑大声道：“我不找你，你算个什么东西？我来找的是迟艳姑娘。”

柳双哦了一声，他很轻松，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迟艳，我这里只有明儿与伊姑娘。”

妖剑大声道：‘她不是什么明儿，她只是迟艳，你装痴么？你看不出她只是天下七剑的迟艳姑娘么？’”

柳双回头看着艳剑，他说道：‘明儿，他说你是迟艳，你真的是什么迟艳么？’”

艳剑看看伊文静，她在这里呆了许多日，也知道柳双是情痴，一时明白一时糊涂，她也很是怜惜柳双，此时妖剑直说她就是迟艳，她怎么说？

伊文静大声说道：“你找错了人，你怎么能说她是迟艳？”

她再对柳双说道：“公子，不如让明儿对他先说说，我们先走？”

柳双看看艳剑，似觉不对，但伊文静扯着他急急走了。

只剩下了两人。

妖剑说道：‘那个……人要我来找你，他要你回去。’”

艳剑大声道：“我不，我已经给他追杀得够苦了，我怎么能回去？我不回去！”

妖剑忽地脸色铁青，他说道：“我听得人说，你做了柳双的妾了？”

艳剑身子一抖，她怕的事儿，终是说出去了。

她怕人家说她是柳双的女人，她怕，她与伊文静一起，不让柳双碰她。

只是柳双与从前的唐明儿有许多的亲昵，让柳双此时总是想她，她好不容易方才让他不再奢望。

可如今妖剑竟说她是柳双的妻妾？！

她厉声说道：“我不是，我不是他的妻妾，我不是！”

妖剑说道：“我听说寻一间小小的草屋，只有一张床，你与他们怎么睡？”

她轻声说道：“我与他们睡在一起。”

妖剑的脸色越发不好看，他冷冷道：“是么？你听没听过男女授受不亲？”

她说道：“我本来不想去的，但伊姑娘说，他把我当成了唐明儿，我别伤他的心，或许能让他再复记忆，如今他确是好多了。”

妖剑恨恨道：“他好多了，只是我有些不好，你看没看出我有些不好？”

艳剑说道：“我可怜他那个人，他是一个呆子，一个能为女人死的呆子。你怕没有那么呆吧？”

妖剑冷冷：“我有没有那么呆，、你看不到么？”

他手里拿着剑，说道：“我要杀了他！”

妖剑的剑是一柄很厉害的剑，剑法更有些诡异。

他再说一遍：“我要杀了他。如果你不走，你会看到的。”

她轻轻叹了一口气，说道：“你别理他，好不好？”

妖剑说道：“你走不走？”

她笑笑，说道：“我不会在这里呆久的。”

是啊，肃杀的秋天要过去了，她呆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

她得走了，她得一个人走开，她再到哪里去？她自己也不知道。

妖剑说道：“你跟我走，我在这里要办一件事，待得我办完了，我一定走。”

她笑笑，说道：“谢谢你，我自己走好了。”

她再慢慢回到了那间小屋里去。

妖剑忽地啊啊怪叫着，他劈剑厉刺，把他身旁的草木都是砍得光光。

有一个人站在他的身后。

那人是黄肆。

他的手里也提着剑，他说道：“我要是早就知道你来了这里，我便会知道那个杀人的不会是柳双了。”

妖剑大笑，说道：“你知道什么，凭你那一点儿本事，也能知道我？”

黄肆说道：“有人说，你是亦正亦邪的人物，只我知道你，是恶性太多，你喜欢偷偷杀人，是不是？”

妖剑大笑：“你是指那些在帐外挂着的人头？我没让你们四人的人头挂在帐外，就是对你的照应。”

黄肆笑笑，说道：“你手里有剑，我手里亦有剑，何不先看看是你的妖剑厉害，还是我的武当长剑锋利？”

妖剑大笑，说道：“我看你来，正合我意！”

他恶虎扑食一般扑向黄肆！

剑飞，人闪。

再过去的是一声闷闷的盾响。

妖剑大笑，说道：“黄肆，你的武当剑再利，终不能刺烂我的盾，你还是别刺它的好！”

黄肆看看一剑要刺中妖剑，竟被他急急拿盾来闪过，急切间真是伤他不得。

那妖剑的剑反是急刺，一剑剑刺得他躲闪不及，竟是肩头、前胸都被刺出血来。

妖剑大声道：“黄肆，你必是一死！”

黄肆心道：看来我不是他的对手，他的剑比我更高，我从来不曾遇到这么绵密的剑法，竟是弄得我一声出不得！

黄肆再舞剑而冲，嗷嗷叫着，冲上去，一阵狂剑，逼退那妖剑。

妖剑大笑，说道：“强弩之末，你有什么张势？”

他厉剑一格，便逼退了黄肆，他的一柄长剑像是风中的瘦竹，抖抖地颤。

妖剑再逼近他，脸几乎与脸相贴，他说道：“黄肆，你一死吧！”

黄肆的剑在抖，他觉得他的身体内的气力正在一点点儿消失。他的腿再也不能如松挺立了，他的身子在抖，像抖糠般在抖。他不是妖剑的对手，他的内力比起妖剑来差上许多。

他再怒吼一声，身子一挺，再反弹出去，叭地落在远处。

他再挺直而立，刚想出手挺剑，那妖剑如风般立在眼前。

剑尖指着他的脖颈！

“你必是一死！”

妖剑看看黄肆，大笑道：“你要死了，还有什么话要说，直说好了！”

那黄肆怒声道：“妖剑，天下人都知道你是逍遥子的恶奴，你好自为之吧。我就是死也不足惜，只是你这个狗东西也不会得什么好死！”

妖剑冷冷道：“世人都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谁知道你这种人还有一些污浊肮脏？！”

黄肆大叫道：“你要杀我，你自杀我好了，你何苦污我？”

妖剑笑笑，说道：“你在江湖上做下的恶事，我知道得也不少。”

黄肆大叫：“你污辱我！”

忽地有人说道：“放开他！”

妖剑听到了这声音，这是他此时最不愿意听到的声音。

他猛一回头，确是那个艳剑，她的手里也提一柄剑。

她慢慢说道：“放了他！”

妖剑笑笑，说道：“迟艳，你管不了江湖事，你只是一个女孩儿家……”

迟艳并不再说，只是吐一声：“放开他，不然我与你死命一拚！”

黄肆大叫：“他是逍遥子的人，他要杀我，你休与他争竞，还是走吧！”

艳剑大声道：“放开他！”

妖剑说道：“你让我放了他，他是豺狼野兽，你放了他，会后悔的。”

黄肆冷笑道：“我怎么会是豺狼野兽，有你在，我怎么会是？”

妖剑说道：“你不是一个好人。”

艳剑看着妖剑，她心道：你从了那个逍遥子，你怎么会是一个好人？你说人家黄肆

不是好人，你才不是好人。”

原来艳剑听得妖剑分说，她心里也不是滋味，她心道：原来我不是那个唐明儿，我何苦在这里与他搅混？我得走我自己的，我就是走到了天边，也是我迟艳，决不会是那个唐明儿。人家柳双心里苦苦念着的是唐明儿，他根本就不曾念着我艳剑。我走我自己的，不必搅在这里了，？我再搅下去，我自己也无趣味儿。

她待得那伊文静与柳双走开，便悄悄走出来了。

不料得她竟是看到了妖剑与黄肆。

妖剑说道：‘艳姑娘，你看他是好人，我告诉你他是坏人，你信不信？’

迟艳冷冷道：‘为什么要信你？’

妖剑一跺脚，说道：‘笨蛋，笨蛋！’

他拿着他的盾与剑，起身走了。

只剩下了迟艳与黄肆。

黄肆大声道：‘迟艳姑娘，多谢了！’

艳剑笑笑，说道：“不必客气，我们自是江湖同道。”

迟艳要走。

那黄肆叫住了她。

黄肆道：“艳姑娘，你是江湖中人，你知道不知道江湖人的那传言？”

迟艳说道：“什么传言？”

黄肆说道：“人都说，那一柄莫邪剑在鄂北三鬼手里，我找了他们，他们的剑被人偷走了，连是谁拿去了他们的剑，也不知晓。但有人说，那一柄干将在柳公子的手里。你与柳公子在一起的时日不少，你一定知道他手里有没有那一柄干将？”

黄肆的眼睛巴巴地看着艳剑。

他很焦急，他着急得到那两柄剑做什么？

他是武当派人，他是为光大正派门户么？

艳剑问道：“不知道黄道长要那两柄剑做什么？”

黄肆说道：“杀人。那个逍遥子作恶多端，我不杀了他，此世再难作人。”

艳剑心道：原来他是想为武林作上一点儿善事，此举是好事，有什么恶处？

她说道：“我知道，柳公子手里并无那一柄干将。”

黄肆沉思道：“有人说那一剑在他手里，说是看到他手里有一柄古剑，但说的人并没看清，只是一时看到他提一柄剑，是一柄古剑，可没看到他用那一柄剑。”

艳剑说道：‘他手里无剑。’

黄肆苦笑笑，说道：‘我想杀人，依靠利器，本来就不是英雄行径。又无人知道，两柄剑都不知下落，我怎么能杀得了那逍遥子？’

说时，愁苦之意，出在双眉。

艳剑心道：我再也无事了，不如我便跟着他，去访出那两柄剑的下落，真的能制得那个逍遥子，救出美妹，也是好的。

她说道：‘黄道长，我与你一起去，寻访那剑的下落，好不好？’

黄肆一沉吟，说道：‘好，有什么不好？只是要劳烦姑娘了。’

艳剑心里一乐，说道：“我反正也没事儿，便与道长一同去好了。”

天已晚了，伊文静的心里很急，她对柳双说道：“明儿姐姐没了，她去了哪里？从前她也是那么任性么？”

柳双不答，他只是坐在阴影里一声不响。

伊文静看得出他的眼泪流出来了。

她大惊，问道：“公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柳双说道：‘她不是唐明儿，她不是明儿，我明白了，她既不是明儿，她还呆在这里做什么？她一定得走的，她是一定得走的……’



伊文静看柳双，像是一个受惊的孩子，她抱着他的头，轻声说道：“你看错了，你以为她是明儿姐姐，她不是，她真的不是……”

两人抱在一起，坐在暗夜中，再无一点儿声息。

## 第三十二章 闺阁说深当无主

老夫人坐在楼上，她的眼里有泪。

她失望了，她教训了肖玉几十天，竟是没有什么进境。

肖玉的天质不差，但又有谁的天质能与那个逍遥子相比呢？

她想到了当年，只要她在夫妻相恩爱的时候说出一句两句，他便得悟，再看他剑术，竟是能日进千里了。

谁能及得上他的天质？

老夫人一边哭，一边想着，或许她永远都不能报仇，她只能在那个一天天羞辱着她的男人的讥笑下苟且度日。

肖玉的剑术已经习成了，但他的十六式天一剑法根本就不像是天下绝剑，他不光不是逍遥子的对手，就是他比起当年的夫人来，也是差上许多。

她不再去看肖玉了，她的心里已是彻底失望。

身旁的那女孩子是花剑，她悄声说道：“老夫人，我去看看肖公子，告诉他，要他走？好不好？”

老夫人轻声说道：“解铃还得系铃人，还是我去。”

老夫人与花剑都站在了他的面前。

肖玉的眼里有怒火，练天一剑法，使他怒火倍增。

再也认不出来是他肖玉了，他只是一个乞丐，一个看去肮脏不堪的乞丐。

他的头发披到了腰间，他的脸也足足有几个月没有洗了。头发沾到了一起，成一绺一绺的。

他的衣服看不出颜色，只是灰不灰，白不白的颜色。

他的脚下鞋是破的，已经练剑练得裂了，再也看不出哪里是鞋面，哪里是鞋底了。

他的剑平放着，放在他的漆上。

他一身已是发出很不好闻的汗臭气味儿了，但他不在乎。

除了对剑，他已是再无话可说。

老夫人说道：“肖公子，你的剑练成了。”

肖玉一抖，他的剑练成了么？

他猛地抬头，看着那老夫人。

老夫人的眼里有泪，那泪是失望，还是惊喜？

老夫人说道：“你可以走了。”

肖玉的声音很吃力，他说道：“我要走，往哪里走？”

老夫人说道：“你从哪里来的，还到哪里去。”

肖玉想着艳剑、美剑，她们的情影在眼前飘。

他再去找她们么？

他喑哑着声音说道：“我得去找那个逍遥子。”

老夫人摇摇头，说道：“我错了，我想错了，就是你出马，你也不是他的对手。”

肖玉冷冷地说道：“是么？”

他此时已被复仇的怒火烧得心里乱极，他一定要杀死那个逍遥子，他占有了美剑，他必死无疑。

老夫人说道：“我以为你能学成了剑，与他的本事无二，你再有一些正气，便可胜

了他。如今我知道我错了.....”

肖玉看着她。

她说道：“这不怪你，我看错了，我以为有人能胜得了他，可是我现在明白了，世上根本就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她低下了头。

肖玉想着他的脸，在他的脸上有一只小猪，在他的后背上还有一只，后背上的那一只只是逍遥子画下的，那是给他的警告。

可他自己脸上的，是他给自己画下的。

他说道：“老夫人知道我为什么在脸上画下了它？”

老夫人说道：“你想告诉人，你不杀了他，那耻辱就在脸上。如果你杀了他，那就是你脸上的荣耀了。”

肖玉说道：“我已经不能不去杀他。”

老夫人一声长叹：“你不是他的对手，只有十四五回合，你还能支持，待得你的天一剑法用过了大半，他便会杀了你。”

肖玉看着她，逍遥子的剑术真的通神？”

老夫人说：“他会发觉你的剑法不错，他心里也有一些惊惧，他便会杀了你。”

肖玉说道：“我不信。”

老夫人说道：“我告诉你的话，都是实话，你与他一交手，你就是一个死人了，再也没人能改变你的命运。”

肖玉仍是不语。

老夫人惨笑，说道：“我这几年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你与世无争，你的日子总能过得去的，你可以栽花，可以看看草，更可以什么都不看，一天只是醉生梦死地活着。那样也不错.....”

肖玉忽地扯住了她的手，说道：“你别走！”

他看着老夫人，说道：“我已经没退路了。”

他再说道：“我只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杀了他！”

老夫人一叹，说道：“你死了心吧，你不是他的对手，差得远了。”

肖玉振臂大呼道：“世事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我怎么不能？！”

老夫人说道：“我要教你知道一件事。”

她回头对那个花剑说道：“叫袖到来，你们两个一齐来！”

来了那个袖剑，她与花剑并排站在一起。

老夫人面无表情，只是说道：“如果有三招，你夺不下她们两个的剑，你就不能走出这屋子了。”

肖玉笑了，他有了机会， he 可以与袖剑花剑两人一试。

他一声叱喝，人飞如箭！

竟是三招，如电闪雷鸣。

转眼间人立剑收。

他看着袖剑，她的剑仍在手上，只是她的衣襟破了一片，在风中瑟瑟而抖。

那花剑的剑没了，落在地上。

老夫人说道：“花剑，你心里有亏……”

原来花剑心里有亏，心里也愿肖玉出去，她便手里留情。殊不料肖玉出剑，既快又沉，她的剑便丢下。

肖玉说道：“你说得对，我三招内夺不下她们两人的剑。”

老夫人说道：“我可以告诉你，那个人只在一招，便可夺下她们两人的剑，而且要把那剑丢在何处，便会丢在何处。”

肖玉无声，他昂起头，他日日夜夜费尽心血，学来了这天一剑法，他还是胜不了那

个逍遥子，学剑有何用处？

他落泪了，低头哭泣。

男人有泪不出声。

他再抬起头来，忽地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是花剑。

她的脸很明媚，她说道：“你其实不用哭，你不必伤心。”

为什么？

肖玉看着她。

她说道：“你胜不了他，但你可能让他受伤，你可能让他心里怕，你的剑术能让他心里怕。你就是死在他手里，他也心里怯，有什么不好？”

他头一回听说，只能让敌手心里胆怯，便要一试的。

花剑说道：“我怕他，我从小便被他污辱了，我一直怕他。一看到了他，我像是鼠看到猫，我怕极了，睡觉时我都吓得醒了。后来我不怕了，我想通了，我只想，只当他把我害死了，我已经是一个死人了，还有什么怕的？”

她说时眼睛是亮的，一直瞪着瞅他，她说：“我不怕他，我要找机会，我不想杀死他，我只是想溅他一身血。溅得他一想到了我，晚上便怕，你说行不行？”

肖玉看着她，忽地扬头大笑：“对，我要他怕我，我要他溅一身血。别的做不到，这件事我做不到么？”

逍遥子来了，他再来到了闺阁楼。

他笑着对老夫人说道：“你都已经五十几岁了，何必还叫个闺阁楼，让人家当你是十七八岁的少女么？”

他淫笑着，看着老夫人。

老夫人不动声色，她说道：“我不想让你看我是十七八岁的少女，我是少女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是不是？”

老人大笑，恶毒地说道：“你从来就不是少女，你做少女时是逍遥女，你再做女人时就是逍遥夫人了，你哪里做过少女？”

老夫人知道他嫉恨她原来比他更强，便不再出声。

他笑道：“我来是看看你调教的那一个小子究竟怎么样了。要是他能胜得过我，我便再叫你奶奶。”

老夫人一笑，她脸色苍白，心道：我命竟是这般苦，就是与这个贼子成了亲，也不能再翻成公然的敌意。我要是能教那肖玉胜了他，要他贼子好看，只是肖玉无能啊，可惜，可惜。

逍遥子说道：“如是夫人不愿意去，我自去看看那小子好了。”

老夫人说道：“你愿意去，我便带你去。”

再走到了肖玉的房间，那老夫人心中忐忑，不知此一回肖玉是凶是吉，心道：上一次让你逃过了这厮魔掌，像是奇迹，这一次便不能这么便宜。。

她呀地一推门，忽地笑了。

她看到了一间空空的屋子。

逍遥子忽地看到没了那个肖玉，他恶声恶气地问道：“他哪里去了？”

老夫人嘻嘻一笑，说道：“怕是找你去了吧？”

逍遥子扯住她的衣服，叫道：“贱女人，我不杀你，你还是那么傲？你有什么可傲的？你有什么本事更胜了我的？你说！”

老夫人笑笑，说道：“你不放心么？你知道我会训出一个比你更强的人来，他如今走了，你早晚都睡不着了，你会死在他的剑下，对不对？”

逍遥子瞪眼看她，说道：“白日作梦，你能胜得了我么？他也不会是我的对手，只要他一面对着我，他便是一死，他再也不会是一个活人了，你懂不懂？”

逍遥子大笑，他忽地抖手，剑便在手了，他叭地一刺，只听着唰唰几响，老夫人的

脸便是满面流血了。

他说道：“从前我不在你的脸上画猪，是我给你一点儿面子。你可是留给我面子，竟然还敢找一个男人来，教他剑法。你以为谁都能使天一剑法么？你个糊涂女人？！”

她的脸上如今已是血流满面了，她冷笑道：“早晚他会杀死你，他也会在你的脸上画出三只猪来，四只，也许是五只，一定在你的脸上画满了猪，因为你就是一只猪！”

逍遥子看看她，轻轻走过去，她怕，怕他再对她施暴。

他悄声道：“我与你是夫妻，是不是？夫妻就是有什么丑事儿，也不可外扬啊。人都说那是家丑，你与我的事，是家丑，你懂不懂？”

他轻轻抚摸着她的脸，把那血舔舔，说道：“你的血是甜的，我以前就有一点儿奇怪，人家的血都是咸的，你的怎么是甜的？”

老夫人看着他，看他的眼睛发亮。

逍遥子笑了，他说道：“你的脸上如今有一只猪了，你的猪与所有人的猪都不一样，它是卷着四圈儿尾巴的；它比别的猪都更是骄傲。”

逍遥子放声大笑，说道：“你应该骄傲，因为你是我逍遥子的妻子，对不对？”

他大声叫道：“袖剑花剑！”

出来了一个女孩儿，她的身子黧黑，她怕这个魔王，她从心底里怕他。

他摸一摸那袖剑的脸，说道：“别怕，别怕，我又不会在你这俊俏的脸上画猪，我画猪脸，一画起来，肯定是会有些原因的，你说是不是？”

袖剑不敢应声。

他问道：“花剑哪里去了，她难道不知道我来了么？”

那袖剑笑笑，说道：“她不在，她可能是跟着肖玉公子走了。”

剑神一抖，他说道：“是么？我知道他在哪里，我想知道，便会知道他在哪里，我要找到他，我让他的脸上有一只猪，再不就在他的心脏上画一只猪，那样他就会乖乖地

听我的了。”

他扬声狂笑，笑的肆无忌惮。

## 第三十三章 谁是猪？

肖玉与花剑走出了闺阁楼，他的一身恶臭使得那些街人都是离他远远的。

他问：“花剑，你为什么不离我远一点儿？”

她扬扬眉，说道：“我为什么要离你远一点儿？”

他笑笑，说道：“我身上有恶臭的味儿，你受不了的。”

花剑低头道：“肖公子，我对不住你。”

肖玉心里恍然，她仍是记着那一件事，当初她是向那逍遥子说出了他在闺阁楼里练剑的秘密，使得那个逍遥子来了，差一点儿杀了他。

花剑就是为了这件事，终是不能释怀。

他轻声说道：“花剑，我们都不是圣人，孰能无过？只是我们心正，便对得住人了。”

花剑抬头，看他时泪花滚滚，说道：“公子，你说得好，我记住了。”

他们两人再走。

花剑说道：“公子，你喜欢那个艳剑姑娘，是不是？我们去找她，我告诉她你的事儿，让她来见你，好不好？”

肖玉听她说起艳剑，沉声道：“花剑，我再也不会找她了，她是美若天仙的一个人物，我是什么人？我的脸上画得像一只猪，再见了她，我怎么说？”

花剑哭道：“公子，都是我不好，如果我不对那个人说，他也不会来害你了，你不来，怎么会受这种苦？”



肖玉看花剑哭得花枝乱颤，一提起那件事来，总是不能再放下，心里也怜她，他说道：“花剑，你也是一个孩子，你怎么能知道他多坏？你再别说了。你能与我一齐逃出来，怕他会再来害我，你跟着我，怕不怕？”

花剑抬头起来，一张脸却是满如圆月，一脸的皎洁，对着他轻俏俏一笑，说道：“我不怕，只要与肖大哥在一起，我就不怕。”

肖玉搂着她肩，说道：“好，好，我便带着你，走遍天涯，早晚要他死在我手。”

街上的人看到了他两人，都是奇怪，一个乞丐搂着一个满身香气的女孩子，两人亲亲热热，这是怎么回事？

当时便找到一家客店，花剑让他厅外面等着，花剑要了一间客房，请那店主人烧了一桶香汤，给肖玉洗浴。

花剑说道：“肖大哥，我来给你洗，好不好？”

肖玉心里知道，她只是一个女孩子，虽是给那个逍遥子糟蹋了，但她的心真是纯真，不曾变坏。

他怎么忍心叫她来服侍自己？

他笑笑，说道：“我自己来。”

花剑当时便流下了泪来。

他一见花剑哭了，不知所措，问道：“你哭什么？”

她轻声说道：“莫非肖大哥嫌我身子肮脏？”

肖玉笑笑，大声道：“好，让你洗就让你洗，省得我累，你还哭鼻子。”

进了那浴室，肖玉轻轻坐下，他说道：“有劳妹妹了。”

他声音很是认真，无一丝狎昵神色。

花剑心道：原来真正的男人却是这样子的，他无私却也无畏，对人很是亲热，但也不那么私昵。我从前不曾看过像肖大哥这般的男子，若是我一生得了这样一个男人，岂

不是大好？

当下胡思乱想，便手下慢了。

肖玉忽地说道：“是不是累了？”

花剑笑笑，连说：“不累，不累。”

肖玉足足有几十日也不曾梳洗，一时洗得清清爽爽，除了脸上的那伤，竟是个眉清目秀的公子。那花剑看着他，呆呆怔怔出起神来了。

肖玉大声道：“喂，怎不说话了？”

花剑悄说道：“那艳剑姐姐不知怎么有福，能得肖大哥做她的男人。”

肖玉冷哼一声，说道：“我告诉过你，不要你再说，你还说？”

肖玉坐在屋子里，他不愿意出去，他的脸上有一只猪，到了街上，人们还不争着看他，像是看什么稀罕物什一般？

忽地，那花剑说道：“肖大哥，我们两人住到深山里去，好不好？”

肖玉说道：“如果我这一次能杀得了他，我便与你到深山里去。”

嘭嘭有人敲门。

花剑示意肖玉转过身去，她去开门。

门开了，如风般吹进来了一阵子香气，吹进来了一个美人。

她手里握着剑，满脸是笑，看着肖玉，再看看花剑。

她慢慢说道：“我来了，你也向隅而坐么？”

那肖玉一听得此声，顿时心咚咚乱跳，他知道是一个女人来了，但不知道她是艳剑还是美剑。

那女人一叹，说道：“你从前都是要我与妹妹两人报上名字来，你才说话的。我是美剑，是你看不上的美剑。”

肖玉不回头。

美剑说道：“你的脸上有一伤，有什么了不得，你心里无伤，便面对着世上的人，皆是坦然。你要是心里有伤，你便不敢对着世人了。”

肖玉猛地回头，她看到了那面上的一只小猪。

这是世上最丑的一只小猪，因为这一只猪是肖玉自己画下的，他画的猪自是没有那逍遥子画的那么神奇，看去活灵活现，像是真的一样，神态极是生动。

他画的很丑，像是滚渍了墨，有的地方浓，有的地方淡，虽是看出了是一只猪，但绝不是一只好猪。

她不敢再看。

只有肖玉画的猪，才会比那逍遥子画的更丑。

美剑说道：“肖玉，你走了，我一知道，便来追你。”

肖玉冷冷道：“我与你已经没有什么瓜葛了。，你追我做什么？”

美剑大笑，她过来看着肖玉，说道：“你想着我，是不是？”

肖玉不敢动，她那逼人的气息，那股女人的香气，使他熏熏欲醉。

他再说什么才好？

美剑说道：“你喜欢我，还喜欢艳剑，如今艳剑在柳双那里，你何不去找她？把她带回来。我不能做你的妻子了，但她可以做你的妻子，对不对？你总不能娶这小丫头做你的妻子吧？”

她轻佻地一笑，叫那肖玉气得不行，他怒吼一声：“别胡说！”

美剑笑笑，对花剑说道：“你是逍遥子喜欢的那个小丫头，是不是？逍遥子最喜欢玩弄的，就是你们两个了。，我看他总是念念不忘你们，他说你们叫袖剑花剑，对不对你叫什么名字？叫袖剑，还是叫花剑？”

花剑忍着委屈，轻声说道：“花剑。”

美剑笑了，说道：“也亏得他想得出，叫什么花剑，叫花酒岂不是更好？像你这样

子，还配说剑么？”

花剑低着头，她不能再忍了，她的泪水扑扑滚落。

美剑说道：“他是不是不愿意娶你为妻，你是一个贱人，他看不上你，我劝你还是离开他，别总缠着他，好不好？你一离开他，他才是天下第四的那个断剑，那个人人怕他惧他的断剑，他才是一个威风凛凛的男人，对不对？”

花剑扬起了头，她忽地知道，她不必再低着头了，面对着这么一个恶毒的女人，她哪里比这女人更差？

她说道：“是。”

那美剑再说：“你还呆在他的身旁有什么好处？”

花剑说道：“我要照顾肖大哥。”

美剑恶声道：“哎哟，真的是情义深重了，我看你模样，是不是想引诱他啊？你可不是我妹妹的对手，你知道不知道？”

花剑说道：“我不会做肖大哥的妻子，我只是做他的奴婢。”

美剑打了一个哈哈，大声说道：“对啊，都说是奴婢，我也说是逍遥子的奴婢，你知道奴婢是做什么的，是给男人闲得闷了的时候玩玩的，你知道不知道？”

肖玉听得再也忍不住了，他厉声喝道：“美妹，你走开！”

美剑有些惊异，也许只是故意装出来的，她笑道：“要我走开，你是不是弄错了啊？你以为这个小丫头便是你的禁脔，你再也不用我们姐妹了，是不是？”

肖玉说道：“如果你遇上了艳妹，你就告诉她，说我没脸面再见她。”

美剑笑了，她唰地一抽剑，拿剑逼着肖玉，说道：“你看到没看到，我手里的剑就是那一柄莫邪，你知道不知道莫邪剑从谁的手里拿来的？是那个老家伙，他对我蛮好的，你对我从来没有那么好。到了夜里，他给我盖被子，白天他给我买首饰，我一生气，他便来哄我。他从来不跟我吵，他给那么多的人画上了猪，可他不给我画，你知道不知

道？他真心喜欢我？！”

美剑状若颠狂，她手里的剑直刺向肖玉！

肖玉看她，竟是再不出手，只是冷看着她。

花剑看他要被那美剑刺死了，她急得叫道：“肖大哥，肖大哥！”

她用身子掩住了肖玉！

哇——，胸前受伤，她吐出了一口血。

肖玉大声道：“花剑，花剑！”

美剑摇头，说道：“你沉溺入一个小丫头的情意里去，再也不可救药了，你完了，肖玉，你再也不是什么天下第四剑了，你的断剑再也没了威风。”

她慢声细语道：“用不着我杀了你，你自己会杀死你自己的，你再也不是那个肖玉了，你只是一只猪，一只很丑很丑的猪，你的猪比那逍遥子画的每一只都要丑，你的最丑！”

她飘然走了，只剩下了花剑与肖玉。

肖玉慢慢给她敷伤，他一声不响。

他是不是真的气馁了，再也不愿与人一比高低？

她轻声说道：“肖大哥，我对不住你，要不是我在你身旁，她不会那么生气，她也不会走的。”

肖玉苦笑，说道：“我从前好多年就认得她们姐妹，她们两人性情不同，但她们都不喜欢我。她们有时像是对我很好，但有时又弄得我灰溜溜，我不知道她们姐妹的心意？”

花剑呻吟着，她的胸受了伤，她疼得很厉害，说道：“你是男人，你不知道女孩子的心思，有时她喜欢你，她就折磨你了，那不是坏你，只是想让你天天看着她，让你天天让着她。那样她才高兴。”

肖玉看着花剑，花剑的脸苍白如纸，她伤得这么厉害，仍是那么关心他肖玉，全没想到她自己，她真是一个纯情的女孩子。

他说：“你还疼么？”

她笑笑，疼得嘴都紫了，她说道：“我带累了你，我听她的话，以后离开你，好不好？”

肖玉说道：“你离不开我了，你看我脸上的那只猪，你说实话，你恨不恨它？”

花剑说道：“不恨，要不要我告诉你一句真心话？”

肖玉看着她的脸，她的脸是绯红的，她是受伤了，脸才这般红，还是她心里有事儿，要对肖玉说，才这般脸红的？

肖玉说：“你说吧。”

她轻声说：“我.....一看见你脸上的那只猪.....我就心跳，因为没有我，你的脸上不会有那一只猪，我一辈子都会想着它，我一辈子也不会.....忘了它。”

肖玉给她敷过了药，看她无气力，他就轻轻抱着她，说道：“我抱你走，一直走到了客店里去，好不好？”

花剑说道：“好，你抱着我，我就不疼了。”

肖玉的心里满是柔情，他对这女孩子心里满是珍爱，他抱着她，一直走进了客店。

他把花剑放下，放在被子下面，他说道：“我先去.....”

她扯住了他的手，她的眼里流出了惊惶，她说道：“我害怕，我从前就怕，我再见了他，我更怕.....你别走。”

肖玉叹一口气，柔声说道：“你不必怕，你从今再也不必怕了，我会天天夜里抱着你.....”

他抱起了她。

她的身子抖了一会儿，再过一会儿，渐渐地贴在他的身上了，一点儿也不抖了，也

渐渐暖了。

忽地，她推开了肖玉，她说：“不对，不对，她说得对，你不能跟我在一起。你走吧，肖大哥，你走吧，你走开，我过一会儿就会好了。我先哭时，你不必理我，好不好？你别理我，让我自己哭。”

她低下头去。

肖玉扯了一下她的头发，说道：“我是一个丑人，你也是一个笨孩子，你和我在一起，有什么不好？”

她头一次体会到他光滑的身子，她的身子抖了一会儿，再不动了。

她叹气说：“有一个好男人靠着，你这一辈子便算不白活了……”

## 第三十四章 美女神剑

美剑看到了街上的人，他们都向着一个地方冲，不知他们是去奔什么热闹。

她拦住了一个老人，问道：“老人家，不知道有什么事儿，竟有这许多的人去看？”

那老人说道：“有一个中年人，能算得好生辰八字，灵验得很。百说百灵的，惹得人都去算，你姑娘不去算一算么？”

美剑心道：那个算命的，会不会是妖剑？

她随着那些人去了，果然远远看到了一个卦摊，妖剑正在那里算命。

看他算命时像是煞有其事，一本一板地说，说得那些乡人个个乐着而去。

他的面前已经堆起了一大堆的铜钱。

美剑过去，叭地把那一柄莫邪剑放在桌上。

“算命！”

那妖剑笑笑，说道：‘姑娘的命本来不错，还算什么？’

旁边有的一些闲人，看见美剑美貌，便叫道：‘算吧，算吧，你不算，怎么知道人家的命好是不好？你算一算，让姑娘说一说你算得准是不准。’

众人围着凑趣，哪知他两人本是相识？

妖剑说道：‘姑娘报一个八字。’

美剑说道：“九月十五。”

那妖剑拿捏着装模作样，说了几句，再说道：‘姑娘的印堂有些发亮，莫不是近日有什么凶事？’

那旁边的一些年轻人心道：最好的凶事，是像她这样的美人无归无依，来到了我家。我对她好些，她一心嫁我，非我不嫁，那是最好了。

美剑说道：“不知道先生看得出什么凶祸？”

妖剑正色道：

“正主不依，

旁主出泥，

一柄宝剑

着落神奇。”

那美剑笑笑，说道：“只是依先生看，怎么才能免祸？”

妖剑笑笑，说道：‘如果是丢了剑，你的命便没了。如果你是失了人，你再也无着落。’

美剑看他，知道他说的是她的手中宝剑。

若是她的莫邪落在旁人手里，她岂不是会失了性命？不说旁人，就是那个逍遥子，也不会放过她。

但如是她不失宝剑，要是有人要害她的性命，她也得小心些才是。



她对妖剑使一使眼色。那妖剑说道：‘好了，好了，我今日便算至这里，明日再算好了。’

两人走至无人处。

美剑说道：‘主人命我来找你，要是你不能处死那黄肆，要我帮你一回。’

妖剑沮丧道：“本来是能杀死他的，偏偏要他死时，来了一个救星。”

美剑忽道：“是柳双？”

妖剑说道：“不是，是你的妹妹。她走出来了，拦住我的剑，她与那个黄肆走了。”

美剑说道：“你就眼睁睁看着他们走了？”

妖剑说道：“不看着他们走，我能怎样？”

美剑说道：‘我与你再去，杀了那个黄肆，救我妹妹，我答应你，你要是用上一点儿功夫，我妹妹岂不是跟了你？’

妖剑看着她，说道：“你愿意她跟我？”

美剑叹息道：“我已是这样了，我妹妹再不能让她跟了那个老人。”

妖剑大喜，说道：“我知道他们两个，都奔那武当去了，看样子是去武当休整一阵，再能出山，我们去不去武当？”

美剑手里有宝剑，再说她的功夫也越来越高，哪里在乎什么武当？

她说道：“去武当，就去武当，把他们两个揪下山来，杀了那个老道，带着艳剑回去。”

两人便奔武当，看看晓行夜宿，一路上也是无话，到了武当山下，看着山上，竟是奇伟峻秀。美剑道：‘我看我们两人还是不报姓名前去，他们不会有备。’

美剑冷冷道：“他们早就有备，你来了，他们定会知道。”

看看到了剑崖下，便见从崖后闪出两个人来。

那两个都是武当派的道长，自从上一次唐门偷袭武当，将武当派险些灭门，武当派

更是大加图治，此时的武当，已然又是武林一大门派，派中高手济济，武当绝非往日了。

武当派的人不再下崖，只是站在那里叫道：‘来者莫非是妖剑、美剑么？’

美剑笑笑。答道：“正是江湖人迟美与妖剑先生，请武当派能报上一声，特来寻访黄肆先生。”

那两人说道：‘黄师叔在后山忘忧谷里，他与艳剑姑娘在练剑。两位如有兴，自可绕路前去，看到一条山谷，便看到了谷侧有一间小小草屋，那便是了。’

两人进了山谷，看到了一间小小草屋。

那美剑说道：“我妹妹也是一个怪人，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竟是来这里过这种生活，谁知她是什么心思？”

妖剑看着那一间小小草屋，心下也是恍然，一想到风风雨雨，艳剑都是在草屋里过，不由得也是伤感起来。

看看到了草屋前，那草屋竟是收拾得纤尘不惊，寸草不见。

看前面的窗子，糊的新纸，整整齐齐。看那门上，也糊得严严实实。

妖剑与美剑都是上前，妖剑毕恭毕敬地扬声说道：‘江湖闲人黑灰白与迟美姑娘前来拜谒！’

便听得见屋门吱呀一声开了，从中走出一个光艳可人的姑娘来。

美剑看了她，心里大大诧异，也陡地心生嫉妒。只道她在深山里，会变得形如枯槁，谁料得艳剑此时神彩，竟比平时更是照人。

她看到了美剑，不由大喜道：“原来是妹妹来了？”

她两人一出娘胎，便不知道谁是妹妹，谁是姐姐，便两人都是自称姐姐，称对方是妹妹。

所以这艳剑一见了迟美，也说是妹妹来了。一见亲人，也是很高兴。

那艳剑随即便看到了妖剑，心里一愣，心道：他与我和黄道长都是仇敌，怎么会也

跟着美剑来了？他来这里，必是不怀好心。

当下看着他，只是讪讪地一笑，也不再搭言。

让入了屋内，一坐下，美剑便道：‘妹妹在武当，竟像是出家人一般清苦，这可是让我受不了啦。’

迟艳看看她，只是一笑。

她心里也道：可能这两人都是来做说客的，要我去那个逍遥子的门下做一条走狗，取媚那个老人，非我所愿，我怎么能理他们？

美剑看出了她的心意，她说道：‘妹妹，在江湖上作事，从来不能勉强，就是你愿意做什么，便做什么好了。我看黑先生对妹妹有意，不若妹妹便跟着他，一生也有靠了。’

艳剑对于黑灰白这人没什么好感，她心道：他搬来了我妹妹，想说服我嫁与他。那可是痴想了，我这人再嫁一个不济的人，也不会嫁与他啊。

艳剑说道：“我要嫁与人，也不会嫁与黑先生，因我与黑先生不熟，再说黑先生所做所为，我也大都不赞成。人都说道不同，不相与谋，我与黑先生道也不同，便不能走在一起，还望相谅才是啊。”

美剑一看那艳剑脸色不好，便对着黑灰白使一眼色，原来他两人在山下便定好了，如是话不投机，便由美剑一个人对她说，黑灰白退出。

此时黑灰白笑笑，说道：“此等话儿，也不好对着我说，如是艳姑娘不愿意，便与美姑娘再细细一谈好了。我出去看看谷中景色。”

黑灰白一退出，美剑便站起来，她慢慢说道：“妹妹，你要不嫁与他，你的一生便不保了。”艳剑冷笑，说道：“莫非我不与他亲近，上天还会杀了我不成？”

迟美说道：“我实话告诉你，逍遥子一心娶你，你如果做了他的妻妾，将来荣华富贵，指日可待。但我告诉你，他只是一个老人，一个老人。你懂不懂得一个老人意味着

什么？”

艳剑忽地看到了她的眼泪，美剑一向孤傲，从来不愿在她的面前流泪。

一个年轻女人的泪水，有几多辛酸？

她悄声道：“他的身体是冷的，，他的皮肤是皱的，他的脸很难看，如果你在夜里醒来，你千万别看他，那时你.....要吐。”

可她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她不是一心要嫁与那个逍遥子么？

她说道：“我告诉你，我要嫁与他，就是要得那两柄剑，一柄是干将，一柄是莫邪。我如今手里拿着的，就是莫邪宝剑。”

她拿起了宝剑，手一挥，从头上挥下了一绺头发，轻轻一吹，便吹得毛发尽落。

她说道：“我要得这两柄剑，我要成为天下第一剑。”

她的眼睛在闪光，她的心里也在憧憬。

艳剑笑笑，她知道美剑要疯了，她只是一个疯子，一个要追求最高欲望的疯子。

艳剑说道：“宝剑有什么用？”

美剑的眼睛闪亮，她说：‘你有这两柄剑，你便可以天下无敌，只要你出剑，便可杀人。你想杀死谁，便能杀死他。你可操人的生杀大权，你能宰了他，你能杀死你仇恨的人，你心里的快乐，可想而知。”

艳剑冷冷看他。

她像是不认得这一个同时降生到这世上的人了，贪欲迷住了她的心。

妖剑走到了谷里，他看到了黄肆。

黄肆一见他，？便拔剑出来，怒道：“你竟然追到武当来了，看剑！”

妖剑的手里没有剑，剑在屋子里，他只是笑着，冷冷看着黄肆。

黄肆说道：“你是邪派中人，人人得而诛之。你竟敢到我武当来，是欺我武当无人么？”

妖剑大笑，说道：“你别再提武当，你自己的女儿，你自己也知。从前你就是一个野心小人，我看武当派的面子，不曾提你的那些恶事，你还是自省些好！”

黄肆说道：“我要自省什么？”

妖剑说道：“除了那个逍遥子，你与那个在屋子里的女人，都是一心要夺天下的野心人。”

黄肆叫道：“胡说！艳姑娘并不像是你说的那种人！”

妖剑大笑：“我说的可不是那个艳姑娘，我说的是那个美姑娘。”

黄肆恶声道：“妖剑，我明白你的心思，你一心要夺走艳姑娘，你要知道，像你那贼窠里的人，哪里有什么好人？你莫要再打艳姑娘的主意。”

妖剑笑笑，不再吱声，回头便走。

黄肆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不知要不要再向他出剑。

一时犹豫间，两人都到了小屋外，听得那美剑正在对艳剑说起逍遥子。

他们两人便走入去，看到了两姐妹正眼泪汪汪，看来是谈得也有些投机了。

美剑说道：“黑先生有意我妹妹，我也愿意，只是我妹妹不情愿，这事儿还得再待些时日。”

妖剑笑笑，说道：“我只是不放心艳姑娘呆在这里。”

黄肆冷冷道：“你放心她呆在哪里？莫非她呆在你那逍遥子的院子里，你才放心么？”

妖剑笑笑，不与他吵。

黄肆怒道：“艳姑娘，你知道他们都是那逍遥子的人，他作恶多端，你不能不防。”

妖剑笑笑，说道：“你能不能防一防那些名声不错，但总是做些恶事的小人？”

艳剑看着他们两人，心里不决，她轻声道：“我自去了，我不再参与江湖纷争，只活我自己的，你也别来管我。”

她对着美剑说了这一句，起身便走。

美剑看着那艳剑走出，心内也是怅怅，她心道：只是不知她的命运如何，只要她不落在那个逍遥子的手上，就是万幸了。

她看着妖剑，意即要他去追艳剑，但黄肆悻悻看着他，使他也不敢再动。

## 第三十五章 艳妹奇遇

艳剑下了武当，便向江南而去。

她心里赌气，想道：一个逍遥子，一个美妹，都要替我打算，我偏偏不理他们，我自己走我自己的路，干他们何事？

她一路走去，向广西进发。

看看这一日走过了宿头，到了深山里，看看前头远处，竟是连绵山坡，不知所终。

她心道：看来我是错过了宿头，我只好找一个能混宿的地方，囫囵过一宿便是了。

看看前面竟是有一座庙，走近了看，是一座破败倾圮的破庙。

她心内高兴，拍马直过去，进了那庙内。

庙内荒凉，没有任何人，只是院里有一只大大的香炉，竟也连里面的香灰都是干了。

想来有许多年不曾有人来过，没有香火。

看看那庙的前廊，竟是都破落了，上面露得厉害，只有那殿内还能藏得人，看看能过得去夜。

艳剑心道：有一处能掩身，便算是大幸了。出外之人，也无甚讲求了。

她把那马直牵到后院去，看那里有一个角门，门前有一个石槽，像是从前养牲口用的。

她把那马拴在那槽上，喂它一些草料，然后便来前殿坐下。

正想升火，忽听得有十数匹马疾驰而来。

到了庙前，骤然停住。

有人叫道：“大哥，就在这里等那人好了。”

再听得一人沉声道：‘弟兄们，好好放马，把马都牵到远处树林里去，勿让他能听得见。三弟，你与五弟两人送马，快快回来，我们进庙去。’

艳剑也是江湖人，一听他们是人多势众，心道：这荒山古庙，莫叫他们看到了我，那时就不定会起什么歹心。

她悄然走去，却在那后殿的角处悄悄藏好。

刚一藏好，便见那些人急急由前殿走来。

到了前殿，有人便想打起火折，听得那大汉吼一声：‘混了么？别点火！’

便没有人敢再打火折。

那大汉说道：“兵器拿在自家手里，坐在殿上，听我分派！”

众人都是听他，团团围坐。

只听得他说道：“在家里，我不曾对你们说，这人是天下少有的剑客，有名的快剑，你们要是不好好留心，很可能我们兄弟都会栽在他手下！”

一个人尖声说道：“大哥那么长他的志气，他是谁？”

大汉说道：“我本来不想对你们说，但你们向来对下手的人并不在意，这一次可不行了。我告诉你们，他就是那个江湖第二剑。”

几个人一齐说道：“是嵩阳铁剑？！”

人都无声了。

看来嵩阳铁剑的名头，让他们十分畏惧。

一个人道：“大哥，我听说嵩阳铁剑的名头，在天下可是极响，从来想图他的人，

都是铙羽而归，少有不丧生在他的铁剑下的。我们何必去惹他？”

那个大汉说道：“我要告诉你的是，要我们杀死他的那个人，我们更惹不起。”

一个年轻的说道：“大哥，我们宁可得罪那个人，也不接手此事，岂不是好些么？嵩阳铁剑是正派中人，他的名声颇是不恶。”

那大汉在暗夜看去，竟是一脸虬须，十分猛威，他低下头去，说道：‘那个人我们得罪不起，所以我们宁可得罪嵩阳铁剑。我意是说，如果我们出手，一定杀死他，不让他再有任何反扑的机会。’

一个人说：“大哥，趁我们还未出手，我想还是想一想。

我知道嵩阳铁剑，上一次我看到他出手，我想……我们的机会不多。”

艳剑看看，那一个是身穿白衣的瘦瘦青年，他的手边放着两只铁环。

那大汉说道：‘趁着那正主没来，我跟你们说一声，那个要我们对嵩阳铁剑出手的人，是逍遥子。’

人都惊讶，个个震怖。

那年轻人说道：“大哥，他对你说什么来着，你也该对我们说说。”

大汉扬起了头，他的脸上满是悲愤，他想必是想到了那逍遥子对他的威吓。他好久才道：‘他知道了我们两广十三骑的家。’

众人惊愕。

他们是两广十三骑。

他们出没无常，来去无踪。

在两广，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家在哪里。

街上会有一家很有名的店铺，这一家店铺其实正是十三骑的老五开的。

如果十三骑没有什么事儿，老五就是一个很有生财之道的店掌柜。

一十三人都是如此，都是富甲一方的财主。



如果有人知道了他们的家，那人一定是他们的心腹之患。

有人轻声说道：“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家？”

大汉说道：‘逍遥子是江湖上的第一霸主，他能知道我们的家，也不足为怪。’

另一个人问道：“大哥，逍遥子要我们做此事，不然他会怎么样？”

大汉说道：“灭门之祸，斩草除根！”

那个瘦瘦的年轻人问道：。‘大哥，他要我们杀的只是郭斩？’

大汉点头，说道：“是，但你能保他再不来扰我们么？”

如是他们给逍遥子做过一件事，他们还会做第二件、第三件，便越陷越深。

年轻人说道：“有没有别的法子，能躲过这一场祸？”

大汉说道：“我知道不能，前些日子，我去了三弟家、七弟家、还有十弟家、都看到房前屋后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回晃荡。”

众人哑然。

逍遥子决不是好惹的主儿。

那年轻人说道：“可惜，可惜……”

一个人在暗中问道：“七哥可惜什么？”

那瘦子说道：‘嵩阳铁剑是一个名满天下的英雄，可惜他要死在我们两广十三骑的手下。’

大汉厉声说道：“你们都给我听着，两广十三骑也非易与，我们过了多少关口，决不会丧在这一刻上！你们都小心些，我不愿意看到谁带伤！”

众人无声。

艳剑知道，他们两广十三骑都是好汉，但他们不得不杀嵩阳铁剑，是因为他们要保自己的十三家人性命。

大汉说道：“我们放过一个嵩阳铁剑，我们便有一百七十三口人的性命没了。还不

算上我们在两广的亲属.....”

人皆无声。

大汉道：‘听我说，二弟与三弟在门口，你们两个见了进来，便不动。等他退出，你们两个再伏兵齐出。四弟与七弟在殿后，你们两个看到他来了，待得他点起火来，再用暗器打他。一待他点火时，火一点起，他的戒心便没了，那时出手最好。’

两人到了殿后，几乎要到了艳剑身旁，吓得艳剑一声不敢出。

大汉说道：“五弟与六弟，你们两人在后门，看他如是窜出，一定伏击他，拚尽全力，也得拦住，不能让他走了。”

大汉吩咐停当，再看看剩下的人，说道：“八弟、九弟、十弟，你们三人跟着我，他篝火一起，便是猛扑，一招都是致命招数，千万别手下留情。十一弟你们三人都在后面，我们扑上去，不管是死是活，你们都得再扑，务必一击而杀！”

分派已定，他们都躲到了殿旁、殿后。

死一般沉寂。

艳剑心道：要真是那个嵩阳铁剑来了，他岂不是要死在此处么？就凭他那一柄铁剑，足以惊天动地，但他失察，不知道这里埋伏着制他于死地的两广十三骑，他那一柄铁剑就无用了。

暗夜，只是昏沉沉的暗夜。

听得马蹄声踏踏，渐渐到了庙前。

只有一骑一人。

真的是嵩阳铁剑来了么？

艳剑心里一阵慌乱。她能不能出手？

听说两广的人都是善于弄毒，那个年轻瘦瘦的人分明是一个下蛊高手，他手里的铁环在暗中闪光，那几个人的呼吸声都是可闻。

如果嵩阳铁剑到了此处，只怕不用片刻，便会死在他十三人手下。

郭斩下了马，他慢慢走到了庙前。他大笑道：“果然是有一个宿处，贪了路途，只好宿于此处了。”

他把那马放在前面，一丢缰绳，便即大步而来。

到了廊下，长声吟道：

“佛道生家长有缘，  
庙寺颓圯土无边。”

他走到庙前，说道：“又是文帝庙，郭嵩阳一生最不喜的就是你这个文帝了。”

艳剑心道：人都说郭嵩阳是一个血性汉子，是人生难得知交，看来不错，只听他说的这几句，便知道此人的热血心肠。

郭斩走上来了，艳剑心里急道：别上来，别上来，你要上来，便是一死。

郭斩哪里知道，只以为这庙是一个孤庙，一个大大的破庙只有他一人在此，他看看四周，显是在择一地安歇。

他说道：“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了。”

他指着那个坐在上面的文帝，说道：‘最好我离你远一点儿，我一看见你心里就憋气。’

郭斩到殿前，离那几个人的埋伏远了一点儿。

艳剑心道：这下子好了，他不上殿来，毕竟离那险处远些，如果他们十三人要发动，也不能一击使他受伤。

郭斩坐下，看着那天空，竟是墨墨的黑色，没有一丝亮处，他叹道：‘天道人道，都是无光。’

他坐在那里，把剑枕在头下，便欲躺下。

郭斩的心思，大出那十三剑所料，他一进得庙来，不独是不上殿前来睡，也不点起

篝火，便倒头而睡。

他们一时无法想出主意，究竟是一出发难，还是再待时机？

艳剑心道：看来嵩阳铁剑是一个粗人，他一心想睡，不知道有人要他的命。要是他睡熟了，岂不是会被人一阵子刀砍，剁成烂酱？

郭斩躺在那里，竟是再起身了，说道：“我的马会不会走出去？咳，不管它了。”他再复倒下睡觉。

艳剑看着那黑黑的殿内，竟是无一声响，心里忽地像是若有所失。

她恍惚心道：是不是我刚才看到的，都是一个梦？他们并不在此，也不想杀人，只是我恍惚梦见了人，根本就没有人要害嵩阳铁剑？

艳剑正在那里看视，忽地看到，在黑黑的夜里，有三个人正慢慢移向嵩阳铁剑。

他们的身子像蛇，轻轻移向那郭斩。

他们的手里都提着家伙，正欲给郭斩致命一击！

艳剑看着他们到了郭斩眼前，郭斩还背着身子，她不由得急起来，她的身子一动，身旁忽地出了一根椎，直刺她的腰肋！

她大喝一声，叫道：“什么人？！”

她急急去看一眼那郭斩，竟是呼呼大睡，连起身都不动。

这一椎刺出，那人闪身便夺，艳剑叫道：“你再出手，我便不客气了！”

她闪目再瞧，那个郭斩的身旁已是电闪一般，射去六人，那六人一齐出手，暗器如蝗！

可郭斩就是不动。

艳剑恨不能大喝一声，叫醒那郭斩！

她一剑拔出，刚欲出手，忽听得一声炸雷也似的喊声！

艳剑闪出身来，一个人喝道：“杀了她，都是她出声！”

艳剑的身前身后有三个人影，一齐对着她扑来！

郭斩的身影忽地在那几人当中立起来，他怒喝一声，然后叫道：“狗崽子，你想杀我？我宰了你！”

## 第三十六章 破庙鏖战

艳剑听得那郭斩一叫，不知道他是否受伤，她这里也有三个人一齐攻她，一棍一剑一双小戟！

她喝道：‘听说过艳剑么？’

那三人大大吃惊，分外小心，便手下更不容情。

那边郭斩叫道：‘混蛋，闪开！’

只是一瞬间，便见那里有人哼叫一声，倒在地上。

再看到那嵩阳铁剑一闪，再有一个惨叫一声，滚出殿外。

郭斩叫道：“我最恨的人便是背后暗算别人的，你们都去死吧！”

艳剑忽地看到那三个人都是丢了她，一齐奔那铁剑而去，像是一齐下定决心，去赴死一般！

她身子疾射，到了那众人围外，看到了郭斩的铁剑一挥，便再有一人倒下！

血溅，人亡！

那十三骑的老大叫道：“他杀死了六弟与九弟了，小心！”

人都围着郭斩，他们不敢再轻易出手。

郭斩怒道：‘我与你们十三骑无怨无仇，怎么来图我？’

艳剑说道：‘他们是受了逍遥子的命令，前来杀人的！’

郭斩大怒，叫道：‘原来我以为十三铁骑也算是正义之辈，便手下留情，哪料得你们竟是那般恶狗？’

他挥剑道：“杀！”

三剑两夺，竟是给他再杀死一个人。

那老在吼道：‘给他放蛊！’

那个瘦瘦削削的年轻人也知事儿紧急，不由一撤，他由怀里掏出一只小小盒子，对着郭斩，说道：‘郭斩，你死到临头了，纳命来！’

忽地他冲向郭斩！

郭斩一出剑，洒一天剑光！

那年轻人的身体一抖，便再撤回。

他厉喝道：‘你完了，你再出无法活命了，你从今天起，只是一个死人一般的人了，你要再活命，就得受百般苦楚！’

众人围着郭斩，郭斩一提气，竟是无碍，他心道：都说两广人放蛊，甚是厉害，我今日看了，也算不得什么。

忽地，他提剑一举，便欲刺一人，忽地那剑一斜，竟是被对方一勾格开！

郭斩心道：他的力道也不算大，我怎么不敌？再一聚力，忽地觉出像是失脱了力气，再也无法凝聚气力了。

他不由得大惊，叫道：‘艳姑娘快走，我不行了！’

迟艳想不到嵩阳铁剑竟是那样一个豪性汉子，一见她出手，竟是让她快走逃命，她不由得来了豪兴，大叫道：“你们听着，你们十三铁骑都受了伤，剩下的恐怕也不是我的对手，快走，饶你们不死！”

那个老大哪肯听她的？他厉声喝道：“我们死在这里三个兄弟了，也有四个受了伤，这仇必报，就是没有逍遥子的事儿，我们也得杀了你嵩阳铁剑。”

艳剑冲到了郭斩面前，拦在那里，叫道：‘你们十三铁骑都是男人，怎么会做这种偷偷摸摸的事儿，打不过人，下蛊，岂不是让人耻笑？’

那老大冷冷道：“你是正派中人，怎么躲在暗中给我们坏了好事？”

艳剑冷道：‘原是我来庙里歇息，才听得你们要杀人，你们居心不良，岂能怨人？’

此时再看郭斩，竟是身子疾抖，不能自己。

艳剑喝道：“你们十三骑非我对手，你们赶快走开，不然定是一死！”

那大汉喝道：“七弟，再给她一个厉害！”

那老七正在对着艳剑放蛊，忽地郭斩大吼一声，身子疾飞，直落向那个瘦瘦的年轻人，铁剑一挥，那人的头便飞出几丈！

哇——，一声怪叫，那老七毙命。

老大一见老七毙命，不由失色，他叫道：“杀了他！”

几个人再扑向郭斩。

郭斩这一飞失了力，全身竟是大抖不止。那人叫道：“宰了他！”

他们恨郭斩一连出手杀他四人，伤他四人，十三人只有五人未受伤。所以不顾那艳剑，齐来杀郭斩。

郭斩叫道：‘别管我，你走！’

他挥剑乱砍，但已是强弩之末了。

他一剑剑狂砍，却是不曾砍中一人。

艳剑忽地叫道：‘闪开！’

一剑刺在一个人的肩上。

那老大喝道：‘艳剑，你与嵩阳铁剑也不是一路，何必淌这一趟浑水？’

艳剑也不说话，只是仗剑而击。

那老大看看出手，竟是再失了一人，十一人中，竟是有九个非死即伤，他叹气道：

‘我们两广十三骑都是折在你手下了。’

他喝叫道：“别再打了，先带着死伤的弟兄们走！”

他们扶着伤者，扛着死人，想走了。

艳剑走到了庙前，看着他们。

两广十三骑虽说不是江湖上的高手，但十三人也从来师出有名，只是这一次，他们折了自己的五人，伤了四人，大丧元气，从此在江湖上再也无法称雄了。

没有月色，只有他两人在庙里。

郭斩的身子仍在哆嗦，他对艳剑说道：“多谢姑娘相救！”

艳剑看看他，见他神色有些不对。他的脸是潮红的，他的身子起伏着，胸更是呼呼风喘。

她很担心，问道：‘郭兄，你怎么样？要紧不要紧？’

郭斩咬牙，说道：“不要紧，不要紧。”

他坐在那里，牙也咯咯响，竟是从他的心里升起了一股欲火。

他不知道怎么办了。他看着艳剑，忽地看到了她的脸。黑夜里，看得出她的脸是那么俊美，那么清秀，像是圆月，像是玉石。

郭斩心道：原来她是那么好看，都说她们两姐妹都是武林中绝少得见的美人，如今看来，真的是了。

平时郭斩也看过她们姐妹，但那时他并不这般想事儿，便没有那心思。此时看她，竟是桃腮带红，潮润不褪，真个好玉容，不由心下翻滚。

艳剑看他，忽地想到了：怪，他那眼神，居然像那个逍遥子看我。只是他是一个正人君子，怎么会用那种眼光看我？

那郭斩叫道：‘艳姑娘，艳姑娘！’

他叫声有些凄伤，叫艳剑不得不过来俯听。



她看到了郭斩的眼睛，那是一双红红的野兽一般的眼睛。

郭斩说道：‘他用的蛊，是一种‘迷蛊’，如是中了蛊，便不得不与一个喜欢的女人相近。你看……’

郭斩大喘起来，他得喘喘再说。

艳剑一时便多心起来，她心道：就是你是郭斩，是天闻天下的大侠，我也不会喜欢你。只是我迟艳怎么这样倒霉？一到了江湖上，偏偏总是遇上情劫？这个郭斩与我素无交往，如今遇上了，我得救他一救。但我是一个姑娘家，我怎么拿自己的性命去救他？

她也懂得，如是得了那‘情蛊’的毒，须得与女人相交，而且是一个从未与男人交媾的女孩儿来与他相交，这称做“女媾”。

但她能与郭斩在一起么？如果她救了郭斩，再会怎么样？

郭斩喘了一阵子，说道：‘这蛊还有一法儿可解。你先把我的绑起，吊在梁上，记着要吊上一个时辰，一直到我昏厥过去，那时你再动手，待得我的身体内的血都控到了臂上，你便一剑砍去我臂。待得我的血流得差不许多了。人几乎要死，方才放下，再救治我好了。’

郭斩说完了这些话，便告昏迷。

艳剑看着郭斩，她的心里很是慌乱。

她急急地按那郭斩的话，先把他的吊起来。她找到了那十三骑丢下的一条索子，吊在梁上，然后扯着郭斩的脚，好容易方才把他扯起来。

那屋梁吱吱嘎嘎响，像是要折。她心道：‘阿弥陀佛，千万不要折了，千万不要折了，如是折了，我再怎么办？’

可她一等得那郭斩吊上了，忽地那梁吱吱嘎嘎响起来。

她一抬头，便有一股灰尘掉在她的眼睛上。

她再揉眼，眼里竟满是泪水、泥灰。

‘咚’地一声，那郭轩直撅撅掉在地上。

他早已昏厥过去，自是不知他摔得疼痛。可是把艳剑吓了一跳。

她再拾起那绳索，找一个房梁，好不容易再找到了一根房梁，看看也是坚实些，把绳子吊上去，再扯起来郭轩的身体，她就是香汗淋漓了。

她坐在地上，喘了一阵儿，心道：我还是得救他。只是看着那个郭轩，看着他的身体在那里晃晃地吊着，她拿着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看着郭轩的脸，那一脸胡须，甚是威风。可他此时样子，竟是大大狼狈。

她心一酸，哭了起来。

破庙里，只有她一个人在悲悲泣泣，一直在哭。

哭了许久，竟是听得那郭轩大叫起来。

他叫道：‘烧死我了，烧死我了，快，快给我水喝！’

艳剑虽是不知解毒法儿，但也知道，如是给他喝水，他必是会死。她说道：“不能给你水喝，你忍耐一会儿。”

那郭轩双腿吊着，竟是大大气恨，全然忘了他是刚才吩咐过艳剑，要她把自己吊起来的。他叫道：“你个臭女人，你把我吊起来，我怎么喝水？你是个坏家伙！”

艳剑哭泣半晌，此时已是主意拿定，一定要救他。

她软声说道：“郭大哥，你的毒得解，不然你一定会死的！”

此时的郭轩已然烧得糊涂了，他怒声大叫：‘我宰了你。我宰了你！’

艳剑看着他，眼里流着泪，心道：他此时是昏厥的人了，我怎么能怪罪他？

她再看郭轩，竟是又昏迷过去了。

艳剑拿起剑来，她心道：‘我不能砍他的右臂，他的右手是拿剑的。我只能砍他的左臂，可是刚才他没告诉我，我砍他的左臂，砍多少呢，砍到他的手肘，还是齐根砍去。当然是砍他的手肘好些，可是他没告诉我，我总不能因为砍得太少了，再一会儿重新砍

他吧？”

她这里一阵子折腾，那郭斩更是发作了，他此时发作更厉害，他大声叫道：“你个臭婆娘，你真可恶，你吊着我，我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你是一个恶妇，你是一个坏家伙！”

艳剑看他，胸中顿时涌出怒气，但看看他的脸，竟是胀成了紫红，在蒙蒙天光里红得吓人，她心道：他是一个中了毒的人，我怎么能与他一般见识？我只是救他便了。”

她大声道：‘郭大哥，你教我砍了你的臂，你要我砍左臂，还是砍右臂？砍多少，砍到臂根，还是只砍手肘？’

那郭斩大声骂道：“你个臭妇人，你想杀我么？你直截杀死我便罢了，你砍我一只手做什么？你要杀便杀，我要是叫一声痛，也不是嵩阳铁剑！”

艳剑拿起剑来，她的眼里有泪，她叫道：‘郭大哥，你忍着些痛！’她闭上了眼睛，想一剑砍下！

她的剑挥下时，她再看一眼，要知道她不看，哪里知道会砍在哪里？

可她看了一眼，顿时心里老大不忍，她心道：我一剑砍下，他一个好好的嵩阳铁剑便会成了一个残废，我怎么忍心去砍他？只是我要不砍，他还得死。

艳剑在那里急得焦头烂额，一会儿一转，她直走到了那郭斩的面前，细看看他的脸上，此时郭斩已昏，脸面平静，真是好一条汉子！

她轻声说道：“我只能砍去你的一条臂，你别怨我！”

他再挥剑，直向那郭斩的手臂砍去。

忽地听到了郭斩在昏迷中的梦呓，他叫道：‘逍遥子，我宰了你，我必杀你！’

艳剑心里七上八下，她心里佩服这嵩阳铁剑，怕只有他肯与那逍遥子作对，只是她砍下了他一条臂，他从此便只是一个残废了，他怎么再与那逍遥子对敌？

如果他再醒来了，看到他少了一条臂，他虽是不会怪罪艳剑，但他一定会生气，他

一定会心如死灰，会再也不去理会江湖是非，他会默默走开。

艳剑也会抱憾终生。

她想起了郭斩告诉她的那一席话，他为什么告诉她那一席话，是教她那样救他么？

可他并不知道艳剑是不是一个少女，他说那话，只是告诉她有一种救法就是了。

她看着昏迷的郭斩，犹豫不定。

## 第三十七章 不是情缘

艳剑看看天亮了，时候已是不早了，再不救郭斩，怕也来不及了。

她叹了一口气，正要挥剑砍下，忽地又停住了。

她心道：我得救他，我要救他。他是一个倜傥男子，我救了他，舍了我自己，又能怎样？

她看着郭斩，心道：肖玉，肖玉，我不能再做你的妻子了，就是你走出那闺阁楼，你能胜了逍遥子，我也不能再与你相处了，不能再做你的妻子了。我只是一朵残花败柳，怎么与你共效鸳鸯？

她一剑挥去，把那绳索砍断。

郭斩叭地摔在地上。

艳剑想想，抱起他来，把他抱到了那佛龕前。

看着那文帝的佛像，艳剑心里有些羞赧，她心道：你是神佛，也会体会我的心思，我是救人，并不是在宣淫，你总得助我一助吧？

天此时已是大亮，殿内情景都是看得明白了。

她看看殿前，竟是都有血渍。血腥之气，煞是逼人。

艳剑心里失神，想道：原来我的第一次是与他，我的男人是他，我怎么不知他是我的男人？我从来想来想去，只是梦中与我的肖玉哥哥一会，从来不曾想到我会与这个嵩阳铁剑在一处，如今我只能与他在一处了。

艳剑抱着那郭斩，把他轻轻放在自己怀里，自嘲道：我一个女孩子，竟是不知道如何做女人。事急我也只好胡乱做做了。也罢，只是隐隐听得男人与女人相亲的法儿，如今也顾不得羞了，只能自己去做。

艳剑抱着郭斩，把他放在自己的怀里。

此时郭斩再是醒来，他的火烧得更旺，他抱住了艳剑，心里知道她是女人，知道她是水，是熄灭他的欲火的大水。

他抱紧了艳剑，说道：“我喜欢；你知道不知道我很喜欢？”

艳剑低声说道：“我知道。”

她说话时，很怕地看看佛像。

好在那佛像也是只呆呆看她，无一点儿取笑她的意思，否则让她羞愧怎当？

郭斩抱住了她，说道：“我喜欢你，你知道了就好。”

他抱住她，轻轻地吻她，她身子颤栗，像风中的树叶，飘荡无所依，一直颤栗。

那郭斩像是疯子，狠狠揉她，一直把她的胸揉得疼了，她的眼里流出了泪水。

他的眼睛烧得出了血，有一滴血在他的眼里流出。

是不是他马上就要死了？

她得快，快……

他把艳剑扑倒，对她说：“我的胸烧得厉害，你知道么？烧得厉害？”

她说：“我知道，你喜欢我……”

她突地发出一声长长的呻吟。

再无声语。

殿竟变得如梦，在她的眼前飘，一直飘得无上无下，无左无右，无终无始。

她再看那殿，看佛也变了面容，他们怎么那么肃穆，莫非在怪她淫荡么？

天再也不复是原来的天了，艳剑的身体也变得让她自己再也不认得了。

她只低着头，慢慢看着殿内。

郭斩醒了，他知道他活过来了，他看着他的臂，他的左臂应是没了，他应该被艳剑斩断了左臂。

他不敢看，他不敢看他的断臂。

但忽地他看到了血，一片雪白的丝巾有血。

那是殷红的血。

他再抬头，便看到了艳剑的泪水。

郭斩明白了。

他能说什么？

他说道：“你怎么知道那法儿的？”

艳剑苦笑笑，说道：“你在昏迷前告诉我的。”

郭斩哭了，他的泪水流在腮前，说道：“我昏了，告诉你的话，你怎么能做，你怎么能做啊？”

他的身体还很无力。。

艳剑看着他，说道：‘我只是一介女流，回天乏术，只能用我的蒲柳之姿的身体，来为你解毒了。’

郭斩急忙抓住她的手，说道：“艳姑娘，你是我心中的天人，我怎么敢轻易读你？只是我受了毒，人也昏了，只是做了什么，心里全不知道。我在昏迷时得罪了你，你千万莫怪。”

艳剑只是流泪，她是一个女孩子，竟是在人家昏谵时，为了救人，献出她自己的贞

节，让她心里十分委屈。

郭斩大声道：“你一个好好女孩子，为了救我，竟污了你自己，这让我怎么受得了？”

他去抓剑，拿剑便欲自尽。

好在他的身体尚虚，一抓那剑，也是无力。

艳剑大惊，一击击落了他的剑。

她抱住了郭斩的头大哭，说道：“我救了你，可不是要你自尽的，你自尽了，我救你有什么用？”

两人相拥着哭，竟是有些伤感。

到泪也尽了的时候，艳剑说道：“你养一养身子，待得你的毒解了，我不会跟着你的，我自走就是。”

郭斩大声道：‘那怎么行？除非姑娘有一个好的归宿，不然让郭斩怎么安心？’

两人在一起，到了晚上，郭斩再是余毒发作，他的身子哆嗦着，他叫道：“你离开我远一点儿，我这人一昏迷，定会骂人，非常粗野，你一定会很生气的，你走好了。”

艳剑看他发作，哪里肯走开？

她只是看着他的头上发下一串串汗水，她说道：“你忍不住的。”

他大声道：“你记着，我就是死了，你也别管我。你要再管我，我会难受死的。”

艳剑看他，看他在地上滚来滚去，竟是再也无法站起来，他咬着舌头，忽地惊叫了一声，血从他的嘴角流出。

艳剑叫道：‘郭大哥，郭大哥！’

再看他，竟是又昏过去了。。

艳剑此时再不像刚才那样惊慌，她扳过来郭斩，心道：我已经做过一回了，再做一次，自是容易些了。她便再搂定郭斩，把他扳倒，依旧样故事，重来一回。

她仍是照前故事，仍是做一回郭斩的女人。

郭斩在清醒时是一心不碰她，但到了昏谵时，哪里知道她是不是艳剑，哪里知道 he 不能碰女人？他一心抱着艳剑，做过了那事儿，仍是再复醒来。

他看着艳剑。这一回两人都是不语。

他们面面相觑。

再说什么？两人都是很累，他们无语无言，只能相对默坐。

能再说什么？

不能说。

只是不能说：

郭斩突地跪下来，对艳剑说道：“艳姑娘，”我知道你是一个心性高洁的女孩子，我无缘与你成亲，但我愿意与你成亲，愿意请你做我的妻子，你能答应我么？”

艳剑幽幽道：‘郭大哥，我只是想救你，我并不愿意嫁与你。你也知道，我从前对你一无所知，我怎么能嫁与你？’

郭斩大声道：‘那有什么？你如今做我的妻子，我会一生一世爱你的，我爱你，你也不是不知？’

艳剑说道：‘从前你清醒时，我并不知道你会爱我，你如今说爱我，我只能半信半疑。’

郭斩一叹道：‘我一生与女人也有过几次相遇，但那都是一时的逢场作戏，怎能当真？我头一回遇上像你这样的女人，竟是为了我……’

艳剑冷冷道：‘为了救你，没别的法儿，这种女人，不是贱女人么？’

郭斩说道：“人的性命，能有几回，你救我一命，便是我的恩人。”

艳剑笑笑，说道：‘我只是你的恩人罢了，你何必要娶我？’

郭斩知道，艳剑心里委屈，如是他会说能道，几句话下来，便把一个女孩子哄得高兴，跟他去了，偏他又是一个不喜说的人，说起此事来，竟是木木讷讷，一句话也说不



明白，让人怎么听他？

本来艳剑此事，只是委屈，如是他正色起来，对艳剑说道他也是嵩阳铁剑，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竟能说得艳剑回心转意。

可他一味支吾，说得那艳剑也是心里难受，偏偏不肯饶他。

郭斩心里一灰，他心道：我堂堂的嵩阳铁剑，却要一个弱女子来救，此事本来就是难事。我不死在那些狗东西手里，算是错了。

他拿起剑来，说道：‘艳姑娘，我一剑了却我自己的性命，就算是还了姑娘一份情。’

艳剑见他真个认真起来，大哭道：“你真个不知道女人的心么？”

她扑上去，与那郭斩夺剑，说道：“你要自尽，不若我来自尽。”

两个就争了一回，吵了一回，肖玉与花剑在路上，花剑说道：“公子，我们去什么地方？”

肖玉说道：‘我得找到艳剑姑娘，我问一问她，如何对美剑，你看好不好？’

花剑说道：‘那样最好，再说艳剑姑娘也是公子的心上人，我们去找她，她准高兴。’

肖玉说道：“花剑，你别说此事，我与你在一起，不会再找那艳剑了。”

花剑轻声说道：“你的心事我知道，只有我知道你的心里惦念着艳剑，你不会再喜欢美剑了，可你会喜欢艳剑，如果你喜欢她，你就娶她好了，我只要做你的一个侍妾，能天天看着你，我便心满意足了。”

肖玉执着她的手，说道：‘花剑，还是你知我的心，我看艳姑娘未必会像你。她看着我脸上的这只猪，会不会对我变心？’

花剑笑笑，说道：“不会。我看了你脸上的猪，就是总心跳，一看它，就想着让你爱我。她怎么会不喜欢？”

肖玉说道：‘艳剑美剑，都是古怪脾气，她们两人对人，时冷时热，让人捉摸不透。如是艳剑看到了我的脸，保不准她会变心。到那时，我便再也不能想她们了。唉，要能

那样也好。”

花剑笑笑，说道：‘我们去找她，听说她是去了南方，我们一路去找一找看。像她那样子的禀性，一定不会寂寞，一路上总有人能知道她是怎么走的。’

肖玉看着花剑，心里欣喜：能得花剑这样一位善解人意的姑娘，是他肖玉的福份。他再复何求？

就是艳剑美剑都不理他，他也有一个红颜知己了。

两人驱马一直向南去，走到了江南，竟是再也寻不出那个艳剑的下落。

肖玉叹息道：“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走的，但总不能一个人无影无踪，走得人也寻不见吧？”

花剑说道：“我有一个想法，找不到她，我们莫不如守株待兔。”

肖玉说道：“守什么株？”

花剑笑了，点他的脑门，说道：‘她总得回洛阳啊，美剑在，那个逍遥子也在，他一心要寻艳剑下落，只要我们留心，一定得知她在哪里。到那时，不等那逍遥子找到她，我们也会找得到她的。’

肖玉大喜，说道：‘好，我们便回去，我一心要会一会那个逍遥子，看他有什么本事，我的剑法总要与他见一个高低！’

花剑低声道：“你到哪里，我便跟着到哪里，你要是死在他的剑下，我一定先你而死！”

肖玉搂着她，大笑道：‘好，我与你共命运，就是要死，也得死在剑下！’

花剑说道：‘我与你同行，’你心里一定很快乐，要是死，我也死在你前面，让那个老色鬼知道，他能夺走一个女人的身子，但他夺不走一个女人的心。”

肖玉很快乐，他拉着花剑的手，如果你有一个一心爱你疼你的女人，你保会一生幸福。

两人骑着快马，疾速而行，他们要回洛阳，他们要再见到那艳剑，就是碰上了逍遥子，他们也无所畏惧，因为他们不怕死。

## 第三十八章 夺剑

美剑拿着莫邪，竟是得意洋洋。

她的男人是当今天下第一剑客，她是天下第五剑，谁敢撄其锋？

她到了洛阳城郊，一剑挑了左家寨的三个寨主，再烧了大寨。

她再在江左挑了吴钩剑的传人吴一衣，顿时美剑的名声大震。

武林人都知道有一个美剑，都知道她手中一把莫邪，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一日，美剑到了开封。

自从那一个狂不群的傲人肃杀在开封郊外一现风采，这十数年来，再也无人能在开封夺目神驰。

如今来了一个美剑，自是让人瞩目。

这一日，郊外的人都是集在开封城外，看着那一个神剑迟美来开封。

美剑的马队到了开封，已是日暮时分。

看着的人喊道：“来了，来了！”

便见远处征尘飞扬，飞骑来到了开封城郊外。

看看到了近前，先有十数个少女明眸皓齿，分列两排，全都背着宝剑，马蹄踏踏，走在路旁。

到了眼前，分列一旁，默默站立。

在后面有一辆车，车上有两面大旗，一面写着：一柄剑动四方，另一面旗上写着：

美姬技惊五湖。大旗飘摇，直是猎猎有声。

走在后面的是一匹雪花骢，在马上是一个笑对四方的女人。

她背着一柄宝剑，对着众人一揖，欢颜而笑。

人叫道：“来了，来了！她便是名动天下的剑女迟美。”

‘听说她杀了那个左家寨的大小三位寨主？’

‘那还有假？她有一柄宝剑，那剑叫做莫邪，天下少有的宝剑呢。有人说，得莫邪者霸，得干将者王。她手里有莫邪，她就是天下的霸主！左家寨的寨主不识趣，要与她匹敌，她一剑劈去，把那大汉劈成两爿！’

人都讲得有声有色。

美剑能听到这些话，她愿意听这些话。

当今天下，要数英雄，舍美剑其谁也？！

有人呼叫道：‘神剑美女！’

众人一听得他喊，心道：她一人能力敌那左家寨三位寨主，且把他三人都是杀死，她不愧神剑。便有人也跟着叫道：“神剑美女！神剑美女！”

美剑笑着，心内得意，大是受用。

她心里一想，今后何不把这一称呼叫出，就叫做神剑美女好了，既是好听，也是好记？

她便大声一揖道：“多谢，多谢！”

一路入城去，也少不了有人追随，一直到了景苑，方才慢慢散尽了人。

直至十余天后，仍是有人讲美剑入开封，八面威风的故事。

美剑在洗浴，她在一声声哼唱曲儿，她如今很悠闲，只要她一出手，便会有人死。

她愿意杀死谁，那人必是一个死人。

她还有什么可忧虑的？

忽地，她觉得出屋子里有一种闷气，一种让她透不出气来的闷气。

怎么会这么闷？

她刚想叫人，忽地听到了一声低哼。。

她如被雷殛。

她怎么忘了那个人？她怎么会忘了他？

他一定会来找她的，他一定会来的。

起先她也知道他会来，但后来她不再想他了，他久久不来，或许是他迷上了新的女人；或许是他的事儿太多，忙得忘了她.....

如果是过去，她会恨，她会骂，但如今，她情愿那男人再也不想起来她。

可他来了，他忽地想起来她了，便来了。

他有鬼神不测之机，他来时无影，去时无踪。

他笑笑，忽地坐在她的浴桶上沿。

像他那样的身子，虽说不大，但也足有上百斤重，他坐在那桶沿上，竟是桶里的水也不微微漾一下。

他笑道：“你离开一个老人，是不是很得意？”

她坐在桶里，心里忐忑，但她仍在笑，说道：“你怎么知道我不想你？”

老人微微一笑，但那笑分明是苦笑，他说道：‘别对一个老人说你如何爱他，他不会相信。你只说你如何恨他，你如何憎厌他，说不定他会相信。’

她咯咯笑着，大声道：“我不想你，我只是想着你能给我剑，你还能给我什么，正想着这个时，你便来了。”

老人的脸上满是嘲弄的神色，也不知他是嘲弄他自己，溺于美剑的情感里不能自拔，还是嘲弄美剑一心求贪，不知足厌？

他说道：‘说说看，你愿意做什么，你想要什么？’

他撩起水，哗哗往美剑的身上浇。美剑的身子如玉，那水像是不敢浸润玉体，在她如玉般的白皙身体上流过，不留一点儿痕迹。

美剑知道，她的身子是无可挑剔的：她的肩是斜斜的，削瘦的。她的锁骨是明显的，看去嶙峋清瘦。她的乳是高的，圆圆的。她的乳尖是小小的，像豆一般小而滚圆。她的腿是长长的，小腿丰满但不胖，大腿丰腴而不肥。她是一个长得很丰满的人。

当时老人看着她，竟是天天看不厌。

此时他再看这本来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远隔了时日，是不是更有一些新的刺激？

老人说道：‘我老了，你别拿身子来迷惑我，迷惑老人，你可是有罪的。’

她微微一笑，抿嘴乐道：“你不老。”

老人说道：‘听说你在江湖上闯下了不小的名头？’

她咯咯一笑，说道：‘我是替你闯名头呢，你知道不知道人家叫我什么？人家叫我神剑美女，你叫剑神，我叫神剑，岂不是一对仙侣？’

老人看她，说道：“我沾了你的光了？”

她咯咯再笑，说道：‘我们是夫妻，谁沾谁的光？你说得好笑。’

老人看看她，他的眼光冷冷的，他看着她，逼视使她再也笑不出了。

她悄声说：“你要做什么？”

他说道：“我来拿那一柄剑，我要拿回那一柄莫邪剑。你太招摇了，早早晚晚，你会把那一柄剑弄没了。”

她不料得老人会说出这话来。

她不能交出那一柄剑。

如果她没了这一柄剑，她还拿什么在江湖上显威风？

如果没了这柄剑，她会在左家寨送命。那时大寨主与二寨主两人左右攻来！

她的手里有这一柄剑，她回头一削，那大寨主的钢枪断矛。大寨主一愣，不料得那

钢枪竟会一剑削断，她叫一声：“小心！”

他的胸划开了，一条长长的大口子，虽说是他急退了两步，但他的血还是像卷起的浪花一般，一卷便没。

他倒地时，只来得及叫一声：“宝剑！”

二寨主看着她的腿，他分明是太过轻敌了，`他手里的大砍刀三十六斤，足足实实在地砍来！

他的大刀刚要砍中美剑，那莫邪斜斜一挑。

他用刀去抵，不料得那刀在莫邪剑下，竟是一挑成两片。

他叫一声：‘我的大刀！’

他一把大刀是精钢所铸，怎么会像纸一般一挑便裂？

他未及再想，那一柄剑再挑来。

他伸出手去，拍那剑刃，但那剑忽地像是寒冰，他拍不得。

手刚刚伸出，不及缩手，便听得一声唰地响声，手便没了。

他大声一吼，手疼如裂骨。

他再想退，哪里还来得及？

他急步一退，人家那剑挑在他的脊上，挑得他一声怪叫，叭地一声便摔地上。

三寨主看两位哥哥几招下来，便丧在人家的那一剑上，他心里明白，那是一柄宝剑，起身便走。

美剑叫道：‘哪里走？！’

不待他走远，那剑便扬起。

那三寨主知道不敌，但他恃远，一锤飞起，直砸美剑！

他料得这一锤会挡她一挡，然后他再飞步而去，岂不就走脱了？

但美剑一挑，剑斜一斜，那飞锤的链子便断，锤挑飞出去，竟是像长了眼，直射回

去；叭地打在三寨主自己的眼睛上。

顿时打得他鲜血直流。

他怒吼道：‘贱人，敢杀我？’

美剑一剑，再复挑上，一剑刺出，三寨主拿出短刀来迎。

不想那刀变了，刀成了碎片儿。刀成了碎片儿，人也成了碎片儿！

剑挑了十几朵剑花！

在剑花里，三寨主叫声连连。

如果没有这一柄剑，她绝不会杀得如此威风。

她笑笑，说道：“你答应给我用的，我用得也好，你怎么变卦了？是不是你又喜欢上了一个小妖精，要把这一柄宝剑拿去给她？”

老人笑笑，说道：“我拿它回去，是知道它在世上，多杀不祥。你要用剑，别的宝剑任你挑一柄好了。”

美剑摇头，她不要别的剑，她只要这一柄剑，她要用一柄莫邪挑遍天下人，震惊武林。

她说道：“你给了我的东西，还向回要？”

老人道：“莫邪不祥，你带它，未必给你带来好运。”

此时美剑哪里肯听他？她得了莫邪好处，不愿再还他。

她突地淋淋湿，从桶里走出来，抱着他，说道：“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老人看着她，叹了口气：“你会后悔的。”

她看着老人，微微晒笑。

老人觉出她笑得不那么好，他问道：“你为什么笑？”

美剑说道：“有人说，如果得了干将莫邪两剑，必是会飞剑夺取入头。你是怕了，你怕我的剑落到别人手里，他有干将，两剑一出手。你再也不是名震天下的剑神了，你



只是人家手下的一个败将，你还会死在别人手里。”

老人一听得她说此话，忽地扬手起来。

她看到了，她想躲，但无论如何她总是躲不过，那扬起的手一下子打在她的脸上。

她的脸有些肿了。

老人怒道：‘我再告诉你一遍，再也不会有人能胜得了我，他的剑术胜不过我，没有人能胜得了我。就是他得了那干将、莫邪，也是不能!’

她的身子水淋淋的，站在老人面前，让老人的心也怦怦跳，她是一个精灵，是一个迷死人的精灵。

他突地说道：“你要有它，也未尝不可。”

她忽地跪在老人面前，说道：“你得让女人威风，你得让她显她自己的威风，如果她只是男人的花瓶，她怎么会甘心？你是一个老人，怎么不知道年轻女人的心思？”

老人笑了，他说：“你得办一件事，你去把那个人带回来，他就是那个妖剑。我要让他知道我的剑会喝血。他失了那个黄肆，连一个黄肆都杀不死，他有什么用？”

美剑笑了，她的笑仍是很迷人，她轻声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我如果去了，就会把那一个黄肆的头带回来给你，那时你岂不是对我更信任了么？”

老人斜眼看她，说道：“你以为你有一柄剑，便会胜得那个黄肆么？”

她笑笑，说道：“我把他的头拿回来。”

老人大笑，说道：‘好，如果你拿回了那黄肆的头，我便叫你真做那个江湖人人称道的神剑美女!’

美剑大喜，她伸出舌尖去，轻轻舔着那老人的额头。

她的足弓很美，腿弯曲着，很用劲儿，那脚与腿都美，让老人很心醉。

毕竟是美女爱英雄，管她是不是有她自己的心眼，她毕竟还得做他的女人！

## 第三十九章 冤家

仍是武当派的山谷，仍是那一间小小的草屋。

美剑站在屋外，她回头对她的下人说道：‘这里是黄肆道长的修真处，你等切勿喧哗，我去寻找道长。’

她慢慢沿着小径上去，神情悠闲，像是一个游山玩水的女孩儿。

到了那一间小屋前，她拍拍屋门，叫道：‘道长，道长！’

她正要挞门而入，忽地听到了一声问话：‘姑娘，你要找谁？’

她回头来，那人正是黄肆道长。

黄肆一见她，忽地大喜，掩不住的满面喜色，说道：‘艳姑娘回来了，我一想，或许有一天艳姑娘会归来，我便再也不曾走，只是呆在这里待着，果然姑娘回来了，果然姑娘回来了。’

美剑正要说话，忽地心里想到：他把我当成艳剑，岂不是一个大好机会？我就错中当错，寻一个时机宰了他，那岂不是最好？

她笑笑，低着头，说道：“有劳道长惦念了。”

黄肆说道：“你回来了，快进屋去说话。”

两人入了屋，美剑一入了屋，便是一惊，原来艳剑曾在这破烂如许的屋子里往过？

她坐下来，听得道长说道：“自从那一天妖剑来了后，我便惦念你，知道你一定不会与那些恶人同流合污，我听说你走了，一人去了江南，不知艳姑娘怎么又回来了？”

美剑低头说道：“还是江南不如这里好。”

说时总是羞涩，像是那个无话多说的艳剑。

黄肆道长大笑，说道：“你说得对，真个是哪里也不如这里好，还是姑娘说得好，你回来了，就好。”

他忙忙乱乱地说，看着美剑，不知如何是好，手忙脚乱，道出了他一心惦念艳剑的心情。

美剑尽量把那一柄剑放在身后，不惹他注意。

也还算好，那个黄肆一心看着艳剑，哪里有时间来看她的剑？

他说道：“自从姑娘去后，我这里一日也不曾安宁，真怕姑娘出了意外，当时不如我跟着姑娘走。”

听着他的一番表白，美剑心道：原来他一心惦念艳剑，他一心爱着艳剑，可艳剑竟是不知，真是有趣了。

她低头，像是害羞的样儿，搓弄衣襟，像是欲语又止，把一个十足十的出走了再想回来的艳剑的神色学完。

她说道：“道长如此照应我，我五内感铭。”

掌灯了，黄肆道长说道：‘我平时也滴酒不沾，只是你回来了，却是一件大事，怎么也得喝上两杯。’

他拿出一坛酒，对着她，斟下了两杯，说道：‘喝，我们再一回见，平生知交，也莫如此幸了。’

黄肆先是咚地一声喝下了那一杯酒，再劝美剑。

她心道：他自喝下了这一杯酒，看来他一心要讨好艳剑，不会在酒里弄鬼，我便喝下它，又能如何？

她也一饮而尽。

黄肆借酒盖脸，说道：“我有一句话，本当早对姑娘说，但上次姑娘与我在武当山上，我总是欲语又止，待得姑娘走后，我悔了又悔，真个把肠子也悔得青了。我如今与姑娘再一次相逢，不吐则不快了。”

美剑两杯酒下肚，也是满面桃花红，一面玉容春，看着他，眼儿眇斜，人也醉熏熏，

问道：‘道长有什么话儿要对我说？’

黄肆看着她，看她玉容真个是倾国倾城，他心里一赞：说什么玉关紧锁，说什么紫玉楼阙，都是一派胡言。只要得了这个女人，天下的美色便皆是得了，岂能再守着什么青灯古佛，一心参禅？

黄肆说道：‘姑娘与我，本来意趣相同，志气也相同，怎么不能共参剑理，同悟玄机呢？’

美剑心里暗暗窃笑，心道：又来了情意，岂不知我美剑不再有情，只有野心么？

她轻轻俏笑，说道：‘黄道长要与我同悟道理，只是我不愿学道，那怎么办？’

黄肆看着她，看出她是有意绕弯，说道：‘姑娘与我结成连理，共习剑术，同参造化，那有多好？’

美剑知道再也不能支吾了，她说道：‘道长的意思是……’

黄肆说道：‘我想求姑娘为妻，不知道姑娘愿是不愿？’

美剑心里暗笑，心道：你求我为妻，却是把井掉进了桶里。我怎么跟你说？

她故作羞涩，好久方才说道：‘道长的话，出我意外，容我再思，好不好？’

黄肆说道：‘好，好。’

他再来斟酒，举杯一饮而尽。他求亲不成，总是有些羞色，一饮酒尽，以求遮颜。

美剑也不说破，只是随他饮酒。

忽地，那黄肆道长哈哈大笑，他笑得很狂，一直在笑，直笑至她终不得不问：‘道长有什么喜事，这般大笑？’

黄肆笑完了，坐在桌上，看着美剑，说道：“你看我是武当。派人，便以为我这人，不甚精明，是不是？”

美剑心咚咚跳，她说道：“我不知道长是什么意思？”

黄肆笑道：“你不是艳剑，你只是美剑，我在你一进门时便看出来了。艳剑在这里

住过多时，怎么会不知道一进门时有一块土坎，她怎么会险些失足？你的后背上背着一柄宝剑，那就是传遍江湖的莫邪剑，对不对？艳剑却没有宝剑。你一来便装作那羞涩样儿，须知我早就对那艳剑用过情，她不依我，我也不再对她说。这事儿你是不知，你上当了。”

他哈哈大笑。

美剑大怒，她拔剑而起，就是黄肆看破了她的行藏，又能怎样？

她一怒拔剑，竟是身子一斜，歪了一歪，险些站不住。

黄肆似在戏弄她，他说道：‘我忘了告诉你，我在你喝的酒里下了迷药。’

美剑一阵子心急，她破口大骂：“你是什么名门正派，竟在酒里下毒，原来你是那样一个下三滥？你竟想娶艳剑，真个是痴心妄想！”

黄肆等她骂完，悠悠说道：“这里是武当派的山谷，从来不曾有人来，你的那些人不会来救你。就是你门前那些人，也会被武当派的人收拾干净，你还有什么张势，再拿出来好了。”

美剑一屁股坐下，有些泄气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黄肆拿出那一柄剑，他的手因有些紧张，大是颤抖，他说道：“从来说美人宝剑，都是赠与英雄的，你也不算是个英雄，至多只是个美人罢了，要这好剑有什么用？不如给了我，我拿这宝剑，便可纵横天下了！”

他哈哈大笑。

忽地那门外有人叫道：‘看剑！你个恶道人！’

原来是那几个随着美剑来的女婢，一见美剑久久不出，便冲进来救她。

黄肆大喝一声：‘别进来，一来必死！’

那几个女婢哪里听他，一闯入门，还用剑一飞，来刺他的身子，叫道：‘看剑！’

黄肆拿着莫邪，正愁无试剑处，看她们来了，心下大喜，说道：‘别碰宝剑！’

一出剑去，便巧巧地格到了那女婢的剑，只听得‘咯’一声轻响，女婢的剑便折，他大喜，叫道：‘好宝剑！’

他挥剑再砍，只是须臾，那几个女婢都是倒在血泊中。

连美剑也看着不忍，骂道：‘浑道人，你杀我婢女，算什么本事？放开我，我再与你斗！’

那黄肆转眼间便杀尽了那几个婢女，笑来眯眯道：“有事儿同你商量，你是一个美人，总不能美人易手，宝剑归我。莫不如你与宝剑都归我罢了。”

美剑此时只觉得肚腹内也是热火在滚，知道那迷药在发作。她心里想道：他是一个野兽，不能与他有什么瓜葛，一定不与他有什么瓜葛……

但她的肚内却是一阵阵急火冲出，像是烧得她肝胆俱裂，她叫道：“我……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看她出语，是恨黄肆，但看她低头皱眉模样，分明是想要那黄肆来与她共效鸳鸯。

黄肆大喜，说道：‘好，好，我便来好好让你舒服，你怎么不行？你是一个绝世美人，倾国美色，怎么不行？’

黄肆便来凑她。

一瞬间，竟是美剑心里万千思绪，她心道：原来逍遥子的话有理，我手里有剑，竟是做了人家的肉俎，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看看夜色渐来，美剑的身体仍是火热，她的手推着拒着那黄肆，但她的身体却在渴望爱抚。

她渐渐昏迷……

再醒来时，她看到了那个黄肆，他一身素衣，看着美剑。

他说道：“我给你一杯酒，祝你与我成为夫妻。我再给你一杯酒，祝你成为天下少有的有男人爱抚的美女。”

美剑再复怎说？

她想到了黄肆的那疯狂。

他是一个成年人，绝不是那个老人那般无力，也不是一个日暮之人，他有乐趣，他有情趣。

美剑说道：“我从了你，也无法了，只是……”

黄肆一语打断了她的话，他说道：“只是你有几句话，也算是心事，要对我说，是不是？”

美剑点头，一向多计的她，竟被人算计了，她再说什么？

黄肆说道：“第一，你要做天下第一人，我听你的，你能做得了，我便听你，我跟你做事，不可再后悔，是不是？”

她点点头。

黄肆再说道：“你一心想着的是那两柄剑，一柄是这莫邪剑，再一把是那干将。你得了莫邪，心里更想着那一柄干将，是不是？”

她再点头。

黄肆说道：“干将难求，如果干将不出世，也就罢了，如果出世，联你我两人之力，还愁干将不得么？”

她心一展，是啊，她与黄肆两人齐力，干将必得。

黄肆说道：“你一心图霸，最后让你美人心里难受的是，那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总是不死，对不对？”

她点头。

她得了黄肆，再视那老人，直如粪土。

黄肆说道：“你仍回去，你在他身旁时，小心从事，仍可得他欢心。找到了一个机会，你便可杀死他。”

她叹一口气，说道：“他要我杀了你。”

黄肆拍手大笑，说道：“你走了后，我便烧了这草屋，从此武当派的人、江湖上的人再也不见了武当派的黄肆道长，你不就成功了么？”

她幽幽道：“他要你的人头。”

黄肆沉吟道：‘那就多少有些难办了。对了，我武当派的一个年轻弟子模样极是像我，我今夜去武当后山，把他杀了，带来他的首级，你拿去给逍遥子看，他一定会深信不疑。’

美剑看着黄肆，她从来没想到，这个名门正派的人做事狠辣，竟是比她更狠。

她是不是真的该同这个人联手，或许真的她两人联手，唾手可得天下？

她说道：‘好，我就依你。’

黄肆看着她，说道：“我把那些死尸都拖走。”

他看到了她的眼睛，她的眼睛亮得可怕。

她这一回并没喝下迷药，她说道：“我渴，我真的很渴。”

黄肆大喜，他轻轻抱住了她。

她说：“你只要能征服我，不必对我用迷药，那玩艺儿碍事，你知道不知道？”

那一柄剑握在黄肆的手里，但美剑也抓住了。那一柄剑。她心里一叹，心道：这一柄剑仍在我手，我就有机会，我会再有机会……

武当派人人人都知道，那屋子里的人在打斗，人斗得很激烈，他们拿下了那些跟随美剑的人，他们看着那屋子。

没有黄肆的命令，没有人敢冲进那屋子。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屋子。

刚才还是格斗声声，此时怎么风收云散了？

是不是黄肆道长了意外？



但他们看到了那灯灭了。

他们面面相觑。

他们只好再等，不敢再说什么。

等了好久，才见到那灯再亮了，他们长吁了一口气。

看来是黄肆道长胜了，武当长剑也不会亏败与那个美剑，人都说武当长剑是天下第六剑，但黄肆道长胜了那美剑，还怎么说？

人人以手加额，感谢上苍。

但忽地灯又灭了。

武当派的人不知所措。

有人问道：‘师兄，是不是师叔有难了？’

那师兄大喝道：‘胡说，师叔的本事，你也不是不知，如是师叔有难了，你能救得了他么？’

那人不敢再吐声。

当灯再亮时，那里面便再传来了一声声叫喊，似是有人在争斗。

忽听得那美剑高声大叫道：“好，好，你个妖道，你死定了！”

再传来一阵打斗声，剑格斗时，声声铿锵。听得一声惨叫，似是那黄肆的声音。

那美剑大叫道：“黄肆，你一死，天下再无什么武当剑了！”她叫喊过后，一冲而出。

武当派的人见她冲出，大是吃惊，也不敢放过，冲来喝道：“妖女，哪里走？！”

美剑笑道：“几个小道人，也来拦我么？”

她挥剑狂杀，把那些武当派的人杀散，也不去追赶，解救下那些婢女，低声说道：‘我们走吧。’

她提的血淋淋的包袱里有一颗人头，也不知是谁的人头。

## 第四十章 深智机心

妖剑站在逍遥子眼前。

逍遥子的眼里有毒，他看着妖剑，眼里满是嘲弄，他冷冷说道：“不知道你还会对我说什么？”

妖剑长吁一口气，说道：“我什么也不说。”

逍遥子说道：“我要你杀人，你带不来他的人头，我只好杀了你！”

他一声喝道：“来人！”

来了人，是那风剑、雨剑、云剑。

逍遥子说道：“你们三人当着我的面儿，杀了他！”

三人拔剑出来，他们一齐向妖剑出剑！

妖剑长叹一声，闭目等死。

三柄剑一齐刺向他，一刺胸前，一刺双目，一刺他的心脏！

妖剑不动。

忽地嗒嗒嗒三响，那三柄剑都是折了。

逍遥子看着妖剑，说道：“我要亲手杀死你。”

妖剑忽地眼睛亮了，他一字一句地说道：“你要亲手杀我，我可是要回招了。”

逍遥子大笑，说道：“好，好，果然是好！你能与我动手，也算是一个英雄。”

三剑退后，看着逍遥子与那妖剑一拚。

妖剑拿出了他的剑，再看看他的盾，像是把他的生命交付与那剑与盾一般。

他再结束一下他的靴子，系好腰带，然后再挺立在逍遥子眼前。

他说道：“多谢你，就是死，我也只能死在你的手下。”

逍遥子大笑，说道：“妖剑，我听你说得有理，做得怯懦，我看你不能成什么大事。”

我要你做什么用？我杀了你，让我的下人也是震怖！”

两人对面而立。

逍遥子拿出一柄剑来，这是随手从那架上拿下的一柄剑。

这是最普通最平常的一柄剑。

逍遥子一抖他的剑，那剑竟是振作龙吟。

他大声道：‘好，你来吧！’

妖剑凝作势，一飞而起！

空中变了三个招式，竟是直扑那逍遥子而去！

人如鸢，剑如虹！

看看剑到了逍遥子眼前，那妖剑的剑忽地变式，一招迭变，化成两式三式，一直到五式，竟直扑逍遥子！

逍遥子大声道：“剑式不在招数，而在气势，气势直泻，便如九龙出涧，一直突奔，谁人能挡？！”

妖剑知道此理，但他的剑式不出，怎么能胜得逍遥子？

他如不用那些奇崛巧妙的剑招，怎么自保？

妖剑一招出手，再迭变几势，使得那剑到了逍遥子面前，便如春日之雪，几近化消。逍遥子一挡一拨，就轻轻化解了这一招剑法。

他再叹道：“人学奇崛，无识大拙。若知足愚拙，方是大家式。”

那妖剑心里一怖，心道：他是说我的剑法太是繁复，我一出手，再而三，三而竭，我一竭，他一拨，哪里还有我的威风？

他大喝一声：“看剑！”

这一招却是平直，直直刺去，没有一点儿机巧变化。

逍遥子大乐，他说道：‘懦子可教也，像你这等聪明人，得名家指拨，哪里还愁不

尽上重楼？只是你命休矣，你再也无缘得我指拨剑法了。”

他一剑再拔出，轻轻拨开那剑，使妖剑一式再化为乌有。

他笑道：“人有剑招，我无剑招，人有剑，我却无剑，你说怎么对敌？”

那妖剑哪里知道他的话语禅机，只是一心与他比剑，待得他剑出，便来敌他。

无奈那逍遥子并不出剑，他只是待机，只是看着妖剑的剑尖。

妖剑心道：我出手十几剑，还没看得出你出剑招数，我只是看看，看你如何出剑。你教与我的天一剑法，我也会了十招，我怎么也能敌得你十招剑法了。

但他是心里自慰，总该不急，他看着逍遥子的剑尖，总是心内不安，他如出剑，我怎抵敌？

他看着那剑在眼前，化做十支百支，竟是直如千支万支剑，在眼前飞舞。像是那逍遥子每一时一步都是用招，想一击刺死他妖剑。

他再也耐不住了，啊地一声怒吼，直刺出剑。

‘唰——’

直如蛟龙出海，便看到了妖剑的剑。

毕生最具功力的一剑！

妖剑对于他自己的这一剑也非常满意。

他的这一剑是完美无缺的一剑。

他的盾也恰在此时挺出！

人都明白，如果你的手里发出最厉锐的一剑，你的手边也该有最严密的一防。

你如果不防，那一剑会使你的敌手反扑，那时他就有了先机！

妖剑知道，他这一剑必胜，如果是别的人，他一定会死在妖剑的手下。

就是他是逍遥子，他也保不住会受伤。

但忽地，他听到了一声破响。

是什么响？

他看到了那一支盾在他的左手上，但令他不信的是，透过那盾，他看到了一支剑的剑尖！

剑尖刺破了他的盾，像是刺破了一张纸，像是刺破一幅画。

剑尖眼看着便要刺在他的腕脉上……

忽地那剑停住了。

逍遥子看不到那剑尖，但他尤如能透过那盾看到剑尖一般，他冷冷道：“我看到了你的手，你的手在抖，虽是我看不到，但我感到了，我只要剑尖再刺深一寸，你的腕脉便没了。你就只有一只右手还可以与人对敌。我也知道，你只所以称做天下第三剑，全因为你有一支盾。这一支盾是你的第二柄剑，它的妙用在于，你从来不怕人家的剑，可人家却不得不怕你的剑。”

是啊，如是遇上了一个从来不怕人剑的人，这人会是很厉害的。

可逍遥子看他的盾，像是看一张纸。

妖剑叭地扔掉了盾，他说道：“我输了。”

逍遥子大笑，笑得极狂，笑得极傲

他再说道：‘天下第一，岂是易得？如是不能制得天下第二，天下第三，怎么能称做天下第一？’

妖剑低声说道：“我甘心服死。”

逍遥子的眼睛再眯起来，他看着妖剑。

他看不透妖剑的心思，他也不知道妖剑的心思是什么，只是他知道，他一定得占有天下，妖剑是一个好帮手。

只是他会不会变成逍遥子的敌手？

逍遥子大声道：‘妖剑，你没用处，你去吧，我再不会来找你了。’

妖剑站在那里，他轻声说道：“你早早晚晚会来找我的，我断定你会找我，你需要我。”

妖剑走了，他走在风里。

风剑说道：“他对主人有怨恨。”

雨剑说道：“他会坏了我们的大事。”

云剑说道：“他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

逍遥子乐了，他看着三人，说道：“我没有心机么？”

他坐下了，问道：“郭斩在哪里？”

风剑说道：“他没死，两广十三骑在洛阳听命，他们死了五人，伤了四人，他们等着主人命令。”

剑神一笑，说道：“杀了他们。”

他再问雨剑：“郭斩会回来么？”

雨剑答道：“他会回来，因为他与那个艳剑姑娘同宿同归。”

逍遥子的眼睛更眯起来了：“你说什么？”

雨剑说道：“那个艳剑姑娘成了他的妻子。”

逍遥子一捏桌子，桌子吱吱嘎嘎地响，他的手下响出了一堆碎沫儿。

他再问云剑：“美姑娘在哪里？”

云剑说道：“她去了武当，刚刚回来，手里提着一个包袱，像是一只人头。”

逍遥子大笑，说道：“我要她拿回来黄肆的人头，看她果然有办法，真的把那个狗男女的人头拿了回来，好，好，叫她来见我！”

他眼前的人是美剑。

一个云鬓蓬松、满面疲色的女人。

她的手里提着一个包袱，包袱里是一颗人头。

逍遥子叫道：‘爱妃，拿过来看看，我看那黄肆是什么样子的？’

拿出了那颗人头，放在逍遥子眼前。

他摆弄那一颗人头，忽地说道：“这人的胡须怎么不见了。”

美剑有些不快，说道：“他是不是黄肆？”

逍遥子看着人头，说道：‘看样子是像，可能就是他。不是黄肆，你宰他作甚？’

美剑说道：‘他呆在武当派的后山谷里，居住一间草屋，原来与艳妹在一起的。后来艳妹走了，只剩下了他一个人。我去找他时，他还在练剑……’

逍遥子再无顾虑，大笑道：‘好，好，天下七剑，只剩下了美剑艳剑，这岂不是最好？’

美剑娇声道：“你再别打发我了，好不好？”

她再四顾，说道：“你把我打发走了，是不是想着别的女人？”

逍遥子冷冷道：“我还缺女人么？”

她扯住了他的胡须，狠狠说道：“你得给我记着，我是你的老婆，你再娶别的女人，总得我愿意，不然我就杀死你！”

他轻声道：“你能杀得死我么？”

她媚眼如丝：“我杀不死你，我在床上杀你，杀得你骨蚀肉消，看你怎么消受我？”

她像一条蛇一般缠住了老人。

老人只好勉为其难，他已经不是天天寻欢的年纪了。

风剑、雨剑、云剑三人坐在门外，他们在等着老人呼唤，有时老人并不呼唤他们，但他们也得等着，一直等到了夜里，直到那个老人熟睡了，再也不能呼叫他们了，他们才会走开。

风剑说道：“我不相信她。”

他说的是美剑，三个人都不信美剑，但老人宠她信她，他们能奈何？

云剑说道：“她在洛阳聚了许多的婢女，足足有上百个，她闲时总是操练她们，你说她想做什么？”

雨剑说道：“总不会是孙武训女兵，一心为主公吧？”风剑大声道：“三弟，你去一次，看看她的那女兵，再看看那个郭斩来没来洛阳，如是他来了，快报与主人知道。”

三人都知，只有逍遥子的剑才是郭斩的克星，他们决不会是嵩阳铁剑的对手。

三个人中走了两个，只有一个风剑还站在门外。

起风了，深冬的风很冷，吹得他的骨头都是冷的。

忽地，一个很软的身子凑出来，那是美剑，她来到了风剑的眼前，她笑眯眯说道：“老人家，你的命怎么那么不济？就不像那个老人，他刚刚与我快乐完了，如今正在睡呢。你可就差了，还站在这里喝风，你愿意不愿意与我喝一杯酒？”

风剑笑笑，正色道：“我不会喝酒。”

她笑了，说道：“你喜欢不喜欢喝我的酒？”

她斟了一杯酒，说道：“老人都不行了，你是不是也像你的主人，一玩够了，便得呼呼大睡，没一点气力了？”

风剑的眼里都是怒火，他看着美剑，说道：“你放自尊一点儿，别叫我看你是一个下贱女人！”

美剑哈哈大笑，她说道：“你放心，我要找男人，也得在剑神的身旁找一个年轻一点儿的，像你这么老的人，肯定是不中用了，我一找你，一挑逗你，你自己就先紧张，是不是？”

她哈哈狂笑起来。

她悄声说：“你别紧张，我不会睡在你的床上的，你这样子，我看了比那老家伙睡在床上还让人恶心……”

她悄悄窃笑而去。



只剩下了那风剑，他的手握成了拳头，他恨恨地看着她的背影。

## 第四十一章 鸿门小宴

十三骑的人只剩下了八人。

他们在老大的带领下，来到了凤楼。

凤楼今日不开，只是有人在这里请客，特地停业一日的。

凤楼是洛阳的大酒楼，逍遥子派手下的风雨云三人请宴那两广十三骑，是有深意的。

老大对他的兄弟们说道：“从来逍遥子对他的手下，都是刻薄少恩，如今我们没杀得了嵩阳铁剑，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

老五问道：“大哥，我们何不逃走，回到广西，他能奈我何？”

老大沉声斥他：“我们一逃，家里人不要三日五日便死在他手，我们怎么逃？”

老二说道：“大哥说得对，我们就赴他宴，未必就死。”

八人到了凤楼，看看楼上，竟是空空荡荡，无一人坐在，在门口迎他们上来的是风剑，在楼上相迎的是雨剑与云剑，三人对着两广十三骑的人，大笑道：“有请十三骑英雄，到此一会，幸会，幸会！”

老大说道：“风雨云三剑到了，我等有何德何能，能当三位盛意？”

风剑大笑，说道：“我们都是剑神手下，人人都得听剑神调动，十三位替剑神做大事，我等岂能不敬？”

老大赧颜道：“只是我十三骑功夫太差，坐失良机，不是那嵩铁剑的对手，误了剑神的大事……”

风剑大声道：“哎，这话就不对了，你们十三骑替剑神办事，他岂能不知？就是没杀得了嵩阳铁剑，也总算是惊他一场。听说你们折了五位兄弟，我也替你们难受。”

老大一听，就是流下泪来，他说道：“听得风剑如此说，是替我们着想了，真是五内感铭。”

人都到了楼上，坐下来，那风剑说道：“既是弟兄们一聚，就不必那么剑拔弩张，还望众兄弟弃下兵器，我们好好一饮方是。”

老大心里一犹豫，他怕三剑出手，若是他三人猝然出手，他们怎么会是三剑的对手？但看看对手也是无剑，三人都是布衣素服而来，他们再带兵刃去喝酒，也显得太过小心。

老大便道：“好，我们兄弟承蒙三剑看得起，便好好喝上一杯吧。”

八个人都把兵器放下。

人都到了桌前。

风剑说道：“这第一杯酒，便祝两广十三剑来日兴旺！”

众人把酒干了，想到了那死去的五个弟兄，老大就落下泪来。

他心道：都说兴旺，一句话要我去杀嵩阳铁剑，那嵩阳铁剑是天下第二剑，那里那么好杀？我们折了五个弟兄，是幸事，可也死得太冤了。

那风剑看着老大，说道：“剑神有令，要对你家十三兄弟有赏，我特地来告诉老兄，来日有赏，也是大喜事，莫忘了兄弟啊。”

老大心道：就是他逍遥子不怪罪我们，便算是天大的喜事，怎么能望赏呢？

他笑笑，说道：“十三骑这一次铩羽，竟是丢了剑神的威风，我们十三人也是羞愧，但愿得剑神不怪罪我们，就是大喜了，怎么敢再想赏？”

风剑大笑，说道：“剑神行事，自是有他的道理，你看！”

他一回头，竟是让雨剑拿出那赏赐来。

千两黄金。

其实十三骑是两广大富，对于金银并不在意，但一见了逍遥子出了赏金，知是不曾怪罪他们。

老大道：“剑神如此厚待，我替兄弟们谢恩了。”

两人坐下喝酒。

十三骑丢了五个兄弟，一场酒怎么能喝下去？

老二说道：“我们少喝些，还望风雨三剑多喝些好。”

风剑笑笑，说道：‘既是主人命我等请十三骑好好喝酒，我便是喝死了，也得好好陪你，你怎么不好好喝？’

老大一听话不是味儿，便接话说：“三位喝酒，我来陪三位喝。”

雨剑作色道：“你不想喝酒也好，真个是白费了剑神的心意。”

那云剑佯醉，大叫道：“十三骑怎么样，也不过是人家的手下败将，我们请你喝酒，拿什么推三阻四？”

老大一听说话，知道要翻脸，他对老二一作眼色，说道：“三剑的好意我们知道了，我们弟兄们失了五人，喝酒也不痛快，还望恕罪！”

老大起身，对老二怒道：“三剑好好请我们喝酒，你怎么如此狂妄，出去！”

老二一听便出去，他是知道老大的心思，要他去拿兵器。

他一进了那一间屋子，突地腰间一瞬刺疼，原来有两人埋伏在那一间屋内，一待得他进来，便两剑直刺他的腰间！

他怒吼一声，叫道：“大哥！”

老大在那间屋子里听到了，他知道老二遇上了不测，他一掀桌子，叫道：‘走！’

老大一掀桌子，那风剑大吼道：‘请你喝酒你不喝，是不是想喝血？！’

雨剑却一声不吭，从怀里掏出一柄短匕，出手便刺。

一个人大声惨叫，当场倒下。

老大叫道：“杀出去！”

他‘嘭’地一拳，击在那云剑的胸前。

云剑不料那拳如此狠辣，身子一晃，竟是站不住，直倒下去。那老八吼道：“你死  
去吧！”

他袖里出来一支小戟，竟是直刺在那云剑的咽喉上！

云剑大吼一声，顿时气绝。

雨剑大叫：“三弟！”

他扑向后面来的十三骑，那十三骑手里拿一柄扇子，却是唯一不曾扔下的兵器，他一扇打来，叫道：‘恶贼，你想灭了我十三骑，没那么容易？！’

他一声叫喊，大扇一扑，便打那雨剑的前胸！

十三骑的人冲到了楼口，直欲下楼而去。

老大叫道：“夺马，回我两广！”

他心道：我悔不听兄弟之言，竟是窝在这里，我就回到两广，他要杀我，我便与他拚好了。

人刚冲到了楼下，便看到了那风剑阻在楼口。

他喝道：“你要走开，哪里有那么容易？剑神的令，没人敢抗的！”

老大冲去，三个直扑住了那风剑，与他缠在一起。

老大叫道：“去牵马来！”

十三骑的两人冲去马栏，一个正在扯缰，忽地从槽下钻出一人，一刀砍在他的手上。

他啊地大叫，一只手没了。一回头，再看到了当先一人，那人也拿着刀，说道：“广西是回不去了，你还是去地狱看看，那里会有你的一席之地。”

那人的雪花刀一扬，这十三骑人便倒下了。

只剩下了老五，他喝道：‘拚死也得杀你！’

他冲上来，叭地一拳，正击在那人的面门上！

这一拳太狠了，顿时使那个暗下毒手的人满面开花。

这老五再出拳来，一拳把他的眼珠都是打出来，叭叭夺了，大口啖下，叫道：“你杀我兄弟，你也得死！”

那人叫了一声，直是惨烈，再叫一声，两只眼珠都是没了，他趴在地上，挥刀乱斫，一点儿也砍不到人。

这老五不再管他，冲过去，拉出马来，直扑那风楼！

只有三个人在那里苦战。

雨剑已是身受重伤，兀在苦苦一战。

风剑心里暗暗叫苦，他心道：剑神说他会派人来助我，只是不知那人是谁，他怎么还不来？要是他再过一会儿不来，我们便得与那十三骑同归于尽了。

那老大喝一声：“夺马！”

他冲出去，上马，叫道：‘走！’

那三人也直冲出来，与那夺马出来的老五合在一处，他们只剩下四人了。

风剑叫道：“你们哪里走？！”

他直飞过去。

人太过着急，一剑飞出，一式变三，用尽了他的气力！

唰——，一剑出去，那个刚刚上了马的人顿成冤鬼！

老大喝道：“杀了他！”

三个人一齐向他扑来！

三人一夺，风剑心里一凉，心道：我命休矣。他不知道如何避过，只是乱挥手里的剑。雨剑一见，直扑过来。

他的身上受了重伤，一冲过去，便直落在三人的阵中。

叭叭叭，他直挨了三人一击。

雨剑当场气绝。

风剑大叫：“我杀了你！”

他扑过去，忽地有一人一剑挑来，挑得他心一颤，那人的剑法很高妙，是一招天一剑法！

是谁？他回头，看到了。美剑。

迟美笑嘻嘻，她说道：“你们喝酒，也得喝一阵子啊，怎么没喝上两杯就打起来了？我要是再来晚了，你连命也会没了，是不是？”

风剑心里悲愤，他怒道：“我道是谁来帮我，原来是你？！你对我们兄弟毫不在意，竟不早来？”

美剑笑吟吟，她说道：“你们风雨云三剑竟是那么不济，连他们八个人都对付不了，算什么？”

风剑冷冷道：“好，看你的了。”

美剑的手里有剑，但她的剑早已入鞘。

她笑笑，对十三骑仅剩下的三个人说道：“你们自尽好了，我省得还得动手。”

老大知道她的剑法过人，心里叹息，今日十三骑都是折在此地了。但他也不想白死，恨道：“剑神无信，他说了不算，只是玩弄我们兄弟，算什么英雄？”

美剑笑了，她笑得很迷人，她说道：“谁说他是英雄了，他不是英雄，他只是天下武林的霸主！”

她慢慢上去，拔出剑来。

一剑出鞘，人便心寒。

那是莫邪。

老大怒吼一声，冲了过去！

一刀砍出！

刀光里有十二招杀招！

可那美剑只是笑笑，她不管你有多少招数，只是一迎你的刀！

咔一，那刀折了，碎成了十片儿，老大的手里，只有一块刀柄在握。

他大惊，手一扬，那刀柄飞向美剑！

美剑一斜头，刀柄从头旁飞出！

她怒道：‘胆敢害我？’

她的剑再一飞，人在老大的身旁绕过，老大的头在空中跳了两跳，便跌在地。

老大是十三剑的灵魂，他一死，那剩下的三人都是气沮，人人叫一声：“大哥！”美剑笑道：“你们三人是一齐上，还是一个一个来？”

三人大喝一声：“杀我大哥，我宰了你！”

一个用刀，一个用锤，一人用吴钩，三人一齐奔那美剑！

美剑仍是笑，一剑挑出，吴钩断了，刀没了，锤只剩下了链条。

三人面面相觑。

他们知道不是美剑的对手。

那个用锤的大叫道：“我死了也得杀死你！”

他扑过来，只见美剑的手轻轻一挥，那人的身子忽地分开了，分成了两片，一片向左，一片向右，中间洒一地热血。扑哧一声，倒下半身，再扑哧一声，又是倒下了半身。

看的人惊心动魄。

那两人一齐扑向美剑，叫道：“我跟你拚了！”

人未到，便先感到剑气，逼人的剑气！

那一个的身子忽地顿住了，他的小腹是断开了，一剑划出，竟把他的小腹划断，他

的血流在地上，仍是向那美剑爬去，叫道：“我宰了你，我宰了你！”

他再爬几步，爬到了那美剑的身前，手向前够着，手上直流鲜血，他说道：‘两广十三剑不怕你个贱……贱……人！’

他头一歪，人已无气。

只剩下了老五一个人，美剑说道：“你要是自断双足，我会放你回广西。”

那老五头直昂着，他说道：“你能杀了两广十三剑，你却折服不了我！剑神必亡，剑神必亡！”

美剑很欣赏地看着他。

剑神亡不亡，干她什么事儿？她不在管剑神好坏，她只是美剑，她是神剑美女。

那人也轻轻一剑，挥去了他的性命。

美剑回头，她看到了风剑的恨恨的目光。

她说道：“你看我时，那眼光不怎么正常，你是不是有一点儿贪恋美色？你看好我了么？”

她过去，用剑尖挑着风剑的下颏，很轻佻地笑。

风剑恨声道：‘我会对剑神说，你是一个恶妇，你一心坏他的大事，你必会受到他的惩罚！’

美剑笑了，说道：“是么，你们风雨云三剑，两人已死，你还有什么用？你听说没听说，有了云，才会有风，有了风，才会有雨？你们没了云，再也没风了，也没雨了，你这个风还有什么用处？”

风剑大骂：“你个贱人，你想怎么样？”

美剑笑笑，只是微微一抖手，那剑便在风剑的下颏上划了一道，淌血。

他不曾气绝，只是流血，一直在流血。

美剑说道：“我走了，我会告诉他们，来一个人抬你尸体的，你好好流血吧。”



她袅袅走了，虽是只有一个风剑在看着她，那看也不是贪色，是恨不能用眼光挖死她，但她走得还是风姿绰约，悠悠闲闲。

## 第四十二章 借刀杀人

闺阁楼里仍是很平静，自从那肖玉走了，老夫人再也无争竞之心，她坐在云床上，静静等着。

她在等肖玉的死讯，如果有哪一天，有人告诉她，那肖玉已死在剑神的手下，她一点儿也不会吃惊。

可她是不是还寄一点儿希望，不然她何必天天在等？

像逍遥子对她所说的：世上再也无人能胜他，天下剑客都是他眼前的死人，那她还等什么？她已经该是完全绝望，不必再等了。

只有袖剑知道她的心意。

袖剑轻声说道：“老夫人，有些时不光是靠剑术，还有天意。”

她的眼里落下了泪，天意是什么？自从那个登徒子把她给害了，她再也没看到天意。

逍遥子日日声隆，她再怎么等，她等不来天报。难道天也怕恶人？

她看看袖剑，说道：“花剑陪着他？”

袖剑点头。

老夫人笑了，她说道：“我有一个主意，你愿意不愿意？”

袖剑看着老夫人，说道：“夫人请讲。”

老夫人一叹，说道：‘世上的男人，多是薄幸郎，就是我那个恶魔，他也不是什么

好东西，这几年真是委屈了你.....”

一句话未完，竟是让袖剑流活满面。

她仆嗵一声跪倒，对老夫人道：“夫人，我没有法子，我对不住你！”

说罢咚咚叩头，呜呜大哭。

老夫人道：“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男人里，像他这种人，只是禽兽。你提他做什么？”

袖剑说道：“我不再说了。”

老夫人说道：“我要你去，去找那肖玉，我有一柄剑，你拿去给他。要他好自为之。我要你对他说的一件事，就是要他听我的话，我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要对他说。”

袖剑跪地，听老夫人的话。

老夫人道：“世上的仇恨，只能越聚越厚，我与那恶魔的仇恨，自是不能再提。你告诉肖玉，我只要他做一件事，那就是领着你两人，远远遁去，再也别来找那个剑神。你听不听？”

袖剑跪地叩头，她哭道：‘夫人，你一生仇恨，只在一人，我不能让他那么做。’

老夫人说道：‘他不是剑神的手下，他只能死在那恶魔的手下，你要他走开。’

袖剑哭着，不肯答应。

老夫人正色道：‘我写一封信，你与我拿与他。就告诉他，我要他如此做，你懂不懂？’

袖剑只好答应。

她心道：我与肖玉公子、花剑在一起，我们怎么也得杀了那个恶魔，叫他死在我手下。老夫人的心，是要肖玉不死在那恶魔手下，我先答应老夫人便了。

老夫人写下了那信，交与袖剑，她笑得很慈和，对袖剑说道：“肖玉是一个很重情的人，你与花儿都归他，终生的托，我也无牵无挂了。”

说着，她也流下泪来。

老夫人把信交与袖剑，说道：‘恶魔对你，还有垂涎之心，你走吧，再别出面，我来对付他，好不好？’

袖剑知道老夫人心意，一心要肖玉与花剑离开剑神，她说道：“我一定把老夫人的信带到。”

她哭着给老夫人行了大礼，跪叩后，再起身走了。

风在吹，楼在暗影中。

忽地有人说道：“禀老夫人，主人来了！”

老夫人冷冷一笑，她说道：“是么？他来便来，他走便走，告我做什么？”

果然慢慢走进来了一个人。

那人的个子很矮，他看着老夫人，说道：‘要不是你的后背上有一只猪，你这人还很有威严。’

老夫人知他是取笑，心里恨恨，但表面上仍是在笑，她说道：‘背上有三只猪，人还不见莫不如在我的脸上刻上一只猪，让世人人都知道是你的杰作，那有多好？’

逍遥子大笑，说道：‘不错，不错，这主意满好，只是我在你脸上画一只猪，但须着是一只母猪，不然后人怎么看得出来？’

老夫人怒声骂道：‘混蛋，你个没人味儿的恶棍，你奸我婢女，夺我情操，让我一生不得再对世人，我恨死了你！’

逍遥子乐道：“你得恨我，你不恨我，再哪里找一个更恨我的人去？”

老夫人说道：“你是一个衣冠禽兽，要不是你，我一生哪里有这些悲哀？”

逍遥子道：‘你得谢我，没有我，只靠你一个笨人，怎么会光大天一剑法？’

老夫人看着他，恨恨道：“你个恶人，你想杀死我，你随便好了。”

逍遥子说道：‘我看你，像是看一条狗，且是一条没了脊梁的癞皮狗，我只是要找

那个肖玉！”

老夫人大笑，说道：“我早看出你的狼子野心，你一心要霸占天下，肖玉必是会早晚胜了你，你不杀他，岂能心安？可惜我早就告诉他走了，只是早晚有那么一天，他必会来找你。到了那时，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老夫人仰头大笑，答得很是开心。

逍遥子恶声道：“我没叫你放他走，你敢让他走？”

老夫人乐道：“你也没叫我走开，我一样不会理你。”

逍遥子大声道：“花剑也没了，袖剑也不见了，你说，她们两个在哪里？”

老夫人笑笑，说道：“你再想逞欲，也是休想了。她两个都跟着肖玉，她们此生有靠了，有肖玉在，省得那些狼心狗肺的家伙遭蹋她们！”

逍遥子一听，顿时大怒，他总是离不开花剑、袖剑。

在他眼里，那两个楚楚可怜的孩子要比那美剑、艳剑更可靠得多。

可是她们竟也敢离他而去？！

他怒道：“浑蛋，竟敢坏我好事，我不杀了你？！”

老夫人笑笑，说道：“你杀了我，又有什么了不得？我的天一剑法已有了一个传人，一个真正的传人，我告诉了他，要他早晚除掉你，让天一剑法在世上光大。”

逍遥子大叫：“气死我了！”

他一剑挥去，唰地一刺，正刺在那老夫人的身上。

老夫人踉跄倒地，她仍是骂声不绝。

逍遥子道：“我留着她。本来就是失算，让人说我从她学剑，刻薄少恩，对我有什么好处？她只是一个废物，留也无用。不如一剑把她杀了，我要杀死了她，岂不是白白便宜了她？我得拿出一个什么招法来，让她受我些折磨才好。他忽地笑了，大声道：“你听着，我今天要杀了你，我要让你尝一尝我的剑法的厉害。”

他忽地扬手一剑，刷地一剑，正刺过去一股风，封住了她的穴道。

其实他不封那老夫人的穴道，她也不足为虑，因为她的一身武功尽丧，她根本对逍遥子无奈。

他再说：“你受我几剑，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他拿定主意，好好折磨那老夫人。

他厉声叫道：‘贱人，你受我一剑！’

唰地一剑，他竟把那老夫人的胸乳平平削去！

老夫人一声尖叫，顿时昏厥。

她再醒来，竟是看自己的胸前不再流血。

那逍遥子说道：‘我让你涂了一种伤药，从现在起，我再怎么用剑，你也不会失许多的血了。’

他哈哈大笑。

他把老夫人放正，说道：“自己的天一剑法，你自己去尝一尝，自己才知道那滋味如何，别人去说，有什么好处？”

他再削一剑，刷地把她的另一只乳也削去。

也是奇怪，只是一削，并不见她的胸前如何流血。

那逍遥子说道：‘这样才好，我才能尽心尽意用剑。’

他再一剑，刷地一扫，顿时把她的肩头扫去一片肉。

她的肩如今只是剩下了一块骨骼了。

她大叫一声，疼痛叫她更是难受。

逍遥子刷地再扫几剑，只见她的身上血肉纷飞，一时落地上的，竟是许多的肉。

他大笑说道：“我要试一试我的剑，我试一下能在你的身上削下多少肉来，是九十斤，还是百斤？”

老夫人微微苦笑，说道：“我的身上只有百斤重，你能削出多少肉……”

他再给她喝下一点儿药酒，说道：“你很可能会死，但你要是死了，我的剑法还有什么稀奇？你看着好了，上一次我削一个大汉，足足削了他一百七十多剑，他也未死。我看到了他的心脏，在那里跳，跳得很有劲儿。你知道有什么妙法能让人不死，心脏仍跳么？你得杀人，但你不能碰他身上的那些很大的血管，你得一剑剑都削不到那些血管，那很不容易。”

老夫人低语道：“畜牲，畜牲！”

她已经再无气力说话了。

逍遥子说道：‘天一剑法的好处，像是直接对着那人，在他的身上直接用剑，像是用针一般，既是细腻，又是传神，这好处你从来不曾体会到，你不懂这个。’

他扬声大笑。

老夫人的身体几乎没有肉了，她已是昏迷。

她轻声说：‘我看到了那海岛，我看到了，海是绿的，是绿的……’

她的身体没有疼痛了，只是困乏，只是想睡。

世上没有一个人会像她，此时被人剔成一块肉排一般，身上的大血管都是露在外面，她的身上再也没有一块好好的肉了，只有骨骼。

她的心仍在微弱地一跳一跳。

老夫人说道：“你早晚得死在人手，你必是会死在肖玉手里，他的剑是快剑，是正义之剑，你一定得死，你虽是天下第一剑，但你作恶多端，剑神不会佑你的。”

逍遥子大声道：“你完了，你再对我说教，你也完了，你早对我不说教，只是一心一意听我的，你不会死，你不会死的，你做我的一条狗，那样最好了。”

老夫人已经听不到他的话了。

他的身后总该有一个人，从前是逍遥女，她死了，如今那个人是谁？

闺阁楼再也没有主人了，他坐在楼上，对着老夫人的身体跪下了，他突地呜呜哭起来，他说道：“怎么会这样，我要是再遇上一个比我更强的对手，我怎么对付他，我能胜得了他么？你说，你说呀！”

老夫人只是剩下了一条骨骼，不能再回答他的问话了。

闺阁楼的门开了，进来了一个人，那人跪在他的身前。

他禀告道：“风剑、云剑、雨剑都死了，他们都在凤楼一战里丧命。”

他的眼睛厉锐起来，他喝道：“我派美剑去救他们，怎么没去？”

那男人不敢应声，他再喝道：“说，怎么回事？”

那男人说道：“她去晚了。”

逍遥子喝道：“她怎么会去晚？”

那男人道：“她说她想着他们会再喝几杯，不料一到凤楼就动手了，她才去得晚了。”

逍遥子恨恨地咬牙，他说道：“贱人，贱人，我……”

他突地住口了，他看到了那个人，那个一身飘逸的女人，是美剑，她怎么来了？她怎么来到这里？

逍遥子看着她，她慢慢走进了这屋子。

逍遥子瞪眼看她，恨恨道：“你怎么还敢来？”

她笑一笑，蹲下身子，轻轻地揉着他的身体，她时常揉他的那地方。

那个下人呢，他早就出去了，他知道此时不宜在这里呆下去。

逍遥子的眼睛里还有怒火。她不知道他此时气愤填膺么？她不知道此时她很可能受到重重的处罚么？如果他一发起火来，她应该躲起来，再不在他的眼前出现，

可她还没有动，她的眼睛肆无忌惮，她终于使他的眼睛里的火熄了，他轻轻把她放在自己的怀里。

他们快乐了，因为有一个血淋淋的死人在眼前，他两人都很亢奋，他不像一个老人

了。

## 第四十三章 肖玉的恨

袖剑坐在房里，她看着窗外，她在等。

夜已深，人已静，再无一个人影。

他在等什么？

她坐在那里，像一块石头，像一尊雕像。

有人出现在街头了，那是一个男人。

他急急匆匆走到楼上，排挞而入。

房里忽地卷起一阵风。

只有凝坐不动的袖剑。

男人跪下，他开始哭。

袖剑说道：“老夫人把我们从小养大，可不是要我们哭的。”

那男人哭着说道：‘那恶魔来了，他把老夫人……他把老夫人……’

他捶地大哭。

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他要说什么？

袖剑说道：“你说吧。”

他抬起头来，说道：‘老夫人的身体被他点了穴道，他再拿老夫人试剑，他削了老夫人七十一剑，都是削得血肉横飞，到了最后，能看得出老夫人的骨骼了……她还未死……心还在跳……’



袖剑的泪水涌出来了，她咕咚倒地，昏过去了。

当她再醒来时，她看到了那个男人的眼光，他是哀伤的，他说道：“我要走了。”

袖剑说道：“你在这里，我走，我必须走。”

她收拾了剑，再拿了一点儿碎银子。

她出门去，人行在风中。

男人仍是跪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跪着，他的嘴唇咬出了血。

开封城外，有一个小小的庄子，叫做花庄，庄里的人都种花。他们种花的目的，是为死人的。

每到了有人死去，开封城的人都是买一些鲜花，都来给死人送葬。

花是送与死人的，拿花去的都是活人。而花原先是活的，一放在那死人的棺材上，花也死了。

咚咚敲门声，在夜里响起来。

肖玉看着花剑，他们两人住在这里，没人知道。

肖玉去开门，他们看到了袖剑，一脸悲色的袖剑。

袖剑看他们两人睡在一张床上，心里忽地涌起一股悲愤，老夫人死了，他们却在这里过着太平日子？！

她说道：“老夫人死了。”

花剑正要下地，忽地头昏了，她的身体一晃，被肖玉扶住。

他说：“你稳一点儿。”

袖剑慢慢说起了老夫人的话，她说：“老夫人要我来，听你的，我一生使归你了。”

她对着肖玉行了一礼。

肖玉说道：“我怎么能再玷污姑娘呢？我已经与花剑……”

花剑抱着她，流泪道：“肖公子，你得与袖剑妹妹在一起，这是老夫人的话，你不

能不听。”

她的眼里都是泪水。

肖玉跪下了，他大声道：“老夫人，你的仇是肖玉的恨，肖玉一生，只为此一仇！”

他再看着袖剑，说道：“袖剑姑娘，你说怎么做？”

袖剑看着肖玉，再看看花剑，她轻声说道：“你不是逍遥子的对手，再加上我与袖剑，也不过不致于全死他手，我们是不是得再等时机？”

肖玉忽地大叫：“时机，时机，我还等什么？我一定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他捶桌子，直把他的手都捶出了血。

夜更深了，三个人都躺在床上，肖玉躺在中间，两个如花似玉的女人躺在他的身旁。

她们从老夫人那里学会了忍受，她们此时的心里是不是也像是平时忍受那个恶魔一样，在忍受着这个肖玉？

尤其是那个袖剑？

她的眼睛直瞪着，看着天棚，她的心里在翻着那个男人的话。

她再哭了，一直哭到肖玉把她的身体搂过来。

她的身材很纤巧，像是一只小小的受惊的鹿。

到了天亮，门再一次被人敲响，敲得咚咚响。

肖玉打开了门，有人说道：“对不住，要买鲜花，送去墓地！”

两人直到了肖玉跟前。

肖玉刚弯下身子，他忽地觉出不对了——

那两人放下了银子，竟是身体依近来。

他们的手里忽地掣出了剑！

直刺向他的身体！

肖？玉手里什么也没有。

袖剑急叫道：“公子！”

她的身子急飘，像一支箭，直射出去！

怒箭直射，但她也晚了。

那两人的剑直插入肖玉的身子。

忽地，他们也觉不妙，那两剑刺出，怎么像有硬物抵挡？

但看眼下，他们张大了嘴，都是愕然。

肖玉的手里只是一朵鲜花！

他用那一支鲜花挡着那两支剑！竟把那两支剑拂歪！

两人再想变招，但他们晚了，左边的人斜身子，插在他后背上的剑使他怒目圆睁，他再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说：

“没想到，我会死在……”

他倒下了。

那人的剑插在身上，从他的肩头一插至他的腹内！

他一句话也没说便死了。

袖剑与花剑都看着肖玉。

花剑幽幽道：“他找到了我们。”

袖剑冷冷道：“你们隐藏也不算深，他怎么会找不到？”

肖玉厉声道：“我去找他，我跟他比剑！”

袖剑与花剑都扯住了他。

花剑说道：“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袖剑说道：“你能胜得了他么？你的剑能胜得了他么？你拿着老夫人赠你的剑，你试试看，你都不能一招杀败我与花剑，你怎么能胜得他？”

肖玉扼腕长叹。

他胜不了逍遥子，他不是逍遥子的对手。

花剑忽说道：“我们可以杀光他的手下，只要他们死得死，伤的伤，逍遥子也没什么可神气的。”

肖玉沉声道：“好主意，我先杀尽他的手下。”

洛阳城里，冬日的肃杀已来，全城都是呼哨的冬风，风吹着一地寒气与枯叶。

昏黄的冬晚，没有一个人在街头走。

摇摇晃晃来了三个人，三人奔那洛阳城的妓馆“开心。馆”而来。

三个人都有刀。先头的一人脸上有一道刀痕，那一道刀痕是从左至右，从额头直贯至全脑袋的。他的腰带上斜插着一把刀。

那是一把破刀，一把刀把粗粗的破刀。

这把破刀是江湖人闻之色变的“辽东一刀”，他叫做“辽东一刀”非不平。

那第二个人个子矮小，他的刀握在手里。

平常的刀都是长二尺余，可他手里的刀竟是一尽七寸，窄窄的一条刀。他的脸上总有莫名其妙的微笑，他笑时对着所有的人，谦恭地笑。

有人看轻了他，对他毫不在意，但所有对他不在意的人都吃了亏，活人想着的是，他欠了人一笔帐，但那帐还时遥遥无期。死了的人在地下，如是鬼魂有知，也是叹他：好刀！

确是好刀，他一拔刀，鬼泣神惊。

他叫“幽冥刀”作楚。

再有第三人，他的名字很怪，他叫一个很长的名字，叫做“一刀搜魂长孙不一”。他跟在两人身后，那两人也心里冷冷嗖嗖的。

非不平大声道：“你给我去前面，我知道你个龟儿子，你在我身后，总看着我的脖子，我怎么能放心？”

那长孙不一冷冷道：‘我不看你的脖子，我看的是你那蛋！’

如果他一刀削下非不平的“蛋”来，非不平怎么办？

别人听了他的话，可能不信，但非不平的心里打了一个冷颤，他说道：“你去我前面走！”

果然他就在那人的前面走。

三人进了那“开心馆”。

一进了馆，便有三个大茶壶站在那里看他们，大声问道：

“开心不开心？开心开心！”

原来这是馆里的规矩，无论是谁来了，先问你开心不开心，叫嚷着叫你开心。

三个人跟着大笑，叫道：“开心，开心，开心你个鬼，老子来了，就是寻开心的，你要不叫老子开心，我杀了你！”

跟着一声叫，便从那屏风后转出来了那个老鸨，她一脸媚笑，说道：“开心啊，三位老爷来了，请吧！”

三个进了屋，坐在花厅上，叫老鸨唤几个姑娘来看。

老鸨一唤，进来了七八个，三个挑肥拣瘦，挑了六个，叫她们来侍候。

六个姑娘拥着三位上了楼，进了房间。

那非不平把刀放在桌上，说道：‘别动我的刀，只要你们谁动一动，她的头就掉下来！’

三个姑娘看他凶神恶煞的模样，哪里敢动他的刀？

一个个都来奉承非大爷。

非不平大声道：“老子今夜心不顺，你们好好看顾一点儿，剑神给了老子一千两银子，你们要是本事，便全拿去好了。”

三个听说有一千两银子，都是来奉承非不平，一个个巧语媚言，说得非大爷直门儿

乐。

非不平这里正在乐着，便大声道：‘看大爷给你讲一讲今天杀人的故事。’

那三个妓女都陪笑，一个个心惊肉跳，问他杀了什么人。

非不平大声道：‘武当派的左剑右剑，本来是两个江湖怪客，就是江湖高手看他们，也轻易不敢捋他的虎须，我非不平老爷今天却把他们给收拾了。’

原来非不平今日与那一刀搜魂、幽冥刀都是立了功的，杀了人。

‘非不平当下便给三个妓女讲他的那杀人经过，三个妓女听得胆战心惊。

一个妓女问道：“非大爷的刀，是不是天下最快的刀？”

非不平抚摸着她的后背，笑道：‘对，对，你说得对，我非大爷的刀就是天下最快的刀……’

一句话没说完，他便听到了一声冷笑。那一声冷笑后，眼前便多了一个人，一个瘦弱的年轻人。

非不平的眼睛眯起来，他慢声细语道：“你是谁？”

那人说道：‘剑客。’

非不平说道：“我的刀下不斩无名之鬼。”？

三个妓女吓得想走，那人手一伸，唰——，窗帘布飘飘落地，一看那刺削的割痕，竟是有着齐齐的波齿。

非不平大声道：‘好剑，只是不如我的刀！’

他慢慢伸出手去，他的眼睛看着那人。

如果是他，他绝不会让人再拿起桌上的刀。

但那人不动声色，他看着非不平拿刀。

非不平刀已在手，他的胆气便壮起来，他喝道：‘来吧！’

三个妓女不敢出声，那人说道：“你们好好坐在这里，一声不吐，便有命在，如果

出声或是乱跑，我的剑便先杀你们。”

那三个妓女坐在那里，竟是出了一股怪味儿，原来是吓得尿湿。

一刀对一剑。

刀已在手。

剑呢，没看到那瘦人的手。

他说道：“辽东一刀，杀人无算，今天便是你毕命的时候了！”

非不平咧嘴一笑：‘都这么说，只是听说几十回了，还是我非不平命大，一直活到了现在。”

他一句话未说完，已是砍出了十七刀！

这是他凝聚毕生功力的十七刀！

## 第四十四章 三刀换一剑

非不平的十七刀一经砍出，他心底也认定那个剑客完了，他必是会丧自己刀下！

谁叫他竟敢在人家来玩的妓馆里出现？他岂不是不认江湖规矩，一心来找死的么？

那剑客看着他砍了十七刀，只是笑一笑，他笑得很阴冷，只是对着那非不平的刀，直撞了过来！

连那三个妓女也看出那人完了，他的血肉之躯直撞向那非不平的刀，他还能不死？。

但非不平的手突地僵硬了，他的身子突地变得死板了，他转不过身子来。

他怒喝一声：“杀！”

他突地看到了他的头发，他后脑的头发。

那些头发飘散在眼前。

再看见的就是他的一只手。

那一只身在身前，仆哐掉在地上。

那是他不拿刀的一只手。

再掉下去的便是那一只拿刀的手了。

当——，一声响，他的手拿着刀，刀掉在地上，手也掉在地上。

哗——，溅一棚血花！

非不平不知道那人是谁，但他看得到他自己的手，他的两只手臂在一眨眼都没了。

他哭也哭不得，死也死不成，只是看着那地上的刀。

他傻了。

那男人只是一收手，他的剑又没了。

这时，非不平听到了邻室里的笑声。

他是男人，他该明白那笑的意思，那是男人与女人狎乐时的欢笑，是一种放肆的笑。

但他听不到了，他呆呆地看着他的手。

他的手很丑，苍白，没有一丝血气，像是有些灰败，没血色似的。

幽冥刀作楚把刀插在他的怀里，他与那三个姑娘玩乐时，他的手里仍握着刀。

一个姑娘笑：“大爷，那把刀再好，也没人好，丢下它有什么不好？”

作楚冷冷道：“你能跟我多久？”

姑娘们笑笑：“大爷要我跟多久就跟多久。”

作楚说道：“如厕时也跟着么？”

姑娘变了脸色：“大爷说笑了。”

作楚说道：“你不如我的刀，我在如厕时，它也跟着我。”

三位姑娘看着他，傻了。

作楚把那刀轻轻放好，放在枕边，他冷冷道：“你们谁怕这把刀，你们便不凑到大



爷这里。只是大爷刚才得了一千两银子，你们愿意不愿意赚？”

三位姑娘一听说是有一千两银子，怎么不赚？忙都大爷长大爷短地叫起来，叫得比对亲大爷还热乎。

作楚便忙起来了。

门哗地开了。

来了一个江湖客。

他站在床前。

那三个妓女叫道：“你没看到人家忙么？”

那人冷哼一声：“出去！”

三个妓女不动。

一个刚刚站起来，那人再说道：“别动！”

看他是改了主意了？

那人说道：“我只说一声出去，你们谁要跑了，便是活命之人了。现在你们再跑，便是一死！”

三个妓女看着那幽冥刀，看他冷冷在笑。

他说道：“我能不能穿上衣服？”

那人道：“好，我等你。”

那人款款地坐在桌旁，等着这幽冥刀。

幽冥刀看看他，他穿衣服的速度很慢，他穿时竟把那衣眼的长摆割开，才再穿上。

明白人都知道，他不愿意让人趁他套上衣服时，被人趁虚一击。

那人看着幽冥刀穿好衣服，用一条妓女的腰带系好。

那妓女道：“我的带子！”

幽冥刀叭地打了她一个耳光，叫道：“十两银子！”

那妓女一听有十两银子，嘴一咧，不知是笑是哭，算是认了。

幽冥刀拿刀在手，施施然下了床。

他此时的神气更大了，看着那人，说道：“你来了，一剑杀了我，便算你能行，你想在我穿上衣服再杀我，你就没命了。”

那人笑笑，他的脸上有一些皱皮，像是戴了面具一般，他说道：“你得一死，你须一死！”

幽冥刀说道：“是么？”

他慢慢拔刀。

他拔刀的速度太慢了，像是用了一刻钟。

终于拔出刀来，一声怒吼，地坼天崩的一声怒吼！

幽冥刀法！

有人说幽冥刀的刀法，是鬼招数，有人看过他的刀，说过那一句话：放鹤老人说得好，这一刀刀不是人招，是鬼伎。

幽冥刀，一招招鬼伎！

那人只是躲闪，一直躲闪了十几招，让幽冥刀怕了，他的手抖了。

他看到了那人手里的剑，那剑不曾拔出。

他忽地叫道：“青虹！”

剑客一笑，说道：“不错，是青虹。”

尤如一柄剑给他唤出来了一样，他看到了一道剑光！

那是一道说不出的美妙的剑光！

在那一道剑光过后，幽冥刀知道他的刀没了，他的刀在他的手里，只是留下了一个刀鞘。

他的那一只拿刀的手垂下了，他的手再也提不起来了。

对方的剑正刺在他的肩头上。

那剑客说道：“你杀人时，阴鸷太重，我叫你也不得好死。”

那人的剑刺他的十几道大穴，还把他的肩、腕、肘都挑断了筋。

幽冥刀是一个废人了。

他看着对方，突然大叫道：“我操你祖宗，我操你八辈祖宗！”

那人冷冷道：“你连我一个祖宗也见不到，你到了地狱里，只能打入十八层去，你见不到我的祖宗！”

那人走了。

三个妓女看着幽冥刀。

他说道：“你们，都看什么……看我好玩么？”

他大叫道：“来啊，抱我上床去！”

不想他一叫，那三个妓女都是连滚带爬，跑出那屋去。

长孙不一坐在屋子里，他笑咪咪对那三个妓女说道：“哪一位大姐费神，拿着我的刀？”

三位妓女笑道：“这位大爷啊，你叫我们拿你别的地方好不好？拿那刀做什么？又不好玩？”

长孙不一乐道：“我有一个坏毛病，得有一个人拿着我的刀，在我身后站着，无论我在哪里，你都站在我身后。我给拿刀的那个人的银子最多。”

三个妓女抢着问给多少银子，给银子多，就是站一夜也行啊。

长孙不一说道：“就是要站一夜，只站那么一会儿，我还用你？”

三个妓女笑，三个人抢着要拿刀。

长孙不一说道：“如果有谁在夜里打盹了，我便杀了她。”

三个妓女一哆嗦。一夜不睡，不困么？

长孙不一说道：‘谁拿着我的刀，如果你们三个不行，便一个个换班拿着，我睡了也不许睡。’

三个妓女答应了。

正有一个人抱着刀，另两个人跟长孙不一嬉戏。

突然有人进了屋。

那人背着手。

长孙不一问：“你是谁？”

那人笑笑：“杀手。”

长孙不一乐了，他说道：“你是不是开我玩笑？我就是杀手，你也是么？”

那人一笑，说道：“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专杀杀手的。”

长孙不一有一点怪了，他看到了一股血，一股从隔壁流来的血。

原来那个幽冥刀看看无望，再一想天下尽是仇敌，他只好用他的腿夹着那把幽冥刀，割断了他自己的脖子！

血竟流到了这间屋里。

长孙不一毕竟是大家，他静静问：“你杀了人？”

那人说道：“是，杀了两个，一个叫一刀，一个叫鬼刀。”

长孙不一说道：“他不叫一刀，他叫辽东一刀。我才叫一刀，一刀搜魂。”

那人像是他的朋友，问道：“怎么一刀搜魂？”

长孙不一说道：“只用一刀，便杀一人。”

很简单。

那三个妓女看到了血，吓得傻了，直往那床下偎，再也不敢抬起头来。

长孙不一说道：“你的剑在哪里？”

那人笑笑：“你一出手，便看到了剑。”

长孙不一从妓女手里夺过了刀。那妓女不是周仓，早就吓得傻了。

他大声喝道：‘杀!’”

他的刀向前比划，但他并没冲出去。

剑客也不动。

那一刀搜魂再吼一声，可是他的刀并没出手。

一连三次，他的刀都没出手。

剑客不动。

他说道：“一刀不出，比划一夜，也算是一刀么？”

一刀搜魂大叫：‘我杀了你!’”

真正的一刀！这一刀很快，竟是直冲向那剑客，像是一股龙卷风！

那一刀实在不能算是一刀，竟像是千刀万刀齐向那剑客！

光环无穷的刀影，不知向哪里挡他的一刀！

那剑客的剑出手了，他只是平平地一刺！

这一刺不早也不晚，竟在他的刀刚刚卷出五六个浪花吐出时刺出一剑！

那长孙不一大笑，他笑那个剑客上当了。他的刀还有后招。

他的刀砍在那人的肩上！

看那人的肩涌血了。再砍下一分，那人的臂就没了。

可是他忽地刺不出去了，他觉得他的咽喉疼了一下，只是微微地一下。

他的咽喉喷血了，那血像是箭，直吐向前！

长孙不一的身体向前扑，他说道：“你.....你是谁？”

那人不答，只是对着他微微一笑。

那是死神的笑。

长孙不一忽地惊觉，他说道：“你是.....肖.....肖.....”

他永远说不出他的话了，他死在床前。

那客人走了。一径直走了。

“开心馆”里的开心老鸨再也不开心了，她只能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去报与洛阳城里的剑神知道。

那人战战兢兢地到了剑神那里。

只听了一个令，把那三具尸体运来。

到了傍晚，那三具尸体运到了院内。

所有的人都是走了，灯亮着，人没了，只有一个人站在那里看尸体。

他看得很细。

他先看那辽东一刀，那人的身上竟是有那许多的剑痕，每一剑痕都有话要对他说。

他看得很细。

他再看那幽冥刀，看着那挑断了的手，他拿起那手，抖一抖，只是一剑，便挑了人的筋，但让你看也看不透。？这点就只有他能做到。

幽冥刀没死，最后那一割是他自己弄的。

他觉得生不如死。

老人蹲下身子，看着幽冥刀的脸，那脸像是在嘲讽他自己，竟死在一个还不知名的人手下。

老人再看那一刀搜魂的脸面，他看出了那一剑更高明。

他的手在摸着那一刀搜魂的手。

——如果他的肌肉是硬的，他死前便是动过什么样的姿势，这一点他当是最明白。

也许当世只有他一个人最明白这一点。

他站起来了，看过了三具尸体，他慢慢走回了屋。

婢女拿来了金盆，他在袖剑与花剑走了后，再讨来了三个婢女；只是她们的剑法比

起那两个婢女差得多，但她们做别的可不比那两个差。

他洗干净了手，坐下来，他在桌上写下了两个字：肖玉。

他面现冷笑。

## 第四十五章 说情悦情

肖玉拿回了三把刀。

三把刀中，一把是破刀，看上去顶不起眼的破刀，那是辽东一刀的刀。

还有一把是长一尺七寸的古刀，古里古气的小刀，那是幽冥刀。

最后一把是一刀搜魂的大刀。

三把刀放在桌上，肖玉对着袖剑与花剑说道：“肖玉此身，只属老夫人，两位做了肖玉的妻子，我们便对天盟誓好了。”

袖剑与花剑看看，知他心意深重，便一左一右，跟他对天盟誓。

天是满天星斗，地是暗夜一片，人是三人，对着那三把刀。

肖玉跪誓曰：“我肖玉，此生此世，得袖剑莺儿、花剑佩石为妻，一生不移，只是报得了老夫人的仇，便是平生所愿！”

袖剑此时见肖玉情深义重，也跪誓曰：“莺儿誓与丈夫一起，报得老夫人的仇，平生之志足矣。”

花剑此时也情意孜孜，跪誓道：“佩石誓与莺儿，与丈夫一齐报得老夫人的仇，一生唯此！”

三人再站起来，便知仇恨满胸。

肖玉说道：“那个恶魔看了尸体，一定会知道是我。”

袖剑说道：“天一剑法我们两人都知晓，他也许会以为是我们两人。”

肖玉对两人说道：“我与那个恶魔相对，也可能败，只是一败，我就必死，两位妻子是我的亲人，如能生得一男半女，那是最好。”

莺儿哭泣了，那佩石也哭，她两人一齐跪倒，说道：“公子放心，我们一定好好为之。”

这一夜，肖玉方才与袖剑与花剑真个有了夫妻之情，一起欢洽愉悦，非平时可比。

肖玉足足与妻子们在一起十天，十天后，他说道：“我该走了。”

两人不语，只是泪盈盈，看着他提剑出去。

肖玉戴上了面具，一直到了街头，看着那热闹处便走。

他心里知道，那剑神的手下甚多，除恶难尽。但他能除得一个便是一个，怎么能让那些人平平安安地为非作歹？

到了正街上，忽地听到人说：“来了，来了！”

便冲来了一群人，当头的是一些女孩子，人人都手提宝剑，那剑看去甚是花俏。

后头过来的是十数个大汉。

再后面是一个手捧宝剑的人，她神采奕奕，竟是鹰扬四顾，十分骄矜。

她是美剑。

肖玉虽是戴了面具，但也是心下忐忑，他低下了头，不想惹事。

忽地，那女人一扬手，说道：“停！”

那些人站在肖玉面前。

肖玉心头怦怦直跳。

当街有许多人，他也不便发作，就是发作，也极易落入人手。

那女人看着他，笑吟吟问他：“你姓什么？”

“在下复姓公孙。”



女人再笑，神色极是和气：“你的手里有剑，你是剑客么？”

肖玉的声音嘶哑，她是不是已经听不出来那个让她曾经倾慕不已的公子肖玉的声音了？

他说：“我不是剑客，我只是一人混江湖的人而已。”

美剑笑了，说道：“你手里的剑是宝剑，我看得明白，要你不是我的一个熟人，我便自尽给你看，你是肖玉，是不是？”

那些跟着她的人都是拔剑，一时剑声铄铄。

当街众人围住了肖玉。

肖玉心头也是怒起，他的脸面一时一变，他要不要拔剑而起，他要不要冲出重围？

忽地那美剑笑了，她说道：“不对，不对，他不是肖玉，肖玉长得没有他这么难看。”

因为他的脸上画了一只猪，他的脸面易容时便堆起了疤痕。

美剑说道：“英雄莫要生气，不知道英雄叫什么名字？”

“公孙识机。”

那美剑笑笑，说道：“公孙识机，公孙识机。好一个名字，能不能请得公子上前面酒楼一叙？”

肖玉与美剑上了酒楼。

两人入座。

美剑说道：“我与公孙公子一谈，你们都是退下，在楼下等候。”

众人声喏，因她此时已是江湖上名声大震的神剑美女，人人都畏惧她的剑法，对她敬若神明。

只剩下了她与他。

她说道：“公子别来无恙？”

肖玉咬牙道：“我不认得姑娘，怎么说上了这话？”

她做身向前，轻声说道：“肖玉，别再说你不认得我，你再说你不认得我，我便叫你粉身碎骨！”

她说时竟还笑着，脸上满是春意，但她的话语却是冷冷，让他心内不寒而栗。

他低声道：“你想怎么样？”

她笑笑，说道：“你与我是旧友，旧友相见，比那些新人相见，更见多情，是不是？虽说你得了两个如花似玉的美妻妾，你也不能忘了我啊。”

看她那意乱神迷的样儿，谁知道她是不是仍在思念着肖玉？

肖玉说道：“你做了江湖上的神剑美女，春风得意，哪里能想得到我这个残疾之人？”

美剑竟是有些愠怒，她喝道：“肖玉，你移情别恋。就别说什么了，我对不住你，艳妹也没对不住你。”

她看着肖玉，说道：“你理也不理她，她只好跟着嵩阳铁剑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姐妹心思？我们本来该是学那娥皇女瑛，一齐嫁与你的。可惜，我姐妹俩从此再与你无缘了。”

肖玉也沉默。

他还能再说什么？

两人默然相对，知道彼此已是路人，那心境可知。

美剑说道：“你杀了剑神的人，他震怒已极，派人去寻你行踪，如果找到了你的行踪，他会亲自去找你，与你动手。你还不是他的对手。”

美剑的一双美目看着肖玉。

她的眼睛里有失望，有失意，还有怜惜，更有一种情意。

她想着肖玉，如果她得到过的东西，她再也不会想，可是她没得到肖玉，在她的少女心中波澜中，总是有肖玉。

如今肖玉是别人的人了，她也嫁作人妇，她此时再说什么？

美剑看他，他也看美剑，他说道：“你难道不想把我扯去给他请赏？”

她笑笑，说道：“你看我像那种人么？”

她漫声长吟：

“不见肖玉再无玉，

除却巫山不是云。”

她说道：“你好自为之，告诉你，我也恨那个人。”

他大声道：“不可能，你自己愿意嫁与他，你怎么会恨他？”

美剑看着他，轻声说道：“你知道不知道你与一个老人睡在一起时，是什么滋味儿？”

他不语，只是盯着她，她仍是那么艳丽，仍是那么可爱，仍是那么鲜艳欲滴。

只是她已作人妇。

美剑说道：“他是一个老人，他的睡态是可怕的，你要是在夜里醒来，你千万别看他。他的嘴角有流出来的涎水，他的眼角有许多可怕的皱纹，他的身体都是松弛的皮肤，他打着很响很响的呼声，他时时像一只疲倦的老马，你说他有什么好？”

肖玉不忍说她，当初你看中他的是什么？

她复再说：“金钱，权力，欲望，人都想得，但最后得到的，只是冷寞，你说是不是报应？”

他无语。

美剑说道：“你最好杀了他，为了我，也为了艳妹，你最好能杀了他，那样你也替我出了一口气。”

她十分哀怨地哭了，泪流满面。

肖玉心里也肝肠寸断，想不到她与艳剑都与人成亲了，且都那么不如意。

不知道艳剑是不是如意？听说嵩阳铁剑是一个血性汉子，能对艳剑好些，那是最好。

美剑说道：“你小心些，我会帮你，但只是在暗中。”

肖玉此时心内已乱，不知对她再说些什么，只是心里想着：原来人一分手了，还是那么好，原来有些戾气的美剑竟是学得好了。她一心替别人想，从前的那自私与恶意都没了，这有多好？

如今再见到了艳剑，他与她们姐妹的情份，能不能如从前一样？

不能了，时也过，境也迁，他怎么能再与她姐妹相近？

唯有默默。

再无甚话说了么？本来有万语千言，化成对面无声。

美剑忽地扬手一喝：“来人！”

来了一个婢女，她说道：“拿来一百两银子，送与这位剑客。”

那婢女拿出了一盘银子，送与肖玉。

肖玉想推拒，美剑幽幽道：“黄白之物，拿来污了英雄，只是我的心意，请你能笑纳。”

肖玉本来想坚决不受，但看看那些走近来的婢女与大汉，心道：再与她在此多说，保不准隔墙有耳，只好匆匆走开才是。

他一揖道：“好，谢了？。”

他把那些银子卷起，拿走了。

美剑慢慢走进了院。

她有一条心计，就是有那么一天，这院子，这天下第一剑的名号都到了她名下，那是最好。

她看到了剑神，剑神远远地看着她，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她。

她笑一笑，她的笑还是很媚的。

她依偎过去。

剑神说道：“你在街头上遇到了什么人？”

她一愣，随即笑笑，说道：“一个剑客。”

剑神也笑笑，说道：“什么人在你的眼里，也算得上是剑客？如果你说他是剑客，他一定就是一位了不得的人。”

她嘻嘻笑着，说道：“他可是没有你了不得，天下还有人能胜得了你么？”

她去扯他的衣角，想用情挑逗他一回。

但他不为情所动，只是看她。

她说道：“那人是一个剑客，姓公孙，名叫识机。我看他的气度，有些像是黑灰白。估计他的剑法也不会差，我便与他在酒楼上一聚，与他说说话。”

剑神看她，她再说道：“如果他能听你的，你便会又有一个天下七剑一般的人物了。”

剑神仍有疑虑，问道：“他真的是姓公孙么？会不会是我认得的人？”

她笑了，轻声说道：“如果是你的仇敌，他大概不会到洛阳来，就是来了，也不会与我喝酒，更不会接受我的一百两银子。”

剑神的眉毛展开了，他点点头。

美剑回到了她的屋子。

她恨恨地骂一声：“王八蛋！”

总有人把她的行踪报告给剑神，看来剑神还是不相信她。

怎么能让他相信自己？

她有办法，她有许多的办法。

黄肆怎么不出现？如果黄肆出现了，他会杀剑神的人，那时剑神会再一次受创，把他的手下杀光，像肖玉杀死那三个拿刀的人一样，让他的人都死光，他成了孤家寡人，看他还逞什么狂？

她在心里大声道：“肖玉，杀吧，把他的人都是杀光，我看他还称什么狂，还叫做

什么剑神？”

神是高高在上，可能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让他再也不食人间烟火。

## 第四十六章 痴心一击

肖玉住在客店里，他知道他不必着忙，到了晚上，那些沉迷于酒色的剑神手下便会都出来，到了街上，那时他便可以杀他们了。

到天黑了，他才慢慢走出了店。

他奔那些最热闹的地方去。

划一赌坊。

那里有剑神的人。

他进赌坊时，正是赌坊最热闹的时候。

人都在呼五吆六，根本就没有人注意他。

他看好了两个人。

一个是“惊血指”徐魄，他的手指在点点戳戳那些骰子。

另一个是“八步枪”房声，他正在下注，脸上放光，神采奕奕，一看便知道他正是赢家。

他在等着那两人。两人看去赌兴正浓。

那徐魄大叫：“十两，二十两！三十两！”

他掷骰子的手段很妙，看得出他的手劲很巧，是练过的。一掷便差不多点数。

但他藏拙，只是一次输，一次赢，他在等时机，他在一点点儿输，等最大的那一

次。

果然到了时机，一旁的那个胖子看好了，大叫道：“一次押齐，八百两！”

旁边的人也叫着，吵着，把所有的银子都押上去了。

众人盯着喊：“开，开大，开大！”

徐魄手里握着骰子，刚才庄家开了一次小，竟是个三点。只有他开大，弄出个三个六来，方才能赢。

可那三个六怎么能开得成？轻易出手，很难得三个六，“六豹”哪里那么易得？

有人已经泄气，认定已经是输与庄家了。

但徐魄拿着手里的骰子，却是有些不在意，他说道：“我手里还有二百两银子，再押上如何？”

人都起哄。

那些跟着徐魄押银子的人都是有些希望：莫非他真个有本事得个“六豹”？

庄家冷冷道：“你愿意下，便再下好了。”

庄家都知道，宁娶十妻，难得“六豹”。人难“六豹”，那是有数的事儿，况且那个庄家早就看出来，这个徐魄本来就不是行家，他的手臭，有什么本事能掷得出“六豹”？

徐魄拿出他的二百两银子，说道：“一齐去，一齐去。”

他冷笑了，他一掷出“六豹”，庄家当赔！

他一掷出骰子。

骰子在滚，一滚至六，六，六！

他大笑道：“六豹，就是六豹！”

众人也大喜，跟着他叫：“六豹，六豹！吃庄家，吃庄家！”

忽地有人笑了，说道：“那就是‘六豹’么？”

众人再看，顿时都是大吃一惊，原来那三粒骰子中有一粒竟是滚得过了，变成了三点。

庄家本来是大大沮丧，忽地看到了这个三点，他大叫道：“六六三，你输了，你输了！”

徐魄回头看着，他看到了一个人。

这人貌相很丑，他背着一柄剑，那一柄剑看来是一柄好剑，鞘是很古旧的鱼皮鞘，背在他的背上。

那人在笑。

徐魄叫一声，那边的房声便来了。

房声问：“怎么回事？”

徐魄说道：“碍眼！”

那徐魄一说，众人都是吃惊，他们看着那个徐魄的手，他正在掷那三粒骰子。他一掷就是六豹，再掷还是六豹，最后一掷，还是六豹！

人都惊讶了：原来他的手段不凡，更知道了那个后来的剑客弄了手脚，让他的六豹赢不了钱。

他们看着两人。

房声大笑：“朋友是哪一个，报上名来！”

这人说道：“公孙识机！”

两人大是吃惊。

原来他们在大院里听说过，美剑送一个叫做公孙识机的人一百两银子。莫非这人便是那个眼高于顶的美剑看中的剑客？

房声说道：“你是什么东西？”

房声人很鲁莽，一吐声，便是骂人。



那人笑笑：“我不是东西，你更不是东西！”

房声大怒，一出拳便打！

那人一出手，拿住了房声的拳，说道：“要打，出去打！”

两伙人都出去了。

赌房里的人不赌了，有人赌命，看赌命比赌钱更好玩。

那公孙识机站在两人对面，房声一声吼叫，立时出拳，他出了三拳，啪地一声被那人打退！

他吼叫一声，想再冲上。

徐魄扯住了他，

徐魄再也不出声，他只是伸出了手。

他的手指突地变了，变得苍白了，再变得血红。

那房声看他突地出了“惊血指”，知道对手是厉害人物，忙也拿出了他的枪，对着那公孙识机！

叭叭叭一连三指！那徐魄的指法一出，顿时见出高明，那指捺去，把一个公孙识机逼退了七步。

他唰地拔出剑来。

房声大喝一声：“臭狗屎，也想与我动手么？！”

房声的枪也递出去了！

他当当当一连七枪，那枪法确是高明，见的人都是喝彩声声。

但再看那公孙识机，他的剑当当当挡住了房声的枪。他再复一出，剑刺了一下。

房声溅血，血从他的咽喉喷出，一直喷向天去！

徐魄没料到他会一剑杀死房声，他厉声道：“你个混蛋！”

他从怀里掏出一支尺来。

那是他的兵器，叫“心尺”。

心尺可长可短，随他心意。他一尺挥去，另一手仍是用他的“惊血指”！

两下再战，过了不到七八合，那公孙识机的剑忽地慢了，轻轻一挑，那徐魄大吼一声，他的手指断了，叭地落在地上。

徐魄的武功，都是在一双手的手指上，如是他没了手指，再怎么杀人？

他怒叫声声，失神落魄，一直冲向那公孙识机。

唰，——一剑贯胸。

徐魄也死在地上。

那公孙识机要走了，他一直向远处去，众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再也无法管他。

忽地，他的眼前站了一个人，那个人一直是在他身后的，他也是在赌坊里赌的一个  
人。

但他在赌坊里，没有任何人会注意他，他在大厅里赌了半天，才输了十两银子。

他是一个老人，一个颤抖着手的老人。

看他赌的人都是受罪，像他这么大的年纪，只在家里好好过日子好了，怎么还出来  
赌钱？

他此时站出来了，说道：“肖玉，你也该出现了。”

公孙识机正要走远，忽地听到了这声音。

他蓦地回头，他看到了那个子不算高的老人。

一个衰弱的老人，一眨眼便显得很高大，如山一般凝立在那里。

那公孙识机说道：“我是肖玉，你终是来了。”

那个老人笑笑，说道：“你该直接来找我。”

肖玉，他就是那个杀人的肖玉么？他就是那个从前在江湖上很有名声的断剑肖玉  
么？

肖玉笑笑，说道：“我本来想在最后找你的，但我看到了你，就算是找到你了。”

肖玉拿出了剑，他的剑是一柄古剑。

老人笑笑，说道：“好，拿剑来！”

身后的人拿出来一柄剑，那是一柄最平常的剑。

老人笑笑，说道：“从前人说，只有宝剑，才能杀人。你相信么？”

肖玉笑笑：“你用树枝一样杀人。”

看着这老人，肖玉心叹：我不愿意遇见他，如果让我再晚两年，我能不能胜得了他？

老人笑笑，说道：“你的剑出神入化、只差在一点上。”

肖玉问道：“哪一点？”

老人笑：“没有散。”

肖玉想想，想明白了，但他是想明白了，就是说他太过正经，剑法就是剑法，不知道无式便是有式。

他能不能胜得了老人？

他大声喝道：“逍遥子，你杀了老夫人，是杀了我的师父，你杀我师如弑我母，我一定要杀死你！”

逍遥子大笑，说道：“有人头一回说要杀死我，那是三十年前的事儿了，但我还活了三十年，他那个人却是一个死人了。

他扬头大笑，然后轻声对肖玉说道：“你记着，你要是能化无式为有式，你便成了。”

两人对峙，那老人的手里只有一柄平平常常的剑，他能胜得了肖玉么？

肖玉纵身一击！

天一剑法！

肖玉这一剑，是他一生功力所聚，他一击便起，全力而出！

老人一挑，他的剑只是斜斜一挑，便化解了肖玉的这一剑。

老人叹道：“如果你不是那个老贱人的子弟，你拜了我，你会是我之后唯一的剑神！”

肖玉大吼一声，再复一刺！

他这一刺比刚才更是平常了，平平淡淡一剑，直刺过去！

但剑神很在意这一剑。他的衣袖忽嘶地一声，给人家的剑气刺伤。

衣袖破了，绽开了线。

老人一叹：“好剑，就是她活着，看到了这一剑，也该神气了！”

他还了一剑，那一剑还得轻巧，再一挑，又把肖玉的剑化解了。

肖玉一连出了十三式，他的剑法都被老人化解了。

他忽地觉得，老夫人的悲哀是早看定的，她早就看出来了，肖玉如与那个恶魔比剑，只是那人的剑下败将。

他会不会死在那个老人的手下？

老人大叫道：“肖玉、你认命吧！”

他再挑一剑。

肖玉的第十四式也没了。

天一剑法的第十五式与第十六式都是拚命招式，如果真的使出来，不是人家死，便是自己亡。

老人说道：“肖玉，你没希望了，你死在我的剑下，算是一个真正的剑魔了。”

肖玉大吼一声，“拚命冲来！”

老人应了一剑，两人相依，看得见对方的脸容，看出对方的眼里怒火，看得出对方的汗珠。

老人的脸上无汗，他很从容。

肖玉忽地大叫，再劈出一剑，这是地动天惊的一剑！

他冲出去了，他看到了满天碧血，在天上甩出一道血光！

血光在眼前！

他不知痛，他甚至不知那是他自己的血，还是老人的血。

他再停下了，他站不住了，血顺着他的腿向下流。

老人笑笑，说道：“我挑了你的一条脚筋，因为你杀我的人时，竟挑断了他们的脚筋。”

肖玉说声：“好，我看你还好……”

他趑趄向前，他大吼一声，再举起剑来。

老人说道：“你是一条腿的人了，你是一个残废，你学了半天，竟做了一个女人的弟子，你的师父是一个贱人，她就没有什么本事，你会有什么本事？如果你没有本事，你只是一条狗，你在自己的脸上画下了猪么？我看看，哎呀，怎么这么丑，我画的猪不这样，而且不丑。你看！”

他唰唰几剑，竟在肖玉的脸上再画下了一边。

如果肖玉活着，再过些日子，人们就会在他的脸上看到一只猪。

那是老人画下的，他画的猪比肖玉画的更好，活灵活现的。

肖玉的血流着太多了，他跪下了，对着街头跪下，他说道：“老夫人，我辜负了你的心意，我不行了……”

血染红了地。

他再举剑，对着那老人道：“你个恶魔，就是到了地狱，我也不会放过你！”

肖玉引剑，回头一刎。

老人看着他，脸上满是悲哀神色，他静静看着。

肖玉颓然倒地。

## 第四十七章 泣血哀伤人

院子里很肃静，一入院子，她便觉得有些不安。

是什么使她不安，她不知道。

只见有人来拜，说道：“剑神请姑娘到院内小堂一叙。”

她慢慢走到了院内小堂。

小堂有廊，有亭，有一棵巨柏。

剑神站在那里，一见她来了，大是惊喜，他笑道：“你来了，好，好！”

剑神传令摆下宴来，他与美剑喝酒。

她笑笑，说道：“今天怎么有好情致？”

剑神大笑，说道：“你不知道，我今天的心情特别好，一会儿我告诉你。”

两人喝酒，一个有心事，一个大乐，便说不到一处去。

那老人道：“你知道不知道近来是谁杀了我的人，三刀已死，如今又杀死了惊血指徐魄和八步枪房声？”

她心扑扑跳，这惊血指与八步枪都是剑神手下最得力的人，竟也死在肖玉手下？好，真个是好。

美剑不动声色，她说道：“是谁杀了他们？”

老人笑笑：“就是你说的那个公孙识机。”

她心越跳越是厉害，说道：“既是他杀了两人，主人为什么不去找他？”

老人笑笑，说道：“我找他了。”

她的心越发在跳，她说道：“主人看到了他？”

老人大声笑，扬声大笑后，他说道：“我把他请来了。”

他看美剑，美剑不动声色，他的眼神越是犀利，直盯着美剑。

两人抬着一具尸体上来了。

美剑看着那尸体，远远看去，真的像是肖玉。

老人说道：“你给了他一百两银子，他不来归附，你的银子岂不是白花么？”

美剑站起来，她缓缓走去，她一定得看那人是谁，看一看他是谁。

她看到了那一张脸。

他的脸上画着两头猪，左边一头，右边脸上也画了一头猪。

他不会肖玉吧，肖玉的脸上有一头猪，还是他自己画的。

美剑一低头，她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他是肖玉，他是那个她曾日思夜想的肖玉！

她的心突地一下子空了，她知道了老人为什么欢乐。

他杀死了她的情郎，杀死了她心里的男人，他才那么得意，才那么欣喜。

美剑的心里流血，她看着老人，说道：“你杀了他，你杀了他……”

她再流泪。

老人道：“你的心里只有一个男人，你看他有什么好？我只一出剑，他便死了。”

女人恨道：“你不能杀死他，你不能杀死他，他是我的人，要杀，也得我杀，你凭什么杀死他，你凭什么杀死他？”

老人大声道：“你的心思，以为我不知道，你以为我老了，是不是？你看好了他，我让他死。只要你看好了的男人，他们都会死在我的手下。你不忠心对我，我要你也死！”

她扑上去，对他吼道：“你要我死好了，你杀死我好了，我不愿意活了，我不活了！”

她扑在老人的身上，用她的牙齿咬，用她的头撞。

这一咬一撞，弄得老人趑趄，他直退，几乎跌倒，但把他的男人野性弄上来了，他吼叫道：“我杀死你！”

他掐住了美剑的脖子！

他掐得美剑要窒息了。

美剑要死了，她看着老人，她的脸胀得通红，她只能死在老人的手下！

她看着老人，忽地笑了，她宁可死，也不愿意再侍候这个老人。

她受够了。

老人忽地放下了她，他扯着她，直把她扯到了屋内，他厉声叫道：“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他不再像是一个老人了，他如今又在嫉妒心、血泊的濡染下，更有了男人的气力。

他再折磨美剑，他把一个美剑弄得直叫。

她在哭，他的心里是委屈的，但她也在哭，在哭肖玉的死亡，在哭她自己再也无力反抗这个老人，他简直是一个暴君。

入夜了，院子里只有平静，屋子里，老人躺在床上，他很惬意，他很舒服。

他看着女人，女人此时像是一只柔顺的猫，她躺在他的怀里。

起风了，冬天的风很凉，吹得大地在抖。

她起来了，去拿衣服。

他看着，看着她拿出了衣服，那是一套很白很白的衣服，她慢慢穿起来，一身孝素，像是欺雪的美人。

她再在她的头上系一根带子。

她很精心在打扮她自己。

她看看铜菱镜，对着院内叫道：“来人！”

来了一个小小的婢女，她的身上还佩着剑。

女人说道：“备车，我要走很远的路！”

车备好了，下人都骑在马上。



神剑美女的手下都是一些极能吃苦的人，他们不问一句，全都在夜里起身，上了马。

美剑走到了院子里，肖玉的尸体躺在地上，她过去，很吃力地抱起他来，把他抱到了车上。

她说：“我会送你回去的，我要送你回去，你一定愿意回去，是不是？”

她看着肖玉的尸体，她又伏在尸身上哭了。

她一声也不吭，只是对着那个驾车人说道：“走吧。”

车走了，院子里复归寂静。

老人躺在床上，他怒声叫道：“来人，来人！”

来了一个婢女，仍是带着剑的小女人。

老人怒道：“你带着那剑做什么？你懂得什么是剑么？”

那婢女当然知道他是天下第一剑，当然知道他是剑神，是谁也不敢惹的剑神，她慌得直抖。

那老人突然叫道：“你抖个什么？来，过来，躺在我这里，这里很暖，你躺在这里，便不会抖了。”

她不敢不来，只是躺在被子下，她仍是在抖着。

风在怒号着，人马都在风中直颤，像是风也吹得怒了，想把他们都从这大地中吹走，掠飞。

车里，一个美女解开她的衣襟，她用她那如玉的乳贴在那尸体上，她喃喃说道：“你看，你看，这其实都是你的，都是你的。你真傻，为什么不早要？”

风嘶吼着，车队在一步步向远处走，一直走向无边无尽的尽头。

天已是大亮了，两个女人都是蓦地醒来，她们忽地知道了两个人同嫁与一个人的好处：你可以对你的亲人诉说那灾难，你可对她说自己的苦闷，因为她与你也一样，两人同命相连。

肖玉在哪里？他仍是在暗中，拿着那一柄古剑，一天天在杀那剑神的人么？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相见的，那时她们也同他一样，去杀死那些该死的恶魔。

忽地响起了马蹄声。

两人不约而同地下了地，她们去拔剑，她们曾是袖剑与花剑。她们都是天下有名的剑手，但她们如今不是了，只有人来犯，她们才会拔出剑来。

车马都嘶叫着，听声音已是疲惫。

他们是谁，怎么会到这穷乡僻壤来？

门当当敲起来了，两人都是一凛，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两人互看一眼，她们都抱着必死之心！

当——门开了，是被那人闯开的，他看那门不甚结实，一撞而开。

风呼地一声卷入门内。

门外有人，那是一群人，他们都站在门外，一动不动。

走来的是一个女人。

她走得很慢，一步步走。

她抱着什么？她一身素孝，慢慢走到了屋里，一直到了屋内。

袖剑与花剑看着，她们看着那个女人，她是美剑，她曾是玉哥从前很喜欢的女人，她怎么来了，她抱着什么？

女人把手上的东西放在床上，她低着头，说道：“我把他给你们带回来了。”

两个女人扔下了剑。

她们看到了，她们用自己的心看到了，那个血肉模糊的人便是她们的玉哥，就是肖玉啊

两人女人一跪，便哭昏过去了。

待得她们再醒来时，她们的眼里看到的，还是那个美人。

她一身素孝，只是被玉哥的血染了，再也看不出是一身洁净的素孝衣服。

袖剑叫道：“你走，你走！”

她恨死了这个女人。

花剑看着她，不吱声，毕竟是她把玉哥带回来的。

美剑说道：“你是他的女人，我也是他的女人，我怎么不能呆在这里？”

袖剑再哭，她已无力再与那美剑说话。

三个女人，喜欢过同一个男人的三个女人呆在这一间屋子内。

如是在别处，她们会水火不相容，但在这里，她们三人都在默默流泪。

美剑流着泪，她说：“我在街头看到了他，我应该告诉他，我应该要他走，他根本不是那个老畜牲的对手，他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啊，我叫他走，他肯不肯走，他能不能走？”

袖剑哼一声，说道：“玉哥会听你的么？”

她一脸鄙弃神色。

她看不起这个女人。她喜欢玉哥，却偏偏去找那个仇人，委身于那个仇人。

那花剑忽地跳起来，她扑向那美剑，哗地一扯，扯破了她的衣服，打她一个耳光，叫道：“还我玉哥！”

那袖剑也跳起来，叭叭一连相了她几拳。

美剑如是还手，她们两个还不是她的对手，但她只是哭着，她不还手，她叫道：“打吧，打吧，玉哥不打我，你们打我好了，就算是玉哥打我了！”

她号啕大哭。

袖剑忽地说道：“我们.....不打她，打她有什么用？.....玉哥生前对她好，我也知道。我们不打她，打她，玉哥会生气.....”

花剑哇地一声大哭，说叫道：“玉哥，你喜欢这一种人，她算是什么？她算是什么？”

美剑自语：“我算是什么？我真的算是什么？我不是一个好人，我真的不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坏蛋，我是坏蛋，你愿意打就打我好了。玉哥！”

她扑到了肖玉的尸体上，她喃喃道：“你生前为什么不打我，我是一个贱女人，我早就死了母亲，也没有父亲，你要是打我，我就成了好人了，我一定会成为好人。”

她哭泣道：“我嫁与他，有什么好了，你们说，他有什么好？”

她回头，对着袖剑与花剑吼道：“你们好，你们是正经人，你们不也是那个老东西的玩物，你们夺去了我的玉哥哥，你们才成了真正的人，你们有了男人，你们才是女人，对不对？我用不用再告诉你一遍？那个老人是一个老人，他身上没有一点儿热气，他是一具冰冰凉的活死人……你们自己不是也知道么？”

她坐在地上，哇哇地哭起来。

两个女人都住手了，她们互相看一眼，只有她们才知道她的这几句话是她的心底话，她们知道那个老人是什么样的禽兽。

她们再不作声。

美剑说道：“玉哥，我知道你不愿意呆在那里，我把你送回来了，我送你给她们，要她们好好看着你。”

她的眼光冷冷，看着袖剑与花剑，此时的她，再站起来，就再也不复是那个肝肠寸断的女人了，她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

她执剑道：“你们两个告诉我，你们有没有怀上玉哥的骨肉？”

袖剑和花剑都是惊讶，她问这个做什么？

美剑说道：“记着，再过五个月，我会再来找你们的，那时，你们两个谁怀上了玉哥的骨肉，她便能活下去，如果你们两个都不曾怀上玉哥的骨肉，你们两人一齐死！”

袖剑与花剑看着她，惊讶她的狠毒。

她冷冷说道：“我告诉你们，我不能容许任何人夺走我的男人，你们两个都是我的

仇人！”

她推开门，走出去了。

## 第四十八章 奔丧

镇江是一个大镇，在镇江有一户姓郭的人家。

从前没有人识得这个很和气的老板，他叫郭凡，是一个生意人。

他做生意竟是红红火火，他的院子里一天到晚都是生意人。

只有到了晚上，他才与他的妻子躺在床上，两人相对，再也不看那些金银，只是相对而眠。

他紧紧搂着他的妻子。

忽地，他的妻子的身体抖起来了。

她的身体哆嗦得厉害。

郭斩大声问：“艳儿，你怎么了？”

迟艳竟是抖个不住，她的眼睛也有些迷茫，她说：“我看到了血，看到了血……”

郭斩问道：“又是美剑有什么事儿了么？”

艳剑忽地身子一颤，她说道：“不是，不是，有大悲痛……”

是谁？是谁使美剑那么伤心？

郭斩说道：“她陪着那老魔，很难说他会再耍什么诡计，他一心恶毒心肠。”

艳剑说道：“也不是自己，不是她自己。”

如果她的身子有什么不爽，一定是与别人有关。

郭斩看着她，他说：“我搂着你，你能不能好一点儿？”

她哭着说：“不能，像是死了亲人，肝肠寸断。”

郭轩说道：“怪，不是美剑出了事，是谁？”

艳剑忽地失声痛哭，她说：“肖玉，肖玉，是肖玉！”

郭轩搂着她，说道：“莫伤心，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天下第四剑断剑肖玉！

他是死在了那个老魔的手里么？

郭轩说道：“你能肯定么？”

艳剑哭着点点头。

她说：“我从来都把他当成我自己的亲哥哥一样，他对我、对美剑都那！’。要不是有你，我会嫁给他的。”

郭轩笑他笑得很憨厚。

他去拿东西，艳剑叫道：“你要做什么？”

郭轩说道：“去奔丧，我要看一看那个恶魔，他杀死了那么多的人，我要叫他血债血偿！”

艳剑想说什么，但她没说。

她心里惦念着美剑，虽说她是自愿委身于那个老人的，但她此时一定是心里很悔，恨自己那主意错了。此时如是艳剑在她身旁，她会很高兴的。

她说：“我要去，看一看是不是玉哥哥有事儿，你可以不必去。”

郭轩大声道：“你从今走到哪里，我便跟你到哪里，怎么会你去我不去？”

两人收拾停当，便出发向洛阳城。

路上真个是快捷，一路快马，看看到了洛阳城外，便在一家小小店里安歇。

到了夜里，郭轩说道：“我与你一起去看看，看那个老人有什么本事，竟杀了肖玉？”

他们身着夜行衣，一直到了那恶魔的院子。

两人停在院里，站在房脊上，看着院内。

院内有许多的高手，来回巡视，防守严密。

郭斩看着，心下也惊：人都说这恶魔一心图霸，今日一看果然不假，只是他的院子里，便埋伏下这许多的高手在内，他的狼子野心，人人该看得明白。

看看后房竟是无多少人，他们两人纵下房去，一直到了后院。

便看到了那美剑。

她几日下来，人竟是容颜稍减，脸也削瘦了许多。站在院子里，正在上香。

她对着天祝祷：“愿玉哥在天之灵能安享太平！”

那艳剑一听得真个是肖玉已死，忽地心内悲痛，竟是失声哭了出来。

美剑不移身形，只是慢慢说道：“你早就该来了。”

艳剑跳下去，问她：“妹妹，你说玉哥是怎么死的？”

美剑悲不能抑，她说道：“玉哥死在剑神的手下……”

艳剑一听，扯住了她的衣襟，叫道：“你看着他死，你还不走？你为什么还不走？！”

美剑冷冷一笑，说道：“我走，我往哪里走？”

艳剑说：“他杀死了玉哥，你不为玉哥报仇，你还跟着他在一起？”

美剑恨恨地看她，说道：“你懂什么？”

她再抬头，就看到了器宇轩昂的郭斩，她说道：“他就是妹夫么？”

艳剑此时心乱如麻，自是不能把她与郭斩的那一段情事说与美剑听，只听得美剑说道：“两人都钟情一人，却无一人嫁与他，也够玉哥伤情的了，”

艳剑一听，也是恍然。

艳剑默默，她问道：“玉哥……他在哪里？”

美剑苦笑：“他有了妻子，他有两个妻子，天下不独有迟美与迟艳两个女人。”

艳剑再是无声，她看着迟美，不知道美剑经此大变，还能与那个老人在一起，她是

怎么想？

她说道：“我派一人给你们带路，你们可去看看玉哥。”

郭斩与艳剑便出现在袖剑与花剑眼前。

四个人相对无言。

袖剑说道：“听说郭大侠的品德天下无双，让人敬佩！”郭斩忙着还礼，艳剑看她竟是不来理睬自己，知道她两人心里有怨气，怨自己对肖玉不诚心。

她心里自苦道：我与郭斩的亲事，竟是那样在一起，她们怎么会知道？

郭斩说道：“本来艳妹是一心要嫁与肖玉兄的，我因故到了一座古庙，被两广十三骑暗算，中了毒蛊，如不及时救治，我便死了，当时艳姑娘在场，她用她自己救了我……”

两人都是默然，人的姻缘如此，你还说什么？

袖剑对艳剑的神色好些了，她两人带着郭斩去看肖玉。

肖玉的坟在村外，坟前后种满了花草，看得出，入春后她两人天天来此。

四人站在坟前，那花剑忽地说道：“玉哥哥，有人看你来了，她是那个艳剑，你一心要娶她的艳剑，她与她的丈夫一齐来了。”

艳剑痛哭失声，看来她的身痛是实。那一天肖玉死了，她的玉哥哥死了，他死在恶魔逍遥子的剑下。

她能心痛，是她的心里仍有玉哥。

她伏在坟头，痛哭失声，渐渐昏了过去。

再待得他醒来，就看到了抱着她的郭斩，看到了痛哭不已的袖剑与花剑。

艳剑爬起来，跪在两个女孩子的身前，她说道：“多谢你们帮我，照应了玉哥。”

她再失声。

三个女人哭在一处。

郭斩也有泪，但他的泪水只有几滴。



他说道：“肖玉兄死了多久？”

袖剑说道：“已有两月了。”

他说道：“来不及了，不然……”

艳剑明白他的心意，她说道：“你不能动玉哥，你不能……”

花剑幽幽说道：“我与袖剑掩埋了玉哥，用世上最毒的‘不毒’泡了他一整天，他的尸体不会坏。”

艳剑知道了郭斩的心意，她大声叫道：“不行，不行，你不能动玉哥！”

郭斩站起来，他的胡须风中飘扬，他很威武，他说：“只有女人才哭泣，男人应找那个恶魔报仇！”

艳剑再也不语了。

两个女人动手，她们把肖玉挖出来了。

看得出，他仍是那样子，尸首并不曾腐烂。

一个死了的肖玉，那么静静地躺在棺材里。

郭斩扯开了他的衣服。

衣服烂了，一扯便朽。

袖剑与花剑都是哭泣着，看着郭斩。

郭斩看着他的脸，他叹道：“自要画面，这是何等的气魄？我不如你。”

他也泪眼模糊了。

再看肖玉的剑伤，他看得很细。

如你是一个好的剑客，你能从伤口上看得出那人的杀人招式，你能领会到那招式。

三个女人都不吱声。只是看着他，等他说话。

看得那么久？

郭斩说道：“那个恶魔的剑法太怕人了，我看他的这一剑像是无极剑法的‘一纵天

穹’，却又像是武当剑法的‘梯云纵’加上一式‘碧落黄泉’，还像是长白剑法的‘一许田头’。像又不像，真是怪招。”

袖剑说道：“玉哥哥在死前曾得逍遥女，也就是那个恶魔的夫人的真传，他也学了那十六式‘天一剑法’，只是他仍不是那个恶魔的对手。本来我们计议，是由玉哥哥去杀死他的那些手下，让他成一个孤家寡人，孤掌难鸣。谁料得到会遇上了他？”

说着，袖剑便把那一夜美剑的话都告诉了郭斩。

她只是没说美剑一心要杀死她们两人的事儿。

那是她们两个与美剑的事，何必要他们知道？

郭斩说道：“据我所知，世上没有一招会从这儿下手，挑成死人的。就是天一剑法称成天下最复杂的剑法，也不曾有过这一招。他是一个恶魔，悟性过人，他的剑术深不可测。”

艳剑说道：“我们杀不死他？”

郭斩扬头，说道：“杀不死他，就让他杀死我们！”

他说得很坚定。

也该走了。

他们再掩埋了肖玉的尸体，准备走了。

那花剑忽地叫了一声：“站住！我有话要说。”

三人都站住了。

花剑说道：“我曾与袖剑有约，谁怀上了玉哥的孩子，便得把他养大，让他长大为玉哥报仇。到了三个月，我袖剑妹妹有孕，有了玉哥的骨肉，我仍没有。美剑说谁没有玉哥的骨肉，她便来杀谁。她太看轻了我与袖剑，我如今要随玉哥去了，我何必要她来杀我？袖妹，你比我更难，你好自为之！”

说罢，不容他二人再说，唰地一剑，自刎而死。

花剑的身体便倒在肖玉的坟前。

郭斩大惊，他去抢救花剑，却哪里来得及？

袖剑只是笑着，笑得眼泪也流出来了，她说道：“死得好，死得好，就是死了，也强似一些负心人！”

她的心里仍是不能释然，如果艳剑是玉哥的妻子，她能也那么救郭斩么？她能么？她对玉哥有做妻子的那片心么？

她冷冷对郭斩说道：“我不明白，在这些日子里，我们与恶魔斗，你嵩阳铁剑在哪里，是不是过得好安生日子？听说江湖上都没了嵩阳铁剑的名头，真是平和日子了渡闲人。”

她再说道：“你们不用管，我花剑姐姐不想让你们碰她，你们走吧。”

艳剑的脸胀胀的，她低下头，走了。

袖剑待得她们走远，方才跪下来。她用她自己的手，一把一把地挖土，她一边挖一边说道：“你愿意用你自己的死去激他，他是嵩阳铁剑，但他动不动心，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可好了，你能与玉哥在一起了，你能与他在一处了。”

她号啕大哭。

郭斩看着艳剑，艳剑说道：“郭大哥……”

郭斩大声道：“叫我郭斩。”

艳剑说道：“我要走了，如有那么一天，能杀了那个恶魔，我再与你一会。那时我还是你的妻子。”

郭斩再说什么，看来艳剑的主意已定，她再也不等郭斩说话，她走了。

郭斩叹了一口气，他大声道：“人着急，都是急着杀人，可能杀得了他么？我看未必啊，要是杀不死他，先杀死了自己，你怎么办？”

忽地有人说道：“你会后悔，你会一辈子都后悔！你又不是笨蛋，你不是他的对手，

你自己不知道么？”

## 第四十九章 求剑

郭斩的身子一震，他慢慢回头，便看到了一个仙风道骨的人。

他是妖剑，那个从剑神身边被逐的人。

他哈哈大笑，说道：“你何必在意她？你既是偷闲了一阵子，不再关心世事，不再拿剑行走江湖，只是老老实实做你的郭家生意人，你便不该怕人家怨你恨你！”

郭斩说道：“你知道，她是一个好人。”

妖剑说道：“我喜欢她，一心要娶她，我怎么不知道她是一个好人？”

郭斩说道：“我要去杀那个恶魔，你帮我照应她。”

妖剑看看他，说道：“我不管你的事儿，你自己的事儿自己去管，何必托与我？”。

郭斩低声道：“我怕我再回不来了。”

妖剑大笑，说道：“既是知道回不来，何必还要去，只因为一个妇人愿意么？为了取悦一个女人么？”

郭斩大笑，说道：“你说得对，我只是一心取悦她，只要她愿意，我怎么样都行。”

妖剑冷冷道：“你得死，你死在那个恶神的剑下，你只能走十几招。”

郭斩笑笑，说道：“只有你看得明白，我不是他的对手。我看了他杀死肖玉的那一剑，那一剑我怎么看也看不明白。”

妖剑大声道：“我与他动手过，我不是他的对手，我根本就不能与他匹敌。他要杀我易如反掌。你不是他的对手，你还要去，你岂不是个混蛋？”

郭斩说道：“你知道不知道她怎么才成了我的妻子的？我在破庙里，与两广十三骑

相遇.....”

妖剑说道：“两广十三剑不是你的对手。”

郭斩道：“他们确实不是我的对手，但那一天他们是先在破庙里埋伏，我中了他们的计，一旦得知，已是晚了。那老七还放了蛊给我，我中了他的情蛊，虽说是杀败了十三骑，可那情蛊.....”

妖剑的脸慢慢有了一点儿血色，他明白了。原来郭斩与艳剑的婚事是这么来的。

郭斩说完了，竟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他愿把心中的积郁一吐为快。

妖剑说道：“你不是剑神的对手，我从来未看到过像他那么用剑的。我在他身旁，也找不到什么机会。”

郭斩看他：“你看有什么法儿？”

妖剑说道：“我看那一道紫色剑气，就在齐鲁，那里有一个人，他叫柳双，你去求他，他一定有剑，你会拿到他的剑的。那时你才能对付那个剑神。”

郭斩说道：“听说只有干将与莫邪同时出现，方才能飞剑夺取人头！”

妖剑大笑：“你真糊涂，那个美剑也是一个女人，她还是你的小姨，她手里有一柄莫邪，怎么会不帮你？”

郭斩闷声道：“你错了，她现在还在那个逍遥子的院子里，她还是逍遥子的人。”

妖剑笑笑，说道：“她的野心不小，一心做天下第一人，如果你能除了那个逍遥子，不是正合她意么？”

妖剑大笑，说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郭斩说道：“我去求他，柳双会给我剑么？”

妖剑说道：“不会，不会，你让艳剑去，艳剑与柳双有一段情缘。”

妖剑大笑而去。

郭斩垂头，他思忖再三，大声道：“不行，不行，她已经对我很失望了，我不能再拿那什么干将莫邪的鬼话去骗她，我要自己去，我就不信，我会死在那个人的手下！”

忽地听到了一声幽幽的怨叹，从一旁走出来了艳剑。

她说道：“我去找柳双，我去找他，要他拿出那一柄剑来！”

不待郭斩再说，她飞身走了。

柳双坐在小屋里，他看着伊文静，说道：“我看到了慈儿，她与明儿都看着我，我知道她们的心意：她们是不是要我去？”

伊文静一听他头一回说此话，不由得大是着急，她恨道：“她们怎么会这么做，如果是这样，她们就会在大浪卷来时，扯着你一同跳下去就是了，怎么还会过一年后再来找你？”

柳双不语。

忽地，屋门大开了。

那艳剑走进来了。

柳双看着她，呆呆地看着，他忽地说道：“你不是明儿，你能不能听得明白我唱的歌？”

他走到了艳剑面前，对着她唱；

“妹子吹萧你应和，  
你的心思比妹多，  
妹子一声唤哥哥，  
你应啊，  
少时钻妹怀里罗。”

柳双说道：“你听过这一首歌么？这是明儿唱的，我从前总听得她唱，我也会了，你不是明儿，虽说是你与明儿长得很像，但你不是明儿，你不是。”

柳双又哭了。

伊文静看着他，很是无奈。

忽地那艳剑冲过去，叭叭叭一连打了柳双三个耳光！

伊文静来不及，她想冲过去拦她，不让她打柳双，可她没来得及。

柳双的脸竟让艳剑打得肿了，嘴角也出血了。

他的眼睛瞪着，看着艳剑，说道：“你为什么打我？”

艳剑大叫道：“你是什么人？你是不是小双儿与柳不恭的儿子？如果是，你怎么这么差？你死了两个女人，怎么就天天傻得像是一个疯子？你看世上有的是女人，你眼前就有两个，你要，你都拿去好了。你知道不知道世人有人杀人，那个人是个恶魔？他杀了肖玉，杀了疯子，杀了许多的人？你是柳不恭的儿子，你就得帮人，你真丢柳不恭的脸！”

柳双忽地醒了，他看着艳剑，说道：“你是那个睡在我身旁的女人。你睡在我身旁，就是为了那一把剑么？”

这一句话刚刚说完；那一旁的伊文静忽地也打了他两个耳光！

她打得更狠。

伊文静哭了，她哭泣道：“我以为你能清醒，天天看着你，谁知道你只是浑浑噩噩，一心想着女人？艳剑姑娘来了，我对她说你的病状，让她先是装成明儿姐姐，她委屈她自己，天天躺在你身旁，做一个假的明儿，她心里多不好受？你说出这种话来，你岂不是个混人？天哪，我怎么看上了这么一个人？明儿姐姐，任慈师姐，我再也不愿活了！”

她拔剑欲自刎。

那艳剑扯住了她。

两人相对哭泣。

过了许久，那柳双忽地笑了，他扬头大笑，笑得很快意。

他再对着伊文静说道：“伊姑娘，我清醒了。”

此时的柳双竟是双目炯炯，他看着艳剑，说道：“艳姑娘去而复来，一定是有事要说，说来我听听。”

艳剑便将恶魔剑术无敌于天下的事儿对他说了一遍。

柳双的双眼发光，他说道：“有这种人，比起那唐门的六老爷子更多毒？我看看他，我要会一会他。”

艳剑说道：“我听说柳公子手里有一柄剑，是那柄干将，不知是不是真的？”

柳双看看她，忽地说道：“好，你跟我来！”

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他们三个到了那一座小庙。

小庙仍是在那里茕茕而立，样子更可怜。

柳双对着那小庙一跪到底，说道：“明儿，慈儿，我有事。儿要做了，我要做我的事儿，我不能天天只沉溺在想你们的梦里。”

他再脸上流下了一串清泪。

他上去，哗地推了小庙。

伊文静正要劝他，不要推掉小庙，忽地见他从那小庙下面的土里露出一柄剑来。

那是一柄鱼皮剑鞘的剑，一柄古剑。

艳剑的心怦怦跳起来。

就听得柳双说道：“我不愿意提到这一把剑，你们不知道，那一天在海里，是明儿用这一把剑砍了船板，把她自己丢下了海的。她是想我一个人能浮在海上。她把这一柄剑留给了我，把生留下给我了。我是握着这剑，把它刺在船板上，方才没被那大浪卷走的。”

伊文静说道：“你该体会明儿姐的心思，你得对得住她。”



柳双说道：“我要振作，你说得对，我要振作，要是慈儿与明儿看我这样子，她们会不高兴的。她们都是有志气的女孩子，怎么会看着我这么消沉？”

艳剑看着那一柄干将，听得柳双说道：“艳姑娘，难得你对我那么一片美意，我把这一柄剑交与你，你用过了，我再拿它给明儿的墓陪葬。”

艳剑一礼，说道：“剑交与我，请柳公子放心。”

柳双大笑，说道：“艳姑娘一片仁心，一定可感天地，诛杀那恶魔，指日可待了，”两人对着艳剑再礼。

艳剑把那一柄宝剑收起来，她细心地把那剑包好，骑上快马，直奔洛阳。

柳双看着艳剑的马在草地上驰骋，他回过了头，对伊文静说道：“伊姑娘，我求你嫁与我，你看好不好？”

伊文静的身子软了。她几乎要瘫在地上，幸得柳双的一双很稳的大手扶住了她。

他想松开她，她说：“不，不，就这么扶着我，就这么扶着我……”

她哭了，她终于把一个失心疯似的柳双照顾得清醒过来了。

她说道：“我老了，我的脸上多了许多的皱纹……”

他大笑，说道：“好，今夜灯下，我好好数一数你的脸上皱纹，有一道皱纹，我便爱你一回。”

她哭了，清减的脸上再有了泪水。

她说：“我要知道，多打你几次，你就会清醒，我怎么不早早就打你？”

柳双吹气在她的脖颈里，吹得她心也痒痒：“你舍不得，你就是知道了，你也舍不得。”

两个人抱着，一直走到了那间草屋里去。

这一夜，更比平时欢娱。

郭轩与妖剑坐在院子里观天，郭轩看一会儿那星星，星阵极多，也看不明白，就昏

昏欲睡。

忽地，那妖剑大声叫道：“看啊，看啊，那就是干将，星星淡淡的了，它晃了。宝剑已是易手了。”

郭斩大声道：“是不是艳妹拿到了它？”

妖剑说道：“不错，不错，你去接她，千万不要再出差池，如果她来了，你便可以去诛杀那个恶魔了。”

郭斩派起剑，大踏步走了。

妖剑仍坐在那里、他坐着，忽地叫了一声：“天杀星！”

便看到了他身旁有了一个人。

妖剑说道：“我走了，如果有人来，你知道怎么做。”

天杀星说道：“从来没有人来。”

那妖剑笑了，他说道：“有人会来了，他们会找那个妖剑，他们不知道妖剑就是放鹤老人，也不知道那个孩子已死。他们会找妖剑，柳双会找，那个剑神也会找。”

天杀星说道：“我怎么办？”

妖剑说道：“让人找不到你。”

天杀星笑笑，说道：“我躺到那棺材里去，不知主人这一回走得多少天？”

妖剑笑了，他此时已是易容，变成了一个老人，一个不大善武功的老人，他说道：“放鹤老人在哪里，人人都知，你也一定会知道的。我想他们都会找放鹤老人，他们有的想杀人，有的想夺剑。放鹤老人会很忙的。”

他低下了头，向外走，脚步略有些吃力。

因为他此时再也不是妖剑了，他只是放鹤老人。

放鹤老人笑着，他对他自己很满意。有的时候，人们喜欢听放鹤老人的话。有的时候，人们愿意找妖剑，无论是放鹤老人还是妖剑，他说话时，人都很认真地听，都信他

的话。

他愿意江湖上的人都听他的话，都信他的话。

## 第五十章 孪生姐妹心

艳剑拚命赶回洛阳，她知道，她替肖玉报仇的愿心，可以实现了。

她打马飞奔。

美剑突地觉出一阵子亢奋，她没什么可以快意的，但她听得剑鸣，是有人来刺杀她么？不像。是有谁要死在她的剑下？也不像。

她沉思起来。

忽地听到了一个婢女说道：“主人，我听说街上有人在说去听人唱道情，那唱的人说是放鹤老人。”

放鹤老人？

她心一动。

她问道：“唱什么道情？”

婢女说道：“他只是唱江湖，人说他唱的事儿特别准，一唱就会发生，而且都是人想知道的事儿。”

美剑拿起剑来、说道：“去听听。”

放鹤老人唱道情，应是江湖一景。

哪里只要有了放鹤老人，那里的江湖人便多。

许多的江湖事儿，都是放鹤老人唱出来的。他唱的极准，如是他唱哪一门哪一派应是受难，那事儿便应验了。

所以人一见放鹤老人，都拿重金请他唱。

这一次放鹤老人到了洛阳，不知道他是想做什么？

到了一家最大的酒楼。

那酒楼前已经聚了不少的江湖人。

他们都聚到楼上，听放鹤老人唱。

楼上有十七张桌子，坐得满满的。

刀枪剑戟放在桌上，眼睛盯着正中的那一张桌子。

正中有一张桌子，只有放鹤老人坐在那里。

他危襟垂坐，状若打盹。

没人敢出声扰他。

忽地有人说道：“今天放鹤老人到了洛阳，是我等大幸，愿把近来武林事，请放鹤老人一唱。人都知道放鹤老人的规矩，是一日三唱，再多不奉。如今我们有这许多人，都有事儿心内不决，都想请放鹤老人一唱。不知道哪一个占先，只好看出资来说了。”

众人都是愿意，这也是头几回放鹤老人的做事方法，人都熟知的。

便有一个人说道：“我是武江绿风寨的人，我想请放鹤老人唱一唱我们那一次与武当派的瓜葛成因。我愿出五千两银子！”

一吐口便是五千两银子，足见放鹤老人出语不易。

第二个人说道：“我是崆峒派的委星子，我的妻子足心生一大疔，不知是何物。请放鹤老人唱上一唱，我愿奉上一万两银子！”

再有一个后生说道：“江南慕容氏有事请教放鹤老人，请能如愿，方才可说所求之事，不然不敢说。慕容氏愿以此珠与玉佩赠放鹤老人。”他拿出珠子与玉佩放在桌上。

众人心下更是喝了一声彩；比起慕容氏的这玉与珠子来，那七千两银子与万两银子显是差得多了。

另有一个冷冷道：“这玉就够多么？我是北疆裘洪，这里有十二本武林秘籍，七件武林宝物，请放鹤老人过目！”

众人比划过后，只见那美剑慢慢起身，她来到了那放鹤老人的身后，说道：“我是神剑美女，我只有一求，想求放鹤老人一唱，就是唱那两柄剑，一柄是莫邪，就是我手里的这一把剑，再一把是那干将，不知放鹤老人愿不愿意？”

有人喝道：“你也不能坏了规矩，你拿出什么来？”

美剑笑笑，把那一柄莫邪剑抽出来，放在那老人面前。

宝剑无价。

但哪里有她这样子赠宝剑的？

她说道：“如果你不说出来，我便一剑杀了你！”

人都大哗。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放鹤老人说话的。

不管你是谁？只要你得罪了放鹤老人，他可以当场答应为那三伙人唱道情，便要那三伙人出手杀你，可能不待得他开始唱，你已经是一个死人。

但美剑不怕，显是她并不把这眼前的所有人看在眼里。

就连那放鹤老人也不例外。

她也看不起放鹤老人。

这显是把那个老人得罪了。

老人一抬手，众人便止住了叫声。

放鹤老人笑道：“姑娘要唱的是什么？”

美剑说道：“我只把我的剑给你看一看，我要你唱那干将莫邪。你愿意不愿意？”

众人一听，便心下打算，如果他不愿意，要人杀死这女人，他们出手是不出手？

如是出手，必是会取悦于放鹤老人。但一出手，也是得罪了那剑神。得罪了剑神，

有什么什么好处？

但你不出手，放鹤老人也会记恨你。

放鹤老人说道：“我也愿意给你唱，你拿出一点儿东西来。”

美剑心里紧张，说道：“什么东西？”

“玉佩，你佩在胸前的玉佩！”

美剑迟疑了，她的东西只有这一块玉佩最是看得珍贵，总是从小便带在她的身上的，虽是不值什么钱，但她与艳剑总是不离，拿与放鹤老人，怎么能行？

老人说道：“如果你把那一块玉佩给我，我便唱与你。如果不给，你杀死我罢了，我不会再说一个字。”

众人看着，看着美剑，看她怎么办。

美剑心道：老人是怪，他要我的玉佩做什么？它虽是我从小就佩的东西，但也不值什么，给他好了。

她说道：“好，我答应你。”

她缓缓从她的玉颈上解下那玉佩。

在场的男人大多都是看着她的玉颈，不想她那玉佩。

看来放鹤老人的闲心不少，竟是想美人的玉佩。

想想也就明白了，放鹤老人求的是名，他得了美剑姑娘的玉佩，那本身就是叫人艳羡。

众人静下来，听放鹤老人唱干将莫邪。

只听得鼓声一响、放鹤老人的声音十分苍凉，唱起来：

“天下七雄起干戈，

楚王一心图霸业。

王妃抱柱出冰铁，

铸剑干将与莫邪。

一剑成雄名干将，

一成雌名叫莫邪，

两剑铸成心不乐，

莫邪问君乃为何？

干将说君心毒邪，

剑成人亡是其果。

莫邪劝走不成剑，

莫邪投炉剑非铁，

雄剑埋身雌剑献，

剑不飞兮其奈何？

王下令杀干将死，

宝剑埋名成沉疴！”

那放鹤老人的唱本是唱一段历史，自是不能引起众人的

注目，再听得他唱下去：

“当今盛世名者谁，

剑神名下无虚士。

一剑鬼泣神也惊，

疯者不当断剑逝。

传言干将莫邪出，

一飞夺取人头颅。

只是莫邪且得主，

干将属谁莫得知？

再有一歌唱雄劲，

大剑飞扬人泣迟。”

一唱便歇，那美剑知道，从来放鹤老人唱罢，允人三问。

她一问道：“干将出来了么？”

放鹤老人说道：“出来了，与你剑同在。”

美剑看他，想着他的话，竟是心也怦怦跳。

她说道：“那人拿到了干将，干将莫邪会合在一起么？”

放鹤老人大笑：“当然，只是剑不会归在你手。”

他说此话，莫非是胡说么？。谁能从这神剑美女手里夺去莫邪？

但放鹤老人不会胡说，他所做的事，必都在日后验证。

放鹤老人唱：

“剑是雌雄剑，

情是姐妹情，

只是分生死，

谁道其内容？”

他唱罢再说：“剑是好剑，但自古有福份的人才得那剑，没福份的人便得祸殃。你比那秦王如何？”

美剑说道：“不如。”

放鹤老人笑道：“是不如，真不如，你直不如，方才有那等的怪事；秦王的剑跳水里，化龙而去，你须得小心，小心！”

美剑再也不去问了，她再也不顾那老人与人再说什么，只是缓缓而去。

她不能持剑，她不能用此剑去宰人头，那她能夺得那干将么？

忽地，她看到了一匹马，那马疾驰，到了她眼前。



对面的人是艳剑，她的身上满是灰尘，她看着美剑，说道：“妹妹，把你的剑给我！”

美剑笑笑，说道：“我看到了你的剑……”

艳剑说道：“那剑不是我的，是柳公子的，我只借他的剑一用。”

美剑看着那干将，心道：原来干将却在这里，我要看看那剑究竟有什么神奇处。

她说道：“你拿出剑来，我看看。”

艳剑却是不疑，回手一抽，便把那背上的干将抽出来了。

果然是一柄雄剑。

如果不看过莫邪剑，便不知道什么叫干将是雄剑。

大号饕餮纹，宽口勒金，鱼皮吞鞘，大方大气，真个好剑。

美剑说道：“都说两剑相近，便可飞剑夺取人头，不知是真是假？”

她刚要拿出她的莫邪来，忽地那艳剑来夺她手里剑，嗔道：“从前人说，秦王看到了干将来邀莫邪，两剑化龙而去，你莫出鞘，以防不测。”

两姐妹进了一家酒店。

美剑说道：“我不愿意让你去，万一你有了一点儿闪失，我岂不是后悔得要死？”

艳剑冷冷道：“你不愿意我去则不是另有用心？”

美剑跳起来道：“你才另有用心。”

艳剑说道：“他只是一个老朽，你不必在他身旁，你走开，让他一死！”

美剑低声说道：“我不能……我与他，说不清……”

真个是说不清的一种情份，像是生疏。又像是有缘。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艳剑说道：“你拿出你的莫邪交与我，你走开，莫与他相对！”

美剑说道：“我的心很乱……”

艳剑以为她是不舍得那个老人，她恨声道：“你就不想着玉哥？”

美剑流下了泪，她说道：“好，我听你的。”

她解下了她的剑，交与艳剑，说道：“你只说是你夺我的，我不愿意落一个骂名。”

艳剑看着她，又是一叹。

她有那么多的挂牵，有那么多顾虑，她怎么能去杀那个剑神？

艳剑说道：“我去杀那个恶魔，你小心你自己。”

艳剑走了，她走得匆匆。

只能看到美剑，她坐在那里喝茶，在品味着那放鹤老人的唱曲儿。

她轻声说：“你小心些，最好莫失手……”

她的嘴角有一丝笑意。

她的笑意是冷的，她的笑意让她自己也有些怕，她得看着，看着那两人去斗剑神。

如果剑神赢了，她会再去拿回那一柄宝剑。

如果真的那飞剑能夺取人头，剑神必死，他一死，天下只剩下了那两个人了，一个是她的亲姐妹艳剑，一个是她的男人郭斩。

她要杀艳剑，迷郭斩，让郭斩不知她是美剑还是艳剑，那岂不是很好？

她很感谢那个放鹤老人，她最后杀光了那些人，她得去找那个放鹤老人，找一个好好的笼子，把那老人放在笼子里养着，有事儿时问他。

## 第五十一章 狂飙从天落

艳剑拿起了两柄剑，她对着郭斩说道：“郭大哥，我对不住你。”

郭斩一笑。

如果能用这两柄剑飞夺剑神的人头，他也高兴。

只是不知能不能夺得那剑神的人头？

艳剑说道：“自从我知道玉哥死了后，对郭大哥便生气的时候多，是我不懂事，还望郭大哥多谅我。”

郭斩笑一笑，他心里很难受。

艳剑从来都是对他这般客气，客气就是生分，他也明白这个。

艳剑说道：“今日与大哥好好一乐，我们明日便去与那个剑神恶魔一决。”

她打扮得很好看，与郭斩喝了一点儿酒，使他们两人都更兴奋了那么一点点儿，然后与他早早就上床了。

酒增春意。

她轻声说道：“大哥，我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让你有一个嵩阳铁剑的承继人。”

她脸色绯红，两颊飞春。

郭斩也是血性汉子，一经她说，便也狂热了，他看着她，看她玉色生香，竟是天下少有的美色，他心道：我郭斩也有福份，虽是她不情愿嫁我，但天把她送与我，也算是苍天见怜。

两人不夜。

到了深夜时分，那艳剑说道：“大哥，你看。你闭上眼睛，我给你看，你摸一下，哪一把是雌剑，哪一柄是雄剑。好不好？”

郭斩笑笑，说道：“不用摸，只是心里一想便知。”

艳剑咯咯笑，说：“你闭上眼么。”

郭斩只好闭上眼。

忽地，那艳剑出手了，她叭叭叭一连封住了郭斩的十七道大穴！

她哭着说道：“郭大哥，我不能让你说话，我一让你说话，我的心便软了，我便不知道要不要你跟我去了，我想那两柄剑不一定会胜，但我一定得试一试，我不能让你去，你与肖玉哥也没有什么瓜葛，你去要是有了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郭家的祖宗？”

她哭着，说道：“郭大哥，我知道你喜欢我，我这一次如是成功了，我便与你一齐退出江湖，我再也不杀人了，我与你去做生意。你做生意，我侍候你。好不好？”

郭斩不能动，也说不出话来。

他恨得想叫骂，他的眼睛都是怒火，她说：“郭大哥，你恨我就恨，我不能让你去，你如是有了三长两短，我会死也不安的。”

她佩上了那一柄干将剑，再在手里拿着那一柄莫邪，她说道：“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死他，给我玉哥报仇！”

她飞出去了。

郭斩知道，他得有三个时辰，方才能冲开那些穴道，他越是胡思乱想，那冲穴的速度越慢，他再一狠心，心道：郭斩，你再胡思乱想，也冲不开你的穴道，你还是安下心来，冲开穴道，你才能救出她来。

艳剑飞一般冲出去了。

她白天给那个恶魔剑神一封信，她说得很委婉，相信那个恶魔会来。只要他来了，就飞剑夺取他的人头！

她飞到了凤塔前，昏暗的天光下，看得见一个人影，那是一个老人，一个矮个子老人。

他就是那个剑神，那个自高自大的人。

他看到了艳剑，笑一笑，说道：“听说我的人杀嵩阳铁剑不成，反是把你杀成了他的妻子？”

艳剑大怒、骂道：“不知羞耻！”

老人笑笑，说道：“从来君子好德如好色，怎么识羞？人再愚，也生儿女、有什么羞处？”

艳剑再无话对他说，她怒道：“你杀了我的玉哥，我要杀了你！”

老人笑笑：“肖玉的剑术本来能登堂入室，只是他太急了些，才死在我手下。”

艳剑气极，她叫道：“你杀了他，你杀了玉哥！”

他笑，再说道：“本来我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得了铜雀台，蓄大乔小乔于台上，便此生愿也足了。你要嫁我，万事皆休。你不如我愿，他只好死。”

艳剑恨恨道：“我叫你死在我的剑下！”

她囑地拔出剑来，叫道：“你死吧！”

剑神看着她，忽地说道：“我知道你报复心甚重，但你不是我的对手，这是一定的。你还是休出手的好！”

她一剑刺去！

老人看看了她的剑，忽地咦了一声：“你从哪里得来的莫邪？”

老人来气了，他在冷笑，他心道：原来美剑也想杀我？她把剑给了艳剑，剑利便可杀人么？。

他叭叭儿拳打向那莫邪。

因莫邪剑利，他出拳时也得小心翼翼。

艳剑与他交手了几剑，心道：这老魔看来对我很不在意、他以为我杀不了他，他竟然连一柄剑也不带，对我太过轻视。

我要是两剑齐出，一定会杀了他。

如是两剑出，像是飞龙舞，冥冥中，更像有剑神在护，杀了这个恶魔，天下再复太平！

艳剑大喝一声：“你死去吧！”

她忽地拔出两剑，直冲那剑神飞去！

一个美丽的传说，一个很可爱的传说，在那个传说中，有人能用两柄剑飞去夺取人头！

两柄剑是宝剑，能知人心意的宝剑，一齐向剑神夺去！

他看到了眼前的紫色光芒！

一团雾一般的紫色光芒！

放鹤老人回到了他的家。

他不怕有人跟踪他，他有一千种方法，能让那跟踪他的人迷失。

他坐在他的椅子上。

那把椅子很大，他一坐进去，便连他的人影儿也不见了。

“师父，你说，那两柄剑真的出现了？”

“是。”

“真的能夺人头颅，百步外取人首级么？”

“你看能不能？”

“能……，要是不能，人们怎么都说？”

哈哈大笑，然后再说：“人都说的事，就只是一种愿望。

你能当真么？”

那人噤声了：“师父，那艳剑她……会不会死？她……”

放鹤老人的眼光黯淡了，他说道：“她不会死，她真的不会死，只是……”

他闭口不言了，就是天杀星再怎么问他，他也不再说话。

双剑直刺剑神，他一眨眼间看到了死亡！

他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光芒！

这是剑神，真正的剑神之光！

如果你出剑时，能抖起一朵剑芒，一团像是萤火般的剑芒，便是你有很大的本事了，你便可能自称是剑客。你如能抖得那么大的光团，你岂不是个剑仙了？

剑神大吼一声，他的身子向后退，尽可能快地后退！

一直退，退得再也找不到原来的位置！

艳剑一飞剑出，她想出剑一撒手，忽地觉出，那双剑在手里，仍是沉甸甸的。

她忽地知道了一点：她不能让那两柄剑飞出，两剑不能飞出去夺取人头！

可那是千百年的传说啊，那是武林人都是深信不疑的传说啊。

艳剑大吼道：“我杀死你，就是不能飞剑，我也得杀死你！”

她的剑直夺那剑神。

剑神如今也醒悟了，双剑一合，只是光团极大，抖一团紫色的光芒，如剑芒，但更胜剑芒！

他大笑，说道：“你受骗了，你受骗了！你的妹妹也骗你，她怎么不拿两剑来杀我？她恨我入骨，她想让你死，她想让你死在我的手下。”

他抖起手腕来，他的胸有些痛，他刚才被那剑芒刺伤了。只是可惜，那艳剑看也看不出来。

他冲上去，叭一击，正打在艳剑的手腕上！

叭，一声响。那剑刺在一块石块上，卟地没入！

剑神说道：“好剑，只是好剑，利剑！”

他再抓住艳剑的手，夺下那一柄莫邪，说道：“这是我的剑，怎么到了你手？你是我的夫人，叫你得干将，叫你的妹妹得莫邪，你看好不好？”

他再几下，便把一个艳剑身上的十几道大穴点中，让她一动也不能动。

他拿起了那两柄剑，抱着艳剑，如飞而去。

郭斩已是用了两个时辰的气力了，他冲开了他的穴道。

他拿剑便走。

他知道，艳剑一定是与那个剑神去斗了。

他得去找那个剑神，他凶神恶煞的模样，竟使得刚刚进屋的妖剑大吃一惊。

妖剑说道：“怎么了，你慌慌张张？”

郭斩说道：“艳剑不见了。”

妖剑大惊，他说道：“她去了哪里？”

郭斩说道：“都是你，弄什么两剑飞夺人头，她拿了两柄剑、去了剑神那里。”

妖剑颓然坐地，他说道：“是么，我只是来告诉你，我想通了一个道理，我想明白了，如果那两剑能飞夺人头，当初干将就不必逃走了，他只用那两剑一飞，岂不是就杀了楚王？”

说得有理，只是.....只是艳剑去了，她是不是落在了剑神的手里？

妖剑与郭斩走到了洛阳城里的剑神家。

在院内，他们等了许久，他们等来了那个剑神。

他仍是那个老人，那个很有些矮小的老人。

他看着妖剑，说道：“我记着你说过，如果我让你走，我会再叫你回来，我不叫你回来，你怎么回来了？”

妖剑说道：“为了朋友，”

郭斩叫道：“逍遥子，你把艳妹弄到哪里去了？你叫她出来！”

逍遥子笑笑，说道：“你弄错了，我这里只有一个人，你认得的，她叫迟美，不叫迟艳。你要找她么？”

郭斩说道：“你刚刚与迟艳动手，你把她弄到哪里去了？”

老人哈哈狂笑，直笑得他两人心惊。

他说道：“你说的那个女人啊，她死了，我只出了几招，她便死了，在郊外凤塔后坡上，那里有一丘小小的坟墓，那里面躺着的就是她。”

郭斩大吼，他要与老贼拚了！

妖剑扯住了他，妖剑说道：“我们去看看，看一看艳姑娘，再作道理。”



郭斩怒吼道：“我要杀他，我要杀死他！”

妖剑一扯扯不住，他再怒叫道：“不用逍遥子出手，我便可以杀了你，你这时只是一个疯子，不是一个剑客。”

郭斩跌跌撞撞与妖剑走了，他们去找那塔楼后的那一丘坟墓。

果然有一丘坟，郭斩便趴在那坟上哭。

他哭得天昏地暗，他叫道：“艳妹，艳妹，你死得好冤，你死得好冤！”

他爬在那坟上，看着那坟。

妖剑说道：“我们打开坟看看。”

郭斩说道：“不看了，我不愿意看。”

他怕，怕看到艳剑的尸体也像那肖玉一般，那么凄惨，那么骇人。

妖剑忽地叫道：“不对，不对，你看看。”

郭斩看看，也看不出什么来。

妖剑说道：“这坟不对，像是一丘假坟。”

两人忙挖坟，一直挖到了底。

没有尸体，妖剑说道：“我想起来了，那剑魔说他要夺得艳姑娘与美姑娘，他是一个恶魔，他一定把艳姑娘带走了。”

郭斩的心冰凉，他握着嵩阳铁剑，说道：“我要再去闯那恶魔的家！”

## 第五十二章 愿效鸳鸯比翼飞

美剑看到了那个老人，他很威严地站在那里，看着她。

他用这种威逼的目光看她，她如被剥光了身子，全身都不舒服。

她喃喃说道：“怎么了？”

老人说道：“你的莫邪宝剑呢？”

她看着老人，明白了，她忽地扑上去，抓住那老人的衣领，揪扯着他，叫道：“你把她怎么了？你把她怎么了？”

老人怒道：“放开！”

她叫道：“我不放，我不放！”

她就是不放，一个女人又是娇又是泼，老人又能奈何她？

老人说道：“我问你，你的宝剑呢？”

他一甩，便把这女人甩开了。

她忽地哭起来。

老人冷冷道：“如果那两柄宝剑能飞取人头，你是不是得了便宜？”

她怒道：“便宜个狗屁、你的妻子是不是我？你死了。是不是得我给你披麻戴孝？你死了，一蹬腿便完了，我还得受苦，我得去找那个仇人。她还是我的妹妹，我怎么杀她，你说我怎么杀她？”

她哭了。

他说道：“她没杀死我，你是不是不高兴啊？”

她叹了一口气，说道：“如果不是她深爱着肖玉，她决不会拿两柄剑去杀你的。”

“为什么？”

她叹了一口气，她叹气的样子很好看，让老人也心动。

她说：“她以为她能报得了玉哥的仇，她以为那传说是可靠的。”

老人哈哈大笑：“你也以为传说是可靠的么？”

她冷冷道：“我要是以为传说是可靠的，我会自己去杀你，我会自己成为天下第一剑客，我会杀了你，我既报了玉哥的仇，我也免得我自己的丈夫给人家杀，这法儿是不

是最好？”

老人的眼光忽地柔和下来，他说道：“好，我知道你的心思了。你说得不错，你没说谎。”

他拿出了那柄宝剑，看着那剑，忽地说道：“干将也在，莫邪也在，你能不能让干将莫邪尽归我一人？”

美剑叹气，说道：“你能得一个人，已是不错了，何必要占尽天下美色？”

老人说道：“我一生只有一个梦，就是左搂着一个美人，右搂着一个美人，如果这两个美人都是一模一样的人，我有多幸运？”

美剑幽幽道：“我不知道她.....她不愿意与一个老人在一起.....”

老人忽地气馁，有人说，自古以来，英雄多在美人前折腰，是因为英雄暮年，实是对美人不能再垂顾，多了几分委屈，美人便折磨英雄了。

这话实在是几分道理。

这老人一听得艳剑不愿意与他在一起，便有些气馁。

他看着美剑说：“你能让她顺我，我便让你姐妹管理天下武林中事。”

美剑的眼睛发亮。

她喜欢权力，她因为喜欢权力，才与这老人结合。

如今要她的姐妹也顺了这老人，她能做得到么？

她走出了屋子，她来到了艳剑的住处。

几个婢女都在艳剑的身旁，在艳剑的身旁，放着珠宝玉器。

艳剑看也不看这些东西。

她如是能自尽，早已经不活了。

她看着美剑，忽地流出泪来。

她自想那美剑是她的另一半，只是她的另一半怎么这么坏？

艳剑喝道：“你出去，你出去！”

美剑冷冷道：“我怎么得罪了你？”

艳剑大声道：“你知道那剑不能飞，你……”

美剑笑了，她说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一心要报仇，要拿两柄剑，江湖中人梦寐以求的，就是这两柄剑，你拿到了，我帮你拿到了。你知不知玉哥的尸体是我带回去的？我带着玉哥回去，把他交与那两个丫头，她们才能葬了玉哥，不然玉哥的尸体只能喂鹰。”

艳剑不能说，她不知如何对这个狠心的妹妹说话。

美剑说道：“自古来，只有一句话最准，那就是胜者王侯败者贼，你与那个郭斩在一起，你们不出来，只是平心静气，也不想报什么仇，你们便能好好过日子了，你出来做什么？凭你的本事，连我都胜不过，你怎么能胜得了剑神？你还不带那个郭斩出来，如是你们两个出来，也许你有一线希望。你是不是不想让他在这一战里死？”

艳剑忽地流泪，她低声说道：“他为什么要死，他与剑神有什么仇？”

美剑说道：“你对他也算是好的了。你时常说我，怨我嫁与一个老头儿，但我也算得明白了，我才嫁他。你呢？嫁一个男人，你不是嫁与他，你对他没一点儿情意，只是与他在庙里苟合了一回！”

叭！

艳剑打了她一个耳光！

她笑了，笑得很苦，她说道：“你打啊，那个老家伙也想打我，你也想打我？打啊，我不怕，你打好了，我是江湖上的神剑美女，你知道不知道，江湖上最有名声的是谁？是神剑美女，虽说是剑神是天下第一，但神剑美女的名头更响！”

艳剑看她，她像是一个疯子，一个热衷权势的疯子！

她说道：“剑神喜欢你，你愿意不愿意嫁与他。如果你嫁与他，我们姐妹便可以

两个办法了。”

艳剑叫道：“我不愿意，你有什么办法，我不听！”

美剑出手点了她的穴道，说道：“我再说话时，你一定得听，你要不听，你还是一个蠢货！”

她威严地说道：“你们都出去，我说的话，你们谁要敢偷听一句，我便杀了你们！”

只剩下了她与艳剑。

她说道：“我们是女人，女人的本钱就是身子，我们用我们的身子，去喂这个老人。从前女人只用这一种方法报仇，可这种方法很有效。”

艳剑闭眼，她不愿意听。

美剑说道：“我要用色杀他，只有一种方法能杀得了他，那就是色。你用色，用你自己的身体作一把刀，去刮他的骨，让他慢慢死在你的快乐里，让他死在你的欢笑里。”

艳剑看她，像是不认得她这个人。

她怎么竟能想出这种主意来？

美剑说道：“我告诉你，就是你的郭斩来了，他也不是老家伙的对手，他也只能死在老家伙的手中。”

艳剑一哆嗦，她不愿意让郭斩死，她一心在郭斩身上。

她慢慢说道：“他不会去杀死郭斩的。”

美剑冷冷道：“郭斩会来的，他会来找老人，他一来，便死定了。除非有一种方法，他才能不死。”

艳剑的声音近似于悄语：“用什么法儿？”

“仇恨。”

怎么用仇恨？

“你嫁与他，他是一个老人，郭斩恨他，必欲杀死他后快，可他总是杀不死那个老

人，他就总可以活下去。我可以让那个老人保证，不杀死郭斩。”

“这.....怎么可能？”

美剑冷冷道：“一切事都可能，只要你做。我告诉他，你答应嫁与他，但那条件是，他不出手伤害郭斩。而且他得再在郭斩的脸上画一只猪，一只很可爱的猪。”

艳剑差不多知道美剑的计了，她知道那样、郭斩必是不会死，他一心要夺回他的妻子，他一心要报他脸上画猪之仇，他会活下去，一直到杀死那个老人。

可是.....她们最后能杀死那个老人么？

美剑说话声如梦呓：“如果我们最后杀不死他，我们只好杀死我们自己。你得知道，那是一个老人，他的身子没有一点儿男人的魅力，只是一个魔鬼.....”

美剑站在了老人的面前。

她看着老人。

老人也看着她。

他们现在渐渐地知道了，他们的心计差不多，是半斤八两。

常常两人相对，只是不言，便尽知对方心事。

她问：“你怎么不问我？”

老人说：“我不必问，你会一句一句地告诉她，如何才能杀得了我，一直说到她相信了，你才会成功。”

她说道：“我有时在想，像你这样聪明的人，还有那样好的本事，是不是一生总也不会败？”

老人说道：“一般说来，有美人说你好，再对你灌上几句美言，一个老人便会忘了东西南北。可我不会，我知道你一心图我。”

美剑说道：“为什么不杀了我？”

老人沉默了，忽地可怜巴巴地说：“你以为我能一直得美人青睐么？就不是你，来

了一个平常的女人，她也是对付我。既然都是对付，我何不找一个既聪明又漂亮的人对付我？既是对付，我何不找两个一模一样、既聪明又漂亮的美人来对付我？”

他突地哈哈大笑。

老人站在了那艳剑面前。

他用色迷迷的眼光看着艳剑。对这个女人的身子，他很熟悉，但又很陌生。熟悉来自她的“另一半”，陌生是因为她只是她自己。

他说道：“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那也没有什么，你一样也不曾喜欢那个郭斩。他跟我一样，也是一个可怜虫。”

艳剑说道：“他跟你不一样，他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而你只是一只野兽，一个饿狼。”

老人一叹，说道：“如果人在三十岁的年纪，还是爱惜羽毛的年纪，人家要说你不好，你会拔剑相向。但到了我这年纪，你便知道，人没那么认真了。不必那么在意人家对你说的话，不必在意那些徒有其表的东西。对别人说你的废话，全当你又聋又哑，没听见好了。”

艳剑说道：“我告诉妹妹，你得听我的，不伤害郭斩，你能做到么？”

美剑说道：“就是他杀死了你，你也不伤害他，行不行？”

老人忽地仰头大笑，说道：“他怎么伤害我？他用什么法儿能杀死我？”

他哈哈大笑。

艳剑说道：“我嫁与你，就是一心图你，我要杀死你。”

老人笑笑，说道：“随便。”

他不在乎艳剑，他不在乎天下七剑里排名第五的艳剑美剑。

他大声说道：“从前看曹操做那一篇文章，叫做《铜雀台赋》，一心揽美人在台上。我以为人是在讥评曹操，谁知道到了老时，真个有揽美人居高台，再不理世事之感啊。”

他再大笑。

两个美人不笑，她们从此要在这老人的身旁，也许天天要陪他玩乐。

但她们的心里是不是总是暗藏杀机，一心杀死他？

郭斩与妖剑在喝酒，郭斩决定，他要去找那个老人，与他决一死战。

妖剑叹一口气，说道：“不必了，如果我想得不错，他明天会来找你。”

郭斩一愣：“他找我做什么？”

妖剑不说。

郭斩扯着他的身子，晃他，问道：“他会做什么？”

妖剑起身了，他站在前面，让郭斩看不到他的脸，他说：“他会来找你，他要娶艳剑，告诉你她愿意了，但他决意不伤害你。他与你再比一次剑，他会与你周旋一次，但不会用尽全力，他会在你的脸上画一只猪……”

郭斩的手里，那一只杯子碎了，他叫道：“你胡说，你胡说！”

妖剑说道：“我不是胡说，这些都是艳剑的主意，她不要你去送死，她宁可去受辱，也不愿让你去送死。”

郭斩哭道：“我宁可死。”

妖剑说道：“你死不了，你如是死了，艳剑便会先你而死。”

郭斩说道：“再无办法了么？她只能嫁与那个恶魔么？”

妖剑说道：“自古强番，只能和亲，她们用的，也算是一计啊。”

郭斩大吼道：“狗屁计，什么狗屁计，这也算是一计么？”

他恨恨地捶桌子，桌子哗一声倒了，倒成一地碎片儿。



## 第五十三章 画猪

郭斩的步子很沉重。

妖剑刚刚说完了那几句话，他便接到了一个人送来的帖子。

帖子自然是那个剑神派人送来的。

文字如下：

“欣闻嵩阳铁剑有意与我一决，心里大快。但有一事在喉，却是不吐不快。当初艳姑娘有意于老朽，想不到在破庙居然被嵩阳捷足先登。虽说是艳姑娘心思仁慈，但也不能不说是郭嵩阳小人心肠。当初既是有破解两广十三骑的蛊毒法儿，说一即可，断臂已矣，何必再出一计，告知洁贞女儿，如何破身解毒？毒虽解矣，但郭高阳君子之行，谁复信之？

我欲再娶艳姝，美人归我，郎君快快。不如你我决战在凤塔原处，艳姑娘敢来，郭嵩阳不敢么？如是能来，当在君脸上画一只猪，以惩恶心，只搏一笑耳！

逍遥子具”

郭斩说道：“你说得对，他是一心要羞辱我，我要与他决一死战。”

妖剑说道：“要不要我去？”

郭斩大怒道：“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去，我非要与他决一死战，他只在我的脸上画一只猪，就完了么？”

天已到了午时，郭斩背着他的嵩阳铁剑，大步流星，来到了那凤塔旁。

他看到了逍遥子，也看到了那个美剑。

他知道，美剑与艳剑的最大区别在于，美剑总是四顾昂然，得意神色，溢于言表。

而艳剑却不像她，她总是低着头，很羞涩地对着人笑。

美剑毒，艳剑善；美剑邪，艳剑仁。

郭斩大声道：“逍遥子，你个混蛋，你把艳妹弄到哪里去了？”

逍遥子冷冷道：“我答应过一个人，不与你为难，如不是我答应过她，我只凭你骂我一句，便会把你碎尸万段！”

郭斩大叫道：“你个恶人，你把艳妹弄到哪去了，快说！”

逍遥子笑一笑，说道：“你有什么话，让美剑跟你说好了。”

郭斩不便骂美剑，就是她，给了艳剑一柄莫邪，让她再去寻那一柄干将，以为能飞剑夺人首级，谁知道却是败绩被擒？

他说道：“艳妹在哪里？”

美剑说道：“她不愿意再见到你。”

郭斩怒声道：“不会，她绝不会不愿意再见我，她不会，她一心要跟我去过平静日子，她说过，过了这一段，她会与我一起，去过那种再也没有打打杀杀的平静日子，我去做生意，她就陪我……”

郭斩一个铁汉，说着竟流下泪来。

夺妻之恨，谁个不痛？

逍遥子看着郭斩，冷冷一笑，说道：“像你这种人，能有人陪你么？你只能害人家女儿身，你能有什么作为？”

如果是别人说嵩阳铁剑，他必是得做剑下游魂，可说他是逍遥子，是剑神逍遥子，他能奈何？

郭斩大骂道：“逍遥子，你恶事作尽，你早晚必死我手！”

逍遥子说道：“我年近六十，你要杀我，可早一点儿，别到时我死了，你再来鞭尸，做那种事后能人，有什么用？”

郭斩大恨，心道：妖剑说他一心图霸艳妹，可能是实，我如何杀了他，才能消我仇恨！

他唰地掣下铁剑，叫道：“逍遥子，我与你一决生死！”

逍遥子说道：“我与你的信里说得明白，你再也没了妻子，我再也不会杀你，我与你之间，只是如此。”

逍遥子掣出剑来，说道：“郭斩，看在你妻子的份上，我只在你的脸上画一只猪，我与你的恩怨便算了帐。”

郭斩心头恨恨，他心道：我一柄嵩阳铁剑，执我手上，竟能让你画一只猪在脸上，我一生的威名还有么？莫不如我与你拚死，拼个鱼死网破，才算罢休！

他怒吼一声，铁剑横劈！

逍遥子挡了他一剑，叫道：“好剑！”

要知道逍遥子与所有的人动手，都不曾叫出一声好剑来。

这一声好，叫得美剑脸上也笑盈盈。

她说道：“能得剑神一赞，此生不虚了！”

郭斩怒声道：“他算个什么东西？我不杀此贼，誓不为人！”

逍遥子说道：“人要动手，切忌血往上涌，头涌血则怒甚，怒甚则行无思，无思则乱。一乱，至多只是一个剑客了。你如能不乱，血不涌头，便可做一个剑魔，无心无欲，便是魔了。你这种人，像是那个疯剑黎阳，做一个剑魔总是有余的。你与他还有不同，你能做到剑仙，只看你个人的造化了。”

他罗罗嗦嗦，一直与那郭斩说剑。郭斩哪里肯听他，只是一剑一剑，横扫直冲，使出铁剑的七十式剑法，大开大阖，竟无一点空闲。

一剑再逼一剑，直扫、剔、挑、刺、拨、击、挡、砍、削，一连七十二式，都是一步步使出。

逍遥子眉飞色舞，他大叫道：“好，我与人练剑，都不能畅怀，只是与你动手，最是畅快。好，好，好畅快！”

逍遥子竟是打得眉飞色舞，让郭斩更是气恨，他心道：我一连出了七十二式，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只是挡我剑，接我剑，并不曾出剑击我。看来我与他相差太远了。

郭斩怒吼一声，那剑飞出，直刺那逍遥子！

这是七十二式里的最后一式“同归于尽”！

逍遥子大笑，说道：“嵩阳铁剑的本事，确是让我大开眼界，我如不得窥全豹，再哪里去看嵩阳铁剑剑法？”

他再接一剑，说道：“我答应了我的新夫人，只画你脸上一只猪，你小心些了！”

郭斩气极了，他恨道：我是天下第二剑，我能杀得天下剑客，我不能让你在我脸上画猪，你在我脸上画得了猪，岂不是把我嵩阳铁剑的百年威名都毁了？

他小心防备，只是把剑提出，慢慢守势出来，不让他靠近。

逍遥子说道：“你有剑气，也有剑意，但没有剑神。像昔时张旭写书，草意在心？在神，方才能得神品。不然像你，只知道意，不会其神，怎么能成圣？”

他唰地一剑刺出，叫道：“看仔细了！”

他一剑刺出，郭斩看那一剑平平，竟是无什么妙式变化，但看剑到了胸前，忽地像弱女出闺，心神不定，像是游蛇出水，不知所终。

那剑变了，像蛟龙出水，像巨象冲川，雷霆一击，直刺胸前！

郭斩变出三式，直挑那剑！

剑再没了，看看直奔了郭斩的下部！

郭斩大惊，被他挑断了脚筋，非同小可！

他再挑下剑，忽地看到了那剑尖竟是再挑上来，在他的面部划了几下。

郭斩大惊，才想起来他说过，要在他的脸上画一只猪。

他再逼向那逍遥子，这一剑不守反攻！

逍遥子大声赞道：“好剑，你是我第一个不能一笔画竟一只猪的剑客！”

郭斩心道：“他划了我的脸了，他划了我的脸了！”

看看血也流出，竟是只沁出几滴，原来那逍遥子剑快，虽是直划了血痕，竟很少出血。

郭斩大叫：“我杀了你！”

他扑向逍遥子！

逍遥子的剑再复挑出！

他此时已是再也不顾别处了，只是想着他的脸不能再让那逍遥子画猪，如是给他画出一只猪，他嵩阳铁剑再哪里有什么名声？

他喝道：“看剑！”

其势如虹！

剑气摧人，直逼那人而去！

唰——，那老人回了一剑，这一剑挑开了郭斩的胸前。

他整个胸都露在那老人的剑下！

他大吃一惊，心道：我命休矣！

但只是听得咝咝声响，那剑在他的脸上再复画了几画。

老人退出去了，他再也不出剑了。

郭斩站住了，他低下了头，连他自己也知道，如是那老人不想在他的脸上画猪，他如今已是一个死人了。

他此时心如死灰。

他还活着做什么？他是嵩阳铁剑的传人，但他给嵩阳铁剑丢了脸！

他想自尽。

这时，他看到了那个老人的脸。

那人是一个神，他一拿起剑来，他就是神。

他说：“你的剑要练到杀死我，并不难，只是你太怒火冲冲，没了理智，你的嵩阳铁剑如是一上来便采守势，能支撑三五十招，也不会落败。”

郭斩心道：我只是三五十招不落败，便行了么？我要杀死他，我一心要杀死他，只是不落败有什么用？

老人的声音很柔和，他说道：“我从来没有看到像你这样的英雄，你算是一个英雄，我在你的脸上只是画了浅浅的一道，在三个月后，可以脸上平复如初，再也看不见那一只猪。这不是因为那个女人，是因为你自己的剑，我敬佩你的剑。”

老人走了，他拿着他的剑走了。

郭斩的心十分难受，他看着那凤塔，凤塔不高，也很丑陋，他的嵩阳铁剑是不是像那一个凤塔那么丑陋，从前自己看着还是满不错的，但一遇到了高手，便不堪一击？

美剑看着他，说道：“只有能杀得了他，你才能解救出来艳妹。你愿意救她么？”

郭斩不知道他能不能救出艳妹来，他只是呆呆看着那凤塔。

美剑说道：“她会天天等你，她等着你带她去做生意。如果你能救出来她，她到时死也愿意死在你的面前，只要你救出她来。”

美剑也走了，她走时的步态很是轻盈。

她知道，她把那仇恨的种子播在了郭斩心底，到时那种子一定会发芽，长大的。

风吹着凤塔，远处，有一个人站在那里看，他站得很久了。

一直站着，他像是郭斩一样，郭斩每一剑，他都像是自己出手。

他熟悉郭斩的每一剑，他忽而赞叹，忽而失意，忽而有些迷惘。

他的剑拿在手里，他的眼睛盯着那两个人，他的眼神太专注了，一直在注目着那两个人。

如果那两个人都受了伤多好，他可以直冲出去，把他们全杀死。

如果他们死一个，那样也好，至少他们中再也没有一个天下第一剑或是天下第二剑

了。

郭斩败了，他看看郭斩，看着那远去的老人，汗水淋淋他像是大病了一场。

他忽地狂叫道：“我杀不死他，我杀不死他，我不是他的对手，我不是他的对手啊！”

他唰唰几剑，把身旁的树木都是砍倒。

他像是一个疯子，狂砍乱劈，一直到他手里的剑也丢到了地上，他复再跪起，跪在地上，说道：“有他在，我做不了天下第一剑，我做不了啊！”

他是妖剑，他有时是妖剑黑灰白，有时是放鹤老人。

老人等着，他等着那个美剑。

像他这种人，只能等一种人，那就是他喜欢的美人。

他意兴萧索，是不是没人能胜得了他，他也不甚快乐？

他看着那个美人慢慢走来了，忽地想道：我唯一不曾在脸上画猪的人，便是这两个女人了，我不在她们的脸上画猪，是不是一个老糊涂的做法？有朝一日，她们会不会在我的脸上画一只猪？

美剑仍在笑着，她说道：“从今后，更有几个人一心想杀死你了，你得小心些！”

老人笑笑，说道：“一心想杀死我的人，有没有你？”

美剑一愣，她说道：“我也有时想，如果我能把你的咽喉刺穿，看一看那血是黑的还是红的？可我没试过，你说，我这一辈子能不能有机会？”

老人叹气，说道：“怕你没机会了，你再也没机会杀死我了。要我死，我看只有一个机会，就是你们两个女人把我累死、风流快乐，能蚀人骨啊。”

他哈哈大笑。

一柄剑夹在他腋下，像是一根烧火的棍子！

## 第五十四章 娶妾

洛阳城内好生热闹，凡是天下黑道的人物都是来了，车喧马嘶，人吵嚷，使得洛阳城大是热闹。洛阳城内客店暴满，都住的是拿枪持剑的武林豪客，一个个说话也大声豪气，手里的银子大把大把扔，走路时也是横直着走，不把别人看在眼里。

人都是奔洛阳城内的剑神来的，因为他要在六十岁生辰时娶亲，一庆生日，二娶娇娘，剑神办此两件大事，黑道的人物谁不来奉承？能得亲近剑神，正是天大喜事。

剑神掌天下武林黑道事，如今他做寿且娶亲，来奉承的人真是趋之若鹜。

听说有一件大事要说，是说剑神想把天下黑道的事务都交与那个美剑管理，从此再不管江湖事儿，一心与娇妻共享天伦。

到了五月初五这一日，那些来祝寿的人便都缕缕行行到了剑院。

说是剑院，其实是层楼叠翠的一座园宅，从前是一个武林大豪的，当剑神对他说一句：“这园子真好”时，那人便一夜也没睡好，第二天便收拾家小搬出去了，把这园子送与了剑神。

剑神待他不薄，竟赠他金银，要他另购一座园子。

剑神只改了园子里的第一道门上的牌匾，改那“怡园”两字为“剑园”。

从此剑园便名闻天下。

所有的贺客都坐下了，足足有七八百人之多。桌子从园内摆到花厅，再由花厅摆到后园，前面是一直摆到了大厅。凡是尊贵些的客人，便在厅里，有的不大有名，便在那花厅或是后园里就座。众人礼揖，生张熟魏，一套礼俗，一片酬酢之声。

就见到那老人笑盈盈走出来，他的身旁，左边一个美女，一身尽红；右面一个美女，一身尽孝。

众人一愣，不明白底里的人就是吃惊，这两个人怎么长得一模一样？



知道底细的人心里一赞：果然好一朵姐妹花！

便见那美剑喜笑盈盈。那艳剑愁眉紧蹙，两人性情分明，不甚一样。

老人笑揖道：“老人今日贱辰，得众位兄弟来贺，甚是荣幸，再加上与艳姑娘、美姑娘成亲，也算是老夫一生中的大事，尽在此一天了。”

贺客中站出来一个人，那人众人都认得，许多人都是知道，他是妖剑黑灰白，是老人的得力助手。

妖剑说道：“你说得对，再加上一件喜事，就是我再回来，为剑神的生日添一点儿喜意。”

老人掀髯大笑，说道：“好，好，妖剑先生来此，我更高兴。”

众人知道者，知道妖剑再一次来附。不知者，以为老人再添妖剑一个劲援，更是强大。

老人举手，说道：“我做江湖人，也做得久了，心里久不耐烦。如今我的妻子美剑，她愿意代我管理江湖一切事，我得专心再与美人安享晚年，岂不是一件大大乐事？我乐意把手下的所有事儿都交与美剑去管，在此的众位兄弟，都听我说明，就不再专发一束，说明此事了。”

众人都是拱手听命。

美剑笑盈盈道：“老爷子是剑神，自是不愿再理人世间的烟火，凡事都有我姐妹代理.....”

艳剑冷冷道：“我不会代理什么事儿的，我只能管着我自己。”

老人抚肩大笑，说道：“美人儿，你只管你自己更好。凡事让她去管，她争强好胜，总能管得好好的。”众人看她两人，一个喜不自胜，一个冷若冰霜，心下暗道：原来他的两个妻子还争风吃醋，不知道这对于今后黑道中人是祸是福？

当下心内忐忑，但也不好说什么，人人举杯，祝老爷子大吉大利，喜事顺遂。

老爷子平时是一口酒也不沾，这一回可是放怀大饮，看看醉了，众人还是多劝，一直劝到喝得看也看不到那酒杯了，方才罢休。

美剑说道：“我是老爷子的旧妻，我妹妹却是老爷子今日明媒娶来的，不能冷落了人啊。”

她扯着老爷子，把他送入洞房。在门口说道：“好好善待我妹妹，不然我饶不了你！”

美剑把房门关好，回头对那些门前的侍卫说道：“老爷子今夜好日子，他与妹妹再怎么闹腾，你们也不要管，自去喝酒便了。”

一个侍卫说道：“要是出了一点儿什么事儿，怎么办？”

美剑秀眉一蹙，叫道：“出了事儿，自有我！你能做得什么主？你没听到老爷子把大事小事都交与我办么？”

那侍卫一听，吓得急急行礼，说道：“如此有劳夫人了，我们自去喝酒。”

人都走了，那美剑笑笑，看着那门说道：“不知道你是不是缢索？如果你是，你便算有本事了。”

天很晚了，那老爷子一入了洞房，便头重脚轻，他扶着床，扶着墙，叫道：“美人儿，你叫艳剑，你叫做艳儿，对不对？”

她厉声喝道：“你休叫我艳儿，艳儿也是你叫的么？”

老人乐道：“不叫，不叫，你已是我的了，你叫什么也好，终是我的人。我叫你艳姑娘，行不行？”

艳剑心道：他叫我艳姑娘，像是去妓馆一叫，那叫法也好，省得我与他很亲热。

她冷冷道：“好，你就叫我艳姑娘好了。”

她心里悲苦，心道：玉哥，你与我本是一对，但你死在这老人手里，我早晚得替你报仇。郭大哥，你是我的丈夫，我不杀了他，怎么对得起你？听说他在你的脸上也画了一只猪，我要杀了他，把他剥了皮，让他成一只猪，成一只笨猪，那时再看鹿死谁手！

她这里一腔心思，都是算计如何杀人。

那老人却喝得烂醉，来到床前。

他摸着，叫道：“心肝，你就与我好好庆祝一番，古人的诗说得好，是良宵，莫空流，惹一腔春愁。你说是不是？”

他摸到了那女人身上。

一摸便是艳剑。

他摸她时，她的身子一阵子抖。

她说道：“别碰我！”

老人涎脸而笑：“别的尽可以答应你，只是别碰你，却是做不到了，不碰你，我怎么能与你成亲，不可，不可！”

他抓住了那艳剑。

两人跌在床上。

老人说道：“我一生得意，尽写在此时。你与我成亲，我便有了两个如意的美夫人，人生如此，再复说什么？”

他哈哈大笑。

他说：“你要穿白衣，我也依你，白色素色，你穿什么衣服都是好看。我看你也看不够，只恨那个贼子，他尽占了我的先，我要杀他，还不足消我恨。只是你让我饶了他，便饶了他好了。”

老人讷讷的说，竟说得那美人着恼，她恨恨道：一个老朽，竟想一心占我，还对郭大哥那么怨恨，我不杀他，誓不为人！

那老人伏在床上，一心与美人嬉戏，他过来一扑，想搂着美人。

但美人心里不愿，便一扑扑空。

男人想着此事，如是两次扑空，便无由生出许多的着恼。

他恨恨道：“我娶了你，总不是扑着玩的！”

他一抓，手法竟是极奇，一抓便抓准了那女人。一扯扯到老人面前，胡乱便亲。

艳剑的眼泪便下来了，她此时怎能免得这一场羞？

她挣扎着，但终不如老人气力大，就躺在那床上，再也挣不动了。

老人恣意玩弄，好久方罢，他乐道：“你与美剑也不同，你与她……”

叭！

他的脸上再挨了一个耳光。

女人喝道：“再休当我面儿提她！”

老人慢慢说道：“我想说的就是，你是一匹烈性马，她是一匹劣马，你两人都是老夫的坐骑，我怎么骑，都能自如。”

艳剑再哭。

老人累了，便入睡了。

此时已是入夜，艳剑心想，若在平时，我便是躺在郭大哥的怀里，睡得好生熟，那时是一点儿恶梦也不做。只怕今生再也没有那良宵美辰了。我不知道郭大哥在哪里？他有那么多的朋友，人人都愿意跟他交朋友，他做生意，人家情愿把钱送与他。他是一个好人，就是他那样子的坏人，我也不能一生跟他，真是命苦了。

她看着那老人。

此时睡着的老人正如那美剑所说，形像是无比的丑陋：脸上有着一点点儿的花斑，鼻子也有一些歪，他的嘴斜着，在吐吐吹气儿。他的牙露在外面，那是黄牙，很难看的。

不看还可，一看艳剑忍不住要吐。

她心道：和这种男人睡在一起，我不如死。

她慢慢起身，只想一死。

但忽地想到老人的话：如是她死了，那郭大哥眨眼间便得死在他手里。

她不能死。

可她与那老人间，必得死一个人。

让那老人死！

艳剑看着老人。

是他杀死了玉哥，如果不是他杀死了玉哥，她是不是在这世上还有一个亲人？

是他害了艳剑，如果不是他派十三骑去杀郭斩，郭斩念么会平白得了艳剑做他的妻子？

她也恨那一次，她不愿意有那一次，她愿意有与郭斩的明谋正娶，不愿意那一次在破庙里的苟合。

她恨死了这个老人，她怎么能做他的妻子？

她的眼睛亮了，他此对已醉，不杀他，更待何时？

艳剑起身，她去了那间后厅室，那是从前的暗室，是美剑去偷那一柄莫邪剑的地方。

这里有许多剑。

忽地，她看到一柄剑。

断剑！

这不是玉哥的剑么？

从前得人说，这一柄剑是玉哥在街头上遇见了无赖，无赖要玉哥从他胯下钻过，玉哥不得已，方才一钻的。后来那无赖便夺了玉哥的剑。

天下能忍之人，唯有玉哥！

可他的剑怎么到了这里？

是不是那个无赖也是这老人派去的？

其实艳剑是多虑了，只是那个老人后来得知了肖玉的剑在一个无赖手里，他杀死了肖玉，自是得找到那一柄剑，那一柄能说明他曾杀死肖玉的断剑，他一定得找到。他下

了一个令。断剑便找到了。他把断剑放在这里，是告诉人，他杀死了断剑的主人。

艳剑提着断剑，她向天祝曰：“玉哥，你在天之灵帮我，我要杀了他，我要杀死这个老人，是他害了你，他也害我一生不得幸福！”

她提剑出来，慢慢到了屋内。

老人睡得很香，他的脸上有一种很满意的笑意，大概他知道他得了两个美女，又是天下无敌的第一剑，他便在梦里也春风得意了吧？

艳剑的剑拔出来了，她举起剑来，心里拿不定主意了。

老人睡得仍是像猪。

他一生在多少人的脸上画了猪？

她恨不得在他的脸上也画一只猪，她要让他亲自尝一尝被画上一只猪的滋味儿。

但她也知道，她也许只有这一次机会了，如果她杀不死老人，她会不会死在老人手里？

她说不准。

他是刺，还是砍？

艳剑举剑，忽地决定，她这一剑要连刺再砍，先刺后砍，把老人的身体砍得七零八碎，弄得稀巴烂，方合她心意。

艳剑一刺！

这一刺，用的是她的十分力道！

唰——，剑如游蛇，一击便中！

剑已经刺中了那个老人，但那一柄利剑怎么竟刺不入他的身体？

老人仍在睡着，他的胸前坚硬逾铁，她的一柄断剑竟是直刺也刺不入去。

她急了，抬剑再砍！

这一下是砍他的脖颈！

## 第五十五章 黄肆之死

黄肆坐在酒楼上，他在等着一个人。

他的心很焦急，如果他见到了这个人，他会发火的。

他心里有许多的话要问她。

街头上，人皆在注目，看着街口。

街口上来了一个人，那人走得摇摇晃晃，袅袅婷婷，一直到了这小小酒店。

黄肆坐在小酒店里等她，便是要不惹人注目，一看她竟是大摇大摆，生恐人家不知道她是美剑，不由得心下更是恼怒。

她慢慢到了楼上。

他冷冷道：“你何必那么招摇？”

她笑得咯咯响，她说道：“女人么，女人与男人就是不一样，你知道不知道？我想你是尝过女人滋味儿的，是不是？”

黄肆想与她气恼，但被她轻轻一笑，竟是再也无由生气，他瞪眼看着她，不再吐声。

她悄声说道：“我如有机会，再与你好好欢聚一回，好不好？那时我向你陪礼，让你好好快乐。”

黄肆长叹一声，说道：“你做了天下黑道的总管，荣宠无比，我怎么能再与你欢聚？”

美剑笑笑，她说道：“原来你是不相信我？”

她低声说道：“他杀死了我的玉哥，我一生与他，算是有不解的怨仇，我怎么能与他同心？”

黄肆道：“再替他做事下去，天下已全是他的了，还谈什么不同心？”

美剑笑笑。说道：“你的心意我明白，只是我得慢慢来。”

黄肆忽地怒火大发：“你慢慢来，你慢慢来，我何时见到你来过一次认真？你再慢慢来，不不光是你，连艳剑也成了，他的帮凶，我看你早早晚晚得做一个剑神第二！”

美剑忽地冷嘲道：“我做不做剑神第二，与你有什么关系？”

黄肆气道：“你与我有约，要杀他，得天下。”

美剑笑笑，悄声道：“我忽地改主意了，你看好不好？我看他老了，再过几年，他就再也不能过问江湖事了，还不是事事得听我的？那时我岂不是天下第一人了？你呢，可更麻烦了，我与你还得先杀了他。就算是杀了他，你还年轻，比起他来，年轻着呢，我何苦放着好好的老人不要，非要你一个年轻人？”

黄肆怒道：“好，好，我便与你决裂，再有见面时，你我便是一场拚争。”

美剑笑笑，说道：“是么？”

她笑着，那笑意让远处看他两人的都是艳羡。

美剑走了，只扔下了一个黄肆。

男人的欲望，时常是因为有了女人。

有了这个女人，黄肆的欲望才变得那么明显了。

可如今，美人没了，他还有什么欲望？

黄肆喝酒，他厉声叫道：“拿酒来，我今天要喝醉！”

美剑坐在院子里，老人在看着她。

她说：“我从来没发号施令过呢，看我今天发一下令，好用不好用？”

老人笑笑，只看着她。

她是一个聪明人，如果她不是一个女人，她会令老人睡不着觉的。

召集所有的人来了。

老人在一旁看着。



女人说道：“在凤楼上，有一个道长，他叫做黄肆，是武当派的人。你们知道不知道他？”

旁边一个老者施礼道：“夫人，那人是天下七剑里的人物，他叫武当剑黄肆，是天下第六剑，他的剑法是武当派里的第一。”

美剑的脸肃然，她冷冷道：“好，你知道就好，你们都去，一句话也不必分说，只是拿回他的尸首来，我要看一看他的首级。”

那些人领命而去。

只剩下了老人与美剑。

她娇声道：“你看我是不是能做一个君王？”

老人笑道：“能做，能做，只是我有一点儿不明白，你曾与那个人很密切，何苦又要杀他？”

美剑正色道：“你再说我时，你正经些，别像对青楼的女人说话那样，小心我刺死你！”

老人笑笑，再是不语。

人活到了他这个年纪，便知道了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说话了。

天已到午后了，看那酒楼里已是渐换了三五拨人，黄肆口中道：“人已去，情已尽，酒已馨，命已休，何时是了期？不如归去，归去！”

他摇摇晃晃，走出酒楼。

洛阳城街尽已斜。

他看哪里，都是斜的，再看，还是尽歪。

他大声笑，说道：“街也是斜的，人也是歪的，有什么图谋？都是一场空，都是一场空！”

人都看他，他也不顾，自顾自出了街，来到了洛阳城外。

他看着树林，心道：到了那一片树林，我便歇歇，那也好醒一醒我的酒。

他刚到了那树林，便看到林墩下坐着的两个大汉起来了，一个手里持着双环，一个手里拿着一柄青光剑，看那剑的模样，像是崆峒派的长剑。

黄肆忽地栽倒，说道：“我醉欲眠君且去！”

他躺下了。

正欲要睡，忽地那钢环铮地打来，一击向他的膝头！

黄肆大怒，一挣而起，叫道：“王八蛋，敢来打我？！”

那大汉道：“奉神剑美女之命，来取汝首级！”

黄肆大怒，叫道：“就凭你两人，想杀了我，妄想！”

一剑挥出，那手持青光剑的人一剑刺出，果然是崆峒派的剑法，一招“毓秀出山”竟使得有模有样。

他一剑刺出，那大汉的手中钢环叫声：“打！”

叭地便打过来！

两人齐出，直逼他左右！

黄肆大叫：“看剑！”

一柄长长的武当剑便刺出去！

这一剑颇是有力，直刺那使剑之人。两人中，黄肆最恨那崆峒派之人。

想当年崆峒派在掌门吴星雨的带领下，曾与四大门派作对，把武当派险些灭门，武当派从此与崆峒派再也不睦。

他一剑刺出，那人一闪，竟是不曾闪开，嘶一声，扯破了那人的衣衫！

那人大惊，叫道：“双环救我！”

那双环看他出手就是一剑，也知道厉害，一环打他的右手腕，一环便去击他左臂！

如是让他击中，黄肆也刺死了那个青光剑，但也折了他的手，他怎么能愿意？

他一退，再折回来，一剑再刺那青光剑！

那人恨声道：“我与你有怨有仇不成？！”

他也挺剑来迎黄肆。

看得亲切，那黄肆的剑忽地一折，回头一扫，一剑便把那个人的左臂扫断，一条手臂便丢落地上！

那人哇哇怪叫，再挺剑来刺，不等剑到，人便昏倒。

这使双环的也是大大震惊，他喝一声：“黄肆，你死到临头了，还不省悟？！”

黄肆冷冷道：“那个泼妇一心杀我，可能是她心怀鬼胎！”

那人喝道：“不管怎么样，你死定了！”

双环再打来，那一环正扫在黄肆的臂上，打得他哎哟一声叫，他急急挺步，再一剑回刺，哇地暴飞血箭！

那双环直在他的脸上扫过，打得他脸上血肉模糊！

他大叫一声，身子疾退！

亏得这一退，那大汉的胸前着了他一剑，临死时，竟双环突飞，直飞怒射！

双环打在他胸前，打得他哇地大吐鲜血！

那两人死了，他挺直身子拔出剑来，再向前走。

既是那个狠毒妇人一心杀他，他必不能保命。

他向前去，再看那树林尽头，有三个人在那里站着，静静等他。

他冷哼一声，问道：“你是谁？”

那三个也不答话，一个说道：“神剑美女说了，只杀了他，对不对？”

另一个说道：“对，不用跟他废话！”

第三个人说道：“还问什么，杀了他就是！”

一条链子锤直射向他！

黄肆的身子很沉，他退出去七步！

那链子锤无功。。

一个人道：“神剑美女是不是太看重了他？像他这种样子，死人一个，还能有什么能为？”

另一个人道：“看椎！”

一道椎刺，直来挑他！

黄肆用剑一挑，觉得那椎很重，他叫道：“莫名椎？！”

那人大笑，说道：“好，好你认得莫名椎，你还不糊涂，你死在我手里，也不算冤！”

那人一椎不曾得手，反手再是一椎，死死缠着黄肆。

要是只有他一人一椎，黄肆哪里会把他看在眼里？他此时还得防着那个使链子锤的。

他远远丢锤，竟是直砸黄肆，一锤一锤都是直奔他的头颅！

再有第三人，忽地一纵，叭地击出他的连环竹鞭！

三人缠住了黄肆。

打上了几个回合，黄肆心道：我受了伤，脸伤也让我看物模糊，不能再与他们缠斗，我得走了。

他一纵，一连三剑，刺向那人！

那使链子锤的不料他会冲向自巴，乘收锤的当口，一拢锤子，再复一击。

那当口间，黄肆一纵，飞出他三人重围！

他飞奔极快！

再跑出去足有百丈，忽地想道：如是这么奔跑，不到一刻时，便会筋疲力尽，那时再遇上了人，怎么动手？

他慢下来，远远看到后面的三个人，紧跟着追来。

看来三人也不急，只是远远跟着，追他不舍。

前面就是大路了，看看大路上竟是无一个人。

他心道：要是有车有人，我便可逃走了。

只是看看，却无一人一车。

正路上坐着一个人，那人是一个老者，他笑着看黄肆，对着他一揖，说道：“老夫在这里等武当剑多时了。”

黄肆一见了他，顿时心惊。

这人是他的一个仇人，一个从前专门劫镖的大盗，他叫毒手亦成。

亦成大笑，说道：“我看先生也太过可怜，一个好好的武当剑，竟被人家赶得像是一只鸭子，你说难堪不难堪？”

黄肆一见了他，便知道今天难逃，他索性不逃了，笑道：“好，好，我以为今生看不到你了，原来还有一面之缘。我与你动手，就是下地狱，我也与你同去。”

两人虎视眈眈。

后面的三个人赶来了，他们站在周围，包围了黄肆。

黄肆也不想再逃了，他只是看着那亦成，他吼道：“看剑！”

一剑飞出，直刺那亦成！

此时他的剑中带怒，挟怒而出，便有了更大的力道，一刺向亦成，大力嘶嘶！

亦成大吼：“杀了他，管他什么正派名门？！”

那三个人一听得亦成叫喊，知是要他们齐上，三个人都亮出兵器，一齐对付黄肆。

黄肆心道：“我与那个淫妇一心，想得武林天下霸主地位，无异与虎谋皮了，我死不足惜，只是做错了此事，心里十分后悔！

他怒声连连，直在拚命！

四人见他拚命，也是小心，忽地一剑刺在那使链子锤的身上，他贪功了，再用力一

挺，立时把那人毙于剑下！

正此时，那亦成看出了好机会，他的毒爪正抓在黄肆的背上。

哗——，一扯撕碎他的衣服，在他的后背上撕出了五道血痕！

那个使链子锤的死了，他待得黄肆的剑一拔出，人便倒地。

可黄肆再也站不住了。

他看着那三个人。

他们怎么都影影幢幢了？

唰——，那人一抓，再抓在他的脸上，一拧，便的脸上便丢了肉！

那莫名椎一刺，竟是刺入他的体内，一扭，便再连肉扯出！

啊——，他一声怒吼，再挺剑而刺。

但他的剑再也没有准头了，一剑刺出，刺得空了。

叭！一鞭击在他的后背！

他哇地吐血，喷射血箭！

他再挺去身子，直扑向那亦成，他怒喝道：“亦成，纳命来！”

他的身子忽地挺住了，他的肚腹里插入了亦成的毒爪！

他的后背再击一鞭，这一鞭打得他吐出牙齿来！

那使莫名椎的一椎刺出，扑——，一声出来，那椎从他后背刺入，竟再从他的胸前透出！

他一阵子疼痛，再图挺剑，手也抬不起来了。后面那人喝道：“要死时快死，岂不是少受些罪？！”

那个亦成喝道：“黄肆，你死吧，再也没了什么天下第六剑了，武当剑再也没了！”

他想再挺起身来，但他身子软了，他垂身在地。

黄肆看到了他的死亡，他抬起了头，看着亦成，他慢慢说道：“淫……妇，……淫妇……”

我.....好恨.....”

他耷下头去，血滴在胸前地上。

## 第五十六章 宁可脸无肉

柳双与伊文翻到了中州，他一路上听到的，都是那剑神的传说。

看来剑神的赫赫威名，已是传遍了中州。

他对伊文静说道：“文静，你说，那个剑神是不是比从前的唐六老爷子还恶？”

伊文静说道：“听人说来，像是他这人比六老爷子更怪。从前六老爷子做事，总是怪怪的，可没有什么大气处。他这人说来，还是叫人敬佩，他一逢对手，总是说剑，说剑时那道理，叫人不得不服。他一生热衷于剑道，是一个高手。也不曾用过太多的阴谋诡计。”

柳双笑笑，心里知道伊文静说得有理。

两人正在歇息，忽地看到了一个人骑着快马，一直奔来！

到了这小店前，便下了马，进了店里，要了酒肉，便大吃大嚼起来。

那人看看四周，再低头喝酒。

伊文静说道：“公子，我看那人像是嵩阳铁剑郭斩。”

柳双点头，表明他也看清了。

忽地，门前有疾骤的马蹄声，便听得有人叫道：“郭大哥在这里了！”

便有十数人下了马，都肃立在门外，只有一个人走进来了。

他冲着郭斩一礼，说道：“大哥，我来了。”

郭斩不语，理也不理他。

那人在郭斩的桌旁坐下，说道：“小二，酒来，菜来！”

他放下一锭大银。

那银子足足有五十两，就是把这一家小店买下来，也是足够了。

小二忙侍候这位财神。

待得那小二摆满一桌子好菜，那大汉说道：“大哥，你吃！”

他自己也大饮大嚼。

可那郭斩只是吃他眼前的菜，不理那大汉。

那大汉买来的菜，他竟是一口也不吃。

待得郭斩吃完了，他起身要走，那大汉扯住了他。。

大汉说道：“大哥，你别走，待得兄弟说完了心里话，你再走不迟。”

郭斩气哼哼坐下，却还是不语。

那人道：“大哥，如今的世道，我不说，你也自知。那个剑神的手下，什么乌七八糟的人也有，昨日竟有一个叫做邬六的。来我山寨上收常例银子，说我山寨交月例银八百两。他这个王八蛋，我哪里不认得他？他在街上偷他自己的嫂子，被人几乎打死。我恨死了他，我们当场不合与他争吵，便动手了，打死了他。谁料得便得罪了那个神剑美女迟姑娘，她要令下人来烧山，怕我金凤寨早早晚晚都是一堆废墟了。”

郭斩说道：“你这些事，来找我，有什么用？”

那大汉眉一立，说道：“怎么没有用？天下七剑，大都是死的死，降的降，只有郭大哥在，你不服那个老贼，我们不找你，还去找谁？”

郭斩低头道：“你错了，我也败在了他的手下。”

那大汉越是激昂起来：“你败了，有什么了不得？你是天下第二剑，你还能与他抗拒，与他动手，我们与他，连动手也不要提，一见面便会完蛋。你要是不出手，我们还有什么指望？”



郭斩说道：“我与他动手了，我一招输了他，他的剑法，我远不是敌手，你看！”

郭斩竟一撕撕下了他的面颊上的那一块膏药。

他的脸上有一只猪，一只浅浅的小猪。

那大汉呆了。

从前听得人说，只有剑神手下的败将，他才会在你的脸上画一只猪，画一只毕肖毕现的小猪。那猪卷起来的尾巴卷儿越多，他画时的剑越是潇洒。

郭斩说道：“我与他在凤塔一战，我一心要打败他，可是，我败了，我的脸上从此有了一只猪。一只很小的猪。”

柳双看着，他的脸色大变。

从前的唐六老爷子一心害人，但他也是杀人，毒人，也不曾在人的脸上画一只小小的猪。

他污辱人，比杀人更可恶！

那大汉忽地叫道：“可恨，可恨！”

郭斩看他，看他气愤填膺的样子，忽地问他：“你看你自己的性命与你的名声，哪一个重要？”

大汉说道：“我看重我的名声，如果有谁说得出我金凤寨的不是来，我宁可丢了性命！”

郭斩说道：“好！”

他看着大汉，说道：“我去你金凤寨，如果他们来了，你一两银子也不交，你一个人也不投降，宁可一死，你能做么？”

大汉笑道：“郭大哥，你看轻了我金凤寨的汉子了，来啊！”。

门外的那些汉子进来了。

一排十六个汉子。

大汉说道：“金凤寨的人都在此，郭大哥你说话，要做什么便做什么！”

郭斩看着他们，忽地说道：“看到了我脸上的那一只猪”么？”

众人说道：“看到了。”

他们有些惊愕，他们不知道郭斩说那个做什么。

郭斩说道：“你们这些金凤寨的人，哪一个能砍去我脸上的这一只猪，我便跟你们走，且把金凤寨的事儿，当成我自己的事儿。”

那十几个大汉看看他，忽地有一个大汉拿出刀来。

那是一柄鬼头大刀，他拿到了郭斩眼前，突地猛一挥！

那刀如风砍落！

没砍中郭斩的脸，那一只猪仍在。

众大汉无语。

都看得出，他的心里有一点儿惧怕，便在一砍时手偏了，竟是无功。

这时，坐在郭斩对面的大汉忽地说道：“拿刀给我！”

他看着郭斩，说道：“郭大哥，不是我劝你，这一点儿东西没什么了不起，且依我看，浅也浅得很。只要过了十天半月的，便再也无影子了。你不必拿刀砍它！”

郭斩大声喝道：“你知道什么？这是那老东西给我的羞辱，我怎么能留着它？我一天也不能让它呆在脸上，我宁可脸无肉，也决不要这一只猪！”

他看着大汉，说道：“鬼刀连环续忠，你能不能下手？你要不行，看我的剑！”

那续忠看他一心要砍，不由得也心里壮起来，他心道：郭斩是一个汉子，我佩服他。我一刀下去，砍去了他脸上的猪，也砍出了我金凤寨的威风！

他挥刀，大喝一声：“看刀！”

唰——，一刀挥去！

刀劈如风！

只见那郭斩的脸上忽地一失，像是失去了一片肉。

那郭斩一摸脸上，大喜，说道：“好，续兄弟，我与你来结拜，结拜成兄弟！”

那个续忠不料得郭斩竟能如此爽快，他是大喜，说道：“郭大哥，有你这一句话，我们金凤寨就是老少全化成了灰，也与那个剑神一拚！”

郭斩大声叫道：“小二，拿来香烛，我与郭大哥一拜！”

那小二也看出他是一个财神，也不敢得罪，便飞也似地去拿了一束香火来。

他们两个当着店内的众人，就要结拜。

忽地有人大声一笑，说道：“要说结拜，我最愿意，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人，却没有我？”

两人失惊，一回头，便看到了一个笑盈盈姑娘、一个满面笑意的公子。

郭斩失声道：“柳双？”

柳双一揖，说道：“不错，正是柳双。”

那大汉有些失惊，他本来与郭斩能结拜成兄弟，已是喜出望外，怎么还能与从几年前名满天下的大侠柳双结成兄弟？

郭斩却不看顾柳双，他看着柳双，忽说道：“听说柳公子失意于妻子落海，已是失常，你如今还是那么天天想着女人么？”

柳双大笑，说道：“兄长差了，你要不想着女人，怎么能与那个剑神一决，你是想着那一个意中的女人，才一心与他斗到底的，是不是？”

郭斩恨声道：“你要是还在意哪一个女人，我便不与你结交。”

续忠看着他二人，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伊文静说道：“郭大哥，伊文静在此有礼了。”

郭斩看她，心里却是十分敬佩，天下女子，没有一个人能像伊文静对柳双那样。

他对着伊文静一礼，说道：“伊姑娘多礼了，郭斩有礼！”

伊文静说道：“据我所知，那个剑神之恶，甚于从前的唐门六老爷子，你们两人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郭斩说道：“我不是他的对手，但我也可与他一决，溅他一身血，让他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香。”

伊文静正要再说，柳双说道：“郭兄，我愿意与你一拜，结为生死兄弟，你愿意不愿意？”

郭斩看着他，正要拒绝，忽地那伊文静扯了一下郭斩的衣角，他心道：伊姑娘要我给他一个面子，我便给他一个面子好了。从前我妻子艳剑跟着他，睡在他的床上，只是为了要他再好些，不再一心想着妻子，疯疯颠颠，她宁可让他当自己是他的妻子唐明儿，也不说破。她的好心我也会学。

想到了艳剑，他的心里不禁一热，他不能让艳剑心里不好受，他得对柳双好些。

郭斩说道：“好，我们便三个结拜。”

三个叩头。

老大是郭斩，他说道：“三人中，我是大哥，我一生得帮兄弟渡难，如有违，我不得好死！”

柳双笑笑，也叩头，说道：“三人中，我是二弟，我一生再也不会糊涂，与兄弟同心，如有违，天共殛之！”

老三续忠心里好痛快，他心道：我续忠有什么本事，竟能得这两位兄长？我一生活着，也算是不虚了。

他叩头说道：“三人中，我是老三，兄长有难，我一定冲上，血洒尽也无悔。要是反悔，我遭天谴！”

三个起身来了，郭斩方才去包扎他的脸。

好在那续忠的一把刀也是风快，竟只是削去了薄薄的一层皮。

柳双说道：“大哥要去哪里？”

郭斩说道：“我先去金凤寨，我要好好练我的剑。”

柳双笑笑，说道：“三弟与大哥同去？”

那续忠得了两位兄长，心里好生高兴，他说道：“二哥，莫不如你与我们一齐去金凤寨，我们欢聚几时也好。”

柳双说道：“我不去了，我要去看看洛阳，听说洛阳城里很是热闹，是不是？我去看一看。”

他回头看着伊文静，说道：“我与妻子从前不曾到过热闹去处，这一回去洛阳，我好好陪她。”

郭斩心里一叹，心道：看来柳双不复再是从前的柳双，就是他再醒来，他也不能再有那一副侠义心肠了。

他说道：“二弟不愿意去金凤寨，我们便后会有期了。”

看着郭斩走了，伊文静看着他，忽地问道：“你为什么不劝劝他，你可以教他一套剑法。”

柳双一叹，说道：“你知道他为什么要续忠给他削下那一片肉来？”

伊文静说道：“他不愿意带着那一只猪。”

柳双说道：“他不愿意带着那一只猪，便是着相了。如是他大彻大悟，怕什么带在脸上的一只猪？肖玉有恨，脸上自己画一只猪，是着相了。。他的心里有仇，不能让脸上那一只猪留着，宁可脸无肉，也不要这一只猪。恨意太重，他也是着相了。他如此着相，怎么会用那一套‘无相剑法’？”

伊文静看着他，笑了，说道：“我以为你不舍得教他.....”

柳双涎脸笑，搂着她，吹气轻轻：“我只不舍得一个人，那就是你了.....”

他搂着伊文静，他们都不是少男少女了，但他们仍是爱得很热。

他再也没了任慈与唐明儿，但他得了一个爱他爱得极深的伊文静，他也很是幸福。他们要去洛阳，看看那一个剑神。

## 第五十七章 不死剑神

艳剑一心想杀死剑神。

当那一夜她拿起了那一柄断剑，全力刺向那个睡得正香的老人时，她忽地发觉，那老人看去松软的皮肤竟是刺不入去！

她全力一刺，竟也不能刺死那老人。

她再砍他的脖颈！

一砍，竟是像砍在石块上，当地一声，断剑也无功。

她呆呆地看起那把剑来。

是不是剑出了什么毛病？

忽地响起了那老人的声音：“你不用再看剑，就是你用那一柄莫邪也一样，你也杀不死我。”

她看着老人，像看着一个鬼魅，他说道：“你不知道，世上有一种功夫，是在海岛上的，那种功夫能生生不息，就是一天二十四个时辰，你也不必在意它。体内自有那种能力，你杀他哪儿，便在哪一处生出一种抗力来。你杀不死我。除非我自己想死，但我告诉你，我现在还不想死。”

艳剑丢下了剑，她呆呆看着那一个老人，他能不死，他是神仙么？他要是真正的神仙，岂不是所有恨他仇他的人都是只能呆呆看着？

她呜呜地哭起来。

老人来搂着她，说道：“你嫁与一个不死神仙，这是一件好事，你哭什么？”

艳剑哭够了，她再也不哭了。

她此时知道，这个老人比她想的更难杀。

美剑为什么要嫁与他，莫非美剑比自己更有主意，更知道怎么才能杀死那个老人？

有一天，面色阴沉的艳剑问了一句：“你看他怎么才能死？”

美剑笑了，她看着艳剑，说道：“你一定试了许多的法儿，是不是？”

艳剑不语。

她说不出。

美剑说道：“我一开始便知道他练的内功不同寻常，我看他夜里时常不睡，有时又是一睡不醒，我便觉得奇怪。有一天，我装作扑鹦鹉，一直扑到了他的身上。那时他是睡着的，但他不动，我也扑得自己很痛。”

艳剑知道那滋味儿。

她说：“莫非他真的是不死神仙？”

美剑冷冷道：“我怎么知道？我就知道一件事，我一与他玩乐，第二天他便有些累，说话、做事都是精神不如平时，我便知道如何对付他了。”

她悄声对着艳剑说道：“与他玩乐，让他忘了一切，忘了他的雄心壮志，忘了他想一心对付的武林中人，忘了他自己。最后他成了一具骷髅，那才好呢，”

艳剑忽地脸红了，她想到，也许美剑说的法儿，才是唯一的法儿？

她轻声说道“有谁能用这种法儿杀人？”

美剑冷笑：“世上用这种法儿杀人的太多了，多得人都不在意它了。你知道不知道？当年的西施、妲己都是杀人凶手，如果没有她们，那幽王能死么，西周能灭么？吴国能亡么？我看只有这一个法儿，是真正有效的法儿。”

艳剑还在想，她如果找到一个好法儿，她一定要治那个老人。

这一日，她在院里看到了妖剑黑灰白。

妖剑看着她，说道：“你.....”

妖剑无法说出话来，只是一双眼睛看着她。

她幽幽道：“我真的不明白你，你怎么又回来了？莫非这里真的是什么好地方？”

妖剑说道：“有你在，再不好的地方，我也得来。”

她看着妖剑，说道：“你死了心吧，你再也不会得到我了，我嫁与郭大哥，也不曾做个好妻子，如今又过着这一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我有什么活头？”

妖剑说道：“人都活得不易，只看你如何过。”

她咬牙道：“我与他在一起，只是天天算计如何杀死他。”

妖剑大惊，说道：“你那么对他，他会杀了你的。”

艳剑说道：“他杀了我倒好，只是他不能杀我.....”

妖剑想一想，说道：“你再对他起坏心思，他杀了你，你岂不是白死？”

艳剑冷笑，说道：“他当初夸下了海口，说他不在乎我杀他。我用什么法儿杀他，他都不会在意。”

妖剑看看她，说道：“你一心要报肖玉的仇？”

艳剑说道：“不错。”

妖剑说道：“我有一种药，叫做‘不毒’，是天下第一毒的毒药，人要吃下去，决无活命之理。你要是下了决心，我可以帮你。”

艳剑笑笑，说道：“就是他杀了我，我也要给他服药。”

晚上，老人再与艳剑快乐，他笑道：“小美人，你与你妹妹都是美人，我有何等的福气，竟能得你两人？一个是冷美人，一个是甜美人，我喜欢你多些，还是喜欢她多些？”

艳剑冷冷道：“你还是喜欢你自已多些。”



老人大笑，说道：“对，对，还是你看得对，我是喜欢自己多些，我对我自己很满意，没有这样一个好人，哪里能得你两个美人？”

艳剑说道：“我与你再喝一杯，然后再亲热，好不好？”

老人受宠若惊，他笑道：“好，好，只是你怎么改了主意，再也不想杀死我了？”

艳剑幽幽说道：“我听信了美剑的话，要杀死你，我只是在床上杀你，一直把你杀得骨蚀肉消，成了一具枯骨，我方才解恨！”

老人大笑，说道：“这反是一个好主意，从前的帝王都是死在那美人丛里的，快乐神仙，快乐神仙啊！”

艳剑拿来了酒，说道：“我从今要天天劝你喝酒，你喝得酒多，贪得欲多。酒色，酒色，你沉溺于酒色，一定会早死！”

她端起了杯，说道：“祝你早死！”

老人大笑，说道：“好，好别致的祝酒辞！”

这里艳剑正劝着那老人喝下了那一杯酒。

门外，那妖剑站在那里，他在等。

他的心里烧着火。

他等着杀那一个老人。他知道他不是那个老人的对手，但总有一天，他的剑会刺入那老人的身体内，他的盾不能刺穿，谁刺穿了他的盾，那人必死！

老人一定喝下了“不毒”，他此时该发作了吧？

但他还是要等一等，如果他自己死了，那岂不是更好？

夜更深了。

对面的窗了，有一个美丽的影子在看着他。

他是猎人，那个远远看着狩猎的人。

她是美剑。

她处理完了老人的事务，她在这里看着，她想看着老人与那个妖剑，还有她的亲妹妹间的生死厮杀。

她不必参与了，她只要处理好老人的事务就行。

不管最后剩下了谁，她都会有她自己的最好的办法。

如果最后活下来的是艳剑，她会把她送与郭斩，让她与郭斩团圆。

郭斩会不愿意，但他遇上的不是别人，他遇上的是美剑，美剑一说，他会愿意的。

如果剩下的是妖剑，她会有另两种方法，如果妖剑来了，愿意做她的下人，她会让他臣服在她的裙下。

如果妖剑不服，他早晚必是一具死尸！

她杀死黄肆的时候，也不费很多气力。

如果剩下的是那一个老人，他便会更相信她，他还会把所有的事儿都交与他的妻子，不光因为这是原来的条件，他也必须这样做。因为他看到了，只有美剑才能处理好这一切。

老人喝下了酒，他看着艳剑，灯下的美人更可爱，在老人的眼里，艳剑更比美剑美。

也许是老人看美人，越是冷艳的越美吧？

他叫着艳剑：“宝贝儿，快来，来杀死老夫！”

艳剑看着他，忽地那老人的眼睛红了，再变得紫了，最后变成了一团黑的。

艳剑是江湖人，但她从来不曾看过人的眼睛变成一团黑的，她吓得叫了起来！

老人喝道：“你给我喝了什么？”

艳剑心一凛，她大声叫道：“你喝下的是毒酒，你服下了‘不毒’。”

老人低下了头，他说道：“好，是‘不毒’，我知道了，你竟敢给我服下‘不毒’？我杀了你！”

他扼住了艳剑的脖子！

艳剑眼看要闷死了，她大声叫道：“你说过的.....你说过的，我可以想尽一切法儿杀死你！”

他松开了手，说道：“我没说你可以下毒。”

她说道：“想尽一切法儿，就是也可能给你下毒！”

老人说道：“好，算你说得对。”

他出手疾点艳剑的十道大穴！

他说道：“一刻钟内，如果有人来杀我，他真的能杀死我了。”

老人坐下，当着艳剑的面儿坐在她对面，他说道：“我叫你看看我的手段！”

他忽地沉气丹田，气凝之后，慢慢把那体内的毒都逼到了一处。

艳剑看他，看他的身体竟是变得黑了，不由得也是骇然，她心道：原来这毒是这般剧烈，如果是我，服下去是定死无疑了。他还能驱出那毒么？如果能，真是一个盖世奇才。

但她看着老人坐在那里，气游太虚，神走紫府，只是一会儿，便见他的体内的毒都逼到了丹田内。

艳剑心道：我此时要是不被他点中穴道，我冲上去，岂不是可以任意摆布这个老贼？只是我被他点中了穴道，失了这个机会。对了，我怎么不冲我的穴道？我怎么不冲开我的穴道？我一冲开我的穴道，他便没命了。

老人坐在那里，此时一心想着如何解毒。他一会儿把那些毒动至他的指内，卟一声，从指内便射出一股黑黑的毒水来！

那毒水喷溅出来，射向地上，地马上冒出一股黑烟！

老人再把那毒运至他的脚下，从脚心前看，那五根脚趾都是黑黑如墨。

再看他用手一指，那脚趾竟是也破了，流出一股黑黑的血来。

艳剑心道：原来听说柳不恭会一种‘解血止毒法’，不知道他这法儿是不是？

如果是，他便有救了。如果这不是，他岂不是白白折腾？

艳剑心里着急，但那剑神点下的穴道，一时怎么解得开？

她心里怨恨她自己，如果她一发觉了他中毒，便离开他远一点儿，岂不是就能此时杀死他么？他此时一心运动解毒，哪里有闲暇来管她？只要她能杀得了他，怎么杀都行。

正当这时，那老人睁开了眼，他说道：“可惜，你只差一点儿便毒杀了老夫的命了，你功亏一篑！”

他再闭上眼睛，不再出声。

正当这时，听得那房外有人在叫：“主人，我能不能进来？”

一听，是那妖剑的声音。

艳剑心道：我叫他进来，他一进来，我便可以让他杀死老人了，这是最好的时机。

她叫道：“你进来好了！”

那妖剑想必是心里不安，他心怕老人不死，便再叫一声：“主人，我可以进来么？”

艳剑急了，她叫道：“你快进来好了，你给他一剑，他就要死了！”

那妖剑一听，心内大喜，他刚要迈步进屋，忽听得那剑神的声音：“你进来好了，难道你不能好好走进来，只能像一只猫一样在房门外叫春么？”

妖剑本来一只脚已是迈进了门，一听得他叫，顿时心疑了，他听那剑神的声音，怎么仍是气定神完，？内力雄浑？

那剑神一句话说完，他的嘴角便流出血来，他刚才再妄动真力，此时更是无力，他再闭上了眼睛。

艳剑一听那妖剑再也无声了，她大声叫道：“你快进来呀，你不进来，他就要恢复功力了！”

妖剑一听，顿时更是惊慌、他不知道他该不该一进这屋子了。

## 第五十八章 机关算尽不聪明

妖剑忽地想道：我是太愚蠢了，让那个女人当场点出我的名字来，我再逃也逃不脱，只能一拚了，我还在这里犹豫什么？

他一步迈进屋子，大声道：“我来了！”

他看到了艳剑，她正在那里冲穴，看来是那个老人给她点了穴道，她自己正在拚命冲穴！

再看那个老人，他低头在凝聚功力，正在全神解毒。

妖剑笑了，他有了最好的时机。

他上前一步，想一剑杀了那个老人。

忽听得那老人叹道：“人最忌反复无常，像你这种小人，你以为我从不防你么？”

妖剑喝道：“你能防我什么？”

老人一笑，说道：“那个放鹤老人的儿子，其实是你的儿子，我是知道的。”

妖剑一哆嗦，说道：“胡说！”

老人笑道：“他死了，他死在我的人手下，你还不知道吧？”

他哈哈大笑起来。

妖剑怒道：“你胡说！”

老人笑道：“他是一个孩子，你不让他习武功，以为那样会救了他，你弄错了。我时常想，像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也会弄错事儿？”

老人放声大笑。

妖剑冷冷道：“你还知道什么？”

老人再笑，笑得很安详：“我还知道你就是那个无所不在的放鹤老人，如果一个无所不知的放鹤老人的武功不高，他就知道许多的江湖掌故，也算不了什么了。可你妖剑要是知道得太多，人家会杀死你的。”

妖剑的嘴张得大了，他看着老人，不料得他的那一点秘事，都在人家的眼中。

他说道：“好，好！”

老人怒喝道：“你想出手，为什么不出手？”

艳剑看他与老人在缠一些烂事儿，便叫道：“还吵什么？杀了他就是！”

妖剑心道：“我是一心杀死他，只是他的功力还在不在？要是他有功力，我一走到他面前，岂不就被他杀死了么？”

他心里七上八下，脸上忽阴忽晴，竟是举棋不定。

那个艳剑叫道：“快点，你能不能快一点儿出手？”

老人叹道：“对他这种人，你急不得，他得算尽了所有的失招，知道自己的命再也不会出错，才会出手杀人。但等到他出手时，你猜他能得到什么？他太迟了，只能得死！”

艳剑说道：“你给我的那药，他已经全都吃下去了，你还不动手？”

妖剑大声道：“胡说！”

他怒那艳剑，一出口便无一点遮掩，竟把他给药一事全都说出来了。

他大声道：“我要杀了你！”

忽地听得有人笑了，笑得咯咯响，那人是美剑，她笑道：“我听说有人要杀人，我就赶来看一看。”

她来了，走到了门前，摇头道：“剑神，你不是剑神么，你怎么弄得这么狼狈？你从来只会被女人弄得狼狈，是不是？你怎么会倒霉在这个妖剑的手下？”

那老人说道：“我被你妹妹杀了，她杀死了我，她用天下剧毒‘不毒’来毒我！”

美剑装作吃惊，她大声道：“坏了，坏了，老爷子，你死前是不是得交待一下啊，我是你的孀妇，她也是你的寡妻，你有什么事儿对我们两个说，快说好了！”

那老人看着妖剑，说道：“我死不足惜，只是得杀了这个恶棍！”

美剑笑笑，说道：“好，我便替你杀了他！”

美剑慢慢走上来。

谁也不知道她会对谁出手，只知道她心如蛇蝎，人极狠毒，是一个恶毒的角色。

她慢慢走到了艳剑面前，说道：“我先解了你的穴道好了，你好歹也是我的妹妹。”

妖剑看到了她出手先给艳剑解穴，心里一叹：对啊，我怎么忘了这一招，我要是先解了她的穴道，她一定先去杀那个老人，我可不就是坐收渔利么？糊涂，糊涂！

他看着那艳剑起来了，她怒道：“我拿着玉哥的剑，杀了你！”

她一剑便奔那个剑神去了！

她能不能杀死剑神？

美剑与妖剑都看着她。

只见那剑一刺，便刺向那老人！

那老人一慌，竟是用手掌来迎。

美剑脸上的笑更浓了，妖剑的心里也乐了。

他的一双手能抵得住那一柄干将么？

果然唰地一声，他的手掌中迸飞出鲜血来！鲜血飞溅！

艳剑再想拔剑，忽地那剑像是刺入了石块中，纹丝不动。

再看老人，他竟是双手夹着艳剑的剑，缓缓起身。

他说道：“从来没有人会明白，有一种解毒大法，竟是把自己的全手都是弄破，所有的毒血都从手掌上出的。”

他看着他的手，他的手正在往下滴黑血。

他说道：“这是无解之毒，千万别让这黑血洒在你身上，那时除了你能遇上狂侠柳不恭，不然你一定会死！”

他再看看妖剑，说道：“你如果乘虚而攻，你便死定了，我手上的血只须往你的肉上沾一点儿，你便是一死，因为你们三个人谁也不能解得这‘不毒’的毒！”

他再看着三个人，说道：“还有谁想来杀我么？”

美剑笑一笑，说道：“我杀死了你，我便成了寡妇，我还是不成寡妇的好。”

妖剑说道：“我没想杀死你。”

艳剑看看妖剑，再看看美剑，她忽地大叫道：“只有我想杀死你！”

她冲过去，直刺那老人！

老人一拨，叭地把那剑拨开，他大叫道：“血，我手里的血，你沾上了我手上的血，你便会死！”

艳剑大叫：“死就死，死就死！我根本就不想再活了！”

她一连刺出十六剑，老人只能防她这十六剑，血淋在了她的身上，洒在她的脸上。

只见艳剑的脸色变了，她看着美剑，说道：“我中毒了么？”

美剑不语，她只是哭，只是会哭。

她还想着，她不能去碰那个妹妹，只要艳剑身上的血一沾上她身，美剑也会死的。

老人叫道：“黑灰白，我要杀了你！”

妖剑大声一笑，说道：“好，你来杀我吧！”

他起身便逃，他跑了。

老人追出去，他要追上黑灰白，他要亲手杀死黑灰白，要为艳剑报仇！

只剩下了美剑与艳剑。

艳剑的脸变得黑了，她的眼睛也成了一团黑，看去十分怕人。

艳剑慢慢坐下了，她说道：“我很累……我不愿意再杀人了。”



美剑呆呆看着她。

艳剑说：“你看着我的眼睛了，它是不是一团黑？”

美剑说：“是.....不.....不是。”

艳剑惨笑，说道：“从小时，你就比我更聪明，总骗我，到了大时，你还骗我。”

美剑哭了，她要冲过来，她要抱着艳剑，死就死，她要与艳剑一齐死。

艳剑伸出手去，叭地一掌，击她出去！

艳剑喝道：“我死了，你也想死么？你死了，谁报玉哥的仇？！”

美剑不防，她跌倒在地，忽地大哭；“你从小也不曾打我，你从小也不曾打我，我是你姐姐，你打我做什么？”艳剑说道：“我是你姐姐！”

美剑看她要气绝了，她大哭道：“好了，就算你是姐姐，能怎么样？”

两人都哭。

艳剑说道：“我好后悔，我不离开郭大哥就好了，你能不能替我保住郭大哥，不让逍遥子杀了他？”

美剑说道：“我能，我能！”

艳剑笑了，她轻声说道：“我只做错了一件事，那就是当时该冲到那个闺阁楼里，把肖玉哥带走，我跟他走，走到哪里，我都跟着他，多好.....”

说罢，艳剑已是断气了。

美剑站起来，她才知道艳剑是她的姐姐，从此她才叫艳剑是姐姐。

是那个老人害死了她的姐姐，是那个妖剑害死了她的姐姐。

他们以为能害死她的姐姐，白害死她了么？

美剑突地扬头大叫：“不能，不能！”

有人应声道：“你说什么不能？！”

美剑的脸悲愤难抑，但她必须在看到那身后的人时，脸色变得好一些，她对她自己

说：你不能难过，你不能难过，你得好好对付眼前的人，你得好好对付眼前的人……”

再回头来，她看到了那个老人。

此时的美剑，脸上再也没了仇恨，只有哀伤。

老人是那逍遥子，他的神色很是哀伤。

他说道：“我对不住你。”

美剑摇头，说道：“也不全怨你。”

那个老人说道：“只是她想杀死我，我没料得到她会与那个妖剑在一起。”

他的神色仍有些怨恨。

她忽地说道：“你再别说我姐姐，她再不对，她已经死了。”

老人一叹，他头一回听到她称艳剑是姐姐，他也明白她的心意，他说道：“你看！”

他伸出一双手。

他的手掌没有一块皮了，都是血肉模糊。

他说道：“她一剑劈来，我只能用我的手去接。”

他如不用他的手去接，他能死在那剑下么？

美剑说道：“是妖剑给了她那‘不毒’？”

老人一叹，说道：“是妖剑，我没追上他。”

美剑说道：“我能找到他。”

老人叹息说道：“你找不到他了，他再也不会出现，就是那个放鹤老人也不会再出来了。”

美剑惊讶地看着老人，他并不老，他什么事儿都知道。

他是不是也知道美剑的一切心思？

美剑说道：“我给你包伤。”

两人坐下来，身旁是那个死去的艳剑，那个死不瞑目的艳剑，美剑很认真地给老人

包伤，她一点儿也不马虎。

老人看着艳剑，他哭了，他说道：“也许我不该娶你，可你长得那么美，你与美剑都是那么清丽可人，让我怎么能放弃？”

他哭得很伤心，美剑的泪水又流出来了，她轻声说：“你该把她理起来，在她的墓前放上一些鲜花，要一些很好看的鲜花。”

老人点点头，他抱起了艳剑，一抱时，他的手更疼了。

美剑说道：“你的手还疼么？”

老人说道：“我的心更疼，人都不知，我拿你们姐妹当成我的心，我只是看着她死，看到我的心死了一半。”

他抱着那艳剑出去，此时院子里的人都知道出了大事，看着主人抱着艳剑出来，站在那里静静听令。

老人说道：“去后院花园！”

人都在后院花园里，静静的夜，竟然没有几颗星星。

老人说道：“挖一个坟。”

所有的人都动手，一个人用锄来挖，老人喝道：“用手！”

所有的人都用手挖。

直到挖出了一个坟，老人把棺材放下，把艳剑放在那棺材里。

艳剑死了，死了的人才脸上平静，再也没了仇恨。

他说道：“你要杀死我，天天陪着我，天天给我毒酒喝就是了，何必你自己死？”

他流下了泪，所有的人看他哀毁欲死的样子，都是坠泪。

老人说道：“我看着她，想着我自己已是死了，我再也不会有什么心思去称霸武林了。”

他把艳剑放下那棺内，自己一个人双手抓起棺盖，把那重重的棺盖拿起，轻轻放在

那棺材上，他说道：“你放心，我会记住你的话，我会放过那个郭斩，我会杀了那个妖剑的！”

老人手里的泥土轻轻落在棺盖上，他变得苍老了，他一下子苍老了十岁……

## 第五十九章 游说柳双

洛阳城的城门前，有一座大牌楼。那是古楼。

人也说它是鼓楼，是早年前战事纷争时代，将军打仗眺远用的。

古楼有十二层阶，那一层层阶都是三十六级，一直到了楼上，方能放眼瞩目，看尽洛阳城景。

这一日，在古楼上吊着一个孩子。

这孩子只有十几岁的年纪，很是良善。

吊着孩子的一旁，站着一些江湖豪客。

有人叫道：“这人是叛逆黑灰白的孙子，谁能拿得到黑灰白，便放了这孩子，也给他赏钱！”

有人叹，但没人敢出声。

一看便知，这几个人都是剑神的人，他们在洛阳是天子头上的太上皇，人们谁敢惹他？

过了一会儿，便来了一个江湖中人，他拿着手里的虎头勾子，叫道：“妖剑，你站在人群里，你当剑神与神剑美女不知道？你出来，你有胆量便出来，看看你孙子模样！”

另一个大叫道：“你看你看，做人家的孙子你也不好好做，竟做什么妖剑的孙子！你有什么好处？”

那小孩子叫道：“我爷爷不是什么妖剑，他是放鹤老人！”

人都惊讶，难道真的像他所说，放鹤老人就是那个妖剑？

那个拿着虎头勾子的大汉叫道：“你爷爷就是那个放鹤老人啊？他有时叫放鹤老人，有时就叫妖剑了。你说他那样子，像不像一个妖怪？”

孩子此时已被折磨得只剩下几口气了，他无力说道：“我爷爷是放鹤老人，江湖人都尊重他！”

那虎头勾叫道：“胡说！他是放鹤老人么？他是放鹤老人，怎么不出来救你？放鹤老人出来，他可是江湖上的一个人物啊，怎么能做一只缩头龟，是不是？”

周围的人都是狞笑。

那孩子显是要死了，眼珠怒突着，向前欲掉出来。

他看着那众人，说道：“爷爷，爷爷，你要是来了，可千万别出来啊，他们要杀你，他们要杀死你啊！”

那虎头勾子大怒，一皮鞭打在那孩子的身上，叫道：“你胡说！”

人都在下面窃议。

有人说：“这孩子可怜，他爷爷怎么不救他？”

更有人说：“你看，那后面全都是人，都在等着他爷爷，他爷爷走出来，只会一死！”

众人中，有一个农夫，他眼巴巴地看着那小孙子，不能去救。

泪也不敢流，只是流在他的眼眶，眼巴巴看着那孩子，心如刀绞。

他慢慢走出去了，离这里远远的。

一到了远处，他便狂奔，跪得飞快，一直跑到了无人处，扑通跪地，他大声狂吼：“孩子，孩子，爷爷救不了你，我救不了你啊！”

入夜，那被吊着的孩子似乎已经没气儿了，他的身体被扔在那台阶上。

旁边有十数个武林中人在看守。

忽地从街角冲来了一匹快马，那马冲至眼前，嘎然止住，那人叫道：“拿一个孩子出气，算什么威风？！”

他冲至眼前，一刀砍翻了一个看守，再去扑那孩子。

孩子已经不能动了，不知道是生是死。

他狂叫道：“信儿，信儿！”

那孩子无声。

那看守的十数人都是围上来了。

有人喝道：“本来以为会来了那个妖剑，谁知道来了你个天杀星？杀了他！”

人皆冲上，天杀星大吼道：“我杀了你们，我杀了你们！”

他狂舞手里的刀，一砍砍翻一人，那人嗥叫着跌出去。

他再叫道：“来吧！”

再狂舞刀，上来一个人，他使一条流星锤，一锤打在天杀星的后身上，他哇地一仆，跌在地上！

后背叭地打了一棍，他啊地一叫。

有人叫道：“别叫了，你死在旦夕，还叫什么？”

唰一剑，直挑他的后背，从后背挑出一道血槽！

他一跃而起，刀狂掷，一掷出去，呼呼风生！

那刀离得太近，直掷向一个手持三才夺的人，那人看见不好，忙用夺来逼。

不料那夺慢了一步，刀仆地攒入他胸前！

那人一死，天杀星大叫：“信儿，信儿！”

众人逼近，此时的天杀星已是强弩之末了，他嘴吐鲜血，叫道：“信儿，你爷爷会为你报仇的，他会来的，他一定会来的，你等他一会儿！”

刀剑锤一直砸向、刺向天杀星的身体。

他扑在孩子脚下，他颤颤去抬手，终是摸到了孩子的脚。

他低声呻吟着，说：“信儿，信儿……”

他斜歪头，死了。

街角仍是那么静寂，再无人声，

妖剑怎么不来？

一个很小很小的酒店，店里时常只是有那么几个客人，灯也很暗，像是连灯油也很缺。

一个客人在那里喝酒，他每天必是在这里喝酒。

对面过来了一个人，坐了。

这件事很特别，店里有六张桌子，从来也不曾坐满过六个人，他为什么要坐在别人眼前？

那人说道：“你是虎头勾？”

那人愣一愣，大声道：“我是。”

那人说道：“你认得不认得放鹤老人？”

那人觉出不妙，他想站起来，但忽地觉出，他的下身都软，软得像不是他自己的了。

他再撑着手，想去抓桌上的那一对虎头勾。

那人叹道：“晚了，你就要死了，你死时的样子很不好看，你不知道，你得屎尿齐流，一直流到人没了一点儿血，血是与屎尿一齐流出来的，你的血都变得很臭。”

虎头勾叫道：“你是……妖剑？”

妖剑拍拍他的头，说道：“不错，你和你的主人剑神一样，都得这么死。”

他走出去了，他再也不看那个虎头勾，虎头勾只是哭，他的泪水掩不住他身上的恶臭。

洛阳最大的店是满园，夜里的满园也是不夜，有许多的有钱人在这醉生梦死，醇

洒美妇，一夜欢娱。

只有向西的一个小院里，住着一对夫妻。

那是一对年轻的夫妻。

笃——，笃——，有人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美妇人。

敲门者说道：“深夜来访，实有不得已的苦衷，还望柳双公子与伊姑娘宽谅才是。”

伊文静一看，那人却不认得，她问道：“你是谁？”

身后的柳双却答话了，他说道：“放他进来，他是黑灰白先生。”

虽说是易了容，但柳双一眼便看出了他是谁，让他暗暗佩服。

他进了屋子，慢慢坐下。

柳双穿好了衣服，与妖剑对坐。

妖剑说道：“公子，深夜来搅，实在不安。”

柳双说道：“先生一定是有事教我，何不说明？”

妖剑未语便泪先流，他说道：“我与艳剑同谋杀那贼子，不料得功亏一篑，艳剑姑娘死了，死在那老贼的院子里，我只能走了，逃走才拣了一条命。”

说着便把那一夜与艳剑一齐下毒，用“不毒”毒那逍遥子事，一一说明。只是说到他自己时，多说了激昂处，少说了他的怯懦与骇怕。

柳双听完，一时扼腕，他低声道：“我与郭大哥结义，艳剑便是我嫂了，她的生死，我当然在意，只是不料得那个剑神如此残暴，我要会一会他。”

妖剑说道：“我曲曲折折，三次出入那老贼的院内，一心要刺杀他。只是他的功夫太高强了，我终不能得手。他练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内功功夫，能在睡时也十分警醒，我与艳剑图他，几次不成。如今艳妹已死，我再也无能为了，只能来求公子，望公子为艳剑，为苍生，去杀了这老贼！”



柳双见他屈膝便欲跪下，便忙去扶那老人，他说道：“江湖中人传，妖剑做事多是邪恶，且是淫恶之人，不知是不是实？”

妖剑一叹，说道：“我比老贼年纪，也不差许多，但我从未有老贼那样的野心，我只想过平平常常的日子，谁料得竟是连我自己唯一的一个孙子也葬在他手！至于江湖人言，大可铄金，公子不听也罢。”

说罢，妖剑便是大哭。

柳双与伊文静也是恍然。

妖剑说道：“我深夜来访，不是为我一己之仇，老贼杀黄肆，诛疯子死肖玉，辱郭斩，夺双美，屈公子，都是天下最难忍受之事，他做下的恶事，说也说不完。还求公子能体谅苍生之苦，去诛此老贼，让他再也休在这世上张狂害人！”

说罢，妖剑还欲跪下，再对柳双叩头。

柳双大声道：“老人家，你别这样，请起，请起！”

他扶起了妖剑，说道：“我去会他，只是为了郭大哥，为了艳妹，我也会去的。”

妖剑说道：“公子与他动手，也难料胜负，我只知道这世上除了公子，便再也没有人能制得了他，他是天下第一人了。

如是公子胜不了他，我愿意以血拚溅，死在他眼前！”

柳双说道：“我去会他，从前我住在齐鲁间的时候，他也来辱过我，我没有动，我那时有些心智不清。他未杀我，也算是有一点儿仁慈之心。”

妖剑说道：“公子切不可被他的表面迷惑，他是一个贪淫贪财之人，恨不能天下美色尽归己有，天下奇宝都归他用。他一天不杀人，便不痛快，公子那时不被他杀，是因为他还想得那一柄干将宝剑。当时也怪我，我告诉他，那一柄干将终是在齐鲁间，多半是在公子手里，他一心惦念那一柄宝剑，方才不杀公子，绝不是他这人有什么善心。”

柳双说道：“剑在我手，但我不欲拿出，因为那是明儿的剑。”

妖剑说道：“是啊，是啊，但他欲杀公子，欲在公子的脸上画猪，那邪心一时也不曾忘。我看公子与他一战，必是不免。”

柳双奋然道：“好，我就与他一战，到时看他有什么本事好了。”

妖剑看他，说道：“天下黑道，尽已归他所属，公子此战若是不胜。天下武林必是大乱了。”

柳双说道：“好，我去与他一战。只是得请你去一次金凤寨，去告诉我大哥郭斩一声，告诉他，我将与那个逍遥子一战，要他前来。”

妖剑欣然道：“好，我跑路的本事，总该还有。我去通知郭斩，与他一同来会公子便了。”

妖剑走了，伊文静伏在柳双的肩头，她说道：“你能胜得了他么？”

柳双说道：“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剑神，一个真正的剑神。我不用剑，也许好些，但我与他动手，真的说不清谁会胜。”

伊文静轻轻脱下他的长衣，说道：“他会比唐六老爷子更厉害么？”

柳双说道：“唐六的厉害在毒，我不怕毒。可他不是。”

伊文静幽幽说道：“你该睡了，不管你是输是赢，我都在你身旁。”

她抚摸着柳双，让他在舒服无比的抚摸中入睡。

妖剑直出门去了，他对着夜大声道：“你要死了，你得死在众人的剑下，你得给我的孙子偿命，你得给天杀星偿命！天杀星，你比我还有勇气，我……我……”

他老泪纵横。

## 第六十章 金凤出巢

妖剑到了金川，看看那山弯路绕，竟是曲曲直直，折出许多条山路。

正中间，有几人在那里拦路，放下拦路鹿栅，盘查来往行人。

一个壮汉喝道：“来者何人，你来金川做甚？”

妖剑一揖道：“我从洛阳来，特地来看郭斩郭嵩阳。”

那人喝道：“他是来看大掌柜的，你待在这里，我去报与大掌柜知道。喂，你叫什么名字？”

妖剑说道：“你就说是黑灰白来访！”

只是待一会儿，便见从坡上飞奔下来了几骑，跑得飞快；看看至近，正是郭斩与续忠几人。

几人翻身下马，郭斩执手说道：“好，你来了，好！”

黑灰白说道：“有要事前来与郭兄商议。”

续忠大声道：“到山寨上去，慢慢说不迟。”

几个恭请黑灰白上马，一直到了山寨里。

一路行去，黑灰白看看那金凤寨，确是兵强马壮，心道：郭斩的兵力不少，如能齐起倾巢兵马，去打那剑神，何愁不打他个人仰马翻？

众人都到了那大厅坐定，郭斩坐在主人位，请黑灰白坐在客位。

郭斩说道：“这两日派去洛阳打探虚实的人，至今未归，也不知道艳妹那里有什么消息，心里十分挂念。”

黑灰白眼盯盯看着郭斩，他说：“郭兄，我说.....我说.....”

他忽地眼里坠出泪来。

郭斩唬了一跳，说道：“出了什么事儿，快说，快说！”

黑灰白便说了他与艳剑如何下毒给那剑神，终是败北之事。

他说道：“我与艳剑下毒，本来已是功成，但那时来了那个美剑，她一心护着那个恶魔，她不想杀那恶贼，终是害死了艳剑。”

郭斩听得眼睛也直了，他欲泣无声，多次梦里与艳剑相见，醒来时心里再三思忖，知道艳剑投了那恶魔，是他的羞辱，他一时一刻也不敢忘怀。

只是他尚有一念可想，那就是艳剑还在，早早晚晚还会有一日可期团圆。

可如今艳剑死了，竟是死在那个恶魔手里。

他嘶声道：“你把艳妹……的事儿，详细告我。”

黑灰白说道：“当时艳剑要杀死那个恶魔，可能是在那一个新婚夜时，她便下了手。只是那恶魔虽是喝醉，但艳剑的剑仍是刺不入他的体内。当时艳剑只好忍受下来，再徐图良策。后来她找到了我，问我有什么毒可以毒死那恶魔，我心里知道她一心图那恶魔，生怕那恶魔再来害郭嵩阳。如能得手，岂不是更好？我便给了她一些‘不毒’。并告诉了她那毒怎么用法。我心里知道，剑神那老贼已是绝世高手，平常些的毒，哪里能毒得倒他？”

续忠道：“就是天下无解的毒药‘不毒’么？”

妖剑说道：“是。我想那恶魔一定会不防，结果艳剑真个得手了，她把那毒下在酒里，给那老贼喝。老贼不防，当即中毒。她正要杀那恶魔，不料得那恶魔先是警觉，便点了她的穴道。”

郭斩说道：“他就这么杀了艳妹？”

妖剑说道：“不是，当时我冲了进去，正要下手，忽地美剑来了。她拦住了我……”

郭斩说道：“她不会拦你的，她也恨那个老贼。”

妖剑说道：“你不知，她已经做了老贼的总管，天下黑道所有的事务，老贼均已交与她来管了。如今她俨然已是天下黑道的第一人物。”

郭斩恨恨一击，叫道：“恶人，恶人！”

妖剑说道：“她拦住了我，便与我斗，此时那老贼一心解毒，正坐在那里，一身功力，尽用在解毒上。我看此时时机甚好，如是那个美剑能与我们同心，岂不就杀了那个老贼么？”

续忠大叫道：“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妖剑再说道：“她拦住了我，我叫她不要自相残杀，让那老贼得势。她笑着说，她与艳剑都是老贼的妻子，她们一心要对付的是我，不是老贼。四人中，只有我一人是外人。我无法与她再说。她的剑法比从前更强，我一时也胜不了她。看看艳剑冲穴不成，我便闪至她身旁，给她解了穴……”

续忠道：“好时机，好时机！”

妖剑说道：“她一解了穴，便扑向那老贼。我心里知道，她不愿意与她的妹妹交手，只让我缠住美剑，她去杀老贼。那样也好，我便再奋力出剑，抵住那美剑。”

众人听得紧张，一时无声，只是眼叮叮地看着妖剑。

妖剑说：“我与美剑斗，也是不分上下，艳姑娘扑到了老贼那里，叫道：‘老贼，你死期到了！’一剑便砍下去！哪里料得老贼还能动，竟是出了双掌，飞快来迎，一双手竟夹住了她那一柄干将宝剑！”

郭斩忽道：“他能在艳剑挟剑而击时，以手夹住那剑？”

人都不信，听来老贼的功力简直是神人一般。

妖剑说道：“当时血便从他的手掌中流，原来他的功力尽失，这时能从他的掌下流出黑血，逼出了毒。我看情形不好，便叫她退，我冲过去。不料得那老贼早就站起来，向着艳姑娘一抓……”

众人心道：必是他一抓抓住了艳剑，当时打死了艳剑的。

妖剑说道：“老贼抓住了艳姑娘，竟是大笑：‘好，你给我下毒，我也给你毒一毒，

看你怎么解毒”。’老贼当时便把他掌中的黑血都涂在了艳姑娘的脸上。”

妖剑哭了，他流泪道：“我在一旁本来能救她，只是那个美剑拦住了我，她还对我艳笑：‘妖道，你怜香惜玉，何不来怜惜一下我？’我恨她轻薄，但又分身乏术，直至我扑到了艳剑身旁时，她已是毒性发作了。我叫她走，她说道：‘告诉我郭大哥，我不行了。我后悔，不如当时就与他一同死在这老贼的手里，也省得受这一番羞辱……’”

妖剑说完，那郭斩已是满面泪水，他说道：“多谢来告我，我……”

他不再说什么，只是踉跄而去。

只是待了一会儿，便见郭斩背着他的铁剑，来到了厅上。

他对着续忠说道：“二弟，我本来能助你保寨，但如今不行了。为兄心乱如麻，艳妹一死，我再生有何趣？我得去杀了那老贼，我一定要活活宰了那老贼！”

他说罢要去。

那六个头领都是与续忠结拜的兄弟，自然与郭斩也是兄弟了，他们一齐来扯住了郭斩，续忠叫道：“大哥，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老贼杀了我们的大嫂，此仇岂能不报？我们得起全寨之力，去报此仇！”

老三古诗乌说道：“我们兄弟七人，再加上一些小头领，足有上百人了，我们分三批人马前去。大哥不必着急，我们一定要那老贼人头落地！”

当下分派人马，由老二程速、老六徐晟、老四佛僧四人先行。

那老三古诗乌说道：“四位去了，别打草惊蛇，只是先在洛阳城外找一个暂栖之地，待得我们到了，再分头而行。四位兄弟只管杀那院外的人，我们再冲去时，方才能一鼓作气，杀入他院内，搏杀老贼！”

古诗乌再叫那郭斩与续忠、他自己，还与妖剑四人一齐动身，他说道：“到了洛阳，先不急动手，看得明白了，我们再出手不迟。”

忽地，那妖剑说道：“对了，郭大哥，我还忘了一件事。”

郭斩问道：“什么事儿？”

妖剑说道：“我在洛阳看到了柳双柳公子。”

郭斩说道：“是么，那是我二弟，你看到了他，他怎么说？”

妖剑说道：“柳公子在洛阳，也是查看那恶魔行迹的，柳公子要我告诉大哥，说他要与那恶魔一会。”

郭斩急急道：“不好，我们岂能慢行？三弟，你的主意不错，我二弟虽说是江湖大侠，但他多年有病，不曾与人交手，怕功夫也生疏了，如是我们去得晚了，他若有失，我们怎么见他？快走，快走！”

当下匆匆议定，他们八人先走，后头那三十几们头领追随，到了洛阳，直奔那剑园而去就是。

马嘶人急，八个人扬鞭催马，一直赶奔洛阳。

他们要奔到洛阳，直追一场厮杀，一场搏生较死的厮杀！

剑神出了城，他来到了凤塔。

凤塔是他曾经两胜之地，他曾在这里挫败过郭斩，他此回来，是不是还能胜了那个柳双？

柳双不是剑客，他不是天下七剑中的人物。

但柳双是大侠，曾几何时，柳双就曾破过唐门，把天下人人闻之色变的唐门打得稀烂，从此三年，唐门中人再不履。中原。

他能胜得了剑神么？

当初剑神用剑逼他，要在他的脸上刻猪，他竟是声色不动。是他不怕，还是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本事？

他看着凤塔，凤塔是丑陋的，当年人建它，怎么忘了它会很丑陋？

对面站了一个人，那人是柳双。

柳双的脸很瘦，仍是有一点儿病容。

他说道：“你杀了我大嫂？”

剑神讥讽地看他，说道：“你是不是说错了，我什么时候杀了你的嫂子？”

柳双说道：“艳剑。”

剑神仰天大笑，他说道：“艳姑娘是我的妻子，我娶她时，江湖人都是在场，她怎么成了你的大嫂？”

柳双说道：“我告诉你，她本来是嵩阳铁剑郭斩郭大哥的妻子，你强占人妻、奸人妻孥，你这个恶魔，根本就不算是人！”

剑神昂然道：“我不是人，我是神，你知道不知道？我只是神，天下美色，应是尽归我用，天下财宝，应是尽我所取。我夺他一个女人算什么？我还不曾夺他人头。他败在我手下，我本来要杀了他，只是听了我那个可怜妻子的话，我才只在他的脸上轻轻画一只猪。”

柳双说道：“狂贼，你别太得意，我也要在你的脸上画一只猪，画一只很丑很丑的猪。只不过我不是剑来画，我只是用它！”

柳双举起了一只海螺，它其实不是海螺，只是像海螺而已。

它就是武林人曾闻之色变的“定海音”！

剑神说道：“我与人动手，胜得已经腻了，如果你能胜了我，我会很高兴。”

他说的是不是真话？看他站在那里，手提一柄剑，竟是意兴索然，他是不是对于厮杀人生已经腻了，他愿意再过一种平静的日子？

柳双说道：“好，我便来会一会你。”

他走向前来，他看着老人，他忽地觉出那剑神很老了，他比平时更显得颓丧。

远处，站着一个人，她是伊文静，她的手里握着剑。

她看着柳双眼里流出了泪，如果柳双这一战胜了，他会不会再恢复昔日的威风，成



为那个平时幽默快乐，战时叱咤风云的大侠？

如果他还是原来的那一个柳双，她不知该多惊喜？！

她悄声说道：“明儿姐姐，慈师姐，我有福了，有你们在冥冥中照应，公子不会败，我不会输！”

## 第六十一章 剑园浴血

剑园是洛阳城里的圣地，站在园前的是两个壮汉，他们昂首挺胸，挺立在门口。

远处飞来了四骑人马，冲到了门前，那大汉执刀喝道：“来人报名！”

那飞骑下来的第一人说道：“郭斩！”

人一飞纵，竟直射至阶上，唰一剑，把那大汉刺穿！

另一个大汉叫道：“来人！”

不待叫出声来，他的咽喉也被一剑挑破，鲜血直射！

马上的人都冲下来，直奔那剑园内！

见人便杀！

当头的是那郭斩，当者披靡，一剑挑出，便是死伤！

一个大汉出来，双手持两柄匕首，直喝道：“站住！什么人敢来剑园乱闯？！”

郭斩大喝道：“嵩阳铁剑郭斩！”

他直突过去，与那个战在一处。

那人手下功夫，也是不弱，他双匕乱舞，叫道：“嵩阳铁剑怎么样，不知道剑神在此么？”

郭斩大叫：“老匹夫，快出来受死！”

那人见他浑不惧那剑神，竟直挑战剑神，心下慌乱，叫道：“来人，有人闯园！”  
冲出十数个人，都是枪刀齐搠！

四个人扑至了园里，直如四头猛虎下山，乱杀乱砍！

郭斩喝道：“逍遥子，你出来，我要与你死战！”

大门开处，再冲进来了四人，原来是续忠带着后面四人扑冲进来。

那使大枪的喝道：“主人不在，你要死，便死在我手下好了！”

他一枪搠来，竟是扑地一声，把那枪搠在郭斩的背上！

郭斩不觉，只是大叫：“逍遥子，你出来！”

他回手一剑，把那条大枪砍断，连那个使枪的人都是劈成两晃！

他背上流血，也是不觉。在园子里来去直窜，呼喊叫啸，要与逍遥子死战。

不光是没有那个逍遥子，就是美剑也不在。

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风在吹，凤塔下面，远远地站着一个人，这是一个女人。

她看着远处的逍遥子与柳双，心里在想：不知道他两个一动手，究竟谁胜谁负？

柳双是名满天下的大侠，他在三年前就是天下有名的大人物了。他破了唐门，成为千家万户人心目中的英雄。

逍遥子也是一代剑神，他虽是不如柳双名声那么大，但如今在江湖中提起逍遥子来，谁个不知，哪一个不晓？

她在等，在等着柳双与逍遥子一战的结果。

柳双说道：“你是一个恶人，奸人妻女，夺人情爱，你哪里还算是一个人？”

逍遥子大喝道：“好吧，看剑！”

他拿出剑来，他要与柳双恶战。

他头一次对于他的对手如此重视，他一心要杀了柳双。

他挈剑在手，漫漫杀气逼向柳双！

郭斩带着他的人向后园卷去，直如一把利剑，直砍向剑园后园！

冲出来的人死得也是差不多了，但那个使莫名椎的叫道：“逼住他们，莫要他们冲向后园！”

郭斩大声吼道：“杀他们，给我艳妹报仇！”

忽地，眼前出来了三个人，他们是那三个恶鬼。

郭斩忽地叫道：“鄂北三鬼！？”

老大钟亭说道：“郭大侠，别来无恙？”

郭斩说道：“不知道鄂北三鬼也拜在了恶魔帐下。”

老大钟亭说道：“郭大侠来闯剑园，遇上了我们兄弟三人，便不能再往前闯了。”

郭斩大怒道：“前面就是火海，我也得冲过去，你们三人算什么？叫出那逍遥子，叫他来与我一战！”

一旁有人冷冷道：“郭大侠好记性，前几日不是与剑神交过手么？如果不是把你的妻子卖与了剑神，你连性命都会没了，这事儿怎么忘得这样快？”

郭斩咬牙，回头看着那人。

那人正是莫名椎。

他对着郭斩冷笑，他说道：“如果你愿意死在剑神手下，你就去凤塔。”

郭斩忽地心一颤，他说道：“我去凤塔做什么？”

那莫名椎笑笑：“郭大侠那么健忘，在凤塔，郭大侠不是输过一场么？如今在凤塔，那个柳双公子正与我家主人鏖战。”

柳双与剑神那个恶魔在凤塔一战？

柳双会不会败在他手？

郭斩忽地扬眉，他叫道：“走！”

八个人浑身浴血，冲出剑园。

到了门前，再上马奔那凤塔！

郭斩心里焦急，心道：二弟，你与那个老贼一拚，怎么能没有我？我一定得去，我一定得去，如果你不敌，再加上我与妖剑先生，三人联手，必是会诛杀了那个老贼！

马蹄声疾，一股风卷向凤塔！

两人对立，冷对好久。

柳双从未看出像逍遥子这般用剑的，他把剑挑向自己的肋侧。

像是一出剑，便要把自己的剑尖挑向腋窝。

他这是什么姿势？

柳双看看，便明白了，只有这一个姿势，方才是从未有过的姿势。

这姿势竟是无一空处留给柳双。

眼前皆空门，实是无空门。

美剑心道：看柳双的手里那一只海螺似的东西，便是什么“定海音”了。他这兵器，据说是一切兵器的克星，听说那“定海音”能把世间的一切声音都聚在一处，聚于他那只螺内。一旦出手，便像是山呼海啸，直扑你而来，让智者失色，英雄丧胆！

究竟两人谁会胜？

突地远处飞来了一匹马，那人是剑园的人，他叫道：“夫人，夫人！”

美剑一见他满身是血，大是吃惊，她喝道：“怎么了，何必惊慌？！”

那人叫道：“夫人，夫人，来了一群人，他们冲到了剑园，血洗剑园！”

美剑喝道：“他们是谁？”

那人道：“有那个嵩阳铁剑，还有那个妖剑，一共有八人，都是高手。园内的人抵敌不住了！”

美剑说道：“低声！”

她再看两人，仍是静静凝立着，仍是不曾出手。

忽地她一阵子咯咯艳笑，人冲出去了。

伊文静忽地拦在她的眼前。

美剑说道：“伊姑娘，你看他们两个，是不是不能再动手了？”

伊文静说道：“你知道什么，他们两人正在生死相较。”

美剑笑了，她喝道：“我与你也来一个生死相较，好不好？”

她突地拔剑出来，便向伊文静刺来！

两人战在一处。

逍遥子看着柳双，说道：“你要输了。”

柳双说道：“怎么见得？”

逍遥子说道：“你看到伊姑娘与美剑动手，心里不安，怕伊姑娘有失。你心里一担此事，一定会输。”

柳双笑笑，逍遥子眼光敏锐，他是不是会乘此时机，对柳双出手？

美剑打着，忽地叫道：“剑神，请归回剑园！”

剑神听得她一叫，心里一怔，想是剑园有什么事儿了？

他不动声色，对着柳双说道：“异日再与公子相聚，再相亲近。”

剑神与美剑走开，他问道：“你要我回剑园，剑园有什么事儿？”

美剑说道：“郭斩带人去血洗剑园！”

逍遥子的脸色一沉，满脸都是杀气，他恶声道：“好，我去杀他！”

逍遥子飞奔而去，竟是疾如奔马，一直奔去，转眼间不见。

忽地眼前奔突出八马，那八匹马直奔到了美剑眼前，急急停住。

郭斩问道：“老贼去了哪里？”

美剑咯咯一笑，说道：“不知道姐夫说的是谁？”

郭斩一愣，美剑叫他什么？竟是他姐夫，她姐姐是谁？

美剑笑笑，笑得也是苦涩，说道：“艳剑是我姐姐，你自然是我姐夫了。”

郭斩听她说起艳剑，竟也是泪水潸潸，心下也是恍然：她对于艳剑，终是不能释然，是不是妖剑的那些话有些错失处？

妖剑冷冷道：“美剑姑娘，你与剑神一同害了艳剑姑娘，你何必再惺惺作态？”

美剑说道：“是么？不是你害死了我姐姐么？”

妖剑一声喝道：“说是我害了她，就算是我害了她，如是不向我要那‘不毒’，我怎么能害到她？她要了那‘不毒’，才死在人手的。”

郭斩沉声道：“老贼在哪里？”

美剑嘻嘻一笑：“你是说你妹夫不是？”

郭斩大奇，哪一个人竟是他的妹夫？再想一想，美剑说的，可不正是那个老贼？

他喝道：“你死了亲姐姐，不思报仇，还称那老贼亲人，你真个不识羞耻！”

美剑说道：“识不识得羞耻，也不算是是什么。只是你也须小心，别碰我的男人，他是你妹夫，你杀了他，岂不是让你妻子在九泉下也是难过？”

郭斩厉声一喝：“他在哪里？”

美剑笑笑，说道：“他回去了，回剑园去了。”

远远看到了那柳双，郭斩大喜，他叫道：“二弟，二弟！”

他奔去与柳双相见，再也不来理会这美剑了。

七个人想围住美剑，妖剑拔出剑来，一手持盾，一手持剑，要与美剑一搏。

美剑哂道：“像你这种跳梁小人，来来去去，反复无常，算个什么东西？我看你还是死了算了，省得让人看了你十分难过！”

妖剑大吼，就要向她一击。

柳双说话了，他说道：“我看放了她，让她走好了。我们早晚会与那恶魔一战，何

必急在一时？”

既是柳双说话了，妖剑不得不听，他恨恨地看着美剑，说道：“我恨你，要不是你，艳剑不会一死。”

美剑笑吟吟，她说道：“对啊，要不是你这个混蛋，我姐姐何至于死？！”

她慢慢走了，走得心里有一点儿凄凉。

郭斩看着柳双，只要柳双还在，他们就快乐。

续忠说道：“二哥，一听说你与那个恶魔要动手，我们便赶来了。”

郭斩说道：“你们不曾动手？”

柳双笑笑：“不动手，却比动手更可怕。”

他便说出了那剑神与他对面而立，足足有两个时辰不曾出手，他说：“我从来未见这种，真是可怕，他的功力过人，一旦发动，不知会有什么结果。”

续忠说道：“二哥也不敌他么？”

柳双说道：“不知，我只知他这人比从前的唐六老爷子更可怕。”

人都无声，既是他比唐门六老爷子更可怕，他的功夫是不是会天下无敌？

柳双笑了，他说道：“我们兄弟聚会，自比与他搏杀更好。明天再与他动手，也是不迟。我们还是找一个地方，好好歇息一下，聊慰别情。”

众人骑上马，舍出一匹马来，与柳双、伊文静乘坐，一行人，再疾驰出洛阳城，到了城外。

找到了一个树林，那柳双说道：“出门的人，有一片树林，也算不错了。我们便在树林里歇息一下。”

人都在树林里，坐下，续忠看看手下，老三古诗乌的臂受了伤，好在伤不算重，包扎一下。

人全都坐在树下，点着了篝火，以消永夜。

## 第六十二章 掩杀

待得剑神飞奔回到了那剑园，直冲入园内，只看到手下竟有不少残伤，人都在那里忙碌。

他大叫道：“郭斩在哪里？郭斩在哪里？”

那鄂北三鬼飘然而来，老大钟亭说道：“禀主人，那铁剑郭嵩阳走了。”

剑神大怒，叫道：“他走了，他走了，他竟敢闯到了老夫园内，他不想再活了么？”

钟秀道：“依我看，他们势力很大，有那个铁剑郭嵩阳，还有妖剑黑灰白，更有几个，都是金凤寨的悍匪，功力都是过人。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冲进来便杀，杀得我们措手不及。死伤人很多。”

剑神大声道：“好，明天我去找他们，不杀光他们，怎消我恨？”

他进了静室。

这是他的静室，里面有他的那些剑。

干将剑还在，自从艳剑死后，那一柄干将在他眼里成了不祥之物，也只好挂在这里。

他静坐沉思。

待得他静坐下来，竟是心血来潮，总是不能平静，心里想着那艳剑，想着那郭斩，想着妖剑黑灰白，竟是人来影去，纷纷纭纭。

他厉声一喝道：“想他们作甚？！”

他再沉坐，一心静思。

吱——，门响了，听得见进来了人。

“谁？”



我是钟亭。”

“还有谁？”

“我们三兄弟，有秘事要向剑神禀报。”

剑神睁开了眼。

他看到了三兄弟。

他们低头敛眉，恭恭敬敬。

剑神说道：“有什么事，说！”

老大钟亭说道：“江湖日乱，剑神不能安位，莫不如在哪里开一次武林大会，聚集天下武林豪客，一举征服他们，从此号令天下，好不好？”

剑神在沉吟。

此时，鄂北三鬼都站在他的身前身后，忽地，那老二拿起打钱桩向剑神当头打来！

那老三拿着碗筷一刺一砸！

老大钟秀在剑神眼前，最是危险，他喝道：“你想杀人，人也想杀你！”

他暴突一怒，直扑向剑神当头，手里那一截招魂幡早就刺出！

剑神突遇袭击，竟是他哥儿三个一齐出手！

老大喝吼道：“你死去吧！”

扑——，那一只铁印桩打在剑神的头上！

另一条招幡也缠在了他的颈上，一甩竟是缠了五六道！

一只倒头饭碗砸在他的肩头，一双筷子直插在他的双目上！

三人知道得手了，都是齐声震吼！

他们手下用出了十分力道！

老大叫道：“鄂北的死难兄弟，我们为你们报了仇了！”

三个再看剑神，竟是一动不动。

那一双筷子直插在他的眼珠上，奇的是他的眼睛仍是直瞪着，眼球也不曾破，只是透过那筷子看着他三人！

打在他头上的铁印桩也落下去了，看他头上，竟是没有一丝血迹。

再狠力一扯那招幡绞线，扯得他勒闷死去，也是一计。

但怎样扯，剑神都是笑嘻嘻的，他说道：“我不那么容易死！”

他站起来了。

三鬼才知道他们不妙！

老大叫道：“退！”

三人齐退。

但他们还是晚了一步。

门口正站在那个剑神，他的脖子上还缠着那招魂幡。

他冷冷说道：“想不想死？”

三人大喝一声，直冲向他！

剑神一出手，一弯一绕，正抓在老三钟灵的臂上，恰像是他自己把那条臂送上来一般。

他说道：“你这一条臂有什么用？”

他一只手用力，一拧，竟把那条臂扭折。

那钟灵啊一声叫，便即倒地。

老二喝道：“你去死吧你！”

他双手一砸，正砸在那剑神的两侧太阳穴上！

他以为会一砸奏功，不料得剑神仍是不动声色，只是看他，一手伸出，扑地一探，竟把那一只手直伸入他肚腹里去。

他顿觉撕心绞肺一般疼痛，吼叫一声，立时倒地。

老大钟亭一见，心下着忙，便扑来扯那剑神，一揪一扯，想把他扯起来，让他丢手，好解救老二性命。

不料得剑神的手一翻，啊地一声惨叫，竟扯出了那老二的一条肠子，一丢丢向老大钟亭！

老大一急，吼叫声声，拳头直打向剑神。

他一连打了五六拳，剑神只是不动，冷冷道：“打完了么？”

老大一看他不动分毫，知道不能杀他，便心里凄然，他忽地停手了。

老二倒在地上，只是呻吟，他说道：“大哥，我不行了……”

一条肠子被人扯断，哪里还会再有活命？

老大去抱着他，说道：“二弟，三弟！”

老三的一条臂折了，但比起老二来，还算是轻，他爬至老二身旁，叫道：“二哥，二哥！”

剑神笑一笑，说道：“总有人来我这里，当剑园是去留自在的地方，也有人总在算计我，我忘了告诉你们。我练的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功夫，无论你打我哪里，我都不会受不住。”

老大叫道：“天哪，他是一个神人不成。天亡我鄂北三鬼！天亡我鄂北三鬼！”

三个人看着剑神。

剑神也笑悠然，他指着三人说道：“你小看了我，我几成了陆地神仙，如是能杀得了我，那美剑艳剑早就杀我了、哪里等得你们来杀？”

他哈哈狂笑起来。

他看着三鬼，说道：“你们三人，必是有一个要死，其余两个，我要在你们的脸上画一只猪，你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我不杀你，已是仁慈了。”

老二扯着老大、老三的手，说道：“我不能活了，你们两个走出去，还有时机，你

们不能死，不能死！”

他忽地一声叫喊，人跳起来，拖着那直扯的肠子，直扑在剑神眼前，双手抓住剑神的耳朵，狠狠一扯：“我扯掉你的耳朵！”

他一扯时，那耳朵本来很软，此时竟是硬了起来，直似铁一般。

剑神看着他，冷声道：“垂死挣扎！”

眼看着老二倒下了，血从他的七窍涌出，他说道：“报仇.....报仇.....”

兄弟两人眼看着老二钟秀死在剑神手下。

剑神说道：“我来者不拒，便难免良莠不齐，但谁想叛我，也只是痴心妄想！”

他叭地一击，手击落在老二的头上！

两人眼看着兄弟死去，竟当场不能报仇，那气愤、仇怨，当是可知。

老大双臂振天，吼道：“我早晚杀了你，我早晚杀了你！”

剑神很安样：“都那么说，只是做起来，不那么容易。”

老二死了，静静仰躺在地，他四肢朝天，眼也不闭，看来是死不瞑目。

老大与老三都是跪下，饮泣。

他们败了，他们杀不死那剑神。

老三突地起身，拿起那铁印桩，便欲自尽！

老大叫道：“三弟，不可！”

他未及扯住那老三钟灵，便有一股劲风一击，击在他的腕脉上！

原来是剑神出手了，他出指直袭老三钟灵腕脉。

他的铁印桩落地了。

老三狂叫道：“恶魔，我自尽，却干你何事？”

剑神缓缓道：“你要自尽，我不反对，只是我得先在你的脸上刻一只猪，然后你再死，你怎么死，与我无干了。”

如此霸道，人家要死，竟也不成，还得先受他一番羞辱，方才能自尽，岂不是千古奇谈？

老大看着他，心如死灰，既是怎么也杀不死他，他们鄂北三鬼便没路了，他只是看看剑神，心里一时竟是一点主意也没有。

老三说道：“大哥，我不想活了。”

忽地老大说道：“不，我们得看着他死，”

老三说道：“他功夫这般骇人，谁能杀得了他？”

老大说道：“柳双公子，郭大侠，还有那个妖剑黑灰白，他们都有可能。”

剑神忽地仰天大笑，他笑得十分狂傲，他朗吟道：

“我欲乘风归去，高处不胜寒。”

他再对二人道：“天下已是没有人能将我击败的了，我很寂寞，英雄寂寞，你如果真是一个英雄，便知道什么是英雄寂寞了。”

两人看他，他如此狂傲，真个是无人能胜了他么？

老人说道：“你们两人，一是让我用剑在你们的脸上画一只猪，然后你们便可以带着这一具尸体去掩埋了。再一个办法，就是你们两人都是自尽。”

两人互相看看，老三扑通一声跪倒，说道：“大哥，大哥，我们与二哥一齐去吧，人生何欢，死又何惧？”老大看着他，再看看狂傲的剑神，他怒指剑神道：“狂魔，你早晚必死，我看着你，我看你死不死，你必是我看着死去的一个恶魔！”

他对着老三钟灵说道：“三弟，我们受一点儿羞辱，看他来日，看他死不死在天谴下！”

真正是一件怪事。

在剑园，如是剑神在家，他们听得屋子里有天大的动静，人也不敢进得屋来。

此时便见到了那三人走出来。

当先的是剑神，他们的主人。

后面的是两个人，这两个人抬着一个人的尸体。那人的尸体竟是肠子也流出来了。

怎么杀的他？看剑神的手，竟只是有几滴鲜血，如是他探手入去，竟有如此之快，让人心惊。

众人在廊下，看着他们三人。

老大钟亭说道：“我鄂北三鬼一心杀死老贼，这一次不成，折了我二弟，我再图异日！”

老人大笑，说道：“要杀我的人太多，竟使老夫有些数不胜数，索性不去数他，只要有来者，便不拒也。只是你们杀老夫不成，终得留下一点儿什么来！”

两人兀立。

剑神突地一出手，手一抖，众人中的一人腰下的剑便没了。

剑神说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有近虑的好！”

他一抖剑，忽地那剑像是曲蛇，盘盘旋旋，委曲直上，在那老大的脸前一刺！

竟只是如蚊蝇叮咬一般，只有丝丝痛楚。

血流下来时，剑早已收。

人都喝了一声彩！

原来他的手也快，在那老大钟亭的脸上画一只猪。

那猪隐隐可见，先时是白色的划痕，再就是渐出血色，渐渐再渗出血来。看他剑收，血只是刚刚在渗出，那剑技已是冠绝天下。

老大的眼里噙着泪，直立在那里，此时要他受这一刺，真个比死还难。但他是鄂北三鬼的老大钟亭，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

众人一声喝彩，剑神更复神气，他高吟道：

“剑敌万人无毫光，

百步夺首难易掌。”

那老三大声道：“大哥，我受不了啦！”

老大喝道：“你受不了也得受，你是不是鄂北三鬼？”

老三低头，他的头一低，反是比那老大更难一刺。

老人笑道：“昂头老婆低头汉，果然果然！”

他把剑再一刺，那老三觉得脸也热辣辣，他仰头再呼，啊啊啸叫，像一个疯狂的疯子一般。

但剑仍不停，他的脸上也是先出一道道白色划痕，再出血，渐渐渗出一只猪来，一只淌血的小猪。

剑神手一抖，咣一声那一柄剑便插入那个使剑者的剑鞘。

众人大声喝彩，他们自是庆幸，他们跟对了人，剑神神剑，天下无敌！

## 第六十三章 谋敌

树林里的篝火正旺，众人一时说不尽金凤寨的闲事，还有柳双与伊文静在洛阳城所见。

说了半天，郭斩一叹道：“我知得他习一种生生不息的内功，那种内功能时时让人处于一种警省状态，你要杀死他，也是很难。”

柳双说道：“我在长叶岛上，也习得一种内功，平素躺在海水上，躺在那礁石与海水间，让海浪时时冲洗你，你调匀呼吸，便可得无穷妙处，只要有坚忍之性，便可习那种内功。据我所知，习那一种内功的人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身上总有一最弱处。我便有那么一个最弱处。”

众人看着他，那续忠问道：“不知道那个老魔的最弱处是哪里？”

柳双沉吟道：“不知道。就是你躺在海里，哪一处不愿意要它着水，那一个地方便是弱处。”

几人都是猜想：是舌头？不像，是下颏？也不像。

那郭斩问道：“二弟，我们能不能探得他那秘处？”

柳双摇头，说道：“有时很难。我的那一地方是舌内软颚。你能击打到我那地方么？如不是绝顶高手，不待你击到我那地方，我便杀死你了。”

众人说着，那妖剑说道：“我们不妨说一说，众人有与他交手的，就拚死一试，击他哪一处不伤，就知道那地方不是弱处。”

正在说着，忽听得远处有踏踏马蹄声，渐渐来得近了。

那古诗乌叫道：“什么人，这里有嵩阳铁剑郭斩等人在此。闲人回避！”

那人悲声道：“我们找的就是郭斩郭大侠！”

古诗乌一看，竟是那两人，一个是鄂北三鬼里的老大钟亭，一个是老三钟灵。

马上还像是驮着什么东西。

古诗乌横刀道：“原来是鄂北三鬼？不是跟着那个恶魔么，怎么到这里来了？”

众人都凝神聆听他们对话。

老大说道：“我们兄弟三人，行刺那个老贼不成，折了二弟，我们两人也受尽了羞辱。”

众人愕然，看看他们放下马匹，再把那老二钟秀放下。

老大说道：“我们兄弟一心图那个恶魔，也非是一日。那一回有人来劝我们归降，我便对那个莫名椎说道：‘要我们降也行，我们跟着剑神，总得有一些好处。’那莫名椎问过老贼，答应事成后，给我们兄弟鄂北霸主地位，我们便假意答应。今天我们看到郭大侠去杀剑园，本来意欲一齐出手，但那老贼不在，我们出手，也只是杀死那些无用之



人，有什么用处？一想便待他回来，我们方才出手，可惜他功力非凡，我们兄弟三人，竟是怎么也杀不死他。”

妖剑忽地问道：“你们都怎么杀他？”

击过他的太阳穴，不成！

打击过他的头颅，无用。再刺过他的双目，竟连眼睛也刺不入去。

妖剑说道：“艳剑杀他时，用一柄干将也不曾刺入他胸前、心窝！”

几个人心道：他究竟哪里是弱处？

老大钟亭说道：“我们与他动手，我二弟已经夺到了他眼前，直击他的太阳穴，我的一条索子也扯住了他的脖颈，都是没用。他只是一探手，便把他的手探入了我二弟的肚腹内，一扯扯出了他的肠子，扯断了他一条肠子，他怎么能不死？”

二人唏嘘，连众人也是黯然。

老大说道：“他要杀我们，早就是死人两个了，但他那人高傲，不愿意杀我们，只是在我们的脸上画一只猪。”

两人神色凄然。

柳双心里怒火又起：他这个人也真的是丧心病狂了，他杀人无算，还玩弄人于股掌之间。他把鄂北三鬼杀了，也就罢了，却偏偏要他一死两伤，在他们的脸上画下那，一只猪，那用意再也明白不过，要向江湖中人示威。告诉你，他一心图霸，谁要是与他作对，必是一死！

柳双说道：“二位用心良苦，只是我们再找机会，与那一老贼一拚便了！”

刚才那柳双一心图敌，随口便说出他自己的软弱处来，那伊文静扯他一下，心意是要他不能随便乱说，谁知道他们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恶人呢？

柳双默然，他已是不习惯这些江湖险恶了，从前在与唐门一斗时，他时常被人算计弄得头也昏、脑也胀，如今他还要再与那些人纠缠么？

妖剑说道：“我听得人说，便知道老贼如今有几处不是他真的弱处，一是头，一是脸，再就是胸、心窝，还有他的后背也不是。只是他的软处在哪里，我们能找得出来，再全力一击，怕不叫他立毙手下？”

柳双不语。

郭斩心切，他说道：“我们再与他死战，何愁不能找出他的弱处？”

柳双说道：“这里的人，除了我能与他一战外，你们都怕不是他的对手，如果真的倒在了他手下，岂不是大恨？”

那鄂北三鬼的老大钟亭叫道：“我们就是死在他手里，又能怎样？绝不可让他得了威风！我再去与他战，就是死了，也得知道他哪里是弱处。”

妖剑说道：“他不会再与你一战了，他视你是他的手下败将，他怎么会对你出手？”

人皆不语。

妖剑说道：“有一个人，她一定知道这老贼的弱处，只有她会知道。”

柳双也忽地意会了，他说道：“她会……知道，但她会说出来么？”

妖剑说道：“我去，我找她，叫她告诉我。你们等着好了。”

妖剑骑上马，匆匆而去。

妖剑站在那院子外面，他在等待，他的耐心很好，他一直在等。

如果那女人不出来，他就一直等下去。

直到了深夜，他看到了那美剑，她慢慢踱出院子来，站在那院内。

她在望天，天下有星星，满天弥布的星星，不知道她要看的是什么，只是星星么？

唰——，掷来的是一片树叶，一片轻轻飘来的树叶，被人用力一掷，直如一枚暗器，  
扑地扎入她眼前的地上。

她抬头看看树间，看到了一个人。

“是谁？”

那人一抬手，飞下去了。

她也纵上树去，一直到了院外。

两人站在寂寞的胡同里。

美剑说道：“我以为你再不敢回来了。”

妖剑笑笑，说道：“我只回来找你。”

美剑说道：“我以为你再也不敢找谁了，你还能找谁？”

妖剑说道：“能不能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说话？”

美剑跳下去，与他到了一家小小的院内。

拨开了门，进了屋。

这一家有三口人，一对老夫妻带着一个儿子，老夫妻住一屋，那儿子自住一屋。

看过了，妖剑说道：“一个也不能留！”

他叭叭两掌，便把那一对刚刚从梦里惊醒的老夫妻打死。

两个老人也很是可怜，被人惊醒，不知道怎么回事，便死在他手。

他再出去，到了那儿子屋内，只听得一声轻轻的叫声，便再也无声了。

妖剑回来了，坐在美剑的对面。

他说：“我喜欢艳剑，你知道不知道？”

美剑笑笑：“她死了。”

妖剑大声道：“你没死，你还活着，我要你顶替她，做我的人。”

美剑的脸上满是嘲讽，她说道：“你有什么本事，要我做你的人？”

妖剑说道：“剑神自傲，无论手下有多少人，他都是孤家寡人，不足为虑。那个郭斩也只能死在剑神手下。只有一个一人，他会是剑神的对手，但他们也会拚得两败俱伤。”

美剑问：“谁？”

“柳双。”

大侠柳双，从前人人知晓的风云人物柳双，他会是逍遥子的对手么？

妖剑忽地说道：“我要你做我的人，我与你一起，便可能把他们全都杀死。”

美剑笑一笑，淡然道：“好主意，只是不知你怎么杀死他们？”

妖剑说道：“柳双与那老贼一拚，他们会死的。只我知道，你与老贼在一起睡的时候最多，你一定知道他怕什么。”

美剑突地眼睛亮了，她说道：“什么意思？”

妖剑说道：“听得柳双说，那老贼习得一种内功，是生生不息的内功心法，只怕一处受伤，那才是他最弱的地方。你与他在一起，你一定知道。”

美剑想着，她忽地微微一笑，说道：“我不知道。”

她起身要走。

妖剑忽地叫道：“站住！”

她站住了，她笑语嫣然：“你叫我做什么？你只是他的手下败将，你怎么能与他相比？”

妖剑笑、指着她道：“你的心思，与司马昭一样，路人皆知。你要不告诉我，我便去告诉他，说你对我说过，他有一处最神秘处，只有触到他那一处神秘处，便会杀死他，要我留心一试。”

她幽声一叹，说道：“你告诉他，他会相信你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么？”

他轻声道：“你不相信？只要他心惊，他便会提防你，他一提防你，你的日子也不好过。”

妖剑忽地狂笑，他直笑到了眼泪出来，方才止住，他说道：“你死期自是不远了，你想图谋在老人死后做武林霸主，得他一身绝顶功夫的美梦也休想了。”

美剑说道：“我会告诉你么？”

妖剑说道：“你会，我会在你告诉我过后，我让他们动手，如果那一动能成，我便可以成功了，那时你可以做我的妻子，你知道不知道我比那个老人年轻？”

美剑抿嘴一乐，她轻声说道：“你凑过来，我轻声告诉你。”

妖剑看她的笑靥，竟是粉红脸颊，有十二分的美色，他心动道：人说心如蛇蝎，便不能艳如天仙；偏生她一个心如蛇蝎的人，竟真就是艳如天仙。

美剑看他失神，忽地抬手就打！

这一击正击向他的太阳穴！

他一抬手便抓住美剑的手，他说道：“柔柔秀美，男人心仪！”

他就手吻了一下。

她咯咯一笑，俏声道：“黑先生，你休戏弄我！”

妖剑说道：“人生一世，能快意恩仇，一剑纵横，美女醇酒，方是大丈夫本色。我与那老人相比，只是我比他更有智慧，更能让美人快乐就是了。”？

美剑看他，低头不语。

男人取悦女人时，竟都是这种心思，让人不识真伪。

妖剑说道：“我告诉你我的真实姓名，我叫上官惠。”

美剑知道他说出真名字来，是表他对、美剑是真心，她说道：“我也告诉你我的真姓名，我叫迟美。”

他叫上官惠，那是必得告诉她一下的。她叫迟美，他早就知道，还告诉什么？

他笑了，他知她心意，说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要娶的是迟美姑娘，不是那一个人的什么夫人。就是你今后与我在一起，我也不会让人叫你上官夫人。”

迟美心一动，他说不定真的能成事，如是那样，不如就将计就计，与他好好周旋一番。

她轻轻在妖剑的耳旁说了几个字，他问道：“是真的么？”

美剑大笑，说道：“我告诉你的，还有假么？那一定是真的，因为……”她有一点羞涩，再轻声说：“因为我在他的身旁睡了那么久。我从前就注意过他，他这人……浑身无一点儿瑕疵，只是他的耳朵，他的耳朵不那么好，他的耳朵里像是生了水，总流水。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妖剑笑了，他扬头一笑，说道：“我明白了，我想我听明白了！”

美剑轻轻一叹，她这一叹就会把那一个老人的命叹没了，她说道：“你真聪明。”

她伸出手来，轻轻抚摸着他的头了。

## 第六十四章 全军覆没

天将亮了，所有的人都在盼着妖剑先生回来。

众人正等得心焦，那古诗乌突然说：“大哥，我对那个妖剑先生有些看不惯。”

郭斩看着他，说道：“三弟，你说他怎么了？”

古诗乌说道：“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我刚刚得知他就是那个放鹤老人，须知那个放鹤老人是在世的活神仙，江湖上的事，他无所不知。他哪里得知人家那么多的事儿，还不是他心机很深？”

郭斩正在说话，忽地那马蹄声响起来。那马蹄声转眼间便到了眼前。

来的正是那个一身汗水的妖剑。

他滚鞍下马，说道：“郭大侠，柳公子，我问了她，她也说不太清楚。”

郭斩是一个性直之人，一见他如此劳累，刚才古三弟还对他有些怀疑，他对那妖剑更是亲热了些，像很对不住他似的，一直问寒问暖。

妖剑马上明白了：原来他们本就在疑心我，是不是想我不会回来，或是我会对他们

藏有心思.....

他心一动，他对这些人说实话么？

郭斩说道：“二弟，我看这事儿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与妖剑两人去查一查那个剑神逍遥子的来历，如是能查得明白，方才最好。”

妖剑此时看着众人，他心里打了一个寒襟：如是他们胜了，他也决胜不了这些人。

柳双武功神鬼不测，郭斩仁义遍布天下，那金凤寨的六位英雄，都是一流高手，他能胜得了他们么？

他忽地说道：“我与柳公子去，当然还有柳夫人了。我们去找找看，我有一些眼线，说不定会听得出什么事儿来。”

郭斩说道：“二弟，这一去你得保重，一路小心！”

他看着柳双与伊文静、妖剑一齐走了。

古诗乌说道：“大哥，我看你有心事。”

郭斩一叹，说道：“我是有心事。”

那古诗乌说道：“大哥的心事我知道，我先派五弟守寨，便是这一心思。如今我再派人去，把五弟叫来，我们兄弟一心去做便了。”

郭斩听他一说，扯住他的手，说道：“三弟，你不要.....”

一旁的老大续忠说道：“大哥，你的事，便是我们的事，我们七兄弟与他一拚，不怕找不出他的破绽来。”

郭斩回头，看着他的兄弟们，他们是他的好兄弟。

他说道：“我只想一个人去。”

续忠冷冷一笑，说道：“大哥平时把我们当兄弟，这一回到了紧急关头，便不叫我们兄弟了？我们这些人难道会像那个黑灰白，一会是黑，一会儿是灰，一会儿是白？我们都是血性兄弟，一齐与大哥去！”

众人一齐声道：“我们愿随大哥去！”

郭斩说道：“说来惭愧，我是名列天下第二的嵩阳铁剑，与他交手；只是那么十几招，就再也不支，他的剑术实在是通神。我也知道，只有二弟或可与他一斗，但二弟也无必胜把握，他的那一只‘定海音’是天下少有的利器，可他胜得了那剑神的干将剑么，如果他手里也有那一柄莫邪，他会不会用这剑？我只有一死，去试一试那老贼的弱处，我一定要找出他的弱处来！”

古诗乌说道：“大哥说得有理，金凤寨就是全寨都失，我们也与老贼拚到底，我意派人回去，把五弟贺雄替出来，我们兄弟七人生同心，死同穴！”

郭斩一叹，看他们一心要跟着自己去闯那剑园，只有一叹，再也无声了。

古诗乌派人回去，告诉他，让五弟务必在明日下午赶到，他们那时将急攻剑园！

那人赶马飞奔去了。

剑园不怕人家进攻，只是给剑园添了几具尸体，再添几点英雄血，今日的剑园，又屹立在洛阳城里了。

门口的石狮仍是那么威风，门口的大汉仍是那么英武。

只是给剑园凭添了一段史话，给剑园再增了一点儿威风。

到了下午，忽地从街头驶来了七匹马，那七匹马都到了剑园门前。

下了马，那七个人挽马立在剑园门前。

当先的一人大叫道：“逍遥子，老匹夫，你出来！”

人都听到了，吓了一跳，竟有人敢大声呼喝主人的名讳，他要命不要了？。

一看，原来是那个嵩阳铁剑郭斩。

他手持那一柄铁剑，说道：“老匹夫。你出来！我与你大战三百合！”

有人报进去了，一会儿，出来了剑神与美剑。

两人几近并肩。



美剑看看，是七个人，但没有那个妖剑，他去了哪里？莫非他没对这几个人说？如果他不对这几个人说，一定有他的心思，我只是看他们一斗便了。

再一看，还没有那个柳双。

美剑明白了，妖剑果然有些本事，他带着那个柳双走了，如果有时机，他会再回来的，那时他会再带着柳双一齐回来。

老人对郭斩说道：“你的脸削坏了？真是可惜，大是可惜，我画了那多猪，只有这一只最具神韵，是一只形神毕备的好猪。你带着这一只猪，也足够荣耀，你还弄没了它？如果大家看看那一只猪，就知道它是多好看了。”

郭斩恨恨道：“老贼，你画我的脸，我日夜不安，一心要除了你，你今天死期到了！”

剑神看着他们七个人，忽地仰天大笑，他笑毕说道：“你们七个人来冲我园子，杀了我的人，我还不曾找你们算帐，你们竟来到了这里找死？”

他再回头说道：“你们听着，一个也不必上前，只是看着，我一个个杀了他们，一个也不会留他们活命！”

他向前走。

对面是那金凤寨的六个人，再加上那郭斩。

他们都是看着老贼。

他们只有一个心思，如果能杀得了老贼，他们会心头大喜，要是杀不死老贼，他们一定得知道老贼的弱处在哪里。

美剑笑盈盈道：“我看他们来的人还不对，还有那一个柳双与妖剑不曾来，还有一个伊文静。”

老人道：“不错，你替我观阵，我杀死他们！”

美剑约退了所有剑园的人。

他们要看着主人与这些人恶斗。

啊——冲上来的是一个人，那人使一柄折扇，他是古诗乌！

他叫道：“老贼，你必死无疑！”

他抓向老贼的丹田！

这一抓突地变击，一连三折，叭地击中。

老人只是一晃，便止住了。

他说道：“就这一招么？”

叭地击在那古诗乌的头上，他的头裂了，血从头顶流出，立时满脸。

另一个人是老二程速，他叫道：“三弟！”

古诗乌叫道：“别上来！”

他们是议好了的，一个个与那老贼动手，须得探出他的弱处。

那程速叫道：“老贼，看棍！”

一棍扫来，似有千钧，直扫向老人！

老人一拧手，那古诗乌的头便随着他的头转了几圈，身子软软一耷，显是不活了。

这时，那程速到了他眼前，他眼睛也红了，叫道：“杀！”

他的身子疾转，一棍棍打得老人身子直扑扑响，但老人如铁桩木柱，巍然不动。

程速一出棍，那老六徐晟大喝道：“杀！”

他两把鬼头刀直滚过来，一直滚向老人！

一旁的老四佛僧直拍向那剑神的喉结，点指一射！

喉结不是他的弱处，那佛僧的身子直射出去！，

他再吼一声，复再射回，但那老人点指疾点了他几下！

佛僧的身子软了，他的身子直扑到了老人面前，他的眼泪都流下来了，眼神却不再动了。

老人叹道：“一点佛性不坚，七情六欲还在，是故有泪啊。”

他一推推出了佛僧。

那佛僧竟在一招间得他点了心窝，登时毙命。

老六徐。晟忽觉心胆皆失，人如遇上一个你杀也杀不死的人，你的信心会很快全失。

他再大叫道：“大哥！”

续忠的大刀一砍，叫道：“我杀了他！”

一刀刀都是砍来，但那老人一挥衣袖，便把他的刀几乎卷走，他大惊失色，再复退下，更复冲上时，他的刀变得慢如蹇牛。

他一慢，那老人得了机会，他一回头，一扯住了那双刀，一柄柄都纳入那程速的肚腹内！

程速大吼，疼得不能再支，倒地挣扎。

那个徐晟再想一回身，一条棍子仆出直通过他的身体，前后都露出头来！

贺雄一见几人都是死伤，不由大怒，他吼叫着，一条紫子直缠在那老人的颈上！

那老人喝道：“这一招试过了，你还想试么？”

他一条索子一扯，扯得那贺雄站不住，一直趑趄到了他眼前。

他一条索子直缠，全缠在那贺雄的脖颈上！

贺雄的眼珠冒出，他倒地而毙！

那鄂北三鬼的老大直冲来，他一条招魂幡直抵老人的裆口，那老人恨道：“想试一试那地方么？”

他一挑，使把老大挑上了天，再一摔下时，他的手抓在了老大的裆口，叫道：“你死一下看看，这滋味儿如何？”

老三大叫道：“大哥，大哥！”

他一只碗一扣在那老人的头上！

老人喝道：“我还没死，总拿这哭丧碗扣我，不吉利的！”

他一夺，那一只碗便夺到了他手，他一斜，狠狠一挑，那一只碗竟是大力破开了老三的脑袋，像是一柄刀直插在他的头上！

老人索性再抓过了那一双筷子，一根根直插在那老大与老三的身上，一插在心窝处。

老大一声叫，便动归西天！

另一根筷子插在老三的肋间，直透出去。

惨的是老三那样子，竟是不死，他大声喝喝，直扑老人，想扼住老人！

老人哪里能让他扼住？

他一闪身，那老三仆通倒地，再也不起了。

郭斩看着，他的剑在手，他知道他再也不能走开了，今天他也得死在这里。

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惨烈的一战。

所有的兄弟都倒下了，只剩下了他自己！

可是那个老贼的弱处在哪里，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弱处？！

老人看看他，说道：“我从来没有这么杀人，只是你太过惹恼了我。我与你再也不说什么剑道了，我与你只剩下了拚争与生杀，只是血脏人亡，其实这很没有意思。”

郭斩看着他，心里很痛，他的兄弟们都死了，只有续忠与他还在，他叫道：“让开！”

续忠大叫道：“我要砍死他！”

大刀挥去，像是一阵风！

续忠的刀不是不快，但刀到了那老人手上，忽地他闪手便抓，一抓便抓住了刀！

他说道：“你还是死去吧！”

他手一推，那一柄刀的刀柄便探入了续忠的身子，只有一截刀尖在外面。

续忠躺下了，他说道：“老贼，……横行……你能横行几时？”

只剩下了郭斩与老贼。

两人对立。

老贼把他的手擦一擦，他说道：“我不喜欢沾上血，我的手从来不沾上血的，我讨厌血。血只在空中炸开的那一会儿才是美色，红红的，有一股鲜味儿。别的时候，血都是脏的，对不对？”

他回头对着美剑笑。

就是美剑，也同他的剑园的人一样，看这一场斗看得失色，她的脸苍白，简直吓呆了。

他扬头哈哈大笑。

## 第六十五章 铁剑绝响

剑园的人虽是在血腥里讨生活，但也从未有人见过如此惨烈的一战。

看看那金凤寨的六大头领，加上那鄂北两鬼，都是转眼间便毙命在老人手下。

直至此时，那老人腰间的那一柄剑还未抽出，他只是随手应招，并未出他的剑。

众人惊讶得叫也叫不出声来。

美剑看着他，心道：我的算计错了么，莫非我只能天天受他的冰冷身子，一直到他老死？他的身手出乎异常，我每一次看他，便知道了他更有高妙的身手。我只期他身死，但看他如此神威，他何时能死？

郭斩看着他，凶煞如天神一般，再看地上，都是他兄弟们的尸首。

他心里一阵子悲苦，心道：莫非我错了么？他是不可战胜的么？天道循环，果报不爽，这一句话应是对的。他的兄弟们都死在那老魔的手下，他能替他们报得了仇么？此时他心里一阵子疑惑：真的会有那一个弱处么，或许那老魔就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人呢？

他抽出了他的剑。

他看着剑。

嵩阳铁剑，几世威名，它曾是天下最有名的剑，据那个放鹤老人看，他的嵩阳铁剑会成为江湖一霸。

但放鹤老人的话失算了，怕这是他的头一回失算吧？或许是因为那放鹤老人是他的朋友，才对他如此一说的？

老人说道：“郭嵩阳，我出剑与你一拚。”

郭斩看着他。

老人说道：“其实你脸上有那一只猪，如果你不在意，你的剑道会更上一层楼的。”

郭斩不语。

像是柳双对伊文静所说，如果肖玉不在自己的脸上刻意。再画上一只猪，他会在剑上更上层楼。

可他郭斩呢，如果他不是在意那一只画在他脸上的猪，他会剑法更超凡。

但他不能不在意那一只猪，那一只猪与他心底里的痛苦同在，那一只猪是画出夺妻与失败两件大事。

郭斩说道：“好，我与你就再来比剑。”

老人说道：“人称你是天下第二剑，但你与我差得太多，我只能用我的左手与你动手。”

郭斩不语。

他不知道他会不会是老对手，但老人改用左手使剑，让他心里稍安。

他是狂人，但只有他，才能面对着这世界的剑客狂傲。

没有人会是他的对手，他的剑是神剑，他是剑神。

郭斩持剑在手，他怒啸道：“看剑！”

人如一支利箭，剑如一道光虹，直射那人！

老人回手，咣一声拔出剑来。

看他拔剑，尤如看玉女翩翩起舞，一翔一伏，一纵一收，都有无穷妙用。

似无势，真有势。

那些剑园的人都是一声喝彩。

美剑看着，心道：我只看过他两次拔剑，真个是君王气派，大是不凡。我何时能得了他的这一手本事，那才是天下奇人。

郭斩的剑飞到，剑虹如波，嘶嘶而响，到了眼前，只见老人一划剑，那剑便暑然而收，

两人直立，对面不过丈余。

老人笑道：“嵩阳铁剑，是一柄威剑，从来都是杀千军、夺大将的剑。只是在你手里，失了一种气度，可惜，可惜。”

郭斩持剑，剑尖向天，手依在心，说道：“失什么气度？”

老人说道：“夺千军，一剑定魄。语万人，一嘶失音。那是嵩阳铁剑的好处。你不知它的好处，你也没郭嵩阳的气度，我看嵩阳铁剑得者非人了。”

郭斩心里忽地想道他父亲在他舞那一柄剑时，突地闷闷不乐。他问过父亲，父亲说他不该用嵩阳铁剑，他应该用的是另一柄剑。当时他不悟其意，莫非这老人说的是此意，也是父亲当年心意么？

嵩阳铁剑的剑法招招狠重，势势夺人，他一剑出手，便势再难收，一招招逼向那老人！

老人直待得他的剑到了眼前，方才一拨而收，说道：“这一势实在不行，嵩阳铁剑的威风没了，哪里寻得好处？”

他再击一剑，那一剑忽地变式，一连三剑，都是冲向那老人的怀中！

老人一叹，叫道：“好剑，好剑，能使这种剑法，世上已是再也无人了。”

老人叹道：“郭嵩阳，你莫逼老夫，老夫要是杀了你，岂不是世上再也没有好的剑仙了？你的心智，可达那剑仙心机，你好自为之，莫失了机会。”

郭斩听得他说，此时心里竟是如灰，他心道：罢了罢了，我与他动手，直是不如，他看我如儿戏，竟是边出手边教诲我，叫我难堪。我与他出手，岂不是难？

他大喝一声，剑直挑，再挑，竟是挑得七弯八拐，把一剑挑当成了针。

那老人叹道：“好一招绣针柔柔，像女人临窗，一刺成绣，天然绝品，人不能识。你的这一剑是铁剑精华！”

他一连应了八剑，方才退开，看他左手，一挑一应，都似古拙，但实是精当，一招一式，都绝不多不少。

他大声道：“嵩阳铁剑，果然名不虚传，若是你一来便是这剑势，老夫就不该在你的脸上画猪，你那时便不是猪了，只当老夫是猪了！”

看他如此盛赞，郭斩心里愈重，他再提剑，想做雷霆一击。

只是他心里仍在想着那一事：老人究竟是哪里有那弱处？

他失神的样子让老人看出来了，他一叹道：“剑是正神，心为正，则剑正，心歪，则剑再不正。你心里想看别的，便想出巧，剑也显出不振来，此时便易成了人家的俎上肉了。”

郭斩心一惊，他怎么知道我心里想着要用计？

他挑起剑锋，剑芒闪闪。

嵩阳铁剑欲再一击！

他挑一剑，那老人咦了一声，说道：“这一剑很邪，不是嵩阳铁剑所为。”

再一剑一剑，都是挑向老人身上。

老人明白了，他忽地大笑，说这道：“郭嵩阳，我明白了你的鬼心意，你以为你得



了那个妖剑的鬼主意，能胜得了老夫，那是作梦了！”

他看着郭斩，让他的剑嘶嘶在他身上飞绕。

一连出手十几招，他说道：“我让你死也无憾。你能也用心思，你的心意便不是什么剑仙了，你只是一个剑客，一个可怜的剑客！”

他突地出剑，一剑刺伤了郭斩的手臂。

他大声道：“肌窍张而心盛，肌窍闭而心迷，这就是有的剑客为什么在与敌手对敌时，竟使自己的身上出血受伤的缘故。”

郭斩突地觉出他的体内生出一股怒气来，他的剑握在手里举重若轻了，他的手因为认真、紧张而微微发抖。

他暴出一声大喝，声震得众人皆是失色。

老人傲啸一声，叫道：“郭嵩阳，你果是一个好汉子，你的剑法不错！”

他当当当一连还击五次，挡住了郭斩的剑，大声道：“好剑，好剑，这五下还算是剑仙！”

郭斩看着地上的尸体，他再看看对面的那一个老人，心内悲愤：就是一死，也得一搏！

老人看着他，说道：“能拿出你那铁剑最好招数来！”

郭斩冲向他，一剑劈斩！

剑式变成了刀式。

人无法看清他使剑的招数，横飞纵走，都是剑锋，来去挑剔，皆是杀机！

老人叹道：“好，嵩阳铁剑能为天下第二，信不虚矣！”

老人看他出手，竟是从下向上一挑一剔，他叹道：“真个是好剑，刁且怪！”

老人的剑只是压，一挡一压，便像是春风迎冬雪，一化皆消。

郭斩再劈了几剑，看看无功，他心里悲叹：他不是老人的对手，难道他真个是天下

再无人能胜？或许他只能是受天谴，至天命，到了最后风烛残年的时候，方才能自损自消？

当——，一剑击出，他再是一退。

他的腿上有血。

老人道：“嵩阳铁剑也差些火候，这一剑如是走险，你便不会受伤。”

郭斩怒极，看看无望，原来想一击得他那弱处，不料得出了许多招数，所有的兄弟尽死在他手里，也不曾胜得他一招半式。

他看着那老人，也许他真的是神，是战败不得的神？

美剑心道：看来，没有人能胜得了他，如果他不被人暗算，他就不会死。但他是一个能会生生不息内功的人，他睡时也如醒着，你怎么能胜得了他？妖剑想算计他，怕最后也得失败。可他败不败，与我有什么关系，老人此时总得夜里搂着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便是我，没有我，他便不能入睡。这岂不是最好的契机？到了最后关头，我也得找一个能杀得了他的人，杀了他，我便能取而代之了。

郭斩迎风一劈！

这一劈很是有力量，竟把那一剑变成斜斜刀势，一劈到底！

老人只是斜斜一顺，那一顺竟是把那剑都顺过来了，两柄剑挑在了一起！

当当当三次碰撞。

嵩阳铁剑几乎脱手！

郭斩看着他，心里大是惊惧。

他是不是只会败在这恶魔手下？

他啊地吼叫着，身子直扑过去！

这一击是赴全力，他的身体比他的剑更锋利！

老人叹道：“不要性命，不算是好剑客！”

他一挑，那一剑便失空。

郭斩几乎跌倒。

人都看着，看这惊心动魄的一战。

那些剑园的人，看罢了他两人一场剑，竟有终生再不敢言剑者。

他们看着，心里明白，剑在人家手里，直如有了生命一般，或进或退，都是天意，直如天衣织就，本来无缝。

老人看着郭斩，说道：“我明白了你的心意，只是你是天下第二剑，你的剑有意有情，且还有度，也很不易，你还是别拼命的好！”

郭斩恨得咬牙，从来正义行盛，失道屡败，方才是道长魔消。可谁看到竟是这恶魔当道，每一出手，便做天下人师？

郭斩怒吼一声：“天不公平，天不公平！”

他纵身飞出，在空中旋了三旋，劈空一斩！

这是嵩阳铁剑的绝招——失空斩！

老人看着脚下，他竟对从空中来的那一剑看也不看。

众人惊愕，再在众大的失声惊呼中，郭斩飞速而落。

直如瀑跌九丈，龙跃长渊！

再看老人，一挑剑尖，只是轻轻一点。

他的身子飞出去了，他再复回头。

他看着郭斩，郭斩站在那里，他睁大了眼看着老人。

老人的眼里像是有泪，他说道：“我没有法子，我承认，嵩阳铁剑是天下少有的剑法！”

忽地，郭斩的脸上出了一道划痕，那是一道血痕，再淡淡地化成怒放的花朵，一直绽开在他的脸上，他的脸被人一剑劈开了！

剑神坐在地上，他看着郭斩，郭斩手里仍是死死握着剑，他的手不松，他的手仍不忘剑。

老人摇头道：“你是剑神，你也是一个剑神啊！”

他的眼里落泪了。

人都走了，连那个老人都是喃喃念道：“无子期，吾终生不再谈琴，我终生不再言琴。”

美剑一个人站在那里，她的心木了，她头一回才知道，她此时不是美剑，她看着郭斩的尸体，竟泪水潸潸，再也止不住。

她心道：他也死了，他也死了，世上再也没有一个能用剑的人了。

## 第六十六章 深夜来客

剑神坐在他的静室内，他看着架上，那里又多了一柄剑，它是嵩阳铁剑。

疯子死了，肖玉死了，黄肆也死了，艳剑也死了，如今郭斩也死了，天下只剩下了妖剑与美剑。

美剑为我所有，妖剑必除！

只是他有一些不安。

那个郭斩一心要挑他的弱处，那是极明白的，他那是为什么？他不是剑神的对手，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他去洗浴了，每逢太战后他必洗浴，他不喜欢那血腥气，他厌恶那血腥。

他坐在浴桶里，让两个侍女使柳条儿用劲儿抽他，那全身的污垢都被抽掉了。

身上的皮肤虽是光滑，但已是老年人的皮肤了。

他看着侍女，那两个娇气吁吁的侍女是他的爱宠。

他不允许那美剑来为他洗浴。

只有在此时，美剑才体味到她与那剑神究还是隔着一层，不能与他同心。

剑神让那侍女两人为他洗耳朵，这两个侍女是他最心爱的，她们两个在静室里替他看剑，替他打扫。

两个侍女替他洗罢了身子，再擦他的耳朵，一个问道：“主人的耳朵里，这些污垢要不要洗掉？”

剑神喝道：“洗掉，再弄上一层污垢，仍照上一次一样。”

两人心里纳闷，但她们从来不敢问，因为她们一问，必是会遭杀身之祸。

就把他的耳朵里那些污垢洗掉，然后再涂上一层新的污垢。

剑神是一个爱干净的人，他在两人擦那污垢时，闭上了眼睛，他不忍想，不忍看那污垢。

正在这里擦洗，忽地有人叹道：“可惜，可惜！”

老人的心头一震，？屋内有人。

他看到一个人，那人一身青衣，站在屋门前。

他是妖剑，也就是那个放鹤老人。

剑神冷冷道：“我在这里正想着，天下七剑还有一个人未死，你就来了？”

妖剑说道：“我来找你，是有要事要说。”

剑神说道：“出尔反尔的小人，还有什么事能取信于人么？”

妖剑笑笑，说道：“如果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能不能愿意听一听？”

剑神笑笑，说道：“这里是我的密室，你能进来，足见计谋之深。只是你再也出不去了，就是站在门口，你也难逃一死！”

他正要起身，忽地听到了妖剑狂声大笑。

他仰天大笑起来。

剑神不动了，他坐在浴桶内，这个妖剑有些神通，不可不防。

他心里忌这妖剑，比见那郭斩更甚。

郭斩只是一柄铁剑，一柄坚利无比的铁剑。但黑灰白是一柄妖剑，一柄说不定会出什么招数的妖剑。

妖剑说道：“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的秘密已经被别人知道了。”

剑神漫不经心地说：“哦，我还有秘密么？我的事，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

妖剑说道：“还有一些小事，如今人家也知道了，譬如你的耳朵，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弄些脏物，像是流了脓水什么的。那是不想让人碰，也不想让人看，人家一看那脏样儿，便讨厌它了，是不是？”

剑神看着他，眼光突地亮了，他大声道：“好，你有眼光，只是你还出得去么？”

剑神对着两个侍女喝道：“擦干我的身子！”

两个侍女一见黑灰白进来了，自是惊慌，但一见剑神仍是从容，便也不慌。

她两个替剑神擦干了身子，然后替他穿上衣服。

剑神说道：“如果我是你，我就在穿衣服的时候快逃，不然再也没什么机会了。”

妖剑仍站在那里。

剑神说道：“你死定了，像你这么聪明的人，绝不会来送死的，你有什么招数，能让你自己不死？”

妖剑狡黠的目光盯住了他：“没用，没用。你的敌手不是我，就是我知道了你的耳朵，我也杀不了你，只有一个人能杀得了你。”

剑神说道：“他是谁？”

“柳双。”

柳双？剑神忽地有些神色不定了。

柳双确是他的心腹大患，如能杀了柳双，他此生再也不会会有敌手了。

他说道：“你来做什么？”

妖剑说道：“特来送你一个消息，柳双也是长叶岛的人，他也习一种生生不息的武功。”

剑神看着他，眼光忽地亮了，他说道：“你还要告诉我什么？”

妖剑说道：“我要再告诉你的是，他的舌内软颊是碰不得的，如果碰了，就要出事。”

剑神盯住了他，忽地笑了，他说道：“有人哪里不好看，绝不会对人说的。”

妖剑缓缓说道：“也可能会说，只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罢了。”

剑神凝一会神，如果能对着柳双的下颊一击，那也是极难之处。。能把那隐处练至那里，显见得他是受父母所教，方才能如此，不然像他练时，只是随那潮水一升一涨，自是能练至哪里，便是哪里了，哪里还有余裕去另找一处？

他怎么样能击到那柳双的软颊？

妖剑说道：“人的软颊，只有一个时候能让人看到，那就是吃东西。”

剑神大喜，他大笑起来，说道：“对，对，喝酒，喝酒！喝美酒时，那里方能让人看到。”

剑神知道，练那种功夫的人，那一处弱处像是极薄的皮一般，脆弱不堪一击。

如果他在柳双喝酒的时候，对着他的软颊一击，他岂不就是一个死人了？

剑神对妖剑说道：“你告诉了我这些，你以为我会放过你么？”

妖剑笑笑，说道：“你当然会放过我，因为你早晚还会用到我，我说过，你会再来找我的。”

剑神看着妖剑，他一直看着妖剑慢慢走出了他的密室，他没有动。？

两个侍女吓坏了，她们才想到了她们还是光着身子的，急急掩饰不及。

剑神看着她们两个，忽地说道：“你们两人都随我许久了，你们家里的亲人有么？”

两个侍女一听得剑神问起，便都是跪下，说道：“小婢家里有亲人。”

剑神说道：“隔壁秘室里有纸笔，拿来写下，我可以让他们做一个官，或是做一点儿事。”

两人急急忙忙去隔壁找纸笔，还想着如何把所有的亲戚都写上。

两人拿来了纸笔，坐在那里写。

剑神说道：“我的事，要找所有的心腹去干，你们是我的心腹，你们的家人更是我的心腹，要他们去做事，我会很放心。”

两人写毕了，拿与老人看。

老人说道：“不行不行，你得把他们住在哪里，都写下来，我好派人去找。”

那两个女孩儿笑着，咯咯而笑，说是忘记了。

她们再想了一想，把所有的亲属都写下来了。

剑神看看，说道：“好，好，真个是好！我明日便派人去，要他们来做事。”

两个侍女跪下去，说道：“谢主人恩典！”

老人大笑，说道：“主人恩典不易，你们是不是得有所表示？”

两个女孩儿推推托托，样子还十分羞涩，她们再轻轻地剥下老人的衣服，把他放在床上，一个轻声说道：“奴婢只有一个身子，一副全心为主人的心肠，望主人笑纳！”

老人大笑，说道：“好，笑纳，笑纳！”

另一个说：“主人要小婢做什么，小婢便做什么，一心一意去做，还望主人垂怜！”

老人大笑，说道：“垂怜，垂怜，我一心垂怜你！”

老人便大逞淫欲。

不知昏晓。

到了此时，老人反比平时健旺。：

看看人都疲惫了，老人说道：“你们两人睡一会儿，如何？”



两人依偎在他的怀里，说道：“主人不睡，我们怎么睡？”

老人笑笑，说道：“你们入睡了，我方才能安心一睡，你们不知道么？”

他便哈哈大笑。

两个不知道他笑意，只以为他恩宠有加，心道：我们两人与那个美剑也差不多，只是她的武功好，主人便对她好些了。我们好好打磨这一个老人，说不定将来的荣华富贵，无可限量。

她两个便依偎在老人的怀里，轻轻睡去。

老人忽地老泪纵横，他慢慢吟道：

“后宫佳丽三千人，  
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  
玉楼宴罢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  
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  
不重生男更生女。  
骊宫高处入青云，  
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漫舞凝丝竹，  
尽日君王看不足。  
渔阳鼙鼓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曲。

.....”

他喜欢这两个女孩儿，他不能再喜欢这两个女孩儿了，他身旁的人只有这两个女孩儿不识那杀人害人的江湖机窍，但他再也不能容得这两个女孩子。

他叭地出手，点了那两个女孩子的穴道。

她们的脸上还带着笑，她们是不是在想着他们与亲人团聚，她们给亲人带来了幸运，给他们带来了好运？

他一下子点在那个女孩子的死穴上。

那女孩子吃惊了，她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不明所以，她喃喃道：“主人，主人，我心口疼……”

她便死了。

再看另一个女孩子，她春色带醉，在一心酣睡，她的脸红红的，她的手很细嫩，她在笑。

老人出手去，不忍，再回过手来。看着她，一叹道：“你们也是可怜……”

他再伸手出去，点了那个女孩子的死穴。

她的嘴角忽地涌血了。

她睁开了眼，她说道：“我怎么了，我好累，我累……”

她也死了。

夜更深了，他慢慢走出去，看着那一间密室，他突地一击，啪地打在那房门上，哗哗石壁都是轰响，石头纷纷滚落，把那一间密室都埋没了。

人听到了响声，都跑来看，叫道：“主人，主人，没有什么事儿吧？”

老人看着那屋子，他的泪水快出来了，他说道：“琴女与剑女两人，她们两个都压死在里面，都压死在里面了！”

一个大汉叫道：“快救，快救！”

众人便去搬那石块。

老人突喝了一声：“别动了，让她们.....在那里安息吧。我再也不要看到这一间房子，我再也不要看到它，任何人不准动它！”

众入看他。

老人叫道：“快，快，拿石块来，封住这一扇门，把门窗都是封死，我再也不要看到这一间屋子，我再也不要看到这一间屋子！”

人都在忙碌，只有远处的美剑站在那里，看着且伤凄又心悸的老人。

## 第六十七章 赠尸示威

美剑看着老人进了密室。

她也慢慢走进去了。她对于这一间密室很熟悉。

这里的间壁，就是那一间刚刚封死的浴室。

那一间浴室封死了，封没了美剑再不许去的地方。

她看老人，忽地说道：“你老了，你老多了.....”

她说得很有情意。

老人点点头，说道：“人都会老的，你到时也会老。”

美剑依在他的身上，说道：“我宁可自己老，也不愿意让你变老。”

他看着美剑，他心里一叹，她说得很有情意，说得情意绵绵。偏偏她总是那么容颜如玉，她怎么会老？就是他老死了，埋到了坟丘里，她也不会老。

她莺声说道：“你少操一点儿心，你没了她们两个，一定很难受，只是我在你身旁，你还不愿意么？如果你愿意再找，你就再找两个女孩子，比她们好的女孩子，不是有许多么？你要是不愿意，我去替你找，好不好？”

老人摇头，他说：“我再找，空惹伤心，不如不找。”

美剑依紧他，说道：“那更好，你便只宠我一个人。我天天安慰你，天天依在你身上，好不好？”

老人看着她。

她说道：“从前我与姐姐都恨你，我说盼得用我们的美色一天天伐你，我们要一直把你伐死，可如今我不愿意了，你是一个男人，一个唯一我愿意嫁的男人，我不愿意你死，你能不能学会那长命的诀窍，你能长命，我便有了福气。”

她说得是真是假？

老人只是笑着，很快乐地笑着，他很满意这个女人。

只有美剑，才是最聪明的女人，她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安慰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他是不是该睡了，已是夜深了。

但忽地美剑告诉他一句话，说道：“我找到了那个柳双，我知道他在哪里，我的人一直跟着他。”

老人道：“他在哪里？”

美剑笑道：“他在城外，在樊家酒店。”

“樊家酒店？”

“不错，那是一家很小的酒店，那个店里只能住三十来人，柳双与他的妻子伊文静，还有那反复无常的小人妖剑都住在那里，那个妖剑还到处打听你。”

老人漫不经心：“他打听我什么？”

美剑说道：“他们打听的是，你从前与人交战，都杀死了哪一些人？我想他们愿意知道这些，除了问那个妖剑，还不如来问我，你说是不是？”

老人看她。

她很得意，她说道：“我今天还做了一件事，你听了一定高兴。”

他问是什么事？

她笑了，她说道：“我把那九个人的尸体都盛殓了，装在一口口好棺材里，派了几辆车，……”

老人笑笑，说道：“好。”

她再说：“我还把这些棺材送往一个你想也想不到的地方。”

老人说道：“除了墓地，你还能送它们到什么地方？”

美剑大声艳笑，她斜眉睨了老人一眼，说道：“错了，错了，我送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听了一定更高兴。”

老人忽地想到一件事，他的身子冰冷了，莫非她真的把那尸体送与了柳双？她是不是疯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忽地叫道：“你是不是把那些尸体送与了柳双？”

她大声道：“对啊，我送那些尸体给了柳双，他看了一定伤心，他再与老爷子动手，他心里的怕意就不能消失。他看着那些血肉模糊的尸体，他一定会怕，怕得要命。到了那时，老爷子要杀死他，岂不是易如反掌？据我所知，他不会误了许久的，他会一鼓作气，来与你动手。”

老人的神色极是难看，终是让她明白了。

“你不愿意，你不愿意把那些尸首交与柳双？你不愿意让他们看到那尸首？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愿意？”

老、看着她，他能不能对这女人说实话？

她樱桃小口半噤半挑，看着老人，那神态分明是待着他垂怜。

他轻轻说道：“我没什么不愿意的。你既是把那些尸体送与他们，便送他们好了。”

美剑轻轻叹一口气，她说道：“我发誓，我再也不会做让你不愿意的事儿了，我不

愿意做。但愿我做的这一件事能帮你，我一定要帮你。”

老人说道：“我很累了，我一累便睡不着，只有你知道如何能让我睡着，是不是？”

她轻声说：“号。”

她抚摸看老人，让他入睡。

她心里在悄悄窃笑，老人头一回没有在他的耳朵里有一些像是脓水一般的污垢。他是忘了，还是他被那两个女孩子得知了那一真相？

老人忽地想起一件事来，他叫来了一个人，那人是莫名椎。

老人说：“这两张纸上的人，都是很重要的人，你明天务必把他们都杀了。”

莫名椎说道：“主人，这里的人有的住得很远，明天……”

老人喝道：“八百里加急，快马一催，务必去杀！”

夜真的很深了，那伊文静忽地推醒了柳双，她躺在柳双的身旁，说道：“你怎么这么能睡？”

柳双说道：“不好好睡，还做什么？”

伊文静说道：“妖剑先生走了，他走出了，好久没有回来。”

柳双说道：“他说他要去打探一下那个老贼的秘密，不方，便大家都去。”

伊文静说道：“你不觉得他行为有些诡秘？”

柳双笑笑：“做他那种事儿的人，就是有些神神鬼鬼的，你不必在意。”

伊文静看柳双，忽地说道：“我真的不知你自从好了后，是不是已经不像原来那么聪明了。”

两人无话。

忽地，店门当当敲响了。

店主人叫道：“来了，来了！”

又是一起深夜来住店的么？

听那店主人啊一声怪叫，再也无声。

柳双倏地起身，他一冲至店门前。

原来店主人没出什么事儿，他只是吓得昏了，灯也丢在地上。

原来店门前，一列摆着九口棺材。

深夜几辆车送来了棺材，不吓死人才怪。

那车人看着柳双出来了，便说道：“这一位是不是柳双柳公子？”

柳双沉声说道：“正是，不知深夜找我，有什么事儿？”

那人一揖道：“在下是神剑美女的手下，她派在下送来了九口棺材。”

柳双说道：“不知道她派你送九口棺材是何意？”

那人说道：“不知道，在下告辞。”

他赶车，带着那几辆车走了。

柳双让店掌柜掌灯，店掌柜吓得不敢，伊文静说道：“你把灯给我！”

伊文静提着灯，跟着柳双去看那棺材。

第一口棺材里，躺着的是那个足智多谋的古诗乌，他的头被击碎了，有人一只手拍在他的头上，他死了。

第二口棺材里的是那贺雄，他死得也惨，一条索子全缠在他的脖子上。

第三口棺材里的是徐晟，半截棍子仍在他的胸内插着。

再看那几口棺材，里面都有人。

最后一口棺材是大的楠木棺材。

那里面一定是郭斩了。

柳双哭了，他的泪流得满面都是。

他说道：“大哥，大哥，你不能那么做，他有弱处，只有我才能与他动手，你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你是知道的，对不对？”

他再打开了那棺材，看到了郭斩的尸体。

郭斩的脸被砍了一剑。脸分割开了，再也不复是平时的郭斩，不是那个气宇轩昂的郭斩了。

柳双看着郭斩的尸体，他哭了，看得很细。

伊文静说道“公子，他们去死，是要找出那老贼弱处的，你看仔细些，别让郭大哥白死。”

柳双看着，越看心里越痛，他哗哗流泪。

伊文静扯住了他的手，轻声说：“公子，公子！”

柳双看完了，他坐在地上，对那目瞪口呆的店家说道：“你替我去弄些纸烛来，我要烧尊奠大哥！”

他坐在地上，一直等着那店主人回来了，他烧着纸，一声不吭。

谁知道他心里此时的怒火，是不是一心要杀死那一个老贼？

他哭着，但是无声。

只有轻轻的风声吹着那纸灰，向一旁飞掠。

忽地，他面前站了一个人。

那人是妖剑，他说道：“我刚才听说了，便赶来告诉你。可是，不等我来，他们便被送来了……”

妖剑跪在郭斩棺材前，他说道：“郭斩，郭斩，你是我们天下七剑里的第五个人，我是第六个，明日不远，我去找他，就是一死，也得与他斗到底！有我与柳公子在，你的仇恨必报！”

妖剑泪流如面。

众人里，只有郭斩与他交厚，从前他既是放鹤老人，又是妖剑，这秘密只有郭斩知道。



郭斩是他的朋友，他或许只有郭斩这一个朋友。

妖剑哭得天昏地暗。

柳双与伊文静看着，伊文静要去劝他，柳双扯住了她。

伊文静心道：双哥又发痴了，像他如此一痴，岂不是要误大事？

她一心想去劝一劝妖剑，但柳双只是看着妖剑。

妖剑再不哭了，柳双说道：“刚才不知你到哪里了？”

妖剑一看柳双说话，是对他有了疑心，他一叹，说道：“我刚刚去了一个地方，问了几个人。”

柳双慢慢说道：“是么？”

妖剑说道：“你以为我去了哪里？”

柳双说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几进几出那剑园，实是够忙碌的了。”

妖剑忽地怒起，他说道：“你.....你.....”

柳双不语，他只是看着那妖剑，妖剑哭道：“我徒弟死了，我的孙子也死在那老贼之手，我不如你，我的功力不如他，我只能智取，但我智取也不曾成功，我又失去了郭斩这一个好朋友。”

他再复流泪。

伊文静突地觉得他很可怜，她扯一扯柳双，要他再不要问妖剑了，免得他难堪。

妖剑忽地说道：“柳公子，你对我有些想法，我也不会怪罪你，只是我从我的朋友那里得来了一个消息，我想我该告诉你。”

柳双不语，只是看着他。

妖剑说道：“他们说，那个老贼一身都没有什么毛病，他有洁癖，每逢杀了人后，必是要好好洗浴，他要洗去他的血腥气，他那么干净，可他的耳朵里却总是流着脓水.....”

柳双看妖剑，他不明白妖剑的话。

妖剑说道：“他与女人亲近，但却不让美剑与他一起去洗浴。”

伊文静说道：“我也不……与公子一起洗浴。”

那妖剑说道：“但听说在那个剑园里，有一间浴室，里面有两个女孩子，她们都是老贼的宠妾，她们每每侍候老贼洗浴，别的人不得干预。”

柳双沉吟。

妖剑说道：“我想他的毛病一定在他的耳朵上。平素人们的习惯是，你哪里有残疾，人们便不忍加视，不敢加视，那是怕，怕一看了心里不好受。老贼正是用此心理……”

伊文静说道：“我听明白了。”

她很高兴。

妖剑说道：“公子，明日再见，我会在明日去与他们交战，我的最后一个朋友郭斩也死了，我活也无趣。”

妖剑慢慢走了，柳双与伊文静看着他走，他的身形佝着，他老了，他老得很早，似乎比那个恶贼剑神还显得更老。

## 第六十八章 绝剑

天渐渐地亮了，美剑看着天光渐渐落在她与那老人的身上。

如今她再也不像是平时了，她平时看也不愿意看这老人的睡态，此时她像是欣赏一件玉器一般，认认真真看着那老人。

他的脸相是老的，看去疲惫不堪，他的样子是丑陋的，怪不得艳妹看不起他。

对了，艳剑不管生死，都只能是她的妹妹，叫她艳妹，叫她艳妹，她只能是美剑的妹妹。论心智，论本事，她只能是美剑的妹妹。

她看着老人，心里很厌恶他，就是他，能令美剑看中，与他在一起度过一年时光么？

就是他，能让美剑这艳若天仙的女人天天依偎在他身上么？

他有什么好？一个臭皮囊！

天再亮了，她几乎能听得到那车马的奔驰声，车在轰轰响，马在急声长嘶。

那个柳双会来，那个妖剑会不会来，他不会与柳双一齐来？

如果美剑真的需要他时，他会出现的，他是一个聪明的男人，他是一个能知道女人心思的男人。

只是他早早晚晚也是美剑的手下冤鬼。

江湖上的人过了今日，会再一声声高呼：“神剑美女，神剑美女！”

那时一统天下的再也不是这个剑神了，而是她神剑美女！

老人醒了，他的眼皮松松的，张开了眼，看看四周，他此时像是一个很可怜的婴儿。

他看着美剑，说道：“天亮了？”

美剑轻轻笑了，她的心境从来不曾这么好，她说道：“你得起来了，也许今天你会杀死江湖上最后一个与你作对的人，你便成为天下唯一无二的君王！”

这君王看来很有些可怜，如果他不拿起剑来，不站在那些壮汉的身前，他就不像是一个君王，尤其是在床上，在女人的眼前时。

他说道：“今天，柳双会来么？”

美剑说道：“他不会来，但他会在门口放下一封信，告诉你，他在那凤塔等你，你上午就得去。因为他等不下去了，他急着要送死。”

老人想一想，他也想着该是这样。

门笃笃敲着，有人叫道：“主人，有一封信，是那个柳双柳公子送来的。”

他笑一笑，世上少的是聪明人，可他与美剑都是聪明人。

他说道：“拿进来！”

那个大汉低着头，他知道他进了这屋子，最好是没有生眼珠子，他什么都不该看，低头，只看地，把那封信放在床前。

美剑拿起了这封信，她撕开了。

果然是柳双的信。

果然是约在上午。

果然是约在凤塔。

老人大笑，他说道：“一切都在我的彀中，他死定了！”

凤塔是丑陋的，他们相逢在凤塔下。

柳双仍是一身白衣，他白衣飘飘，站在那里，与伊文静一齐。

美剑跟着老人，他的身后有十五人，那一十五人，人人都是黑衣青裤，人人手捧一柄宝剑。

柳双说道：“你杀人太多，今日得偿血债！”

剑神一笑，说道：“如果你能胜了我，那也不错。只怕仍是旧样故事。”

他回头，对着那一十五人说道：“柳双，这里是一十五个人。他们抱的都是名剑，第一个你想必认得，他手里的便是那天下第一名剑干将。这一柄剑本来在你手里，可后来到了我的手里。如果你要用，我便借与你。你胜了我，你便可占有此剑，甚至这些剑。可你要是败了，你的命也不保，哪里还有剑在？”

柳双笑笑。

老人再说：“这第二柄剑，是莫邪剑，它正在美剑手里，她与艳剑都是我的妻子。第三柄剑，便是那郭斩的嵩阳铁剑，它是我胜了郭嵩阳后拿到的。”

柳双说道：“我若胜了你，只是把那干将与嵩阳铁剑交与我，干将我将拿来埋在明儿与慈儿的衣冠冢内，嵩阳铁剑我得找到他的后人，送与他。”

老人说道：“我还有未说完的话，这第四柄剑是从前的魔剑，是独孤红的一柄剑。

它出手时，人皆知不祥，必遇血而归。第五柄剑是断剑肖玉的剑，它是断剑。还有疯子使用的剑，武当派的黄肆所用的剑，你愿意看看么？”

柳双说道：“我不看剑，我只想要你一命。”

老人大笑，说道：“都是那么说，说是想要我的命，但他们后来都死在我的剑下。”

他提剑直指着柳双，说道：“从前我也杀过不是剑客的人，他们的手里拿的兵器是什么，我从来不曾拿走他们的兵器。但我如是杀死了你，我改了主意，我拿走你的兵器，从此在我的静室里会再添几种兵器。听说你使用的‘定海音’是一种怪兵器？”

柳双笑笑，说道：“如果我杀死了你；便是给我的几位兄弟报了仇，如果你杀死了我，你再也不怕有人要杀你了，你与郭斩嵩阳铁剑的仇便再也遥遥无期，无望复仇了。”

两人对立。

美剑看着两人，心道：看来那个伊文静真的与他很好，他们两人那一望一瞧，一蹙一颦，都有深意，看来两人相爱甚深。

她心里涌上了一股嫉恨。

她没有那么真心爱她的男人，没有那么真心把她放在心里的男人。

剑出手了，在老人的手里，他这一次没有那么很漂亮地拔剑，对着柳双，他知道再漂亮也没有用，他得一剑一剑与人动手。

柳双也慢慢拿出了“定海音”。

他曾手握“定海音”，胜了唐六老爷子，如今他能胜得了剑神么？

忽地，那些剑神的手下都是吼叫起来：“剑神，剑神，天下无敌！”

柳双一扬手，“定海音”砸向那剑神！

一来一去，晃如眨眼。

再是回来了一人，他是聊双。那对面的剑神也凝定剑势，盯着他。

再交手一招，这一招众人都看得清了。

这一招很慢，先是剑神的剑挑了一下，再慢慢复上，直刺柳双的面门，复是斜歪，再奔他的太阳穴！

柳双的“定海音”只是斜一下，再向他的头上一挑，击扣向他的剑尖！

剑神再回手，剑反背后，似果老骑驴，有心无心。

柳双的嘴角出血了，显是他在那剑气下受了伤。

一旁看的人，除了美剑与伊文静外，人都是有些难受，这么慢慢的，一会一招，到了天黑，怕也战不了几招。

但看只是这么几招，那个柳双便受不住了，他的嘴角流出了血，他是受了内伤了么？

伊文静叫道：“公子，公子，你不是他的对手，你别与他动手了。”

柳双摇头，他眼前闪过的是郭斩，是续忠，是艳剑……：

他声音嘶哑：“让开，我要与他决一死战！”

两人再扑到了一起。

这一回，人都看不到剑了，只见白花花的一片，像是光影，似是剑团。

再细看看，竟是没有人影，也没有剑影，只是有一声声响，响在心，响在眼前。

再是嘎然而收。

柳双的嘴角流的血更多了，他的血流到了颈下，染红了白衣。

剑神的手也流血了。不知是那“定海音”击在了他手上，还是他的虎口震裂了，只是血从剑柄流下，染他腕红。

柳双再大喝一声，声震深渊，一吐“定海音”，击向他的头上！

真的听到了一声响，嘭——，很大的一声响。

是不是那“定海音”打在了他的头上？

只见他晃一晃，再复站住。

他的剑斜斜一挑，对着那柳双，他说道：“我与你一比斗兵器，不如我与你都是来

一些厉害本事，你与我都啸叫着，边啸边是出剑，不在兵器上用上内力，只用内力发啸，震慑对方。手里比的只是招数，你愿意不愿？”

柳双点头，说：“好。”

两人都是扬头大吼，啸声激越。

柳双的啸声如龙吟，深泽高润，皆是森肃。

那剑神的啸声恰似豹啼，一声声摧人心肺！

正在柳双扬头一啸时，忽地一柄小剑吐出，直射向他的咽喉！

柳双只来得及一低头！

那一柄小剑吐入他的舌内，吐在他的软颈内，一点而退。

剑神扬头大笑，他笑道：“你的弱处在那软颈内，我也知道。你死在眼前了，你知道不知道？”

他看着柳双，柳双的身子摇摇晃晃，他看着剑神，失色道：“老贼，老贼，我与你拚了！”

他再扑一下，剑神看他扑来，毫不在意，他拿着那一只“定海音”摇摇晃晃，直扑在眼前！

剑神大笑，笑声未止，忽地他看到了那“定海音”变了方向，直向他的头上砸来！

他直扑向前，一剑挑向对方的胸肋！

那一剑无功，柳双的胸肋如他的身体一般，无法刺透！

他忽地觉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声响，那一声太大了，把他的头脑一下子震昏了。

恍——，

他最怕的声音就是鼓声、锣声，怎么这一声破音，既像是鼓声，又像是锣声？

他的身体站不直了，柳双的“定海音”有这么大的声响，这是什么威力？

他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人，人们都指点着，他们看着他，说些什么，像叫些什么。他

听不见，只听得那一声咣咣的响声在耳旁响。

他的耳朵出血了，血流不止，流得很慢，但在不停地流。

伊文静忽地笑了，她知道柳双赢了，那个剑神的耳朵一定是受了重伤，他摇摇晃晃，再也站不直了。他的脸变得苍白，他直瞅着柳双，再也没了那灵气。他手里的剑像是一支烧火的棍子，只能用它来支撑他的身体了。

柳双说道：“你输了。”

剑神忽地觉出不妙，他一剑刺入柳双的舌下，在软颊那里一剑刺入。

如果柳双的弱处真的在软颊，他早就该倒下了，他此时怎么嘴里血都不出？

“你骗了我？你骗了我……”

柳双说道：“人告诉你什么，一定是别人对他说的，那就不一定可靠了，你说是不是？”

柳双在擦嘴角的血了。

他站在那里，站得很坚定。

剑神反是有一点儿站不住了，他说道：“好，好……”

他手下的人都不再喊了，他们哑口无声，忽地他们发觉了，剑神永远不败的神话像是靠不住了，他现在就败了，他要败在那个柳双公子的手下。

剑神的耳朵里不断地滴血，血越流越浓，越流越红。红红的血滴在脸上，落在地上，再也不止。

美剑说道：“你的耳朵！”

剑神拿起了剑，说道：“你想杀死我，还没那么便宜。”

他再复上，慢慢对着柳双，想再用他的天一剑法。

柳双不动了，他回头对伊文静说道：“文静，你说我该不该杀死他？”

伊文静只是对着他笑了一笑，她这一笑让美剑也心仪，她的神彩真是过人，美剑也



不如她。

柳双说道：“我知道你的心思，好，我便依你就算了。”

他一回手，说道：“静儿，把你手里的剑给我。”

伊文静得他叫一声“静儿”，心里甜甜的，她递上了手里的剑。

柳双说道：“我与你比剑，我不想杀死你，我只想在你的脸上画一只猪，看你做一只猪，也像我的大哥郭斩那样，要在街上行走，要与人说话谈天，看你心境如何？”

柳双大喝一声，直扑过去！

剑神拚命维护，他的气力已是大不如前了，他的身子像是中毒了，迟滞了，再也不能闪避腾跃，只是随手应招。一剑剑均是与柳双相抵。

当当山响！

## 第六十九章 画猪不成反类鬼

众人都看得出，剑神此时与柳双一战，越来越是吃力，他的耳血流得越来越多了，他的耳朵每逢柳双用一次“定海音”，他便流血更快。

他的血流得多了，会不会死在当场？

剑园的人已经再也不呼叫“剑神天下无敌”了，他们只是眼睁睁看着两人！

他们无所措手足，平时他们只要呼喊一阵，叫道剑神天下无敌，便可以取胜。这一次怎么办？

柳双肃然道：“你画肖玉，使一英剑早天，你画郭斩，使一名剑冤逝。你杀黄肆，诛疯子，都是你做下的恶事，你今日也得在脸上画一只猪，自己也尝尝画一只猪的滋味儿！”

他的剑嘶嘶作响，像是一条委曲而动的蛇，在剑神的脸上来去！

看得出，剑神此时更是惊慌，他再也不对人讲说他的剑术了，他只是左逃右躲，无法躲得脱柳双的剑击。

他宁可让柳双一剑刺在他的当胸，把他的当胸都让与柳双，让他杀死自己，也不想让他在自己的脸上画猪。

他只能在别人的脸上画猪，决不能让别人的脸上画猪！

他的剑仍是很妙，左支右拙，仍是一招一式，都是滴水不漏。

可惜的是，他一剑击去，虽是能击得到柳双的剑，但他的内力却不是柳双对手，叭地一格，便震开去，再也无法回手。

柳双挡开了他的剑，在他的脸上一刺，叫道：“这也是做人干下的事儿么？娘，我何苦这么做，我不该这么做！”

他在剑神的脸上划了几下。

人去剑收。

所有的人都是站在那里，像是所有的人都凝住了。

他们怎么不说话，看他们比比划划，是不是他们在心里想说什么，但又不敢说？

他们当着剑神的面儿，确是不敢说，他们应该不敢说，他们一不敢说，便知道天下还是有剑神。

美剑站在那里，她的眼里怎么有些嘲讽的神色，莫非她还不相信剑神能胜得了天下所有的人么？

他们都站着不动，做什么？

忽地，他的耳朵鸣了一下，耳旁像是呼地一声风响，又响起了人们的话语声——

“他完了，剑神不行了，他的脸上被那柳双画下了一只猪！”

“那不像是一只猪，那只像是一个鬼！”

“原来他也会败？！”

“他输了，他再也打不过那个柳双公子了！”

柳双回头看着伊文静，伊文静说道：“你不会画什么猪，何必在他的脸上画下那玩艺儿？”

柳双说道：“我也不知是为什么，可能从前母亲那顽皮又在我身上见了，是不是？”

伊文静大声说道：“是啊，走吧，我们不在这里呆了，我们还在这里做什么？”

他们两人在众人的注目下，两人相扶相携着走了。

剑神看着美剑，美剑说道：“你也不是不可战胜的。”

他的耳朵仍在淌血，他看到了美剑眼里的笑。

她说道：“你的脸上也有了一只猪，我看你这一只猪比肖玉哥画下的那一只还难看，非常难看，你要不要看一看？”

剑神不语。

美剑竟拿出一面小小的铜镜。用手抹一抹，拿给他看。

他看到了他的脸。

也是像他从前画下的人一样，沮丧，傻兮兮，原来他也是那样子的？

可他竟放声狂笑了，他笑得身子直摇。

混蛋，柳双，你只是一个混蛋，猪是这样子的么？你会不会画，你要是不会，直说好了，你画的这一只猪竟在我的脸上，我恨你，你个王八蛋！

忽地听到了哈哈的笑声。

他眼前站了一个人，那人正是妖剑。

妖剑笑笑，说道：“你败了，你像一只癞皮狗，我告诉你，我走了后，你得来找我，你怎么不找？。你要是找我，我不一定会告诉你那一句话……”

剑神冷冷看他，说道：“你与那个臭女人勾结在一起，你听到的是人家的假话，你

还装正经，你个臭王八蛋！”

美剑忽地笑了，她回头对着那些剑园的人，叫道：“你们说，他是不是一个自大狂？”

众人看他，忽地那敬畏不见了，他们齐叫道：“他就是一个自大狂！”

美剑说道：“你们愿意不愿意跟他？”

众人叫：“我们不愿意，我们愿意跟着神剑美女。神剑美女，天下无敌，神剑美女，天下无敌！”

美剑看着他，说道：“你看，我不光学会你的那几手剑法，我也学会了你的那本事，做一个武林霸主也没什么难的。”

老人恨声道：“这个混蛋不会让你做霸主的。”

妖剑笑了，他说道：“我愿意听她的，她叫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因为我不是她的对手。”

美剑笑了，她说道：“我可以把我的身子给你，你看好不好？”

老人气得哆嗦，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妖剑说道：“你在街头上，会看到有人说，这人从前是剑神，他就是剑神。人会说，他胡说，剑神怎么会是一个乞丐，他的脸上怎么还画一只很丑很丑的墨猪？那人说，你不知道，他就是那个吹牛的剑神……”

剑神忽地哇一声吐血了，他气得吐血，他再也无法平静。

他的耳朵再涌出了一阵鲜血。

这一次不是一点儿流，而是喷涌出鲜血来。

他大声喝道：“黑灰白，你个混蛋！”

那妖剑说道：“我告诉你，我不叫黑灰白，我叫上官惠，你听明白了么？”

剑神看看他的手下，他早就知道他的手下良莠不齐，但他们如此对他，让他不曾料到。

他仰天而呼：“造孽，造孽！”

他丢下手里的剑，起身欲走。

妖剑看着美剑，美剑笑笑，拦住了他，美剑说道：“老爷子，我告诉过你，我一定会杀了你，替玉哥报仇的，是不是？”

剑神说道：“你想怎么样？”

美剑笑笑：“你教我剑法，我还不曾在你的脸上画一只猪，你在玉哥的脸上画一只猪，你杀死了我妹妹艳剑，我不想杀你，但一定要在你的脸上画一只猪，不画不行！”

老人仰天而号，说道：“好，你画，你画好了！”

他的耳朵仍在滴血，看来他像一个疲惫已极的老人，再也无力与人抗争。

美剑拿起了一柄剑，她一叹说道：“从前我与艳剑到处去找那两柄剑，一柄是干将；一柄是莫邪，我们想杀了你。想不到最后，上官惠是干将，我是莫邪。”

老人声音嘶哑，但不失威严：“你只是一朵谎花，上官惠是一个混蛋。你们两个无耻家伙不配谈剑！”

妖剑一听他骂自己，上去叭叭叭一连打了他三个耳光，狞笑道：“你是一个神么？你只是一个混蛋，装什么神？你是神，怎么会败在人家手里？”

剑神冷冷：“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美剑说道：“我要在你的脸上也画一只猪，这一只猪是给玉哥画的，也是给艳妹画的。”

她一抖剑，直向那老人刺去！

突地，老人大喝一声：“住手！”

仍是有如猛虎余威，使得那美剑的手一抖，这一剑便没刺出去。

老人说道：“我不想与你们两个为伍，我看了你们，觉得羞愧！”

他喝叫一声：“拿剑来！”

人都看着那美剑，美剑笑盈盈道：“你想与我动手么？”

老人一声道：“你算什么？我与你动手，平白的辱没了我的英名！”

他扬起剑来，大声道：“逍遥女，我与你还有情怨可说！与他们这些狗东西，有什么话说？我有什么话说？我来了！”

他突地一窜，在空中跳起，纵跳在空中，扬声道：“剑是神，神是剑，阿堵谁知？！”

他一剑抹颈，在空中一跳，竟是血溅五丈！

再也没了剑神，只剩下了妖剑与美剑。

两人互相看看。

妖剑说道：“你看到了，柳双受伤了，那一个伊文静的武功平平……”

美剑说道：“你说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妖剑说道：“你的人都在这里，他们都听你的，为什么不去杀了那个柳双？”

美剑大声道：“你们愿意跟我去杀柳双么？”

那些人看着剑神这般就死，心里也未免有些兔死狐悲之感，心下也有些羞愧，想平时剑神对手下，也有种种好处。此时一听要与柳双决战，皆是高呼：“愿与柳双决战，愿与柳双决战！”

本来这些人都是黑道的梟雄，个个不愿侠义道获胜，如能战胜柳双，怎么不奋力死战？

人向洛阳城外卷去。

柳双与伊文静走了，他们一心离开这洛阳城，他们要去一个清静的地方，好好过他们的日子。

在那里，柳双再也不是一个大侠，伊文静要做一个良善的主妇，他们要过着平平安安清清淡淡的日子。

伊文静道：“你骗了我，你……”

柳双笑笑，说道：“我没骗你，我告诉你的是真话，我说的话没说完，如果有人真的插刀在我的软颈下，再刺人鼻孔里一把刀，我必死。”

伊文静吓得说道：“我的天哪，你轻声一点儿，好不好？”

两人再走，伊文静扶着柳双，她轻声说：“你说，他们会不会杀死那个逍遥子？”

柳双说：“他必死无疑，那个美剑与妖剑都想杀他，他是一个孤家寡人。平时就像是高高在上的神仙，这一回他不死，人怎么会甘心？”

天也很晚了，风在吹起，他们要投到一家店去，过了今晚，明日再行。

忽地柳双听到了一丝风声，他斜头听了听。

伊文静说道：“你听到了什么？”

柳双笑笑，说道：“没什么，我与你到一个有河水有人家的地方，那地方的人家都是好心人，人人见面都是笑脸相对，他们日出而耕，日入而食，好不好？”

伊文静再说道：“公子，我听像是有人。”

柳双再笑，擦一擦他嘴角的血，说道：“你还没见到我的父母，他们都会喜欢你的，你有时机，一定去一次长叶岛，好不好？”

伊文静大声说道：“公子，你听，来人了！”

柳双苦笑笑，他说道：“我早就。”到了，来人了，来的一共是十五骑。”

果然来了十五骑，他们疾驰到了眼前。

一个人高叫道：“奉神剑美女令，拿下杀人狂柳双！”

另一个人叫道：“柳双，你杀了我们老主人逍遥子，神剑美女不会饶过你，你知道不知道？”

十五个人下了马，一人喝道：“柳双，你受了伤，快快求死！”

柳双大笑，他说道：“文静，拿那一柄干将来！”

干将在手，他的脸色虽是苍白，但人仍是威风凛凛，他叫道：“来吧，试一试！”伊

文静也拔出剑来，她喝道：“就凭你们几个，也想杀人！”

十五人冲向柳双，像是一阵飓风！

柳双手握那一柄干将，伊文静手里握着那一柄郭斩的铁剑，他们两人北向而立，像是两株大树。

一十五人盘旋不息，他们在找在时机，伺机对两人出手！

## 第七十章 天下绝无剑

十五人像狂风卷向柳双！。

柳双叫道：“人无仁念，必无全身！”

唰一剑，砍倒一人！

再上来一个，双钩狂舞，直奔柳双下三路！

柳双的剑一回头，挑起了他的双钩！

那双钩直如两根树枝，咋咋而断。

那人不料得干将会那么锐利，一时惊愕，被伊文静一剑挑飞！

第三人与第四人一齐出手，两人一齐出枪，一条是长枪，一条是短枪，直挑柳双的后腰！

柳双待得那一条枪挑到了他的腰身时，身子向前滑了几尺，竟是再也不动，一剑砍去，砍得那人一声叫，当时人便被劈成了两爿！

短枪竟是吓呆了，他的枪抖得出了花儿，不是他的手在使枪抖，是吓得枪抖。

柳双一剑剑出手，把那短枪砍成五截，截截寸断。

他喝道：“这般无用的人，还出来混江湖么？”



那人再回头，转身就跑。

人皆无斗志，

但看着那个远远跑去的人，到了一群人面前，当先的是那个手提莫邪剑的美剑。

她挥手一剑，把那个使短枪的人，一劈两半儿，她笑道：“柳公子别来无恙？”

柳双看着那十一人，说道：“你们都退下，我自与你们的什么神剑美女动手，你们来，岂不是死得无辜？”

美剑笑笑，说道：“他们都是剑园的人，他们当为剑园出力！”

她再喝道：“上，再怕死，短枪吴浮便是榜样！”

十一个人再卷向柳双！

看得出柳双也是吃力了，他的身子在急急转动，他的剑出手，便刺入一人胸膛！

那人吼一声，便仆倒下去。

再上来一个，被伊文静一剑砍飞。

她手里拿着那嵩阳铁剑，便大是增了她的杀气，她出剑也狠，一心想保着柳双，便时时狠下杀手。

柳双的脸上也喷上了血，他一身白衣，再也看不出白色了，都是鲜血，染他眼也模糊。

伊文静叫道：“公子，你小心！”

柳双大笑，说道：“干将宝剑，莫非只是吃素的么？”

只剩下了一个人，他回头看看那死在美剑身下的短枪，只好回头再前冲，一直冲到了柳双眼前。

他动不了，拿起他的刀，向他自己的肚腹砍去！

他也倒下了。

尸横遍地。

美剑叫道：“上官惠，你是不是得与柳双一搏啊？”

上官惠笑笑，他走出来，说道：“神剑美女一令，老夫当然去办。”

他摇摇晃晃走出来，一柄剑是那把魔剑，看去血红血红。

他叫道：“柳双，你还是死了心吧，你受了伤，而且看来伤势不轻，你死在我的剑下，那多倒霉？不如你自废武功，带着你的妻子去吧。”

柳双笑笑，说道：“你这个人说话，还有人肯相信么？”妖剑大笑：“世事一盘棋，你赢我输，你输我赢，有什么了不得？你看得那么重，岂不是太着相了？”

他挺胸腆肚，大乐。

美剑说道：“你能不能少说话，只是出你的剑？”

妖剑大吼一声，剑冲向柳双！

叭叭几剑，两人再分。

柳双的嘴角有血，血更渗出。

美剑说道：“我看你还是得输，柳双，你认了吧！”

她冲向伊文静，伊文静怒吼一声：“贱女人，看剑！”

她的剑法比起那个美剑来，大是相差，但她一招一招，都是拚命，一时美剑也胜不了她。

忽然，嘶——一声响，伊文静的肩被刺破。

美剑大叫道：“柳双，你扔下剑，自尽好了。”

忽地，柳双大声一叫：“好，你们都听我说！”

他咣当一声扔下了那剑，干将剑扔在地上。

众人看着他，美剑眉毛也笑：“柳公子，你认命吧！”

柳双慢慢走向她。

柳双说道：“我看你还是放手好了，你报了剑神的仇，便算完了，好不好？”

美剑说道：“人说得便宜时尽便宜，过了此时不便宜，你说有没有道理？”

柳双说道：“你做事也得小心，别误人误己！”

美剑大喝一声：“上官惠，快动手！”

上官惠一剑劈去，直劈向柳双！

柳双的手里忽地有了一只“定海音”！

他迎向上官惠，风驰电掣一般，连击三下。

上官惠的脸也破了，他的头发全都披散下来。

柳双大声道：“你以为会夺得我的性命么？”

上官惠一接柳双的“定海音”，便知道他是越出手越沉，他心里纳闷：是不是柳双的受伤是假，只是未受重伤？

但他正在狐疑，忽听得那美剑扬头大笑，她说道：“上官惠，你一生无大成就，因你只是观望徘徊，方才一误再误，你如不对他猛出手，趁机杀死他，待得他调养好伤，你只有一死了！”

美剑叫道：“上！”

五个剑园人围攻那伊文静，美剑与上官惠来齐攻柳双。

血溅，一人没躲过伊文静的铁剑，竟是一声惨叫，跌了出去！

伊文静也像是变了一人，她手持那嵩阳铁剑，心里也是大起杀机。铁剑像是通灵，丧了主人，更是锋利，见者便伤，当者披靡！

伊文静厉声道：“公子，小心些！”

柳双大笑，说道：“剑神与我动手，还见出高手气度，这些虫了竟也要与我动手，岂不是笑话么？”

柳双的“定海音”一飞，连连搏击那美剑的莫邪与妖剑的魔剑。两人奋起杀机，一招招一式式都是近逼，一心要杀死柳双。

地上溅血，便见倒地伏尸已有几具了，柳双大喝道：“上天好生，何必苦逼？！”

美剑幽幽道：“柳双，你故作糊涂，在齐鲁间那一间小小破屋，污辱我的妹妹艳剑，这一件事我便可杀你。”

伊文静大声道：“你胡说，公子并未碰她！”

美剑大声道：“胡说，没碰她，怎么与她三人同睡一床，岂是正人君子所为？”

柳双一时无话说，但伊文静大叫道：“你知道什么？。当时若不是她一心报仇，拿走那一柄干将剑，她一定会嫁与柳公子的。”

美剑冷笑道：“你以为世上的女人都会像你么？一心嫁与一个疯男人，天天用你那贱身子去搂他？”

柳双忽地大怒，他怒道：“你们姐妹两个，竟是一个心如蛇蝎，一个良善仁慈，我看你真个是不会醒悟了。”

他再振“定海音”大喝道：“来吧，我与你们决一死战！”

风起了，剑园的人都是退后了，他们要看着他们心目中的神剑美女与妖剑一齐，战胜柳双。

只要她战胜了柳双，她在江湖上必是一个不败的英雄了。

只要她战胜柳双，方才能成为天下第一剑！

天下第一剑，多响亮的名头，为了这一个名头，多少剑客折戟沉沙？

美剑手里握着莫邪，她在冷笑，不是名沉江湖，便是声名赫赫！

只是她想起了剑神的话：“剑神，剑仙，剑魔，剑客，她究是何物？

她一定要杀死柳双！

她叫道：“你们动手，杀死了她，柳双便会完了！”

那些剑园狂魔便慢慢围住了伊文静。

妖剑大喝一声：“住手！”

美剑不解地看着他。

妖剑笑了，他狞笑道：“你得知道，如果杀了她，柳双必是会悲痛万分的。”

美剑慢声道：“他悲痛万分有什么不好？”

妖剑说道：“你也知道，如果他心里担心这女人，他便不能尽全力与我们拚杀，你难道不知这一计么？”

美剑大喜，她笑道：“好，好！”

再下令道：“你们围住她，不要动她。”

柳双看着那妖剑，心恨他，想着：是了，他是一个恶人，他一心要杀死我与那剑神，如果他杀了我与剑神，早早晚晚他会杀死美剑，自去称霸的。

美剑与妖剑两人扑向柳双！

柳双知道他受重伤，他无法再胜得两人，妖剑的剑法还算是平常，但那个美剑，简直比起那剑神也差不多。

两人一剑递上，便嘶嘶风生！

柳双的衣袖被刺，人也跌出。

他再复上，看着那两人，叭地打出“定海音”！

美剑一剑反出，说道：“天下剑道，原来重在神意，你出手慌张，便失了本意，要知道剑在神，不在势。”

原来在运剑动手时乐于教人训人的是剑神逍遥子，如今美剑行事，与他毫无二致。

她是一个新的剑神么？

妖剑也递出一剑，柳双一“定海音”打出，妖剑使用他的那一盾接住！

嘭——，一声大响，便化解柳双的招势于无形。

伊文静看着柳双，大声道：“公子，我与他们拚了！”

柳双微微一笑，再说道：“不行，你看我与他们动手！”

伊文静犬声道：“公子，他们要是杀了你，我便死在他们眼前！”

美剑说道：“柳双，你死也够了，你好福气，偏天下的忠贞女人都嫁与了你！”

她唰地一剑，直刺出去，把柳双的臂刺伤。

伊文静知道柳双的体内受了重伤，他无法调息，方才走了许多路，又冲来了这一群如狼似虎的剑园杀手，他一定支撑不住，但她失声一叫：“小心！”

柳双再挺直身子，他怒声道：“我与你们拚了！”

但他的臂上流血，他忽地咯起来。

两人只是守势，却不逼冲。

柳双咯出血来了，他抬头一笑，说道：“剑神，我是败与了你，不是败与这两个小人！”

他再扑向那美剑。

两人中，只有美剑最狠。

美剑再一出剑，嘶地一声，再刺入柳双的肩头，她剑一夺，血标，人仆！

妖剑再上，要一剑杀死柳双！

忽地柳双一跳，他的“定海音”砸向妖剑！

妖剑吐血，他直射出去，跌倒在地。

美剑看看妖剑，说道：“怎么样？”

妖剑大口大口吐血，说道：“无妨，无妨。”

美剑说道：“柳双，强弩之末，也只是强弩之末，你还有什么本事，都拿出来好了！”

那些剑园的人看到美剑与妖剑竟能胜了柳双，不由都是大喜，众人忽地再齐声一喝：“神剑美女，天下无敌！”

柳双的脸色苍白，他微微哂笑：“又来这一套了，转眼间便输的人，也会天下无敌，岂不是夜郎自大？”

美剑轻声一叹；“人都说你有见识，谁知道你竟这么差？”夜郎自大，实是因为他国太小，他不自大些，岂不是像了杞人，日夜忧天？”

柳双看天，他想起了那个风狂浪卷的海上，他的妻子唐明儿与任慈都死在海上。

如今他要死在这美剑与妖剑手上了，他会见到唐明儿与任慈。

他喃喃道：“慈儿，明儿，我要来了！”

那一边，伊文静持剑，如果他们两个杀了柳双，她势必不再独活。

她流泪，轻声道：“公子，公子……”

美剑说道：“天下剑神，只有一人。从前是那个无所不能的逍遥子，如今是我，神剑美女迟美！”

她与妖剑一步步走上来。

“定海音”已是扔在一旁，柳双不再去拣它了。

他已经不愿意再战了。

他又开始咯血了。

美剑说：“世上剑道。在心，在神，在智。从前的剑神有心，有神，但缺智，我便胜了他。如今我再杀了你，今后的剑神不会缺神，更不会缺智，你说对不对？”

她是在问妖剑。

妖剑低头道：“是，是。”

他完全对美剑俯首称臣了。

柳双叹息道：“有这种无耻的人活在世上，正义怎么能行？”

美剑猛地出剑，剑尖直点向柳双！

柳双闭眼了。

妖剑忽地说道：“慢着！”

美剑说：“怎么？”

妖剑说道：“我想过了，从前剑神在人的脸上画猪，有许多的好处……”

美剑的眼睛亮了。

她明白了妖剑的心意，是啊，她如果在柳双的脸上画一只猪，再把一个柳双弄残废，让他在江湖上行走，人岂能不惧她神剑美女？

她笑盈盈道：“好计，好计。”

妖剑说道：“只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像剑神那样，有一手好画！”

美剑乐盈盈，她说道：“你看好了！”

美剑走向柳双。

——伊文静想，公子，公子，你被废武功，必是会丧气，你不能忍受那屈辱。你要是死，我与你一起死！

她把剑拿到了颈上，欲自刎而死！

柳双闭上了眼睛，他心道：如是我受了他的屈辱，我会一死。无功无为的人，再活在世上，只是玷污我的父母，让他们受苦。我不情愿！

美剑走过了妖剑的身旁，忽地，她想到了一件事——她错了！

晚了！那妖剑大喝一声：“杀！”

一声惊天地，一剑动鬼神！

那一柄剑全插在了美剑的身上，从她的腰身直斜刺出肩头！

所有的人都是惊呆了。

美剑看着他、嘴角流血了，她说道：“我答应了你……把身子给你，……还想怎么……”

妖剑站起来了，他说道：“我是正义道中的人，我不会出尔反尔，我在这世上最好的朋友就是郭斩，最了解我的朋友就是郭斩！”

美剑死了，她死得很惨。

妖剑再也不理那柳双了，他对着那些剑园的人说道：“美剑死了，剑园也无存了，



你们该去哪里，随你们自便。”

人哄地一声散了。

妖剑对着伊文静，说道：“嵩阳铁剑给我。”

伊文静给了他那一柄铁剑。

妖剑跪下，对着铁剑叩头，说道：“郭斩，我报了你的仇了。我把剑送与你的弟弟。”

他埋了那柄魔剑，也不看伊文静与柳双，独自一人，悄悄地走了。

没有人了，只有他们两个人。

柳双说道：“静儿，我还活着，是不是？”

伊文静破涕为笑了，她说道：“你还活着，公子，你活得好好的。”

柳双说道：“有一件事我老早就想告诉你，从前她们两人叫我双儿的。”

伊文静看着他，声音低如蚊蚋，叫道：“双儿，双儿……”

他听到了，笑了，一笑，便又咯出血来。

（全文完，中华武侠小说 QQ 群 7649715 “未来” OCR、一校，2024 年 08 月 04 日完成）